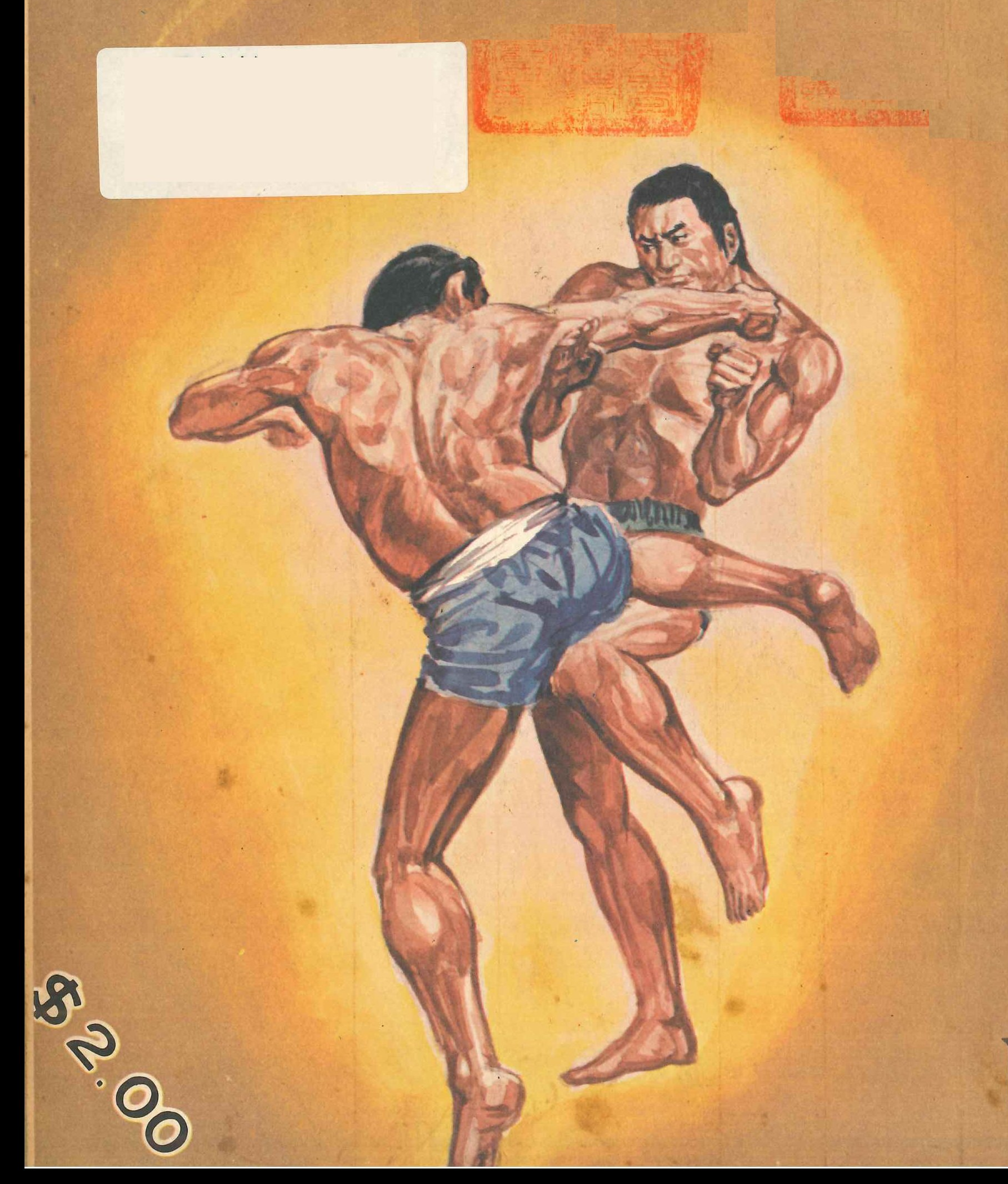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女奴市場 販賣人口是犯法的，但世界上有些地方却有女奴買賣，你相信嗎？



$2.00

917

◀編 後 話▶

今期推出的巨型大小說，又是全港獨家專有的鐵拐俠盜故事「女奴市場」，是篇題材新穎，情節刺激緊湊，閱讀之餘，有如置身旅遊中東途程上，新奇事物，琳瑯滿目……不過，東方三俠却苦透了，他們闖進一個販賣女奴市場中，與人出價競投女奴，惹來了無限煩惱，險些招致不白之寃！他們爲挖掘眞相，百折不撓，捨死忘生，終於………？保証閱後令你拍案叫絕。

***　　***　　***

刋載歷時不短，且深受讀者們推許的長篇武俠「甘十九妹」故事已近尾聲階段，高潮起伏如滔天巨浪，至於尹劍平與甘十九妹的一段情，能否共圓比翼夢，下期有交代，切勿錯過。蕭逸君繼「甘十九妹」後再撰新作「魚躍塵飛」，該故事鐵定在本刋919期發表，敬請留意。

***　　***　　***

司馬紫烟的「情人劍」今期刋出，這是一篇哀艷俠情新派武俠小說，故事情節哀艷感人纏綿悱惻，俠情並重，蕩氣廻腸。把兒女私情描述得淋漓盡致，先睹爲快。

下期「定型性」大小說是蕭逸的艷俠傳奇故事之二「大地鳴雷」，本故事情節銜接上篇「青樓艷盜」，但內容的發展是您萬萬意想不到的，編者特此推介，保証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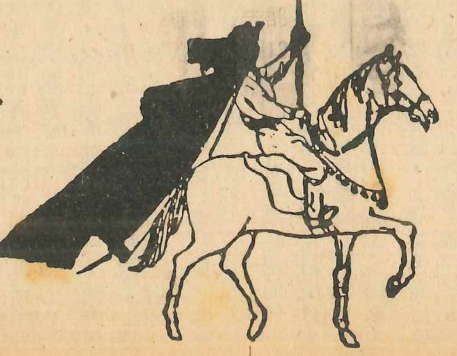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孔雀寶座　鑽石寢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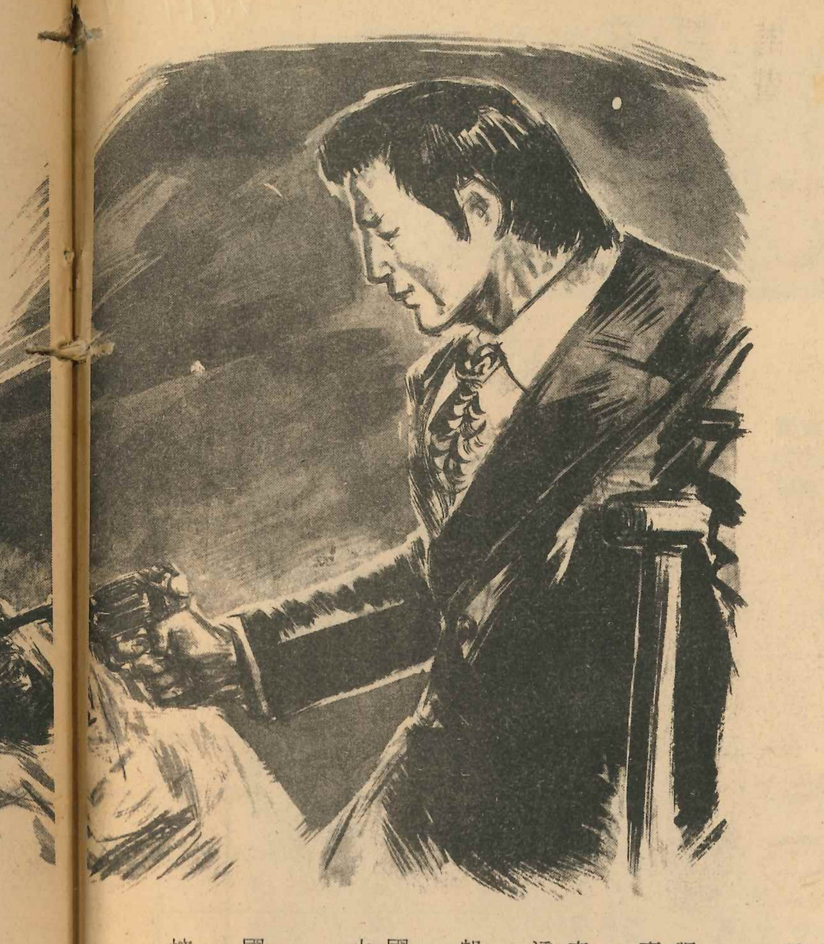
時至今日，伊朗仍然是一個冷門的旅遊地區，其實，如果要旅遊中東，最值得一遊的，還是伊朗。

伊朗古名波斯，所以提起「波斯貓」或者「波斯地毡」，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得多。

走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大街上，彷彿走進一個「人種展覽」的盛會一樣，除了遊客之外，單是這裏的居民已經包括有阿爾曼尼亞人，土耳其人，猶太人和當地的伊朗人等等。

其實伊朗人本身已經就是混血兒，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伊朗先後受過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斯汗和土耳其人的統治。因此在血統上就有白、黃、棕等等膚色的人種在內！

根據優生學的理論，混血兒有擷英採華之作用，所以伊朗的女人普遍都十分漂亮動人，假如抱住審美眼光而臨，一定美不勝收。



伊朗是信奉回教的，回教徒可以娶四個妻子，到了第五個才算「犯了教規」！對一些三心兩意的風流男仕來說，伊朗美女如雲，自然更具吸引力了！

但是呂偉艮等三俠來此，並非因爲滿街的美女而來，主要還是爲了參觀故宮博物館內的寶物。

在德黑蘭的故宮博物館裏，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等三俠，　們所能參觀得到的，並非僅限於「波斯寶物」；在這家博物館裏，除了伊朗本國的寶物之外，還有法國拿破崙時代的珍品，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所餽贈的寶物！以及俄國沙皇的寶劍等等，甚至中國古代皇帝與日本天皇所贈予的珍貴古代寶物，也一一珍藏在這家博物館之內。

三俠感到大開眼界，尤其是經由嚮導口中介紹過之後，呂偉艮等人彷彿上了一課歷史課。在五光十色，珠光寶氣的世界裏，最少也增加了一點知識。

原來古代各國帝皇已經對伊朗皇極之奉承，否則該國的博物館之內就不會存有這許多歷代帝王送來的各國寶物。

至於古代各國帝王爲什麼如此奉承伊朗皇，我們不知道。

但是時至今日，各大國——尤其是美國，他們對伊朗的奉承，却可以從大量軍火的交易中見得到。這是爲什麼？

一句話，就是爲了石油！

不錯，伊朗是產油國。也是中東產油國集團的成員之一。

歐美各國爲了石油而頭痛，一些油井挖到數千尺以下仍見不到原油，但在伊朗許多地方——尤其是波斯灣一帶，原油幾乎就浮在泥土的表面。

在能源短缺的今日，伊朗在國際地位上如何重要，可以想見了！

不過千萬別以爲伊朗人個個富有，石油只帶來大筆財富給少數財閥們，大部份平民百姓還是相當貧窮的。

開採石油須要大資本，大規模的設備和經營，但編織地毡就不必專利，只憑雙手，加上少許經驗和人人都有的腦袋，如此這般就可以賺錢，因此，平民百姓另一條財路就是依靠地毡。

當然，大規模的地毡廠也有，他們用機械製作，不過，遊客們還是喜歡手工織造的。

在我們心目中，地毡一定要厚，軟綿綿的踏在脚下才覺得舒服！

但是，在伊朗人心目中剛好相反，一張想像中的名貴地毡，首先要色彩悅目，圖案設計够吸引，然後是編織得越緊密，越薄就越名貴！

伊朗地毡也分等級，上等貨色多出自吉鄉；「吉鄉」位於德黑蘭東南方。

吉鄉地毡亦分三級，以每平方尺計算，第一級售價爲一百至百七美元左右，是爲上品，第二級六拾至一百美元。

最便宜的是第三級，每平方公尺僅須三至六拾美元而已。

吉鄉地毡所以被人視爲名貴，是由於它的色澤鮮艷，近乎淺淡，花紋圖案特色多，質地亦佳，所以售價亦高。

以上所講的是毛織地毡，至於絲織地毡，售價十分驚人！

馬雲・文
盧令・圖

女奴市場

一級的絲織地毡，每平方公尺爲四百至七百美元之間；二級的亦須二百至四百美元，最便宜的三級貨只須一百至二百左右。

絲織地毡是伊朗地毡中最名貴的，非等閒人家所能購買得起，產地在首都東南更遠一些的依斯法汗省，比吉鄉歷史更悠久。

總之伊朗人的財富都與地下有關——石油來自地皮之下，地毡却是鋪在地皮上的珍品。

呂偉艮等三俠對石油與地毡都不感興趣，他們僱了嚮導，主要爲了參觀三個地方，一是故宮博物館，二是皇帝的鑽石寢宮，三是國寶陳列室。

「鑽石寢宮」這名詞聽來的確動人，所以三俠看見了故宮博物館裏的寶物之後，接着就去遊皇帝的睡覺地方！

三俠想像中的鑽石寢宮，一定是鑲滿了鑽石與珠寶的。

他們曾以此問諸於嚮導，結果嚮導只輕輕一笑，說道：「到時你們進去就明白了！」

三俠後來走進了這一間皇帝的寢宮之內，結果大感意外！

寢宮之內不但找不到一顆鑽石，連珠寶也沒有。

但奇怪的是，你置身其間，却彷彿置身於鑽石堆裏一樣！

原來這是一間設計精巧，完全利用光學折射原理的玻璃房間。

牆壁之上，天花板之下，分別鑲滿了許多鏡子，由於角度不同，天花板下吊着的水晶燈發射的光綫，一經投射到各鏡子之後，立即發生互相折射的作用，交相折射，光耀燦爛，於是置身其中，便彷彿被困在鑽石堆裏一樣。

這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建築設計，可是這個皇帝有些古怪。因爲睡在「鑽石寢宮」裏，絕無平靜的感覺；反而更易令人神經緊張，如何安睡？

遊到國寶陳列室的時候，更加令人有一種不由自主的緊張。

這裏有如禁區，遊客踏入範圍，實際上已經開始受到監視。

陳列室本身有如一個保險庫，銅牆鐵壁，鋼門重重，警衞密佈。

遊客們未進入之前，首先要接受例行式的「嚴重警告」！

第一，不許伸手撫摸寶物，只可以用雙眼去看。

第二，列隊參觀，嚴格遵守一個跟一個，不准離開原來行列。

第三，假如發生事故，屆時必然警鐘大鳴，鐵閘隨即自動關閉，室內所有遊客必須站立於原來位置，保持冷靜，不許亂跑，否則一切後果，概不負責。

最重要的一點，自然是最後第三這一項，嚮導也特別提醒三俠，必須嚴格遵守，因爲所內這麼多寶物，遊客之中難免有些貪婪之輩，萬一發生事故，警衞就會封鎖唯一的出路。

鋼門共有兩重，第一重是外門，第二重是內門，內門厚達三英呎，用電動按鈕控制，比銀行中的保險庫，看來更穩固得多！

室內有空氣調節，但沒有窗門，沒有天窗，更加沒有側門或後門；進口處便是唯一可以出入這裏的門口了。假如想像電影「通天大盜」一樣來此盜寶，那是難如登天的事。

陳列室之內，有一個一個的陳列櫥窗，有擺滿寶物的桌子。遊客們都必須堅守「眼看手勿動」的原則，否則面斥不雅！

三俠對寶物極感興趣，看得有點眼花繚亂！

其中最吸引三俠和其他遊客的，便是一張古代的皇帝寶座——孔雀寶座！

這寶座鑲上了數以萬計的大小鑽石和各種顏色寶石。

但是這張金交椅却非古代波斯皇的創作，只能稱爲「複製品」而已。

歷史上也有記載，波斯皇曾經侵略印度，當時他發現印度皇的御座是一張鑲滿了鑽石的金交椅，背後是孔雀開屏的七彩圖案，五彩繽紛的各式寶石，堆砌得十分奪目！

當時波斯皇亦嘆爲觀止，於是下令將金交椅上的名鑽與寶石挖下來，帶回伊朗。然後又命金匠照樣鑄了一張金交椅，依樣葫蘆，將寶石再鑲回椅上。

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波斯皇朝崩潰，金交椅曾被亂兵破壞，不少鑽石因此失落。但後世人有感於此乃國寶，所以被動或自動送回的寶石，亦有將近三萬顆，重新鑲回原位，由此可以想見，這張孔雀寶座的複製品，確是不同凡响！

假如到過印度新德里參觀原庄的孔雀寶座之後，再來伊朗看看這複製品，一定更覺有趣。

另外一個值得一看的寶物，就是一座名貴無比的地球儀。

這是一座立體的地球儀，直徑兩英呎，重達七十五磅，用純金鑄成。

地球儀上的海洋部份用綠玉鑲成，陸地用紅寶石堆砌，至於伊朗本土，則用光芒四射的白鑽石鑲上去，份外奪目！

地球儀上的赤道與經緯綫，則用碎鑽鑲成綫狀，閃閃生光，名貴無比！

不管你對地理有沒有興趣，亦必須會喜歡這座世界上最珍貴的地球儀。

此外遊客又可以在這裏參觀到一枚巨鑽——「光明之海」！

說起這顆「光明之海」，它的名氣也許不及它的姊姊「光明之山」那麼响亮，尤其是最近外國電訊不斷傳出四個國家爲了「光明之山」而爭吵的新聞之後，它的「芳名」更加令到舉世爲之觸目！

「光明之山」與「光明之海」所以被稱作「兩姊妹」，是因爲兩者同是由一顆名鑽切割出來。據說，原石在印度發現，總重量達七百九十卡。後來切割成許多大小不一的名鑽，最大兩顆亦即上面述及的這「兩姊妹」！

「光明之山」重一百零九卡，「光明之海」重一百零點二卡。

最近巴基斯坦總理布圖曾親函英國首相布拉漢，要求交還「光明之山」，理由是英國併吞旁遮普省時，掠奪該名鑽。

但是，印度立即作出反應，認爲這是印度出土的寶物，爲當時的東印度公司奪去。

到了後來，伊朗又宣稱「光明之山」原是波斯皇朝的「鎮國之寶」，有它的「妹妹」——「光明之海」爲證。

爲了一顆名鑽而引致四國口角，也算得上是鑽石史上的佳話。

「光明之山」至今仍然安安穩穩的鑲在英女皇的皇冠中央，想「一睹風采」的人，實不易達到一開眼界的目的。

但是，它的妹妹「光明之海」，却可以讓到伊朗來旅遊的人參觀。

呂偉艮等三俠看過了名鑽之後，又參觀到一些令他們非常感慨的東西！

這些東西，足以表現在中東古代男人的專制與自私，那就是「淚瓶」與「貞操帶」！

後者已是舉世知名的東西，有些電影已經介紹過，甚至香港旅遊區一間性商店也有展出，至於歐洲的性商店更是常見之物。

至於「淚瓶」則似乎較少人介紹。這是古代中東男性中心的特產。

原來，古代中東的男子出征或者是遠遊，爲了考驗妻子對他們的感情，照例交下這兩件東西，讓妻子們表現出「一片痴心」！

貞操帶是强加鎖上的；淚瓶則顧名思義，將每日「思君二十四小時」的淚水，儲存在瓶內，待丈夫回來之後，讓他看看究竟做妻子的爲他流了多少份量的眼淚！

時至今日，伊朗仍然是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富貴人家，三妻四妾視作等閒。

回教徒可以娶四個妻子，但「風流男仕」們仍有「法律罅」可走，例如他們娶第五個妻子之前，會設法與原有的四個妻子之中，其中一人先離婚。如此一來，他們名義上，仍然是「保持四個」，不算違法！

從上述事實看得出，在伊朗女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

嚮導又告知三俠，時至今日，伊朗好一些地方對待女人還是古老那一套——當新娘子入門時，必須當住新郎和親友面前「驗明正身」！

所謂「驗明正身」，就是必須證明新娘子是處女之身！

假如不是處女又如何？新郎哥絕對不肯洞房。據說還可以向女家索償呢！

試想想，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必須「嚴守貞操」，這是個什麼世界？

嚮導還說：伊朗一個古老的城鎮——波洛塞，還有女奴拍賣，假如三俠想去參觀的，他可以帶路到那兒去。

阿生搭訕地問：「由這兒到波洛塞，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到達？」

「車程須要兩天，」嚮導說。「但是，如果你們坐內陸飛機，很快就可以到達了。」

阿生又問：「如果我買一個，可以帶走麼？」

「當然可以，」嚮導說，「中東許多富有的酋長都專程而來，有些一買就是十個八個，絕對可以帶離伊朗。」

呂林夫婦二人都知道阿生只是爲了好奇，他怎會眞的要出價買一個女奴？

但是阿生却非常認眞地，回頭問呂林二人：「我們去看看好嗎？」

這麼一來，連呂林夫婦二人也意外地怔了一怔；他們下意識地以爲阿生興家室之念——想找個女奴回來做妻子。

嚮導未等呂林二人答話，便說：「慢着，必須讓我先查淸楚，看看最近拍賣的日期，然後才爲你們安排行程，因爲那兒很落後，酒店又少又髒，怕你們住得不舒服！」

阿生問道：「不是每天都有得拍賣的麼？」

「不！」嚮導說，「有時幾天之後才有一次，有時要等十天八天。」

阿生道：「那麼麻煩你先替我們查一查，然後爲我們安排一下。」

「好的。」嚮導說。

林愛莉忍不住問阿生：「你眞的愛上了伊朗的女人？」

阿生一怔，道：「誰說我愛上了伊朗女人？」

林愛莉說道：「你不是要買一個女奴麼？」

「哈哈……」阿生也忍不住大笑一陣，「是的，如果合眼緣的話，我想也不錯吧！」

× × ×

平日又古老又落後的波洛塞城，這兩天又變得熱鬧起來。

主要還是因爲拍賣女奴的日子，又到了！

帶着保鏢和隨從的中東酋長，以及一些富商巨賈，都紛紛雲集於此，他們都準備了大筆金錢，競價爭購女奴。

未到正午時份，一些空曠地方已經圍滿了人。

人羣的中央，站着一個羞人答答的少女，越是美麗動人的，四周的人，就越擠迫！

有些地方一列站了幾個女奴，但圍觀的人羣却疏疏落落的。

呂偉艮等三俠在嚮導的引領下，先是走馬看花的參觀了一遍。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殘酷的市集！美麗的女人爲什麼要公開讓人們評頭品足？姿色平凡的女人何故被人奚落？

假如這還是一個人類的世界，這些女奴究竟算不算是「人」？

三俠爲女奴們感到委屈，但又却無可奈何！

這時候，那邊傳來一陣陣吵鬧的聲音，原來，一個艷麗絕色的女奴，開始拍賣了！

三俠擠進圍觀的人羣中去，看見那個漂亮的女奴垂下了頭，面有淚痕！

看她的樣子，頂多不會超過十九歲。

她穿得很少，單是那健美的身裁，就吸引不少貪婪的目光！

她身邊站了一個男子，年紀大約四五十歲之間。三俠一時之間，也猜不透他的身份。

圍觀的男人在嬉笑聲中評頭品足。

嚮導打趣地對阿生說：「這個不錯吧？等會兒你也可以出價。」

阿生笑了笑。

林愛莉問：「那個中年男子是誰？」

「相當於古代的奴隸主。」嚮導說，「這女奴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兒，也可能是婢女。他可能爲了經濟環境而將她帶到這兒來拍賣。」

「那簡直把她當作貨品，」林愛莉心裏感到不平！

有人開始叫價了。

一開始就有個男人出價一萬里爾。（七十七里爾約相當於一美元。）

隨即有人叫出：「一萬五千里爾！」

最先出價的男子立即加到二萬里爾。

這兩個男子每加一次就是五千里爾，你加我又加，如是者，迅速加至十萬里爾，然後每加只是二至三千里爾。

這表示二人的競爭力已經開始軟弱下來了！

阿生一直注意到那女奴的表情，但見她楚楚可憐的，垂下頭來！

她有棕色的皮膚，黑髮藍眸，唇紅齒白，曲型的混血兒。

所謂混血兒無非表示她父母不是伊朗人，只是由祖先開始，其血統就已經開始複雜起來，因此，她的父母，甚至祖父或更早幾代，就已經開始混血！

三俠在德黑蘭的街上見過不少美女，却沒有一個像眼前這一個女奴如此動人，也許是一種同情憐憫之心令到他們的觀感亦隨之改變。

二個出價競投的男人好像是伊朗人，其他旁觀者有遊客和本地人，他們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

阿生回頭打量一下，發覺出價的二個伊朗男子一肥一瘦，年紀都已經不小。

旁邊有人議論紛紛，認爲他們不配這女奴，因爲他們都已經有幾個妻子，聽各人的語氣，分明是有人欲購買此女奴爲妻妾。

阿生覺得心有不忍！

高瘦的男子出價到十三萬里爾了，胖子反應平淡。

眼看這宗交易就要成交！

阿生亦即回頭問嚮導：「十四萬里爾折多少美金？」

嚮導毫不考慮地說：「二千不到。」

於是阿生立即揚聲叫道：「十五萬里爾！」

如此一來，全場爲之嘩然！

因爲一直只有二個本地人出價，而且後繼力又弱，每加只是二至三千里爾而已。現在阿生一加二萬，於是順理成章地，把所有人的視綫集中過來。

不但現場上的人大感意外，就是與阿生在一起的呂林夫婦二人，也爲之愕然！

呂林夫婦二人本來以爲阿生只爲了滿足好奇心而來，想不到他竟然也出價，而且不出則已，一出就是十五萬里爾。

其實十五萬里爾亦非一個大數目，不過二千美元而已！

令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意外的，就是阿生竟會看中這女奴。

那二個伊郎男子四目交投，彼此都以爲對方會再以高價壓倒阿生。但是，四隻眼睛眨了幾下之後，咀巴却未打開。

女奴第一次不由自主地抬高了頭。

她含羞地瞥了阿生一眼。

阿生彷彿觸電似的，一種憐愛之心，油然而生！

女奴僅僅只是瞥了阿生一眼，隨即又

低垂着頭，瞪住自己的脚尖。

這種楚楚可憐的神態，更加令到阿生身不由主地，怔怔地瞪住她。

那個中年人正想朝阿生這邊走過來，呂偉艮也開始伸手到口袋裏，因爲他不知道身邊有沒有帶備這麼多的現金。

阿生身邊的現金不會多，管財政的一向是呂林二人。

三俠環遊世界到各地觀光，除了少許美鈔現金之外，便是美金旅行支票，但每到一處地方，除了預算要支付的之外，都存到酒店的保險箱去。

呂偉艮也未曾計算得出身邊的現金和旅行支票的總數。

阿生巳經準備接收這個惹人憐愛的女奴！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如其來地，來了一個對手！

「慢着！」這是一個歐洲男子的叫聲：「我出價十七萬里爾！」

在哄動聲中，人們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那個歐洲人的身上。

歐洲人長髮蓄鬚，但看上去也只不過三十許而巳！

此人衣着光鮮，身後還跟隨着二名彪形大漢，不難令人想像到他是個身份頗特殊的人。

阿生只打橫瞥了他一眼，就冲口而出：「二十萬里爾！」

歐洲人絕不示弱地叫道：「二十五萬里爾！」

阿生豎起三隻手指，叫道：「三十萬里爾！」

歐洲人毫不考慮地叫出：「四十萬里爾！」

阿生把整隻右手舉高，叫道：「五十萬里爾！」

全塲圍觀的人隨即哄動起來！

這也難怪，因爲不久之前本地人只不過每次加三五千，現在數目却大了十倍過外。

於是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不但旁觀者嘩然，就是呂林夫婦二人也爲之驚愕不巳！

阿生自小跟隨呂偉艮，他們相依爲命，情同手足，所以呂偉艮最了解阿生的個性。

阿生富有同情心，却不同意買賣式的婚姻，而只是基於同情而巳！

因此阿生可能出一個高價，却未必帶走這個女奴。

阿生出高價的原因，自然是不想這女奴成爲別人的玩物！

但是，單單爲了一點同情心而花費數千美元，未免太過感情用事了！

因爲除了這個女奴之外，市集上仍有其他女奴等待拍賣。如果要將她們一一「搶救」，相信非他們的能力所及。

因此，呂偉艮在旁提醒阿生，叫他讓步。

但是阿生却好像失了理性似的，繼續出價；人家出六十萬里爾，阿生就毫不考慮地出到七十萬里爾。

七十萬里爾這個數目，巳相當於將近一萬元美金之數。

那歐洲人態度輕鬆，顯然不把阿生放在眼內。

他聽到阿生出價七十萬里爾之後，只輕輕一頓，立即叫出：「一百萬里爾！」

數以百計的旁觀者，立即哄動起來！

阿生分明不服氣。

他正待叫價，林愛莉在旁扯了他一把：「阿生，別逞强了！」

但見阿生仍然叫出：「一百二十萬里爾！」

歐洲男子面不改容地喊道：「一百五十萬里爾！」

一加就是三十萬里爾，於是又引來一陣騷動之聲！

阿生這一回呆住了！

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就此罷手。

阿生回頭問身畔的嚮導：「一百五十萬里爾，相等於多少美金？」

嚮導豎起二隻手指：「二萬美金。」

「噢！我的天啊！」林愛莉輕聲叫了起來！

她並非被二萬元這數目嚇呆，而是因爲阿生這小子一直出價，竟然對伊朗幣值如此胡塗，未免太衝動了！

萬一人家一旦放棄出價，阿生豈非要承担到底麼？

呂偉艮似乎較爲了解阿生，他在阿生的耳邊低聲說：「算了！差不多了！」

原來呂偉艮巳逐漸看出了阿生的眞正用心何在！

阿生只不過爲了同情這女奴，故意將她的「身價」提高而巳！

阿生看看那女奴，她仍垂着頭，怪可憐的！身邊看管着她的人，却喜形於色！

阿生不再出價。他走到那女奴身畔，輕聲問道：「你喜歡跟他麼？」

女奴仰首瞥了那歐洲人一眼，輕輕一點頭之後，又含羞地垂下頭來。

那歐洲人勝劵在握，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阿生終於放棄競投，呂林夫婦二人也輕輕舒了一口氣！

交易完成了！

人羣在議論紛紛中散去。

雖然阿生仍然覺得二萬美元這數目不大滿意，但根據嚮導說，這巳經是一個罕見的高價錢了。

通常一個女奴，只值數百美元，過千的巳經少見，更別說過萬美元了。

遊客們到伊朗，差不多千篇一律地，先到首都德黑蘭。

假如在首都街頭向路人查問有沒有女奴市場，所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沒有」。只有有經驗的嚮導才會熟悉門路，帶你到這古城來。

不過，伊朗人不知道是眞的不知道，還是爲了體面問題；他們儘管說本國沒有女奴市場，但他們會告訴遊客，隣國有女奴拍賣。例如阿富汗與沙地阿拉伯等國都有。

阿生看見那艷麗的動人女奴被帶走，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受！

呂林二人，明白年青人的心理，所以什麼都沒有說，反而那個嚮導却替阿生不值！

嚮導說：「先生，如果你出得起價錢

，我想還有希望發現一個更漂亮的。」

但阿生不作聲！

他仍然在想着那個女奴。

他想像到那女奴今後的命運，難免連想到那個歐洲男子的身份。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邊突然傳來一陣槍聲，人們紛紛走避。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阿生不知怎的，竟然未替自己的安全担心，反而想到那女奴的身上去。

可能是由於槍聲傳來的方向，與剛才那歐洲人帶走女奴的方向相同吧！因此阿生情不自禁地，朝那邊路口張望過去。

在紛亂中，途人爭相走避。

阿生以爲自己眼花，因爲在人羣中，他彷彿見到那女奴在奔逃。

槍聲持續。

人聲在驚叫中顯得非常混亂！

一時之間，也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艮一把將妻子林愛莉拉過一旁，以避過人羣的衝撞。

阿生却反而朝相反的方向走過去。

呂林夫婦二人來不及制止，阿生巳拔足飛奔而去！

阿生是因爲那女奴而採取行動的。

槍聲的乍然而起，巳經令到他大爲驚奇！等到他發現那女奴時，彷彿巳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他竄向那處路口，但轉瞬之間巳失去了女奴的下落。

阿生擠在紛亂的人羣中，有如逆水行舟，視綫難免受到影响。

一陣急促而雜亂的跑步聲，彎角處衝出一彪人馬，如狼似虎的，個個手裏有槍，從膚色看，他們可能是中東人。

阿生閃過一旁，未有像其他人一樣走避。

數名持槍的人，目光如電，四下裏張望，分明在搜索逃者。

至於他們的目標是否就是那女奴？阿生還不知道，因爲，剛才匆匆逃避的人太多，那女奴可能只是乘機趁住混亂中逃脫而巳！未必就是這班神秘槍手們的追踪目標。

不過，即使如此，阿生仍然非常担心那女奴的下落和安全。

阿生憑剛才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那女奴就在這兒附近出現過，不久即告失了踪影。

看情形那女奴不會逃得很遠。

幾名大漢迅速掠過那兒，阿生始終呆立在路旁一角。

他彷彿聽到了一些急促的呼吸聲。

阿生所站立的地方背後是一幢陳舊不堪的廢屋，雜物堆陳，蛛網塵封。

阿生立即轉過身來。

表面上似乎一無所見，但阿生却相信自己的聽覺相當敏銳。

阿生的眼睛望向屋子的門板之上，那兒有個手掌印。

門板巳經封塵，手掌印自然是新印上去的。

阿生身不由主地，閃了進去。

門沒有關上，只發出了「呀」然的怪响。

一個人影迅速閃動，在昏暗的環境之下，阿生發覺那人影正朝住屋子後面急竄而去。

憑刹那間的印象，阿生認爲那背影——她正是那楚楚可憐的女奴！

她何故要走？

這種驚弓之鳥的心情，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最少也表示她還未知道現在進來的人就是阿生，只知道有人入來，她就非逃不可。

阿生担心失去了她的踪跡，更担心她就是槍手們搜索的對象，自然也担心她在驚惶失措中被人發現。

因此，阿生只顧住追到屋後去，却忘記了來自背後的危機——他沒有關門，這很易被槍手們發現。

阿生一邊追入去，一邊叫道：「你不必害怕，小姐，我不會傷害你的。」

但是，對方不但毫無反應，從步聲判斷，她只有逃得更急。

阿生脚步加緊，三縱兩跳，終於追上了她。

那女奴被阿生一把抓住，發出了一陣驚呼聲，但隨即又變得冷靜下來。

她瞥了阿生一眼，終於認得他了。

阿生也來不及說話，因爲門外人聲吵鬧，隨即可以聽到有人推門而入。

女奴吃驚地往屋後走。

阿生也匆匆撤退。

這屋子很深，阿生進來時巳清楚了這兒的環境。

他是個國際特警，也是個鬼靈精，對於這種塲面，正是見得多了；換上了別人可能手足無措，但阿生却冷靜非常！

他把一些雜物堆放的形勢估計過，現在匆匆忙忙中，只須將一支木棒擱在通道之上，另一端擱在雜物堆中。

這是一個陷阱，只要追進來的人一時不察，就會踢着擱在通道上的木棒；木棒一經推動，另一端就會令到雜物紛紛倒塌下來。

這是阿生臨危不亂中想出來的緩兵之計！

因爲對方有槍，阿生絕對不可能與人家硬碰；即使他有這種胆色，也必然會吃虧！

阿生竄向屋子後面。

那女奴巳迅速閃到另外一間屋子的後門。

阿生聽到屋內傳來一陣凌亂的聲音，分明是他設下的「陷阱」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雜亂的聲浪之中，有人驚叫，也有人怒吼。

阿生沒有去理會他們，只匆匆追上了那有如驚弓之鳥的女奴。

阿生估計一下附近的形勢，形勢對他們十分不利。

這兒一帶很靜，都是人家屋子的後面，而且可供藏身的地方極少。

那女奴企圖由那兒後門進入人家的屋子裏去躲起來。

但是，後門關上了。

女奴焦急萬分！

阿生比她更急！

他知道萬一被槍手們追及時的後果，

屆時他可能死於亂槍之下！

因此，阿生靈機一觸，向那女奴打了一個手勢，他已首先躍登了一處屋頂。

別以爲「屋頂」一定高不可攀，見過「墨西哥式」的房屋，就不難想像得到這兒的情形。

阿生一經登上屋頂，立即伸出手來，將女奴拖了上去，然後示意她俯伏下來，以避過槍手們的視綫。

女奴氣急敗壞，呼吸急促，什麼也沒有講過半句，只以眼色示意——表示對阿生的感激！

阿生沒有理會她。他知道大敵當前，若不小心應付，就會招來殺身之禍！

因此，阿生雖然與那女奴，併肩兒伏在那平面的屋頂之上，却沒有瞧那女奴一眼。

他只留心下面的動靜。

下面人聲吵鬧，槍手們分明正在這兒附近，四下裏搜索。

槍手們議論紛紛，有人認爲阿生和女奴已逃離了現場；也有人認爲他們不可能會逃得這麼快，主張搜下去。

阿生有點担心，萬一他們搜到這上面來，又如何應付？

他手無寸鐵，還有個女奴在身邊。

阿生如果只有一個人，反而不會過份担心；像眼前這場面，阿生一世人之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身經百戰，携手對付惡勢力，往往都能出奇制勝，逢凶化吉。但是，幸運之神未必永遠追隨着他們的。

他們之所以能化險爲夷，只不過是憑住機智和勇敢，再加上經驗和信心，也許還有一股正義之氣吧！

但是現在，阿生就感到進退維谷！

逃走麼？

不，絕不可能。因爲槍手們正在下面四下裏搜索。

假如只有阿生一個人，也許在必要時，他還可以突圍而出。

但是問題是不只他一個人，還有一個女奴——一個惹人憐愛的女奴！

阿生不可能拋下她不理，否則一開始阿生也不必來此冒險。

阿生的身體俯伏在灼熱的平面屋頂之上，烈日當空，正是上晒下蒸，十分難受！那女奴相信亦無兩樣。

假如就此僵持下去，相信槍手們不必花費一枚子彈，他們也會支持不住。

女奴在喘息，她的手臂接觸到阿生的肩膊，阿生感覺得到：她在震抖！

阿生非常担心，萬一她挨不住，可能會爬起來！只要她爬起來，下面的人必然見到她。

只要下面的人見到她，後果就難以想像。

阿生挨慣了，他可以抵受得住肉體上的痛苦折磨！

當然，時間太久了，任誰也會抵受不住，但別忘記阿生是個受到非常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

人聲在議論紛紛中沉寂下來。

阿生鬆了一口氣！

他抬頭下望，看見幾個槍手的背影在較遠處消失。

女奴感激地瞪了阿生一眼。

阿生沒有立即跳下去，因爲像現在這樣居高臨下，視綫比較開朗得多了！

阿生必須視察清楚形勢，然後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他終於跳下去。

女奴隨他而下。

阿生問：「你到何處去？」

女奴苦笑着聳聳肩，道：「我也不知道。」

「你沒有家？」

「沒有！」

「那麼——」

「最好你能收留我。」

「別開玩笑了！」阿生左張右望，順手將她拉進廢屋中去。

那是他們剛才到過的屋子，照常理，槍手們不會回頭再搜這兒的。

阿生担心槍手們發現他們，所以還是先躲了入來。

他們躲到雜物堆後面，現在就有人入來，亦未必見到他們。

「你討厭我？」女奴含情脈脈地問。

阿生笑道：「如果我討厭你，就不會救你！」

「那麼，爲什麼你不要我？」

「我正在旅遊，還沒有成家立室的念頭。」阿生說。

「但是，剛才你出的價錢不是很高麼？」女奴又說：「現在你一個仙也不必花費，爲何反而不感興趣？」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地說：「我的目的無非帮你。」

「帮我？」

「是的，將你的身價炒高了，不是等於帮了你麼？」

「哦！我明白了！」女奴顯得不高興，「原來你只是憐憫我！」

「嗯——」阿生一時之間，竟然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叫阿生打架還可以，談情說愛他就感到侷促不安！

阿生不想傷她自尊心，忙又說道：「其實你很美麗動人，一開始就很吸引了我，但我不想把你作女奴看待！」

女奴道：「那麼，你何不把我當作你的妻子？」

「嗯——」阿生又是一個意外！

他絕難想到對方有此一着。

女奴言詞大胆，態度也親嫟！這反而令阿生大感尷尬。

阿生不想擺脫她，却爲她的安全而担心！

另一方面，阿生又想到呂林二人那邊去；他不知呂林二人怎麼樣了。

× × ×

呂偉艮與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到處找尋阿生的下落。

街上的騷動已經平靜下來。

這兒警方的力量似乎十分的薄弱，呂林夫婦二人至今爲止，仍然未見過一個警察，反而那些槍手們却公然到處搜索。

呂偉艮和林愛莉知道阿生愛管閒事，只是想不到有此後果而已！

他們無法找到阿生，却被人找到了。

那是幾個阿拉伯裝束的人，突然停在呂林二人面前。

「中國朋友，請跟我走。」一個阿拉伯人架上了副黑眼鏡，盯住呂林二人說。

「你們是誰？」呂偉艮反問道。

「回頭你會知道的。」阿拉伯人說。

林愛莉四下裏張望，仍然未見阿生。

那嚮導面色蒼白，彷彿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了似的。

呂林二人也感覺得到，圍繞住他們的人，在白色阿拉伯服裝的掩飾下都有槍！

「走吧！」阿拉伯人說，「無論如何，你們也逃不了。」

呂林二人互相交望了一眼。

回頭他們又瞪住那嚮導。

嚮導對阿拉伯人說：「此事與我無關，我可以走吧！」

「不！你也跟我們來。」阿拉伯人示意着說。

於是他們一行三人，被爲數七名的阿拉伯人押走。

他們無法知道對方的來頭，但肯定這班人不是善類。

呂偉艮担心阿生也落入這班人手中。但直至他們被押上一輛黑色的大房車，他們仍然見不到阿生的影子。

車子迅即開走。

由於人太多，呂林二人和四個阿拉伯人擠在一輛車子裏；其他人坐了另一輛較小的房車，然後絕塵而去。

呂偉艮忍不住問：「你們是否找錯了對象？先生。」

「沒有錯，中國朋友！」阿拉伯人說，「你們本來有三個人，另外一個嚮導是本地人。我們早已注意你們了。」

「你爲什麼注意我們？」林愛莉插咀問道。

「因爲那女奴。」阿拉伯人說，「那小子出過高價，可惜仍不到手。」

呂林二人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

「我們明白了！」呂偉艮說，「是因爲我那位弟兄爭奪得太劇烈，是不？」

「是的，尤其是他目前不在這裏，表示我們的忖測不錯！」

「什麼忖測？」呂偉艮問。

「我勸你還是別裝蒜了，你們應該心中有數的。」阿拉伯人說。

呂偉艮莫名其妙地道：「不是裝蒜，我眞的是一無所知。」

「那麼，你等着吃苦好了！」阿拉伯人嘿嘿地說。

林愛莉十分生氣：「你們這班人未免太過不講理！」

阿拉伯人笑了笑，又拉長了面孔道：「就是不講道理，你又怎麼樣？」

呂偉艮担心他妻子沉不住氣，忙勸止她：「別衝動，我想是非黑白，遲早總會弄清楚的。」

「你那位弟兄和那女奴，到何處去了？」阿拉伯人問。

「我也不知道。」呂偉艮道，「老實說，我們也正在找他。」

「什麼？」林愛莉如夢初覺地，怔了一怔：「阿生與那女奴在一起？」

「是的。」阿拉伯人說，「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逃走。」

「那傻瓜！」林愛莉道，「他似乎爲那女奴着了迷！」

「除非他把那女奴交出來，否則你們可能一齊客死異鄉！」阿拉伯人恫嚇說。

呂偉艮忍不住問：「女奴是什麼人？竟然這麼重要！」

「你們不是已經知道了她的身份麼？」阿拉伯人反問道。

呂偉艮搖搖頭：「坦白說，我們根本就一無所知呢。」

「那麼，你們何故會出高價競投？」阿拉伯人又問。

「很簡單，我那個兄弟因爲同情女奴，想炒高一些價錢而已！」呂偉艮說。

「別騙人了！」阿拉伯人道，「我不是小孩子，萬一沒有人出高價，他豈非要承担一切後果麼？」

呂偉艮差些兒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因爲這正是他最初也担心過的事。

林愛莉插咀代答道：「我們看得出那個歐洲人志在必得。」

阿拉伯人道：「你們可知道那個歐洲人是誰？」

呂林二人齊齊搖搖頭。

「你們如果眞的一無所知，那眞是自作孽，不可活！」阿拉伯人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們隨時會招殺身之禍！」

林愛莉嘆氣道：「眞是紅顏禍水！早知如此，我們應該阻止阿生。」

呂偉艮道：「我才不明白，女奴既然可以公開拍賣，還有什麼大不了？不錯，她實在長相不錯，但你們爲什麼不出高價爭取她？」

阿拉伯人說：「你們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這女奴不似普通女奴；她身份特殊，除了我們之外，還有許多人要找她。」

呂林二人感到一陣迷惑，他們異口同聲地反問：「甚麼？除了你們之外，還有人要找那女奴，爲什麼？」

車中幾個阿拉伯人交換着眼色，他們之中分明有人不相信呂林二人不知其中內幕。

此後沒有人說話車子直朝郊區前進。

呂林二人感到一切環境都是那麼的陌生。

× × ×

阿生和那女奴在雜物堆中躲着，等待黑夜的來臨，那女奴告訴他，這時候出去，勢必被捕。

阿生對女奴雖則同情但也開始生疑。

阿生問：「你有父母嗎？」

「當然有。」女奴說：「我是人，每個人都會有其父母的。」

「那麼，你如何會淪爲女奴？」

「我家貧，父母自小將我賣給別人做婢女，這一次已是第二次拍賣。」

「那班人爲甚麼要追殺你？」

「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你是給一個歐洲人出價買去的。但是剛才那班人——」阿生頓了頓，又問道：「那班人究竟是甚麼人？」

「手上拿着槍的，都是本地人，我想，他們可能是受僱於那個歐洲人吧。」

「我眞不明白，爲甚麼你要走？」

「我不想跟那個歐洲人離開這個國家。」女奴嘆了一口氣。

「但是，當時你似乎很喜歡他。」

「為了養父，我不得不如此。」

「你似乎不够道義，等到人家付了錢給你養父後才走。」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女奴說：「我們要錢，尤其是我養父，我覺得我很應該報答他。」

「但是，為甚麼會有人突然之間在鬧市中向你們開槍？」

「我想，他們未必為了對付我。」

「對了，他們可能追殺那個歐洲人。但是，剛才那班人分明知道在逃的是你，你何必再騙我？」

「我沒有騙你。」女奴說：「你對我這麼好，首先提高我的身價，然後又救了我一命，我怎麼會騙你呢？事實是我甚麼都不大清楚。也許槍手們以為我是個重要人物。」

「換句話說，他們誤會你是那個歐洲人的親人，因此對付你，是不？」

「我相信正是如此。」

「希望你所講的都是眞話！」阿生又問：「現在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知道，我現在又餓又渴，而且心亂如麻！」女奴嘆氣說。

其實阿生同樣是又餓又渴！

他對女奴說：「我在這裏，絕不熟悉環境，如果不是為了救你，我才不會冒這個險！」

「所以我非常感激你。」

「那又不必，」阿生又問：「你在這裏，還有其他親人麼？」

「這裏？」女奴搖搖頭：「這裏沒有親人，我養父住在鄉間。」

「你完全沒有打算。」

「沒有。」

阿生呆住了。

這一次，阿生的確是自尋煩惱，他插手這件事本來只為了一份同情心，想不到差些兒招來殺身之禍不特已，還會死得莫名其妙。

女奴那副楚楚可憐的神態，最是令阿生感到心有不忍。

現在她又好像受盡了委屈似的，垂低了頭——阿生最初就是給她這感人的神態吸引住的。

阿生自然也想到呂林二人可能正在外面四下裏找他，但是如何安置這女奴？

阿生本來與她非親非故，自然可以不理。但是像他這種人，會不會眞的不顧而去？假如他早已打算不理，根本就不會產生這許多事。

阿生回頭安慰那女奴說：「別這樣担心，先讓我們找些東西吃，然後，再想辦法。」

「我怕我會害了你。」女奴不好意思地說。

阿生苦笑道：「像我這種人，就是麻煩不找我，我也會自找麻煩的。」

外面天色逐漸黑下來。

阿生叫女奴留在屋子裏等他，讓他先出外觀察一下形勢再說。

女奴自然答應了，她還再三叮囑，叫阿生小心行事。

阿生在門縫中往外悄悄窺伺，只是外面街道之上很靜。沒有行人，這一段路也沒有路燈。

阿生走出門外，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甚麼都見不到。

他想找一間食物店，但視綫之內見不到有供應飲食的地方。

阿生返回屋後，想跟那女奴商量一下如何渡過難關。

但是，找遍了屋內各處，再也見不到那女奴。

阿生摸到後門，那度門打開了。

四周一片沉寂，見不到半個人影。

阿生開始感到迷惑，為甚麼女奴要逃避？

為了安全計，阿生立即離開那裏。

他要先返回酒店，因為他不難想像到呂林二人一定非常掛念他。

於是他閃閃縮縮地，在這座古城的黑暗街頭上，獨個兒走着。

三俠所居的酒店十分簡陋，侍應服務更差。

阿生未返回自己的房間，先到隣室叩門，他以為呂林夫婦二人一定在着。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阿生好不容易才找來一名侍者，問及呂林二人的下落，侍者亦一無所知，他只說呂林二人沒有回來，也沒有留言。

阿生感到非常出奇，為甚麼他們一直沒有回來？是不是為了去找自己？

阿生在默默沉思之中回到自己的房間，突然感到有些不妙。

阿生的反應一向敏銳，他對身邊一切事物都有一種直覺上的反應，但當時他的腦筋裏正想着呂林二人可能發生的事，因而分了心。

當他感到不大對勁時，已經太遲了。

有人用一支手槍指住他的腦袋，冷冰冰的槍管，壓在阿生的頸項後面接近腦袋的部位，沉聲警告阿生別衝動。

阿生非常冷靜，他懂得如何應付眼前這種突如其來的局面。

他沒有反抗，他知道反抗的後果會怎麼樣。

那人說道：「中國人，我們在此等你許久了。」

要不是他提醒阿生，阿生也不知道房間一角還躲着另外二名大漢。

這些彪形大漢都有槍，可能就是阿生遇見過的槍手——當時最少阿生也這樣想過。

但是，當燈光更加明亮時，阿生才看清楚對方是阿拉伯人。

阿生忍不住問：「你們幹甚麼？」

「小子，現在應該由我來問你！」其中一個阿拉伯人說：「你幹嗎？現在才回來？」

阿生道：「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們找我。」

「別再嚕嗦了，那女的呢？」阿拉伯人問。

「甚麼女的？」

「別裝蒜，我指的是那女奴啊！」

「我怎麼知道，拍賣時如果你也在塲，你一定知道我得不到她。」

「但是，後來在混亂中，有人見到你跟她一齊逃走呢！」

「是的，可惜後來我又失去了她。」

幾隻眼睛在作無聲的討論，阿拉伯人在交換眼色之後，將阿生帶離了酒店的房間。

這一間絕非想像中的觀光大酒店，否則就不會讓阿拉伯人混入來，房外走廊通道之上，連侍應生的影子也沒有。

甚至阿拉伯人由樓上帶到樓下，由屋內押至屋外，竟然也沒有人理會。

阿生被人推上一輛汽車，迅速開走。

阿生根本不知道這裏的環境，自然不知道對方將他押往何處去。

他只見到車外很靜，街上沒有行人。

不久之後，車子開往郊外，更黑更靜，阿生的內心也更加感到困惑。

車子越開越快。

突然間，前面公路上有燈光閃耀着——似乎是一些燈號。

車子隨即慢下來。

似乎是警方在此設下了檢查站，然則阿生終於遇上了救星。

阿生心裏這麼想着，車子已開始停下來。

有人亮着强光手電筒過來。

手電筒的强烈光綫令到車中各人無法睜開雙眼看個清楚。

阿生已作好了心理準備。

他想過了，如果他不趁此機會逃走，以後便再無機會。

有人命車中人逐一下來。

於是坐在阿生身邊的一個阿拉伯人，首先推開車門落車。

但是其他二名阿拉伯人並無反應。

車子的馬達仍在開動。

阿生仍坐在車內，所以可以聽到阿拉伯人的低聲談話聲。

其中一個說：「情形似乎有些不大對勁，快些開車！」

阿生心裏一凜，立刻趁住車門尚未掩上的刹那間，滾身而出。

說時遲那時快，車子立即開走了，阿生仍在地上打滾。

「砰砰砰……」一連傳來幾聲槍响，混在急劇的輪胎磨擦聲中。

已經落了車的一個阿拉伯人企圖逃走，但被人擊中了一槍，倒在地上。

阿生不敢輕擧妄動，獃在一旁。

有人開車去追逐阿拉伯人和他們的汽車，也有人留下來處置傷者和阿生。

阿生以為對方是警察，後來才感到不大像樣，他心裏也覺得不妙。

阿生在槍管的指嚇下，亦只有聽天由命。

荒山追殺　死裏逃生

阿生被安置在一間密室之內。

此外還有一個阿拉伯人，他腿部受了槍傷，正在雪雪呼痛。

事情開始有點眉目了，對方並非警察，只是偽裝的。阿生看得出，那個受傷的阿拉伯人更是早已經看出了，所以他要逃走，於是被槍傷。

阿生和阿拉伯人困處在黑暗之中，沒有人來理會他們。

外面很靜，也許人們都睡覺去了。

阿生忍不住問那個阿拉伯人：「你們究竟是甚麼人？他們又是甚麼人？」

阿拉伯人道：「現在這種環境，讓你知道了，又有何用？」

阿生道：「我們同病相憐，如果彼此不了解，便更加危險。」

「嗯——」阿拉伯人愼重想了想，「好吧，也許你說得對，我們彼此應該了解一下，希望大家合作，想出一個逃生的辦法。」

「是的，事到如今，我們很應該坦坦白白，你們實際上已經誤己誤人，不應該再故作神秘了。」阿生有點埋怨地說。

阿拉伯人說：「我受僱於艾魯巴，我本身是沙地阿拉伯人，叫吉曼。」

「艾魯巴是甚麼人？」

「也是沙地阿拉伯人，我只知道他一口氣僱用了不少槍手，我只是其中之一，至於艾魯巴的眞正身份，我實在也不大清楚。」

「艾魯巴就是在酒店房間裏用槍指住我的人麼？」阿生問。

「不！他是哈特，也是艾魯巴請回來的一名槍手而已。」

「然則，你們的目的何在？」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的目的只在那個女奴的身上。」

「那女奴究竟是甚麼人？」

「我也不大清楚。」吉曼說：「我們一班人之中，相信只有哈特知道，但他不會告訴我們，因為，他要直接向艾魯巴負責。」

阿生想了想又問：「你們不是曾經持槍追殺過她嗎？」

「甚麼時候？」

「就是今天日間，在波洛塞城的鬧市中。」阿生回憶着說：「當時她躲進一間廢屋中，被一班槍手追殺！」

「他們可能是皮亞士的人，也可能是諾加派來的槍手，不是我們。」

「皮亞士和諾加，又是甚麼人？」

「皮亞士就是差點兒獲得那女奴的歐洲人，你應該認得他，因為你們曾經為那女奴出價競投！」吉曼說。

「原來是那個帶住保鏢的歐洲人，他是個甚麼來頭？」阿生問。

「一間大使館的人，來自德黑蘭。」

「大使館？」阿生怔了一怔！「是甚麼大使館？你知道嗎？」

「羅馬尼亞。」

「東歐共產國家？」

「是的，這也是我聽哈特說的。要不然我也不會相信。」

「長髮蓄鬚，嘿！誰敢相信他竟然是共產國家的外交人員？」阿生忍不住又問：「他為甚麼出這麼高價購買那女奴？」

「我早說過了，那女奴身份特殊，所以連同閣下在內，我們四帮人的目標，都希望得到她——那個美麗的女奴！」

「事情的確有點奇怪，那女奴何故會如此重要？是因為她身份特殊呢，還是因為她的美麗？」

吉曼說：「你想知得更詳細，相信為時已晚。」

「為甚麼？」

「因為，這班人一定不會放過我和你的。」

「你可知道這班人是誰嗎？」

「可能是諾加的人。」

「諾加是甚麼人？」

「諾加是本地人。」吉曼說：「剛才我說包括你在內，有四帮人要得到那女奴，就是我們阿拉伯人——以艾魯巴為首的阿拉伯人，以諾加為首的本地人，以皮亞士為首的歐洲人，還有就是你。」

「原來在廢屋內外追殺過我們的，就是諾加的一班手下。」

「是的，當時我們也聽說有個中國青年帶住女奴一齊逃走，我們早巳想到那個中國青年是你。」

阿生問：「你怎麼知道是我？」

「我們雜在人羣中，見過你叫價，當時你出的價錢也很高。」

阿生道：「我明白了，你們一定是以為我也知道女奴的秘密，所以找到酒店去，是不？」

「不，我們到酒店找你，是要知道女奴的下落。但想不到你這麼晚才回來。」

「然則，你以為那女奴現在在甚麼地方？」

「天曉得。」吉曼聳聳肩。

「我還有兩個朋友，你可知道他們的下落？」阿生問道。

「是不是那兩夫婦？」

「正是。」

「老實告訴你，你兩個同伴，在我們手中。」

阿生吃驚地問：「為甚麼你們要將他兩抓去？」

「我也不清楚，你最好問艾魯巴。」

「他們現在被困在何處？」

「我告訴你也不會知道的，除非我們一齊離開這裏吧。」

「你有辦法離開這裏？」

「不，我只以為你可能有辦法。」

「我只是一名遊客，在這個地方人地生疏，有甚麼辦法？」

吉曼道：「你不要客氣了，我知道你很本領，最少，你能在殺氣騰騰之中，將那女奴救出。只要你能令我們二人離開這裏，我可以帶你走，甚至救回你那兩個朋友。」

「老實說，這件事我仍弄得一頭霧水。」阿生道：「你最好能够更澈底一些告訴我，讓我了解這件事的眞相之後，也許我會想出一個辦法來亦未可料。」

「我知道的，早巳告訴你了，我不是那種人。」吉曼道：「我是受僱的，哈特也許比我知得更多。當然，最清楚的還是艾魯巴。」

「但是，我如何能見艾魯巴？」

吉曼道：「只要你救我出去，也許我會有辦法。」

「甚麼辦法？」

「暫時我未想到。」

「哈哈……」阿生突然狂笑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

「你以為我這麼輕易就被你騙倒麼？」阿生說：「你不過想我先救你出去再說，你根本沒有辦法可以帮我！」

「難怪你這樣想，如果我是你，我也會這樣想。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並非生下來就是為非作歹的，我們只是被僱的，當我們發覺上當時，隨時會回頭是岸的。」

「你的意思是——」

「我們一齊離開這裏，由我帶你去救你朋友出險再說。」

「嗯——」阿生在昏暗中雖然看不清楚對方的表情，但却聽得出他的語氣。

阿生覺得對方似乎很有誠意，可惜自己却沒有逃脫的方法，更不要說甚麼把握了。

阿生最後只好說：「好吧，讓我想想辦法。」

話雖如此，事實上阿生甚麼辦法也沒有。

門是鎖上了的，唯一的光綫由天窗透入，一片朦朧。

門外可能還有守衞，但一些兒聲响也沒有。

阿生試過由門縫中窺望，但外面甚麼都見不到。

阿生又倦又餓，最後終於在不知不覺中睡了過去。

× × ×

呂林夫婦二人本來巳經睡着了，忽然被一陣人聲吵醒。

他們是被囚禁在一間密室中的。

密室的門是用厚厚的木板造的，門上有小窗，小窗上有鐵枝。

外面本來很靜，現在却燈光火着，人聲哄動，好像發生了甚麼事。

幾個阿拉伯人神色張惶，匆匆地由外面的甬道上走過。顯然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呂偉艮對他的妻子說：「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為了一個女奴，竟然如此大陣仗，的確令人難以置信。」林愛莉沉思着說：「到底這件事怎麼攪的？悶葫蘆裏賣的又是甚麼藥？」

「當初我還以為阿生也落入他們手裏，但現在看來，事情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是的，阿生不知道怎麼樣了？」

門外傳來一陣步聲。

有人過來開門。

呂林夫婦二人立即停止談話。

站立在門外的，有二名槍手，以及一名阿拉伯人！

二名槍手持槍戒備，那名阿拉伯人入來：「中國人，還沒有睡麼？」

「本來睡了，給你們吵醒。」呂偉良說。

「對不起。」阿拉伯人忽然變得客氣起來：「今晚發生一些令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所以，我們不得不騷擾你！」

「難道今晚發生的事，與我們有關？」呂偉艮問。

「可以這樣說，因為那個中國青年人是你們的同伴啊！」阿拉伯人說。

呂林二人暗吃一驚。

呂偉艮立刻問：「他怎麼樣了？」

「他叫阿生，是不？」阿拉伯人問。

「正是。」呂偉艮道：「你們難道見過他？」

「是的。」阿拉伯人說：「我們本來帶他來此見你兩位，可惜中途遇上了我們的敵人。」

「這是甚麼意思？」

「你的同伴被他們刼走了。」

「其實，這件事究竟怎麼攪的？」呂偉艮道：「我們根本與這件事無關，為甚麼要拉我們落水？」

阿拉伯人笑道：「別太過衝動，讓我們好好的談談吧！」

「我們之間有甚麼好談？」

「當然有，例如你，以及你那年青同伴的身份。」阿拉伯人故作神秘地笑了笑說。

呂偉艮心裏又是一凜。

看樣子，對方對他們這三個人的來龍去脈，巳經知道了一些。

阿拉伯人又說道：「讓我們開門見山地談談吧，為了我們，也是為了你的同伴阿生，你們三個人，可就是號稱東方三俠的？」

「嗯——」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你們不必否認了。」阿拉伯人說：「我們的消息非常靈通。」

呂林二人默默無言。

阿拉伯人又說：「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對嗎？」

呂偉艮有點吃驚起來，他不知道對方識穿了阿生的身份，究竟是吉還是凶？

「算是我們有眼無珠，如果我早知你們的身份如此特殊，事情就簡單得多了。」阿拉伯人說：「現在讓我們到外面談談好嗎？」

阿拉伯人擺擺手，揮退了二名槍手，很有禮貌地，請呂林夫婦二人離開那間偪促的密室。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意外，因為事情似乎來得太突然！

剛才外面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那些狼狽而回的阿拉伯人，不可能就是前來報告三俠身份的人。

換句話說，眼前這個阿拉伯人，顯然是從另外一方面獲知三俠的眞正身份。

只不過由於二名狼狽而回的阿拉伯人，促使這首領漏夜前來會晤呂林夫婦二人而巳！

那二名狼狽而回的阿拉伯人，正是三名前往酒店房間擄刼阿生的其中兩個，他們曾被假扮警察的人追擊。

這兩個逃脫了的阿拉伯人，其中有一個就是吉曼口中所講的哈特。

哈特也就是艾魯巴的頭目。

艾魯巴也就是眼前對呂林二人表現得十分敬重的阿拉伯人。

艾魯巴非常恭敬地，將呂林夫婦二人請到一間會客室去。

這間會客室陳設豪華，有空氣調節，與剛才那間密室可差得遠了。

有人為呂林二人遞上咖啡。

艾魯巴道：「我想，我應該首先交代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否則，你兩位可能對我們誤會加深，甚至莫名其妙。」

「是的。」呂偉艮說，「老實說吧，我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從你們突然之間中止出價這一點看，你們不知那女奴的來歷，是有可能的。」阿拉伯人艾魯巴又說，「那麼，你們可知道那個歐洲人的來頭？」

呂林夫婦二人，互望一眼，然後搖搖頭。

「那個歐洲人是一名東歐共黨國家的外交人員。」艾魯巴說，「我懷疑你那個朋友阿生，就是落入他們的手中。」

呂林夫婦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假如他眞的落入東歐共產國家的外交人員手中，後果就難以想像。

因為此等國家的外交人員十居其九都是間諜特工之流化身，而且多數跟國際特警隊過不去。

但是，呂偉艮回心想想，又覺得這件事可能攪錯了。他說：「你說那個長髮留鬚的人，是外交人員？」

「是的，我們不會弄錯的。他叫皮亞士，是羅馬尼亞大使館的人。」艾魯巴道：「不要以為凡是共黨國家的人都是清教徒那麼一派正經，尤其是東歐國家派駐國外的外交人員，他們都故作新潮打扮，與其他常見的歐洲人一樣，以免人家認出他們的眞正身份。皮亞士就是這樣。」

「他為什麼要買那個女奴？」林愛莉忍不住插咀問道。

「這正是我現在要向二位交代的。」艾魯巴說，「那女奴並非我們所想像中那麼平凡的人物。她的祖先是阿里辛王朝中一名侍臣。阿里辛王就是波斯王朝中一位皇帝。」

關於阿里辛這位皇上的名字，呂林夫婦二人的確也聽過了，那是在參觀「伊朗國寶」的時候。

當時他們正參觀那顆巨鑽「光明之海」——也就是最近鬧出新聞，有人要英國交回的「光明之山」巨鑽的「姊妹」。

「光明之海」那巨鑽上，就刻上了阿里辛王的大名。

在鑽石之上刻名，的確罕見，尤其是如此巨大的名鑽。所以呂林夫婦二人對這名字不但熟悉，印象也深刻。

根據艾魯巴說，那女奴叫「依娃娜」，她的祖先是阿里辛王朝宮中一名內侍臣。後因家道中落，依娃娜才會淪為女奴。

這次她成為爭奪的對象，主要還是因為她的祖先云。

據說，依娃娜的祖先曾將宮中一批寶物盜出，後因事洩乃被人埋藏起來。

時隔兩個幾世紀，由於依娃娜這一個家族的人，下落不明，寶物亦一直未見面世。

人們相信寶物名氣太大，所以盜寶者一直未敢發掘。但其後人一定知此秘密，甚至擁有更詳細的資料。

因此，考古學家以及另有目的的人們，一直以來都非常注意那位內侍臣的後裔。結果，終於給他們查出了。

據說，那位內侍臣的後裔就是依娃娜云。

以上只是艾魯巴口中的「前因」而巳，對呂偉艮等三俠來說，自然無從考據。

呂偉艮夫婦二人既然知道了這些「前因」，對眼前這班人急於找尋那女奴，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艾魯巴甚至也坦然說道：「我們完全爲了知道那批寶藏的下落，只要找到那女奴，我們就有辦法知道埋寶地點。」

「但是，有件事我不明白！」呂偉良道：「爲什麼女奴和她家人甘願淪爲女奴，出賣自己，也不去將寶物掘出來？」

「你問得好！」艾魯巴道：「如果女奴和她的家人把寶物掘出，便頓成巨富，何必要依娃娜賣身？這件事完全是基於迷信！那批寶物所以經歷兩個幾世紀，人們還沒有將它掘出，就是知道它下落和歷史的人，相信它神聖不可侵犯，尤其是當依娃娜的祖先家道中落之後，人們更加深信與寶物的邪氣有關。但我們不信。」

中東好一些人仍然十分落後，這是無可否認的。所以艾魯巴的說話，呂林二人也只好暫時相信下來。

呂偉良說：「皮亞士是羅馬尼亞人，他們可是也想得到這批寶物？」

「正是！」艾魯巴說，「許多人都想得到這批寶物，只要你不迷信，得到它便是世界首富。」

「但是，這與我的同伴阿生何關？」呂偉良說，「他參加女奴拍賣，只是爲了同情那個女奴，目的只是抬高她的身價而已。」

「可惜我們現在才明白，否則就不會騷擾閣下了。」艾魯巴又說，「極權國家的特務是不擇手段的，我勸你們趕快設法救出你的朋友。」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在此人地生疏，正是自身難保，如何救人？」

「或者，我們合作一下如何？」艾魯巴道，「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這批寶物出土，只要你們不迷信，我會分一份給你，只要你有百份之十，也够你這輩子吃用不盡。」

「首先多謝你，」呂偉良道：「但是，你們如何知道阿生在皮亞士手中？」

「是我手下回來說的，他懷疑羅馬尼亞的特務們，假扮交通警員，攔途將阿生刦去，目的就是爲了那女奴。」

「那麼，你想我怎樣？」

「與我們合作。」

「爲了救人，我只好答應，除此之外，似乎沒有選擇之餘地。」

「是的，爲人爲己，你應該爽快些答應，」艾魯巴親切地與呂林二人握手。

回頭他又吩咐身邊一些人，替呂偉良伉儷準備較舒適的睡房。

一名阿拉伯人離開會客室，大概是奉命去準備呂林二人的新寢室。

艾魯巴含笑道：「素仰東方三俠大名，希望以後我們合作愉快，彼此發財。」

呂偉良只有苦笑一下。

他不知道阿生怎麼樣了，所以非常担心，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答允艾魯巴。因爲肉在砧上，假如不合作，只有吃盡苦頭。

相反，呂偉良只要自由行動，他深信一切危機亦可迎刄而解。

不久之後，艾魯巴的手下入來了，新的寢室經已準備妥當。

艾魯巴親自道過晚安，將呂林夫婦二人送離會客室。

呂林夫婦二人走後，艾魯巴的主要助手哈特就感到迷惑地問：「你要他們二人對付皮亞士，這是什麼意思？那中國青年阿生，並非被皮亞士的人捉去。」

「我當然知道。不過我這樣做，是有兩個主要作用：第一，我要姓呂的纏住皮亞士，第二，那女奴依娃娜下落不明，極可能在皮亞士手中，然則，姓呂的大概不會令我們失望。」艾魯巴說。

哈特道：「你眞的以爲姓呂的夫婦二人有此本領麼？我却懷疑。」

「你不必懷疑，我可以告訴你，明天我只放走呂偉良。」

「你的意思是：他妻子留作人質？」

「此乃理所當然的事！若非如此，又如何可以保證他們與我們合作。」

「就憑呂偉良一個人的力量？」

「是的。」

「波士，你太過對他有信心了，你似乎忘記他是個跛子。」

艾魯巴格格大笑。

哈特莫名其妙地瞪住他。

艾魯巴停止了笑聲之後，才一本正經地說：「這件事我已有了全盤計劃，呂偉良雖然是個跛子，但『鐵拐俠盜』這名堂絕非偶然得來的，他是個智勇過人的人。如果我的估計不錯，他離開我們這兒之後，下一步將會向巴黎方面求助。」

「巴黎？你是指——」

「我指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國際特警總部對阿生非常重視，只要他們總部的首腦對此事表示關心，只要他們知道阿生失踪，也勢必非關心不可。那麼，我的第一個目標——纏住皮亞士的目的便可以達到了。」

哈特道：「萬一他不向巴黎方面求助呢？」

「不會的，你剛才不是已經聽呂偉良說過了麼，他在這兒人地生疏，不向巴黎求助，還會向誰求助？」艾魯巴說，「只要國際特警人員纏住皮亞士，就算女奴依娃娜落入羅馬尼亞人的手中，也終歸逃不了的，屆時我自有辦法。」

哈特無話可說。

事實上，艾魯巴是個很有計劃的人。

× × ×

呂林夫婦二人被送入一間十分舒適的睡房。

這裏面有睡床，有洗手間，更有化粧枱和沙發，空氣調節之外，還有地毡。

但是，表面上這是一間貴賓式的套房，實際上却是一間高級密室而已。門外鎖着。

呂林二人被軟禁。

他們不曉得外面是否有人看守，但夫婦二人睡之前，却循例在房間各處——包括天花板與洗手間在內，作了一次小心的檢查。

他們要知道對方有什麼陰謀詭計，萬一這裏有電眼或竊聽裝置，他們就更加要小心應付。

但是，檢查結果，他們發覺這裏並無電眼或竊聽裝置。

於是呂偉良就對他的妻子說：「這一覺我們不能睡，快些想辦法逃走。」

「爲什麼？」林愛莉此時睡意正濃，聽他丈夫這麼一說，有些意外。

「你有沒有想過，他們何故忽然之間改變了態度？」

林愛莉搖搖頭，表示不明白。

呂偉良道：「他們爲了找到那女奴，想好好的利用我們——」

「不管怎樣，他們已經有意讓我們恢復自由，只要我們行動自由，還有什麼担心？」

「愛莉，你太天眞了！」呂偉良說：「你以爲他們會這麼輕易讓你我二人一齊獲得自由麼？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林愛莉道：「如果他們不讓我倆獲得自由，我們又如何可以爲他辦事？」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你是他，你會這麼大方嗎，當然不會。因此，他們的做法，我已經不難假想到了，他們必然是放走我，留下你作爲人質。」

「嗯——」林愛莉想了想，「這的確有道理。」

「所以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先想辦法逃走，否則就惟有讓他們扯着鼻子走。」

「但是，我却担心我們不輕易逃得脫。」林愛莉說道。

呂偉良一邊步向門後，由門縫處外窺，見不到有人，外面靜悄悄的。

呂偉良一邊又說：「我們可能會有個機會，試試運氣吧。」

原來呂偉良已注意到那度門的門鎖。門雖然已被人由外面反鎖，但是，門鎖却是匙孔兩邊貫通的一種。

換句話說，這是最流行的一種門鎖，只要有鎖匙，在內在外均可將門鎖開啓。

於是呂偉良向他妻子示意，將燈光熄滅了。然後他又在黑暗中將林愛莉頭頂上的髮夾取下了一枚，在摸索中施展他的開鎖絕技。

門應聲而開。

呂偉良的開鎖絕技的確了得，只在黑暗中輕輕撬了幾下，便得心應手。

門外沒有人，燈光也朦朧。

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有好幾間房，但每一間都關上了門。

看來這裏的人都已經睡着了。

呂林夫婦二人走向盡頭處，只見那兒有一度鐵門，關上了。

夫婦二人又回頭走，走向通道的另一邊，發覺又是一度鐵門。

鐵門同樣緊閉着，上了鎖。

呂偉良覺得對方原來早已有了準備，要逃出這裏，看來不易。

呂偉良感到洩氣，林愛莉却進了另外一間房。

林愛莉仍然以髮夾當作鎖匙，將那房門開啓，她發覺那兒有些工具可以利用。

這也算得上是意外收穫。

因爲林愛莉本來打算找一條出路，想不到那是一間儲物室。

儲物室裏面沒有窗，否則他們也可以由窗口方面逃走。

呂偉良覺得那些工具可以利用一下，於是夫婦二人就好像爆竊銀行的夾萬或保險庫一樣，靜悄悄地展開工作。

四周一片靜寂。

呂偉良利用那些工具，將門鎖逐步弄開。

林愛莉一邊頻頻回顧，預防突然有人出現，一邊協助呂偉良。

夫婦二人合作，終於得手了。

他們正輕輕舒了一口氣，突然感到有些不妙——門的另一邊似乎有人。

夫婦二人本來以爲弄開這門之後，便可以逃離險境，只要離開這間屋，總可以摸索到一條通回市區的道路。

但是，鐵門的後面是什麼地方。他們從未想到。

當門鎖被弄開了之後，呂偉良首先從缺口中察覺得到，另一邊，似乎有人影閃動。

無論如何，他終於輕輕地，將門推開了。

門的另一邊果然有人。

總共是三個人，而且都是呂林夫婦二人見過了的阿拉伯人。

其中一個是艾魯巴，另一個是他的得力助手哈特，還有一名槍手。

三個人六隻眼直瞄住呂林夫婦二人。

艾魯巴在笑。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無地自容，他們明知必須面對現實，這個時候要逃是逃不了的，因爲那度鐵門之後面，絕非室外，而是另外一個大堂而已。

艾魯巴笑道：「好本領！果眞是好本領！佩服佩服！」

呂偉良聳了一聳肩，苦笑一下。

艾魯巴又說：「閣下不必感到尷尬，換上任何人，都會有此一着。」

林愛莉呆立她丈夫身邊，低聲說道：「看來一切都只不過是佈局而已。」

「是的，我們費盡了心機，算是上當了！」呂偉良笑道：「這間密室，的確穩固。」

「不！只是閣下技術高明而已！」艾魯巴道，「明天之後我們就開始合作，難得你們肯表演這一套身手。」

「爲什麼你要設下這陷阱？」呂偉良覺得事有蹺蹊，忍不住問。

「你們都是聰明人，其中奧妙，相信你一定不難想像得到。」艾魯巴笑了笑，又說：「我們還是留待明天再詳細討論好嗎？現在，時已深夜，還是請兩位去休息吧。」

呂林二人相顧苦笑。

艾魯巴最後帶着警告的語調說：「你們最好安靜點，別再三心兩意，下一次，你們未必會像今次一樣幸運。」

呂林二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叫夫婦二人別再企圖逃走！否則就會對他們不利。

回到原來的寢室，他們發覺外面並未見有人跟上來將房門反鎖。

呂偉良經此一敗後，已經知道對方防範方法另有一套。所以門雖未上鎖，却已有人一直在暗中對他們展開監視。

他們只好暫時放棄了逃走的計劃，忖測着事態的未來發展。

× × ×

阿生在夢中被人推醒。

腿部受傷的吉曼，在耳畔輕輕對他說：「喂！快些醒來吧！天亮了。」

阿生揉揉雙眼，天窗果然有光綫透射入來。

天的確亮了，但外面却靜得很。

也許人們還未醒來，也許這是郊區的緣故，總之是一片沉寂。

阿拉伯人吉曼低聲問阿生：「好兄弟，你想到了什麼好辦法？」

「本來有個方法可以一試，可惜你受了傷！」阿生說。

「不要緊，只是輕傷而已！」阿拉伯人吉曼說，「我可以走動，你不必爲我而担心。」

「那麼，快去將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吧！」阿生說，「我剛才發了一個夢，夢見一條蛇，於是我靈機一觸，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什麼辦法？快些說出來聽聽。」

「將你這一身白色的阿拉伯服裝脫下，然後撕成一片片！」阿生又仰首指指頭上的天窗，「那是唯一可供我們逃走的地方，因此必須將你的白袍撕開，結成一條好像蛇一樣的繩。」

吉曼一心只想逃走出去，自然沒有意見。

於是他將衣服脫下，照阿生的意思去做，將衣服撕成片片。然後由阿生將布連結成一條長長的繩子。

阿生將布繩往上拋，目的是要它搭在屋樑之上，最後由那兒穿過。

但是，那屋樑離地竟有丈多二丈高，要一下子完成這個步驟，絕不容易。

以當地建築物的標準來說，這是一幢比較特別高的屋宇。

尤其是這間變相囚室，四壁蕭條，沒有可利用的地方，所以阿生想攀上去，那是不易辦得到的事。

阿生將一隻鞋脫下，綁在布繩的一端，往上拋向那屋樑。

這一回他成功了！鞋子拖住長長的布繩，穿過了屋樑，地心吸力令到鞋子與布繩迅速下墮。

由於布繩的另一端在阿生的手上，所以現在阿生便將鞋子解下，再將吉曼攔腰綁住，然後阿生用力拉動另一端，布繩即沿住屋樑，緩緩上升。

阿生將吉曼扯到屋頂的屋樑上的時候，阿生巳是氣喘如牛。

吉曼坐在屋樑之上，小心翼翼地，將天窗推開，然後爬到屋脊去。

阿生不敢怠慢，也沿住布繩往上爬，這一回當然更吃力了，因爲沒有人可以帮他，他只能老早敎定吉曼將布繩一端綁住屋樑，讓他自己爬上去。

阿生剛爬到屋樑上，下面便傳來一陣人聲吵鬧，原來巳經有人發覺他們不在房間裏，於是高聲呼叫起來。

門被人推開了。

阿生從高望下，看見有人入來。

阿生立即爬出天窗之外。

「砰」的一聲。

子彈射中了天窗的玻璃，分裂成無數小碎片。

阿生本來可以迅速躍過另一間屋的屋頂，暫時躲避一下，但是他不能不理會吉曼。

吉曼腿部受傷，這時聞槍聲而感到張惶不巳。

阿生問道：「你可以跟我一齊跳過去嗎？」

「不！我走不動，」吉曼急得有如熱鍋上螞蟻，嘆氣道：「你還是不要理會我了，你走吧。」

下面人聲越來越吵鬧，看來有人正在指揮槍手們展開包圍。

槍聲又一再响起。

阿生可以直接感覺得到，子彈在他的頭頂和身邊掠過。

阿生順手把吉曼按下來，令他伏在屋頂之上，叫他不要動。

下面有人叫喝着。

也有人勸阿生和吉曼擧高雙手，表示投降。

阿生靈機一觸，低聲對吉曼說道：「這情形，我們無論如何也逃不了，你冷靜點，伏在這裏不要動，一切，讓我來應付吧。」

吉曼行動不便，他以爲阿生一定會不顧而去，想不到事實並非如此。

吉曼內心十分感動，只是想不到阿生下一步怎樣做。

「喂！不要再開槍了！」阿生突然大聲疾呼起來。

一聲呼喝，槍聲果然停止了。

有人在下面叫上來：「擧高你們雙手，慢慢的下來吧。」

阿生道：「我們如何能下來？這裏又沒有梯子，而且，這裏有個傷了腿的人，他的傷口正在流血，走不動了。」

「好吧！」有人說，「你在那裏不要動，我們會想辦法上來將你們弄下來，如果你企圖逃走，我們就會一槍殺死你！聽清楚了嗎？」

「都聽清楚了！」阿生又說，「最好請你們快一些，先派人上來替傷者止血再說！」

「你等着，很快就會有人上來。」下面的人說。

阿生一邊爬過天窗那邊，一邊探手口袋，摸出了一方手帕。

連吉曼也不知道阿生打算怎樣做，他只知道這次失敗了。

阿生悄悄用手帕包裹住一塊鋒利如刀的玻璃碎片，然後回到吉曼身邊。

阿生對吉曼說道：「等會兒如果他們上來，你要見機行事！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我明白了！」吉曼又担心地說：「萬一我們再次失敗——」

阿生還沒有答話，巳經有人豎起一把扶梯，爬了上來。

阿生立即佯作爲吉曼包紮傷口。

由下面爬上來的人問道：「他怎麼樣啦？」

「他本來就受了傷，現在再次流血。我看，還是先讓我們合力將他扶下去再說。」阿生一邊說就要動手將吉曼扶起。

那人不虞有詐，立刻過來帮忙。

阿生揀準了機會，迅速採取行動。

他以手帕包裹住一片長方形，有如利刀一般的玻璃碎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玻璃片架在那人的頭頂之上。

那人呆了一呆：「你幹什麼？」

阿生沉聲警告：「不要作聲，否則先殺死你再說。」

「何必這樣？」那人巳感到不妙，「

有事慢慢商量好了。」

「好吧！你小心點聽我說，」阿生愼重地說，「你要活命的，就要想辦法救救我們！」

那人指指身邊一綑繩索，道：「我本來就是要上來救他的。」

他口中所講的「他」，自然是指「吉曼」。

吉曼雖然受傷，但那傷口早巳經包紮好了，也不致一步也不能走動，只是阿生故意誇大，引對方上當而巳。

現在眼看見生死關頭，吉曼也感到十分緊張。

吉曼瞪住阿生，只爲了想快些知道他的全盤計劃。

阿生說：「吉曼，快脫下你的衣服和頭巾，還有黑眼鏡。」

阿生一邊說一邊巳伸手到那人的懷中，繳去了他一支手槍。

那人在玻璃片架頸的威脅下，動也不敢動一下。

吉曼外面的白袍雖然早巳脫下，但頭巾和裏面白色的衣服還穿在身上。他不知道阿生想怎麼樣，總之照做了。

阿生要那人脫下原來的衣服，與吉曼互相調換。

由於他們所處的角度問題，下面的人見不到他們三人。

但是，由於那人上來之後沒有動靜，所以有人追問上來。

阿生低聲吩咐那人：「告訴他們，你正將傷者料理，立刻就要把他吊下來，叫他們準備接應吧。」

「我——」那人猶疑着。

阿生手上的玻璃片一幌，那人立即求饒。

他只好照足阿生的話去做。

阿生眼看吉曼巳穿好衣服，那人亦巳草草罩上阿拉伯人的白色衣服，戴上頭巾。架上了一副黑眼鏡。

於是阿生示意吉曼動手把那人綑綁。用手帕塞住他的咀巴。

這一回，輪到阿生高聲叫下去：「喂！你們小心接應啊！我們現在將傷者放下去。」

下面也有反應了。

阿生却悄悄對吉曼道：「等會兒，你要好好利用那把扶梯，我們要到對面屋頂去，你知道怎麼樣做嗎？」

吉曼迷惑地搖搖頭。

阿生敎他扶住扶梯，雙腿一撑，扶梯立即會朝相反方向倒過去；但由於兩屋之間相距僅有數尺，所以扶梯不致倒向地上，必會凌空將吉曼帶到對面。

阿生所以如此，是因爲吉曼腿部受了傷，不能像他一樣跳躍，他又不忍心將吉曼留下。對方既可以傷他，自然亦可以殺他。

吉曼現在總算明白了阿生的用心，於是先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

二人合力將那人用他自己攜備而來的繩子，凌空攔腰將他吊下去。

下面的人只見一個「阿拉伯人」緩緩而下，根本未想到上面巳經發生了變故。

用繩子攔腰吊住的人，不但身披白袍，還戴上黑眼鏡，白色的圍巾甚至將他下半邊面也掩上了。

因此，在下面接應的人連一點懷疑也沒有。

當人吊到半天時，阿生叫一聲：「喂！小心！繩子要斷啦！」

下面接應的人頓然緊張起來。

他們也只是緊張而巳，並非担心，因爲他們以爲吊在繩子上的人就是那個被他們槍傷過的阿拉伯人。

阿生和吉曼立即放手。

那人凌空掉下。

下面傳出一陣驚呼聲！隨即引起了一陣騷動！幾名大漢，剛好把掉下來的人接住。

阿生和吉曼不管下面的事，趁住各人注意力集中在掉下去的人的身上，二人的行動立即配合一致。

吉曼依足阿生的說話去做，抓住扶梯頂端，也不等他伸腿一撑，阿生巳伸手從旁帮了他一把。用力一推，連人帶梯，倒向了另一邊——另外一間屋的屋頂一旁。

下面的人正集中注意力在剛剛掉下的人的身上，看看他是否受了重傷。

儘管如此，扶梯突然倒向另一邊，也的確引起下面一部份人的注意。

但是，當下面的人仰首上望時，只見到那是他們的同伴——因爲這時吉曼巳穿上了那個伊朗人的衣服。

因此，目擊者不但未開槍，甚至沒有懷疑這是一項詭計。

吉曼迅速爬登對面屋頂。

阿生巳凌空縱跳而過，落在另一邊屋頂之上；這時候，下面的槍手們才醒覺過來，紛紛在吆喝聲中開槍。

但是，阿生和吉曼巳沿住一列屋頂，急竄而去。

原來阿生登上了屋頂之後，放眼四望，巳經心中有數。

他知道只有那一系列的屋頂可以助他們逃脫險境。

因爲囚禁他們的一間屋不但最高，而且孤零零只有一間。

但數尺外却有一系列的屋宇，屋頂却是相連的。

阿生帶住吉曼，在屋頂之上急奔了一程。

前面本來還有一些屋頂，阿生原意也是打算走到最後一間屋頂時，與吉曼一齊躍下；那兒有一輛汽車，也許可以讓他們利用一下。

但是，阿生忽然中途又改變了主意。

他知道屋子下面的環境，令到追殺他們的槍手只可以走在右邊——這是一系列屋宇的前門。

阿生居高臨下所見到的汽車，就是在最後一間屋的前門的。因此阿生不難想到：人家一班槍手在下面，一定走得比他們快，那麼，當阿生和吉曼趕到那兒的時候，只怕他們還未跳下，便巳經死在亂槍之下。

阿生居高臨下，見到左邊沒有人追來；左邊也就是這一系列屋宇的後面。也是一些野草叢生的後院。

於是阿生靈機一觸，與吉曼先後由那兒跳下去。

在屋前追殺他們的槍手們，也一直以

爲阿生目的在利用汽車逃亡，所以目標必在最後一間屋子的前面。

但是，現在中途却不見了二人，槍手們便心感不妙，紛紛包抄到這列屋子的後面來，展開搜索。

阿生和吉曼利用野草與矮叢掩護，急奔疾竄，直逃向了山崗那邊。

吉曼雖然一步一拐，但在阿生的扶持下，總算能行能走，只是慢了一些而已。

阿生知道如果再無奇蹟出現，吉曼和他遲早會再被人抓住；這一次，也許會令他們死於亂槍之下亦未可料，因爲對方一定十分生氣。任何人在這情形之下也會生氣。

阿生所希望遇上的奇蹟，包括一輛可以利用的汽車在內。

但是，這兒已接近荒山野嶺的地方，何來有汽車？

對方的槍手們，正荷槍實彈，搜索而來。

只要任何一名槍手見到阿生或者吉曼，都會開槍射殺他們。

吉曼行動不便，却得到阿生的照顧，他非常感動。

他情不自禁地說：「只要我們脫險，我一定盡我所能，救出你那兩個朋友。而且，我還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去，找依娃娜。」

阿生當時正與吉曼躲在一處野草叢中，思索着逃走的方法與路綫。因此，他沒有理會吉曼這一番說話。

對方雖然人多勢衆，但這兒目標太大了，於是槍手們也分散搜索，這可能是唯一對阿生他們有利的。

此外阿生懷中還有一支手槍——那是從伊朗人手中奪得的。但是，他可不能隨意發射，否則就會暴露目標，隨時會死於亂槍之下。

阿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而且經得起考驗，所以對眼前這險境始終能保持高度的冷靜。

吉曼低聲說：「他們走了。」

說着他就想抬起頭來張望一下，但立刻被阿生制止。

阿生警告着說：「你只要輕輕一動，上面的草也會動。槍手們可能施用詭計——以靜制動，等我們自動暴露目標！」

阿生這種担心是有理由的，因爲局面似乎靜得太過突然。

果然，不遠處傳來人聲：「我看他們早已逃離這兒了。」

另一人說道：「照計不會逃得這麼快的。」

更遠處有人揚聲問過來：「有所發現麼？」

有人大聲回答道：「沒有！你們那邊呢？」

「也見不到。可能逃上山去了。」

阿生的估計沒有錯，吉曼只好佩服。

幾名槍手撤離現場一帶，往附近一處山上搜索過去。

阿生仍然不敢站立起來，他只能從對方的交談聲，以及身體掠過野草叢中發出的聲响，判出他們的動靜。

最後，阿生悄悄抬頭，果然見到了一些背影已經上山。

於是他帶着吉曼，彎腰沿住草叢，朝相反的方向走。

突然間，那邊有個影子在移動。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止步。

吉曼問道：「什麼事？」

「好像有人！」阿生一邊低聲說，一邊瞪住前面。

前面是一叢野草，又長又密，顯然在搖動。

阿生在估計躲在那兒的究竟是什麼？可能是槍手們，也可能是正在放草的牛。

他立即握槍在手，右手的食指扳住了機掣，雙眼有如鷹隼似的，盯住前面。

突然之間傳來了一陣嘶鳴聲——像是馬兒在叫。

怎麼會有馬？

阿生在想：是野馬還是附近人家飼養的？抑或是槍手們以馬代步？

無論如此，馬背之上不似有人？因爲如果有人的話，他的上半身最少也會暴露在野草之上。

但野草之上什麼都見不到，只知道野草在搖動着。

阿生在小心翼翼地，逐步前進。

他步步爲營，以防不測。

吉曼跟隨在他的背後，亦步亦趨。

阿生突然之間站直了身子，吉曼以爲他發現了敵人的踪跡。

吉曼在吃驚。他以爲阿生立刻就要射擊對方了。

但是，阿生持槍的手並未舉起，他反而悄悄鬆了一口氣。

「什麼事？」吉曼只能從阿生的面色中估計眼前的形勢。

阿生很悠閒地，回過頭來問：「你會騎馬麼？」

「當然會。」吉曼說，「而且我是高手呢！」

阿生道：「前面有幾匹馬在放草，這可能是我們的救星。」

二人繞到草叢之後面，那兒果然有四匹阿拉伯馬。

阿拉伯馬是十分有名的，吉曼是阿拉伯人，自然明白。

他現在反而担心阿生；他不知道阿生是否能騎沒有馬鞍的馬。但在他本人來說，却絕對不成問題。

二人摸近馬羣旁邊，馬兒沒有逃避。

阿生說：「我們一人騎一匹，然後由你帶路離開這裏。」

「好吧！」吉曼說，「你只要坐穩，這種阿拉伯馬很快的。」

馬兒沒有鞍，只有簡單的韁繩，但對吉曼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他不知道阿生有沒有問題，只知道目前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二人分別翻身上馬，馬兒非常乖巧，一揚韁繩，四蹄隨即洒開大步，向前急竄而去。

那邊一名槍手首先發現了二人的踪跡，鳴槍示警。

阿生和吉曼也明知這是遲早發生的事，只是想不到來得這麼早而已。

馬兒被槍聲嚇怕，走得更快。

阿生和吉曼揚韁直放，疾如閃電，轉眼已奔離現場一帶，然後在吉曼的引領下

，逃往一條分岔小路。

阿生一邊令馬兒的步伐放慢，一邊回頭張望，見不到有人追來，這才舒了一口氣。

阿生與吉曼騎着兩匹馬，併肩兒前進，他們都明白，眞正的危機還未過去。因爲對方既然已經發現他們逃去，說不定不久之後就會追來。

吉曼道：「我們必須找個地方暫時躲避一下。」

「你不是說過，帶我去救我那兩位朋友出來麼？」阿生問。

「是的。」吉曼道：「你何必焦急，現在還不是時候。」

「爲什麼？」

「諾加的人一定以爲我們逃回艾魯巴那兒去；說不定他們正在大路上追趕着。他們人多勢衆，我們必須避重就輕。」

阿生道：「那麼，現在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一條小村落，會令你感到意外。」

要不是經過這一場風險，阿生眞的有些懷疑吉曼的企圖。但經過共患難之後，阿生覺得他似乎很有誠意。

不過，爲什麼會令阿生感到「意外」呢？

阿生想追問下去，但吉曼却故作神秘，總不肯說。

兩匹馬緩緩地走了一段路，然後越過了一個小山坡。

吉曼對這一帶的環境似乎很熟悉，他所說的小村莊，不久之後就出現眼前。

這小村莊的屋宇零星落索，四下裏人跡也罕見。

吉曼說：「現在可以揭開謎底了，你可猜到我們要找的人是誰？」

阿生迷惑地搖搖頭。

「依娃娜。」

「誰是依娃娜？」

「就是你最喜歡的女人，可惜你中途放棄了競投！」

「那女奴？」

「正是她。」

「你怎麼知道她住在這裏？」

「我當然知道。當時你見到的男子，就是依娃娜的養父。」

「你以爲依娃娜會逃返家中？」

「極有可能。」

吉曼首先跳落馬下。阿生也跟着落馬步行。

進入那小村落時，村童以好奇的目光瞪住他們。

走到一間屋宇前面，吉曼和阿生，將馬匹拴在一棵樹身上。

吉曼示意着說：「依娃娜的養父就是住在這兒，看它在光天化日之下閉上了門，故作神秘的，依娃娜一定在裏面。」

吉曼去敲門，但沒有反應。

阿生道：「如果依娃娜在裏面，就不是故作神秘。沒有人前來應門，也是十分正常的。」

阿生說着，已繞到門後去了。

阿生只是担心屋子裏的人，由後門逃走。

但是，後門同樣緊閉着。

吉曼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嗯！」阿生在思索中，把視綫移到一個窗門之上去。

那窗門虛掩着。

阿生把手伸過去，輕輕推開窗門，裏面靜悄悄的，似乎沒有人。

吉曼道：「發生了什麼事？」

「的確有事發生。」阿生一邊說，一邊攀越窗框，進入了屋內。

吉曼也尾隨而入。

屋子裏面聽不到半點人聲。

阿生往裏面搜索時，突然有人敲門。

吉曼道：「可能他們現在才回來。」

但是，阿生記得那度大門是由裏面關上的。假如是主人回來，沒有理由明知屋內無人，也在外面拚命敲門的。

同時在這一刹那間，阿生也在視綫範圍之內，觸及了一些東西。

房間中一角，彷彿有些東西蜷曲着，堆在地上；再看清楚，原來是個人。

動也不動的人，自然就是一具屍首。

阿生渾身打抖。

他並非未見過屍首；死人他實在見得太多了。但當時的處境以及心情，實在令到阿生爲之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門外是什麼人，但此時此地，任何人闖入來看見這情形，都會產生錯覺，以爲阿生和吉曼是不良份子。

因此，阿生向吉曼示意道：「快走！快些跟我由後門走。」

吉曼這時也見到那屍首了，他的反應相當敏銳，立刻與阿生竄向屋後。

阿生推開後門，首先衝出。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不要動！再走我就開槍。」

阿生登時呆住。

這是他事先意料不到的事。

他身上有槍，但無論如何總是來不及了。

因爲後門附近最少有兩個人用槍指住他，而且對方所處角度非常有利。

只要阿生逞强反抗，最少有一人可以輕易將他射死或者射傷。

阿生是個聰明人，對於這種場面他是非常了解的。現在的阿生已經不是數年前的少年阿生，他决不會衝動。

於是他乖乖的舉高雙手。

反而尾隨其後的吉曼，眼看勢色不對，立即就回頭走。

吉曼退回到屋內，前面仍然有人在拍門。

他靈機一觸，立即越窗而出。

但是，也不知道那兒竄出了兩名大漢，閃電似的衝過來將他制服。

由後門進去的人將前門打開，原來這屋子早已被人重重包圍。

阿生和吉曼最初感到莫名其妙，但現在看見一些人穿上了制服之後，却恍然大悟。

對方是警方人員——包括警察以及一些便衣警探們。

他們爲什麼會突然之間出現在這裏？

原來是當地警方接到報告。據說這兒發生了命案，所以，大批警方人員趕來調查。

結果屋內果然發現了屍體。

那是一個男子的屍體，證明是依娃娜

的養父古奈。

古奈是被人用刀刺殺的，兇刀仍然留在現場之上。

阿生和吉曼四目交投，一派無可奈何的表情。

但是阿生的內心却在埋怨吉曼，不該帶他到這兒來做代罪羔羊。

阿生沒有接觸過兇刀，照計他的指紋一定不會留在刀柄之上；如果在一個進步的現代化都市，警方的查案人員必然可以輕易證明阿生不是兇手。

但是，這是窮鄉僻壤的地方，一切都顯得非常落後，萬一警方只憑表面證據去判斷，阿生和吉曼就遭殃了。

勾心鬥角　各出奇謀

呂林夫婦二人被人吵醒時，已是日上三竿。

果然不出他們所料，艾魯巴只把呂偉艮召去，獨自留下林愛莉。

既然是呂林夫婦二人早已料到的事，自然不會感到意外。

艾魯巴對呂偉艮說：「尊夫人留下來，只要閣下與我們充份合作，我保證她決不會有任何損傷。你明白我意思嗎？」

「事到如今，就是不明白，我也要明白了。」呂偉艮苦笑道。

艾魯巴又說：「我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切勿再胡思亂想；否則的話，尊夫人的安全，我就不敢保證。」

呂偉艮問：「然則，你初步要我怎樣做？」

「你要去想辦法對付皮亞士！」艾魯巴說，「我肯定那女奴依娃娜已落在皮亞士手上。」

「你的目的大概就在依娃娜身上吧？」呂偉艮說。

艾魯巴點點頭。

「我是個守諾言的人，我答應過你的事，一定盡力而爲。但是，我在這裏人地生疏，只怕屆時要你的人從中協助。」呂偉艮說。

艾魯巴道：「你放心，我的人隨時在你左右，伺機帮助你。」

「但是，當我認爲須要時，如何與他們連絡？」呂偉艮問。

「我剛才也說過了，他們隨時在你身邊。你根本無須担心！」

話雖如此，呂偉艮仍然担心。

他担心對方將他送離這裏的時候，會矇上他的雙眼。

然則，他將無法認得這裏的方位，更不會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那麼，他日又如何救出他的妻子？

但是呂偉艮這種担心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艾魯巴於是叫人將呂偉艮帶離那裏，但是對方並未將他矇上雙眼。

呂偉艮感到有點意外地驚喜！於是他默默地，拚命記下隣近一帶的環境，以便他日能够辨認出這是什麼地方。

呂偉艮坐在一輛中型房車之內，由二名男子陪伴着，直開市區。

二名男子並未注意到呂偉艮的動靜。他們之中由一人開車，另一人從旁監視，所謂監視，也只限於防止呂偉艮反抗或逃走而已。他們似乎還沒有理會到呂偉艮正在四下裏張望。

市區在望，呂偉艮問那個坐在他身邊的人：「你們打算將我送往何處？」

那男子道：「酒店——你居住的酒店。但我們不會把你送到門口，因爲警探可能在附近一帶監視着。」

「這裏的警方工作效率低到這個程度，你們有什麼好担心？」呂偉艮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他們眞的如此能幹，相信我們亦不會落入你們的手中。」

說話間，車子已停在一處路旁。

身邊的阿拉伯男子示意着說：「你就在這兒落車吧，繞過路口，就可以見到你原來稅居的酒店。」

「那麼，你們的人——」呂偉艮還未問完。

對方已明白他的意思：「你放心，我們的人回頭會跟你取得連絡的，你還是去做你的事吧；我們的波士相信你是個有辦法的人，希望你千萬別令他失望。」

呂偉艮毫無表示，也沒有搭訕，就默默地走了。

他朝街口走去，拐了彎，果然見到那間酒店，但附近並無警察。

呂偉艮剛踏入酒店門口，立刻有兩個男子趨前，很有禮貌地問：「你可是呂偉艮？」

呂偉艮說：「正是，兩位是——」

「我們是警探！」其中一人出示了身份證明文件，「現在就請先跟我們回警局一次。」

「警局？」呂偉艮怔了一怔：「我犯了什麼罪？」

「你沒有犯罪。」

「那麼，爲什麼要我到警局去？」

「去到你自會知道了。」

呂偉艮無可奈何，只有跟着三名警探走。

到了警局，呂偉艮被帶到臨時羈留所閘外。

警探問呂偉艮：「裏面有個中國人，你認得他嗎？」

呂偉艮心裏一凜，望向閘內，只見裏面一片昏暗，朦朧光綫下，彷彿坐了兩個人。

那二個人影席地而坐，半倚在牆脚底下，好像昏睡過去。

呂偉艮發覺其中一人很似阿生的身形，可惜見到輪廓却見不到他的面孔。

呂偉艮猶疑地說：「我不認得。你可否讓我進去看看？」

探員向警衞打了一個眼色，將鐵閘打開，讓呂偉艮和那探員入內。

呂偉艮看見其中一人的側面，果然是阿生，他立刻蹲下去。

阿生被人毆打過，傷勢頗重，因此昏了過去。

呂偉艮輕輕推動着阿生，不斷地叫出了阿生的名字。

阿生在昏迷中逐漸醒來，發出了陣陣痛苦的呻吟聲。

呂偉艮問道：「阿生，你怎麼會弄成這副樣子？他們打你？」

阿生點點頭：「他們不相信我是國際

特警隊隊員，還指我殺人。」

「殺人？」呂偉艮吃驚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阿生喘息着說：「吉曼帶我找那個女奴，想不到女奴不在，她的養父被人殺死了；我也只是剛剛發現屍首，警探就到塲偵查。於是他們硬要我認是兇手。」

「誰是吉曼？」呂偉艮問。

「就是身邊那個阿拉伯人。」

「你怎麼會認識他？」

「這件事說來話長，」阿生說，「師父，現在你先要設法與巴黎總部連絡，叫他們就近派人前來解決此事。」

「好吧！」呂偉艮看見阿生這樣子，心也痛起來。「你且好好地休息，回頭讓我們跟這班渾蛋算賬。」

「最好快一些，這班人，太過蠻不講理。」

「我明白了。」

呂偉艮站直了身子。

那探員問：「他可是你朋友？」

「是的，我們一齊旅行。」呂偉艮說道。

「你可知道他的身份？」探員又問。

呂偉艮不敢立刻回答這問題。

假如這兒是個先進國家，或者屬於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一切當然不成問題；只要直認不諱就行。

但是，這兒太落後，呂偉艮又不知道對方的國家是否加入國際特警隊組織，所以，爲小心謹慎計，呂偉艮惟有說：「聽說他是一名國際特警，爲什麼你們不向巴黎方面查一查？即使致電國際刑警總部，也可以找到一點證明。」

探員將呂偉艮帶到一位警官的辦公室去，將呂偉艮剛才一番話轉告那位高級警官。

警官想了想，隨即叫人致電巴黎國際刑警總部，要求證實阿生的身份。

國際刑警與國際特警隊不同，但後者是個不公開的反罪惡組織，不是他們的成員不易與他們取得連絡的。

但國際刑警可不同了，任何警方都可以知道他們的電話和地址。因此，波洛塞城的警局，也只能求證於他們。

呂偉艮知道兩者原是姊妹機構，所以才叫他們向任何一方查詢。

那位高級警官很客氣，在等候巴黎方面的消息這一段時間內，他招呼着呂偉艮，問及一些他們來此旅遊的觀感。

呂偉艮覺得這次爲了參觀女奴拍賣而惹下麻煩，似乎有點不值。

但又不敢直言。因爲他不知道對方的眞正用意何在。

尤其是呂偉艮的妻子林愛莉如今仍在虎穴之中，阿生仍被人囚禁，一切必須小心應付，否則很易殃及池魚。

不久，負責以長途電話向巴黎查詢的人回到警官的辦公室裏來了。

他與警官耳語一番。

呂偉艮以期待的心情在等待着。

他小心警官面部表情的每一個變化階段，因爲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頭。

萬一對方反臉，將他也一併扣留，那時他們三個人就會同時失却了自由。屆時才是眞的呼天不應，叫地不聞。

警官轉過臉來，望住呂偉艮。他的面上，露出了笑容，抱歉地對呂偉艮說道：「對不起，你可就是呂偉艮先生。」

「正是！」呂偉艮答道。

「是我們胡塗，」警官道歉着說，「巴黎方面，已證實你們是東方三俠，阿生先生原來是國際特警。這件事，顯然攪錯了。」

呂偉艮悄悄舒了一口氣。

但這並非表示危機已經過去，因爲等着要解決的事正多着。

警官令人去將阿生帶來。

在這段空檔時間內，警官的態度完全改變了；變得更友善。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看見阿生被他們虐待成這副樣兒，反而因此提高了警覺。

警員把阿生帶到警官辦公室來，却沒有把吉曼同時帶來。

警官含笑向阿生道歉，表示一場誤會。後來又說要把阿生送往醫院。

呂偉艮看見阿生只是皮外傷，看來並無大碍，叫警官不必介意，只要送他們返酒店休息就是。

但是阿生却提出了另外一個要求。

阿生要求警方把吉曼也一併釋放。

但警官說：「這宗命案，實際還未調查清楚，在眞兇未找到之前，我們不能放人。閣下因爲身份特殊，所以我們才會例外。」

阿生說：「他不會是兇手，我可以負責。其實這宗案子十分明顯：第一，人早已死了，而我們只到達現場數分鐘而已。第二，兇刀仍在，你們最少也可以檢對一下兇刀上的指紋，只要證明不是我們的，我們就是無辜。」

「話雖如此。但我們在手續上必須有個交代。那個阿拉伯人又不是你朋友，你何必這麼同情他？」警官說。

阿生感到出奇地瞪住警官：「你怎麼知道他不是我朋友？」

「嗯——」警官稍作思索，苦笑道：「三位是遊客，初到這裏來，又怎麼會有個阿拉伯人的朋友？」

阿生道：「朋友亦有多種，有深交，有淺交；我們認識了，自然就是朋友。我希望你重新考慮一下，將他釋放。」

警官故作愼重地考慮一下，最後對阿生說：「好吧！你先回酒店休息，讓我向上司請示，再行定奪。」

阿生無可奈何，與呂偉艮，離開了警局。

警官派人用車子將二人送回酒店去。回到酒店房間，阿生才知道林愛莉被阿拉伯人扣作人質。

呂偉艮一邊替阿生治傷，一邊問及他的遭遇。

師徒二人交談過之後，亦大感迷惑。表面上這件事牽涉到一批珠寶，於是引起若干人的爭奪。

而知道珠寶秘密的，就是那個漂亮的女奴依娃娜。

爲這批原屬「波斯皇朝」的珠寶而展開爭奪的人，包括了阿拉伯人，伊朗本地人以及羅馬尼亞人等。

他們最少代表了三個不同的組織。同

時這三帮人都希望以第一時間找到那女奴依娃娜。

究竟依娃娜是否眞的知得這麼多?

阿生急於要想辦法把吉曼弄出來，就是因爲他比較熟悉依娃娜這一家人。

依娃娜的養父何事被人殺死?這也是阿生急於要知道的。

因此，阿生雖則在養傷期間，仍然想着如何處理這些事。

呂偉艮走近窗前，俯視街上。

酒店對面的街道上，有一輛車子停放着，車旁有人。呂偉艮知道阿拉伯人一定小心監視住他們；除了阿拉伯人 外，也許還有警方的人。

呂偉艮把輕輕揭開的窗簾放回原狀，回轉身來對阿生說：「我看你最好撥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去。」

「你的意思是：要我通知總部?」阿生怔怔地問。

呂偉艮點點頭：「正是!我們在這裏人地兩生疏，這裏的警方，又胡塗得很，我們不得不向總部求助；否則愛莉會有危險。」

「好吧!」阿生道：「也許你說得有道理，這件事看來並不簡單。」

「我們一方面要向巴黎求助，另一方面更急於要做另一件事。」

「什麼事?」

「救人!」

「救人?」阿生怔了怔：「誰?」

「就是你剛才講過的人。」

「阿拉伯人吉曼。」

「是的。」呂偉艮道，「你不是說過，他很了解依娃娜麼?」

「應該是的，但是，我們如何能將他由警方手中救出來。」

「這就要我們兩師徒動腦筋了。」

「嗯——」阿生愼重地想了想，說道：「也許你的主意不錯，我們應該自己想想辦法，因爲這兒的警方太過胡塗，否則我就不會無端被人痛毆迫供。」

原來阿生被警探抓進去之後，有人强行要他招認殺人之罪。

阿生覺得這是太過豈有此理的事，自然不肯供認，同時，亦叫吉曼不要認；也許就是因爲這樣，警探們痛恨他，因而挨揍。

呂偉艮急於要解決此事，自然爲了救出林愛莉；但是看見當地的警方如此胡塗，他又不敢信任他們。因此，連林愛莉的眞正下落，也不敢直告警方，以免弄巧反拙。

林愛莉在阿拉伯人手中，呂偉艮自然要在表面上做成要爲阿拉伯人服務一樣。但對方到今爲止，仍未派人來與他連絡。

阿生搭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巴黎國際特警總部去。

他找到了副總監范梅力，簡括地報告了這件事的經過。

范梅力知道林愛莉落入一個神秘集團手中，立刻答允派人前來協助。

阿生在電話又向范梅力聲明，由他派來的人切勿與當地警方連絡。因爲阿生表示對當地警方絕不信任。

「我明白了!」范梅力最後說：「你耐心一些等待吧!我知道我們有人在德黑蘭，他們很快就可以到達波洛塞城來與你會合。」

「謝謝你!」阿生說。

電話掛了綫。

呂偉艮一直在沉思。

他想着如何展開行動；他必須認眞從事，否則就會害死林愛莉。就是他們師徒二人亦未必能安然離開伊朗。

由於影响重大，所以呂偉艮必須好好的策劃這次的行動。

× × ×

午夜的波洛塞城，靜得叫人發悶。

沒有汽車聲，沒有叫賣聲；却間歇地傳來狗吠聲。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悄悄溜到警局門外，四下裏竟然找不到一名守衛。

呂偉艮和阿生都到過裏面，自然明白這裏的虛虛實實。

他們知道守衛一定是躲到屋內去了，而並非沒有人守衛警局。

看來波洛塞城的治安很好，晚上沒有人前來報案。

呂偉艮正在黑暗中盤算着，看看是否應該由後門偷進去。

突然間，一輛汽車，匆匆開到警局門外。

在這座古城裏，並非有許多汽車；能擁有私家車的人，少之又少。

尤其是在黑夜之中，突然有汽車出現，立即引起守衛的注意。

一名武裝守衛聞車聲，立即由門內出來查看來者是誰。

車內走下二名大漢，其中一人向守衛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由於距離太遠，呂偉艮和阿生不但見不到那是什麼文件，也聽不到他們的談話。只知道守衛對他們似乎很重視。

同時雙方也表現得很有默契似的，一邊低聲交談，一邊進入了警局之內。

呂偉艮和阿生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立即乘虛而入。

前門只得一個守衛，這唯一的守衛這時正陪住二位大漢入內；他們一定想不到有人尾隨而入。尤其是呂偉艮和阿生的行動快如閃電。

因爲在此之前師徒二人都到過這兒了，所以對這兒的環境十分熟悉。

最少由大門到後門的臨時羈留室，他們知道應該怎樣走。

警局裏很少人，光綫也不明亮，這點對呂偉艮他們十分有利。

這些師徒二人早已知道了。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剛才那兩個大漢，究竟是什麼人?

守衛帶住二名大漢走過通道，進入警官辦公室，然後又折返大門附近；呂偉艮和阿生爲了避開他的視綫，只好暫時躲起來。

呂偉艮低語阿生：「你猜剛才那二人是誰?」

「可能是他們自己人，」阿生順口答了。

「如果是他們自己人，又何必出示證明文件?不會是他們的同事吧。」

「然則，你以爲是什麼人?」

「我担心是——你的同事。」



探員探首入儲物室，被阿生擊昏。

「什麼?國際特警?」

「有可能的，說不定他們在酒店找不到我你二人，才找到這兒來；由德黑蘭到這兒，路途不算太遠。」

「不會吧!我對范梅力說得清楚，叫他們不要找到這裏來。」

「但在情理上，他們與本市警方連絡一下，也是理所當然的。」

「讓我們過去看看。」

阿生說着，就朝住通道那邊，急竄而去。

那守衛又回到門外去了。

報案室之內竟然靜到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師徒二人要到後面臨時羈留所去，必須通過這通道。

通道上有許多房間——那是不同名稱的一間間辦公室。

有些有燈光透出，表示可能有人正在裏面辦公。

有些則關上了門，裏面一片漆黑。

其中，有一間房雖則關上了門，却有燈光透出；那就是剛才二名大漢入去的一間。

那間房房門口漆上了：「值日警官辦公室」等字樣。

門雖然是掩上了，但門上有個不透明的小窗，可以見到裏面亮了燈。

此外門脚也有燈光透出。

由於門脚的罅縫太大，因此房間裏面的人的談話聲也由這兒傳了出來。

「……一定要殺他?」

「是的。這是主任的命令。」

「但是，這將會令我們很難交代。」

「這個我們也想到了，一個疑犯，如果在警局中被殺，的確令你們難以向輿論交代。」

這時出現了第三個人的聲音：「因此，我們有個好方法，就是造成刦獄或逃獄的現場環境，讓我們合法地將他射殺。」

「刦獄?由誰來刦獄?」

「我們。我們可以僞裝成他的同黨，伴作由後門混入，制服守衛，然後開了囚室的門鎖，帶他由後門走，由你的人將他射殺。」

「逃獄呢?」

「逃獄比較令你們體面難過，因爲如果不是你們疏於防範，又如何讓疑犯有可乘之機?」

「那麼，就來一幕刦獄好了。」

「但是，你必須先去知會一下後門的守衛，以免弄假成眞。」

「這個我會了，我會叫他們與你們的行動互相配合。」

「那麼我們就依計行事，讓那個阿拉伯人死在不知不覺中。」

「就這樣決定。」

室內三個人的談話到此亦告一段落。

呂偉艮和阿生迅速往通道的另一端竄了過去，閃進一間儲物室。

不久，有人在走廊上走過。

呂偉艮說道：「他們可是準備暗殺吉曼?」

「聽剛才的語氣一定是指吉曼，因爲囚室中只有他一個疑犯。」阿生說。

「那麼，我們就將計就計吧!」呂偉艮說着，就開亮了隨身携備的一支小電筒，往儲物室之內四處照射。

阿生問：「師父，你要找什麼?」

「最好有兩套制服。」呂偉艮說，「這樣會令我們的行動更爲方便。」

阿生也協助呂偉艮在室內四處找，可惜這兒雜物堆積如山，却沒有一套制服。

阿生抓抓後腦，隨即對呂偉艮說：「師父，我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了!」

呂偉艮正想追問爲什麼，門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阿生伏在門後，傾耳細聽。

從步聲中分析，只有一個人。

阿生揀準了時間，將房門輕輕推開，果然見到一個人剛剛在門前走過。

那人身穿制服，似乎是這裏的值班警員。

阿生靈機一觸，順口叫道：「喂!回來。」

那警員果然聞聲立即回過頭來：「嗯——誰?誰叫我?」

但是，走廊上冷清清的，除了他本人之外，鬼影也不見一個。

儘管如此，那警員還是回頭走，他似乎一定要找答案。

或者當時他的心目中也以爲可能有同事正跟他開玩笑。

因此，他看見儲物室的門虛掩着，便探首入內觀望了一下，豈料裏面好像有磁石一樣，那警員就像一塊鐵一樣，被吸了入去。

那警員莫名其妙地被阿生擊昏了。

阿生將他拖入去之後，呂偉艮順手把儲物室的門關上。

然後師徒二人合力將那警員的制服剝下來，由阿生穿上。

呂偉艮雖然是阿生的師父，但是有時他不得不佩服阿生那鬼靈精的頭腦。他的腦筋不但轉動得快，而且有胆有色，經常出奇制勝，在許多場合裏面，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呂偉艮把那個昏倒的警員拖過一旁，然後將他綑綁起來，口裏還塞了一塊手帕，以防他醒來之後叫喊。

回頭看看阿生，他穿上了警員制服之後，又是另一副面孔，乍然看上去，差些兒連呂偉艮也認不得是他。

師徒二人悄悄離開了儲物室，往屋後走過去，呂偉艮閃閃縮縮的，以避過可能突然出現的人的注意。

但阿生可不同了，他昂然闊步一直步向羈留所那邊。

呂偉艮第一件事首先要看看羈留所裏究竟有多少囚犯，假如超過一個以上，剛才他們竊聽到的一番話，便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阿生和呂偉艮之間非常有默契，呂偉艮每至一處彎角，必先看阿生的手勢，然後才再前進。

阿生走到羈留所前，那兒只有一名守衞警員。

這是個相當落後的古城，一切顯得相當的簡陋，例如先進城市的警局，同樣有一間拘留疑犯的「臨時羈留所」！

但羈留所也分內外層，囚犯囚於最內一層，警員在外層看守，開了外層的鐵門，才可以換班。

換句話說，犯人即使溜得出第一重鐵門，亦未必衝得出第二重鐵門。此外一切警報系統既敏感，亦健全。

可是，這兒却簡單得很，鐵門只有一重。

鐵門之內也僅得一名警員看守而已！

這一切情形，阿生早已知道了，因爲他曾經一度成爲這兒的犯人。

阿生把帽子拖得低低的，以免被人看出了破綻。

羈留所前的警員果然認制服不認人，跟阿生招呼起來。

阿生朝羈留所內瞥了一眼，裏面只有一個「犯人」——就是吉曼。

吉曼蜷縮一角，分明已經睡了。

阿生正想離去，那守衞的警員突然叫住他。

阿生突然呆住。

他渾身的血液彷彿凝結住，他不知道對方是否已窺出了破綻。

他回過頭來，但看不清楚對方的表情，因爲附近的燈光太暗。

那警員走過來——朝住阿生這邊走過來。

阿生心理上已經作好了準備，只要對方將手垂下，接近槍袋，阿生就會先發制人。

呂偉艮這時却躲在一角窺伺着，準備隨時接應阿生。

當那警員接近阿生時，阿生可以比較清楚地看見了他的表情。

那警員不似有惡意。

他低聲問阿生：「你可是被指定執行槍殺任務的劊子手？」

阿生怔了一怔！

如果他不够鎭靜的話，單是這剎那間，縱然不露出馬脚，也不知所措。

但是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對一切突如其來的場面，都能够冷靜應付。

阿生將對方這番話稍爲回味一下，就意會到他已接到了他上司的知會。

也就是說，他的上司，已將剛才呂偉艮和阿生竊聽到的「計劃」，暗中通知了他。

阿生靈機一觸，迅速作出反應，「不！我另有任務，劊子手另有其人。」阿生又煞有介事地說：「我不知道原來你已接到了通知，我正想去找值日警官來，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最好不過。」

「我也只是剛剛接到通知不久的。」警員說。

阿生道：「那就請你立即打開那度閘口，我要進去。」

「你要見那個阿拉伯人？」

「是的，我有秘密任務，目的是要他墮入我們的圈套。」

「好吧，那就讓我打開閘門給你。」

警員果然開了羈留所的鐵門。

阿生故意站得較後，而且暗中向呂偉艮打出了一個手勢。

警員彎腰開了閘門，還未回轉身來，已被阿生迎頭一擊，登時昏了過去。

呂偉艮迅速過來，與阿生合力將昏倒的警員扶住，然後拖入羈留所之內。

師徒二人一向合作慣了，自然有默契，於是一個將警員身上的衣服脫下，一個去把尚在夢中的吉曼弄醒。

時已深夜，吉曼睡眼惺忪。

阿生簡潔地交代幾句，一邊催促他快些穿上警員的制服。

然後，阿生又將吉曼脫下來的阿拉伯服裝，爲昏迷的警員穿上。

三人忙亂了一陣，外面總算沒有人闖來。

於是呂偉艮，阿生和吉曼三人，便悄悄退出了羈留所外面，獨是留下了昏倒一旁的警員。

呂偉艮因爲身上衣着特殊，因此必須閃閃縮縮地往前走。

阿生和吉曼二人則穿上警員制服，昂然闊步前進。

呂偉艮儘管閃閃縮縮，却始終留心住阿生的舉動和手勢的暗示。

阿生和吉曼二人透過走廊，由前門走出去，因爲呂偉艮和阿生都知道，等會兒一切危機既然都發生在後門附近，那麼，由現在起，後門一帶一定有許多人正在密鑼緊鼓地佈置。

呂偉艮和阿生都是聰明人，他們沒有理由去送死的。

阿生知道前門有守衞，所以他必須設法引開他，以便呂偉艮出去。

門前的守衞看見二名「同事」夜出，果然分散了注意力。

呂偉艮揀準機會竄了出去。

於是三個人就此安然撤出。

× × ×

警局裏的臨時羈留所之內，那名昏倒了的警員逐漸甦醒過來。

他如夢初覺地四下裏張望一遍，但望遍了羈留所每一角落，也見不到吉曼。

再看看羈留所的鐵閘關上了，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那警員知道犯人已經逃脫，又想到自己的責任重大，再回憶起上當的前後經過，立刻就情不自禁地發狂衝出去。

那度鐵閘並未鎖上。

他立即將鐵閘拉開，飛奔而出。

可能是他的責任心太重，也可能是他根本忘記了今夜裏有個特殊的「計劃」，他竟未注意到他身上的衣着。

他這時身上所穿的，已經不是警員的制服，而是一身阿拉伯服裝。

阿拉伯服裝是白色的。

白色在黑夜裏顯得份外奪目。

因此，有任務在身的槍手們，都在黑夜中見到他了。

這些槍手是奉命埋伏在羈留所附近前面一處空曠地方四個不同角度的角落。

他們只知道要射殺的，是一個穿着阿拉伯服裝的「犯人」。

他們根本無須多問半句，所以，當那穿上了阿拉伯裝束的警員出現在視綫範圍之內時，槍聲立刻接二連三地响起。

警員自然沒有倖免的可能。

他死於亂槍之下！

他死得不明不白，實在是寃枉，但要怪誰呢？只能怪他的上司。

埋伏的槍手們仍然不知道死者另有其人，還以爲完成任務。

但是，身負另一種任務的人，聽到了槍聲之後却感到不妙！

所謂「另一種任務」，就是佯作混入警局羈留所去「救人」的。

這些人佯作就是犯人吉曼的同黨，摸入臨時羈留所去，將吉曼「救出」，然後從後門「逃亡」離開警局。

根據原來的計劃，槍手們只要瞄準穿白色阿拉伯服裝的人射擊，其他事情，他們根本就不必去理會。

但是，槍聲响過了之後，他們「各路人馬」紛紛雲集。

包括了值日警官以及駐守警局裏的警員，還有「負上了特殊任務的貴賓們」——就是那兩個身份特殊的本地人。

由於負責「救吉曼出去」的人未出動，令到策劃者意味到事情可能發生變化！

首先有人在電筒的光圈照射下發覺死者是一名警員。

隨即又有人由羈留所那邊過來，說出羈留所之內根本沒有人，連看守的武裝警員也失去了踪跡。

至此，各人才知道上了人家的當。

但是，誰有這種通天本領？

對方又如何會知道他們的陰謀詭計的呢？

可惜那警員連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否則，最少他們也會知得多一點。

× × ×

呂偉艮師徒二人帶住吉曼走了一程。

他們也知道當地警方遲早會展開大搜索，因此必須設法避開難關。

阿生首先脫去警員的制服。

他告訴吉曼，他們要先返回酒店，問吉曼有何打算？

吉曼非常感激師徒二人，這已經不是頭一次救了他。

他衷心地表示，將盡他所能去協助師徒二人，決不會重返那個阿拉伯人的「奪寶集團」中。

吉曼因爲一身阿拉伯服裝已經一脫再脫——第一次是脫來結繩，讓阿生設法逃去的，第二次就在不久之前的警局中。

因此，現在他不像阿生，警員制服之內已經沒有其他衣服了。

他惟有硬住頭皮，穿着那一套警員制服隨街走。

呂偉艮和阿生也知道這不是辦法，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到如何安置吉曼。

突然間，前面路口有二支强光出現。

呂偉艮及時發出了警告，於是三人迅速避過一旁。

一輛滿載警員的卡車，匆匆掠過。

呂偉艮躲在黑暗一角，沉思着說：「他們朝這方向去那裏呢？」

阿生恍然道：「這正是我們酒店所在的方向。」

吉曼立刻說：「這麼看來，他們一定已經懷疑到你們的身上去了。」

呂偉艮也感到事態可疑，於是對阿生說：「我們還是小心點好，假如再落入他們的手中，你的同事又未到，我們便死定了。」

吉曼道：「爲了救我，弄成你們這樣子，眞不好意思。」

「不！你不必爲此而難過，」呂偉艮說：「我們其實是有事求你。」

吉曼道：「你們不要客氣，你們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事盡管吩咐下來好了，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呂偉艮道：「你可知道爲什麼有這許多人要找依娃娜？」

「聽說是爲了一批寶藏！」吉曼又說：「但我不敢確定，我只是聽哈特他們說的。」

哈特也就是阿拉伯「奪寶集團」首領艾魯巴的一名親信！

哈特的地位比吉曼要高得多，這點呂偉艮也十分明白！

阿生道：「你肯定依娃娜知道全部秘密？」

「我不敢肯定，」吉曼說：「如果依娃娜不是知道那麼多，爲什麼他們急於找她？」

呂偉艮問道：「你以爲依娃娜現在何處？」

吉曼道：「當初我還以爲她會返回她養父的家中，但是，想不到她家中竟出了命案，看來她可能另有去處。」

「是的，提起那宗命案——」阿生問道：「你以爲，是誰殺死依娃娜的養父古奈？」

「當然不會是依娃娜所幹的，」吉曼說：「大概是其中一帮人像我們一樣，去找過依娃娜，但找不到，於是向古奈迫問她的下落，但古奈不肯說，因而出手殺死他。」

呂偉艮問：「除了艾魯巴這個集團之

外，你知道還有誰希望得到這批寶物?」

「那個歐洲人，還有一批本地人，」吉曼說：「如果再加入你們，便是四批不同國籍的人了。」

阿生道：「不怕告訴你，我們不是為了奪寶，只想把事情弄清楚。」

呂偉艮也說：「是的，我們覺得這件事未免有些奇怪。例如剛才到警局去，準備設計殺害你的那兩個人，他們又是什麼身份?為什麼值日警官也要聽他擺佈?」

吉曼道：「這兒警察貪污情況嚴重，即使警察局長也可以用錢收買。」

「但是，在警局之內佈局殺人，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呂偉艮說，「我以為其中必定是另有內幕。」

「是的，他們為什麼要殺我?」吉曼摸摸後腦，說道。

「這正是關鍵之所在，」阿生說：「那兩名大漢能指揮一名值日警官，他們的身份也可想而知。」

「現在看來必須由你出面，」呂偉艮對阿生說：「只有國際特警隊才可以深入調查其中眞相。」

阿生道：「問題是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到達這裏。」

「假如警方不是到酒店去找我們的話，我們便返回酒店去等他們，」呂偉艮說，「但是眼前我們必須設法安置吉曼。」

吉曼道：「你們不必理會我了，我在這兒比較熟悉環境，我會照料自己的，問題是明天以後，我們如何連絡?」

阿生道：「是的，我們必須借助你，因為我們要查出眞相，首先要找到那個女奴。」

「這樣好嗎?」吉曼想了想又說：「我先陪你們回酒店看看，如果沒有問題，明天我會設法與你們連絡。」

「明天?」阿生担心他一去不回，那時豈非白費心機?

吉曼說：「是的，我現在先去找一個人——我可能在他那裏查到一些關於依娃娜的消息!」

呂偉艮道：「會有危險麼?」

「我想不會吧!」吉曼說。

「那麼，為什麼現在不帶我們一齊去?」阿生反問道。

吉曼道：「你不是要返回酒店去等人麼?」

阿生道：「我們並不急於返回酒店，先去找找你的朋友再說。」

吉曼無可奈何，終於說道：「好吧!我知道你們担心我會逃走，其實，我已經等於背叛了艾魯巴，怎麼敢再回到他那兒去?」

呂偉艮說：「是的，阿生，我們應該相信吉曼，不必苦苦纏住他，讓他自己去找朋友吧!我相信他一定守諾言。」

「不錯!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吉曼說，「他們四下裏追殺我，我怎麼會投靠他們?我幫你們，是純粹為了報恩。」

阿生道：「我並非不相信你，只是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一個人生死有命，今晚厄運也能逃過，相信此後一定沒有事的。」吉曼又說：「今晚找過我朋友之後，明天我一定會到酒店去找你們。」

「好吧!」阿生只好說道：「我們就此一言為定。」

吉曼含笑與阿生握了一下手。

然後，吉曼獨自竄向了黑 的街頭。

阿生對呂偉艮說：「我眞担心他的安全!」

呂偉艮盯住那黑影道：「你以為我眞會放走他麼?」

呂偉艮說着，已舉步跟踪而去。

阿生這才明白，他師父原來是要欲擒先縱!

黑暗中，師徒二人看見吉曼閃閃縮縮的，奔竄得很快!

他們一步也不敢放鬆，步步追踪。

呂偉艮和阿生的心裏都難免會有一種想法，就是吉曼必然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否則不會成為人家追殺的對像!

阿生雖然與吉曼相處過，但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這是涉及皇室寶藏的秘密，一切詭計也有可能搬來上演。

跟踪了好一段路。

最後，呂偉艮和阿生看見吉曼鬼鬼祟祟的到了一間屋子前面。

他沒有拍門，只往四下裏張望。

在迷濛月色之下，呂偉艮和阿生都可以見到他非常小心，只可惜他始終沒有發現一直被師徒二人跟踪。

吉曼竟然用百合匙將那戶人家的門打開，也許是距離太遠了，呂偉艮和阿生都看不清楚，他如何能打開那度門。只是以常理忖測，一定是利用百合匙吧?

師徒二人竄至屋旁。

那兒有窗。

由窗口望入去，什麼都見不到，只見到一片漆黑。

忽然有人聲傳出：「你是誰?」

這令到阿生和呂偉艮都不由自主地大大吃了一驚!

那裏面隨即又傳出了第二個人 聲音：「別吵!我是警察。」

「警察?」

「是的，你不信嗎?有沒有電筒?如果有電筒，你可以將它按亮。」

果然有光綫透出。

呂偉艮和阿生這才明白，吉曼已經入去把一個人叫醒。

剛才的說話聲，自然也不是為了針對他們而發的，只是他們敏感而已。

吉曼為什麼要摸黑到這兒來扮警察嚇人?

被他從夢中吵醒的人又是誰?

呂偉艮和阿生抱住好奇心，在窗外窺伺着。

只見有人亮了電筒，將光圈投在一套警察制服之上。

他們在黑暗之中交談着，有如演戲一樣。

那人正要把光圈往上移，立即被吉曼制止，也許吉曼根本不想對方見到他的眞面目。

吉曼又說：「現在你還有什麼懷疑?小老鼠，你可知道我三更半夜來找你，是為了什麼嗎?」

「我不知道。」

「那麼，讓我告訴你，我要知道一些關於古奈命案的消息!」

「我怎麼知道?」

「他媽的!你敢裝蒜?是不是要老子揍你一頓你才肯說?」

「不!不!你不要動手打我了。」

「那麼，你快些照實直說吧，我知道你一向消息靈通，否則，老子也不會在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找你。」

「據我所知，古奈那宗命案，可能是諾加的人做的。」

「諾加為什麼要派人殺古奈?」

「還不是為了依娃娜麼?許多人都想知道依娃娜的下落。」

「古奈已經將依娃娜出賣，賣給了那個羅馬尼亞人。」

「但是，諾加派人企圖中途截劫，却給依娃娜逃脫了……結果，諾加認為她必返回她養父家中，但古奈不肯承認，雙方爭執時，古奈就此被人殺死。」

「你以為依娃娜會不會眞的返她養父那兒去?」

「太多人找她了，如果我是她，我才不會返回那兒。」

「然則，你以為她會到何處去?」

「嗯——我說了出來，有花紅麼?」

「找到了她，你一定有好處。」

「我以為她有兩種可能，一是被那歐洲買主找到，秘密收藏起來。」

「你是說那個羅馬尼亞人?」

「就是在市場上與那個中國青年競價的外國人。」

「另一種可能呢?」

「跟她的情人悄悄躲了起來。」

「她有情人?」

「像依娃娜這麼美艷絕倫的女孩子，怎可能沒有情人?」

「你可知道她的情人是誰?」

「叫法克，很年青。」

「在那兒可以找到法克?」

「他是古奈的鄰居，但我相信這時候，他不可能再躭在那裏。」

「你以為他們會在何處?」

「我也不清楚。老實說，除了你們之外，還有許多人想知道他的下落，那當然是為了依娃娜的緣故。」

「聽你語氣，似乎在暗示我用價向你競投似的。」

「不!不敢，我只是表明我的立場，因為太多人想知道此事，我小老鼠才會拚命去鑽門路，探消息。」

「好吧!我答允你，只要你的消息準確，我給你報酬。」

「那麼，我們一言為定。」小老鼠又說：「一有消息，我就打電話到警局找你。嗯——對了，我還未知你是誰呢。」

「你就叫我吉曼警官好了。但是，你不要到警局找我。」

「為什麼?」

「我屬特別調查組，一個新的獨立部門，電話號碼也不能讓你知道。」

「那麼，我們如何連絡?」

「我會再來找你，晚上你一定在這裏吧?」吉曼問。

「是的。一定在。」

「今晚的事，別對任何人提及。我直屬首都國防部，你假如洩漏任何消息，將來有可能被判處叛國罪。」

「我明白了!」小老鼠又說：「我一定會盡心盡力為你查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拜託了。」

吉曼說完就走。

呂偉艮和阿生聽得疑假疑眞。

他們看見吉曼由屋子裏出來，鬼鬼祟祟的東張西望。

呂偉艮和阿生及時避過了他的視綫。

黑暗中，只見吉曼又往另一條街道進發。

這一次，他到一間屋宇去拍門。

很快就有人出來開門。

開門給他的人吃了一驚，但很快就認得是他;他却制止對方聲張，然後迅速進入屋內去。

所有的窗門都已關閉，呂偉艮和阿生見不到裏面的情形。

裏面傳出竊竊私語聲。

看來這屋主是吉曼的朋友，吉曼大概要在此渡過今宵了。

呂偉艮和阿生看見吉曼一直未有出來，便悄悄溜返酒店去。

酒店四週未見有何動靜，也許他們的担心只屬多餘。

那一車警員可能只是另有任務，根本就與他們無關。

因此，師徒二人放心進入酒店之內。

他們已經非常小心，沿途不斷留意有沒有人跟踪他們。

但是，當呂偉艮回到了酒店房間之後，揭開窗簾朝街上望，就發覺街上有人。

那人顯然正在監視住這家酒店，正如日間見到的一模一樣。

呂偉艮懷疑對方是艾魯巴派來的，所以不再理會。

他本來想通知阿生，但結果却沒有。因為他想過了，阿生是個國際特警，他一定知所警惕。

呂偉艮倒在床上，想先睡一覺再說;但腦海中却不由自主的，想着他的妻子愛莉。一直想到倦了，才緩緩睡去。

揭開謎底　大感意外

一陣敲門聲，把甜睡中的阿生驚醒。

阿生開了門，發覺一個陌生人站在門前。

「什麼貴幹?」阿生抓着頭皮問。

那人打量了他一番，遞上名咭：「我是任先生介紹來談生意的。」

「任先生?」阿生接過咭片，發覺那是一張用筆寫上名字的白紙，並非一般名咭。

白紙上寫住：「任如重」三個字。

那是阿生上司的名字，他當然不會感到陌生。

那人不客氣地進來。

他背後忽然之間又出現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身形高大的人。

剛才阿生見不到他，是因為他在門外另一角，視綫範圍以外。

兩個大漢幾乎是强衝入來。

阿生剛剛醒來，滿腦子胡塗，思想上亦感到矛盾。

他想拒絕二人，但，對方何故出示任

如重的手寫名片？會不會是他上司派來的人？

二人入來之後，順手把房門掩上。

阿生矛盾的心情底下就要動起手來，對方突然出示他們的證件。

那是阿生所熟悉的國際特警證件。

「我們是總部派來的。」二名大漢異口同聲地說道。

這兩個人一個較高，此人較爲年青，另一個中年人，身形略胖。

中年人這時才出示他的名咭，上面印住：「首都運輸公司經理胡麥」等字樣。

阿生知道國際特警隊隊員一般來說，都是隱瞞其眞正身份的。

就是派駐各地的特警辦事處，亦以其他形式出現，例如：有些表面上是貿易公司，有些是洗衣店，有些則是酒吧餐室之類。

至於特警隊的連絡方式，更沒有一定的規格，以防被人冒充。

剛才二人以紙寫上任如重的名字，是胡麥的主意。

原來胡麥在長途電話中獲得了總部的指示，知道他有位同事在這兒須要援手，便立刻由首都德黑蘭帶人趕來。

由於他一則担心阿生多疑，不肯讓他入來，二則又知道阿生是特警前輩任如重的得意弟子，所以才想出了這方法。

阿生看見任如重的名字之後，果然沒有讓他們吃閉門羹。

胡麥的担心已成過去，最少他們不必在門外嚕囌一番，以防隔牆有耳。

胡麥又介紹他那位年青助手給阿生認識。

那高大的年青人叫貝爾。

阿生看過那證件沒有假，同時「任如重」這名字亦非每個人可以隨便知道的。因此阿生對二人的身份並不懷疑。

他招呼二人坐下來。

胡麥說：「總部說你有麻煩。」

「是的。」阿生道，「所以迫得向你們求助。」

「別客氣！自己人，理所當然的。」胡麥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約略說了一遍。

胡麥聽了，想了想，說道：「羅馬尼亞人也插手這件事？」

「是的。」阿生道，「我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所以要深入偵查。」

「伊朗這個國家，貧富懸殊，所以萬一眞的有寶藏存在，勢必引起不少人的覬覦！」胡麥又說，「不過，照我估計，一名女奴是否知道這麼重要的秘密，實屬疑問。」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其中可能另有內幕？」

「是的。」胡麥說，「被迫要做女奴的人，大都家境清貧，有他們迫不得已的理由。如果她知道有個可以令他們暴富的藏寶秘密，早已不必賣身爲奴那麼慘。」

「但是，聽說伊朗人很迷信！」阿生道：「他們認爲那些皇室珠寶神聖不可侵犯！所以也就一直未敢動它分毫。」

胡麥道：「我以爲這件事必須從頭查起。」

「我也有這意思。」

「聽說你還有二名同行者。」

「是的，那是我師父和他妻子。」

「他們呢？」

「我師父在隣房，師母有難。」

「有難？」

「是的……」於是阿生開始說出阿拉伯人要脅的經過。

胡麥和助手聽了，也感到事態嚴重。

阿生正打算過去把呂偉艮叫過來，介紹胡麥認識，這時却有人在外面敲門。

阿生開門，是個穿上制度的侍者。侍者並沒有茶水捧在手上，而且阿生也沒有按過「喚人鈴」。

胡麥和他的助手立即戒備。

那侍者已走了入來。

阿生企圖阻止他。

但侍者却說：「怎麼你不認得我啦？進去再說吧。」

「嗯——你是——」阿生定一定神，終於恍然大悟。

門掩上了。

是來人掩上的。

胡麥和他的助手迅速湧上，就要對那「侍者」採取行動。

但是給阿生制止：「是自己人，請勿誤會。」

原來來者並非別人，正是阿拉伯人吉曼。

吉曼所以扮成侍者混入來，自然是爲了掩人耳目。

吉曼道：「我有消息，警方昨晚漏夜出動，原來是爲了那個羅馬尼亞人。」

「就是參加拍賣女奴那個歐洲人？」阿生問。

「正是他！」吉曼又說：「他是外交人員，本來，警方無權拘捕他，但是，他竟然神秘失踪。所以，警方昨夜撲了一個空。」

「警方何故要拘捕他？」阿生問。

吉曼道：「聽說與女奴有關。」

「你的意思是：女奴依娃娜可能在他手中？」阿生又問。

「有可能。」吉曼說，「他可能已帶住依娃娜回到首都大使館去。」

阿生回頭望望胡麥。

胡麥問吉曼：「你肯定依娃娜知道一個關於寶藏的秘密嗎？」

「我不敢肯定，只是聽哈特提及過。」吉曼說道。

阿生解釋：「哈特就是阿拉伯人艾魯巴的一名得力助手。這位吉曼先生，過去是哈特的手下，但現在不想再回到那奪寶的集團中去。」

「嗯——」胡麥思索着說，「看情形，羅馬尼亞人極有可能已回到首都去，只有大使館可以避免警方的搜查。」

阿生說：「他能以高價購下女奴，可見得他並非單止爲了美色那麼簡單，也許他本來就知道了女奴與寶藏秘密有關。」

吉曼又說：「我從一名綫人口中查到了一些兒綫索。據他說，女奴依娃娜的養父古奈，可能是給諾加派人殺死的。」

阿生心裏明白，現在吉曼所講的所謂「綫人」，一定就是那個綽號「小老鼠」的人。

胡麥怔了一怔！問道：「你剛才說的諾加，是什麼人？」

「本地人，」吉曼說，「他目前已介入這一場女奴爭奪戰之中。」

「可是一間地毡舖的老闆？」胡麥又問。

「是的，他很富有。」吉曼說，「在這裏也相當有勢力。」

「嗯！那就奇怪了！」胡麥束着眉頭說。

阿生出奇地瞪住他，問道：「有什麼奇怪？」

胡麥回頭對吉曼說：「請你過去把呂先生請過來，好嗎？」

吉曼果然應命而去。

胡麥與吉曼只是第一次見面，他竟然以差遣的方式把吉曼調去，阿生就憑這點已知道了不尋常。

果然，吉曼去後，阿生還沒有開口問，胡麥就說：「諾加插手此事，看來絕非爲了奪寶那麼簡單。」

「諾加只是個商人，商人貪財，這是見怪不怪的事啊！」阿生說。

「你弄錯了！」胡麥道：「諾加不是一個普通商人。」

阿生問：「你怎麼知道？」

「我吃這行飯，自然了解這圈子裏的情形。」

胡麥又說：「諾加表面上是個富商，實則是伊朗情報機構的首腦。」

阿生大感意外。

他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道：「你懷疑這件事的幕後背景？」

「是的，絕對可疑。」胡麥說，「他不會隨便插手一件事，他經常往外地旅行，實則替他的國家從事搜索情報的活動！他的地位超然，身份隱秘，只有我們才明白。」

「嗯！也許你說得對」，阿生說，「羅馬尼亞一名外交官，以及伊朗一位秘密情報首腦，又怎麼會爲一名女奴而明爭暗鬥？難怪你覺得事態可疑。」

呂偉艮和吉曼這時已由隣房過來。

阿生一一爲他們介紹。

胡麥若有所思，掏出一張名咭交給助手貝爾：「你拿我咭片去找這裏的警察局長，就說代我拜候他好了。」

貝爾會意地領命而去。

阿生問胡麥：「這是什麼意思？」

「故意試探一下伊朗的反應，」胡麥說，「這裏的警察局局長和諾加，都知道我的來頭，回頭他們如果知道了我要插手此事，勢必作出反應。」

「你都認識他們？」阿生問。

胡麥點點頭。

胡麥又表示，諾加很尊重他。因爲對方知道他是國際特警隊。

每次諾加出國外遊，胡麥一定會及時向總部發出備忘錄，以便各地特警們，對諾加展開監視，以免他攪風攪雨。

所以，諾加對胡麥既憎恨，又敬畏。

呂偉艮担心阿拉伯人一直派人暗中跟踪他，萬一他們發現吉曼這叛徒，只怕會對他不利。

呂偉艮想到這裏，又忍不住走到窗前，往下俯視。

門外對面的街道上，仍然有人，還有一輛汽車。

胡麥已經從阿生口中知道了這件事，—林愛莉被阿拉伯人扣下作爲人質的事。因此他靈機一觸，說道：「呂先生，你可以故意離開這裏，或者到警局去與我助手會合，看看他們是否跟踪你。然後，我會試一試我的方法。」

呂偉艮覺得這也是個好辦法。

目前只要有人想出一個救他妻子出險的辦法就算冒險他也在所不惜。

於是呂偉艮獨自外出。

那輛車子果然開動，追踪着呂偉艮而去。

阿生和胡麥，還有吉曼等人，亦尾隨其後。

阿生道：「你以爲他們是誰的人？」

胡麥道：「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胡麥說着，把手一揮，一輪汽車迅速開到了他們跟前。

胡麥示意阿生和吉曼一齊上車，然後吩咐司機跟踪前面一輛黑色房車。

原來這車子和車上的人，都是胡麥由德黑蘭帶來的。

胡麥瞪住前面那黑色房車，一邊說道：「看情形，他們好像不是本地人。」

阿生却回頭問吉曼：「如果是艾魯巴的手下，最少有一部份你也認得吧？」

「是的。」吉曼回答道：「我看他們好像是艾魯巴的人，但我所熟悉的哈特並不在那裏。」

前面那黑色車子，正跟踪呂偉艮，阿拉伯人一定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跟踪別人，却被另一批人反跟踪。

最後呂偉艮進了警局去，那黑色房車就停在附近。

胡麥也令司機將他們的汽車停在較遠處。

胡麥對阿生說：「我有個方法，也許可以查出呂太之所在，但亦未必有效，儘管試試吧。」

「什麼方法？」阿生問。

胡麥道：「將一具電子追踪器，放在那黑色車子上。」

「這車子有電子追踪設備？」阿生又問。

胡麥拉開一個暗格，一些電子儀器立現眼前。

阿生覺得這方法也不錯，只要黑色汽車駛回他們的巢穴，也許那兒就是囚禁林愛莉的地方。

但正如胡麥說，這亦未必有效，假如那車子不開往郊區，專責跟踪監視呂偉艮，那就等於白費工夫。

其實呂偉艮也想過了，他可以記得郊區的現場環境，必要時他可以帶人去到那兒挽救他妻子林愛莉。

但是，呂偉艮被帶走時未有綁上雙眼，阿拉伯人會不會是故意大方？抑或他們早已準備將林愛莉帶到另一處地方囚禁？

總之，非到迫不得已時，呂偉艮決不會隨便冒險。

現在呂偉艮進入警局中。

胡麥的助手貝爾正奇怪呂偉艮何故會尾隨而來。

一名值日警官已將貝爾和呂偉艮二人

招呼到他辦公室裏面去。

「我要見你們局長！」貝爾出示胡麥的一張名咭。

值日警官道：「他還未到，有什麼貴幹？」

「本來就不一定要見局長，但我上司要了解幾件事。」

「什麼事？」

「第一，女奴依娃娜的下落，第二，殺死她養父的兇手找到了沒有？第三，聽說有人在這兒被亂槍殺死。」

「嗯！你的上司似乎故意給我們一些難題。」警官說。

「如果你無法回答，最好請你的局長來，否則，就只有驚動諾加先生了。」

「你說什麼？」

「我說諾加先生，你一定認識他！但，我不妨告訴你，我的上司，比你更熟悉他。」

「嗯——」警官囁嚅着，却又不敢生氣，表情十分尷尬。

就在這時候，門外來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略胖的中年人。

警官見到他，立即起立。

他，就是這兒的局長。

局長說：「剛才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閣下可是胡麥隊長的助手？」

「在下正是貝爾。」

「請到我辦公室來！」局長客氣地說，「還有這一位——」

貝爾替呂偉艮介紹認識了這位警察局長。

在局長辦公室之內，貝爾重覆提出了剛才那三個問題。

局長苦笑道：「你不要開玩笑了，我們如何知道那女奴的下落？至於殺死古奈的兇手，已經有人將他救了出去，還令我們犧牲了一名警員。這也是你剛才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貝爾說：「聽說殺死古奈的兇刀仍留在死者身上，刀柄一定有指紋，爲什麼你們抓不到兇手？」

「兇手找到了，但給他的同黨救走！」局長說。

「你的意思是，兇刀之上有那個阿拉伯人的指紋。」

「是的。」

「諾加先生是否也插手這件事？」

「我不知道。」

「別裝蒜了，局長先生，請代轉告諾加先生，我上司要見見他，這對你們也許有太多的好處。」

局長怔了一怔。

他又問：「你上司在那裏？」

「已經到了這裏，我們不想這件事攪得太過複雜。」

「好吧！讓我轉告諾加先生。」局長又問：「但是，我們如何連絡？」

「撥電話到古城酒店去，就可以找到我們。」貝爾說。

局長站起來送客。

呂偉艮和貝爾也不好意思再留下來。

貝爾與呂偉艮併肩走出警局時，就忍不住說：「我的上司果然料事如神，諾加已經插手這件事。」

呂偉艮也說：「從他的表情看，他覺得我們太過討厭。」

「是的，幹我們這種工作，的確令人討厭。」貝爾說，「但，有些人比我們還要討厭，他們爲了達到目的，就會不擇手段。」

二人到了門外。

呂偉艮放眼四望，很容易見到兩輛汽車分別停在不遠處的路邊，一輛是阿拉伯人派來跟踪他的黑色汽車，另一輛車子是白色的大房車，呂偉艮老遠就見到阿生坐在裏面，此外還有其他人。

貝爾說：「我們應該怎麼辦？」

呂偉艮道：「我想，這應該是攤牌的時候了。」

貝爾不明白呂偉艮的意思，問道：「你打算跟他們硬拚？」

「不！」呂偉艮說：「你佯作與我握別，其他的事，我會自己處理。」

貝爾於是在警局門口與呂偉艮握別。

貝爾步向那邊街口。

呂偉艮却等到貝爾走了之後，才故意走向那輛黑色的車子。

車子裏的大漢們也感到意外。

其中一人怔了一怔，問道：「你幹什麼？」

呂偉艮含笑反問：「你們可是艾魯巴先生的人？」

「你……」那大漢顯然覺得尷尬。

「別婆婆媽媽了，帶我去見你波士！」呂偉艮强行上車。

大漢們又是一個意外。

呂偉艮道：「我知道你們是艾魯巴的人，快些開車，我不想讓警探見到。」

大漢只好示意司機開車。

後面，胡麥的人也開車追踪。

貝爾告別呂偉艮之後，已經登上胡麥他們的車子，與阿生等人在一起。

貝爾一路上將他們會見局長的經過，對阿生他們說了。

胡麥和吉曼二人當然也都聽到了，但他們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前面那車子之上。

由於胡麥早已將一枚電子追踪儀器附在那黑色房車後面，所以不必跟得太緊，也不會失去對方的下落。

胡麥担心寡不敵衆，將一支自動手槍交給阿生自衞。

那是從車子裏的暗格取出來的。

這兒除了自動武器之外，還有手榴彈和輕機槍。

胡麥沒有把武器分發給吉曼。

吉曼沒有要求分發武器，只要求將他在中途放下來。

但胡麥却担心他會出賣他們，所以沒有把他放下來。

吉曼無可奈何。

阿生亦愛莫能助，他儘管相信吉曼，但，他也深信胡麥是個有勇有謀的特警隊隊長。

載住呂偉艮的車子果然直開郊外。

憑呂偉艮的記憶所及，這兒好像不是原來的地方。

也就是說：阿拉伯人狡兔三窟，囚禁林愛莉的地方，又一再遷移。

車子終於在一處農莊停了下來。

呂偉艮被安置在車子裏等候，由二名大漢監視住。

不久，走進屋子裏的人又出來了。

呂偉艮被人帶進農莊裏面去。

這裏果然是阿拉伯人的另一處巢穴。

艾魯巴親自召見呂偉艮。

他們一見面，艾魯巴就問呂偉艮：「你可是有了結果？」

呂偉艮苦笑道：「我所得的結果，可能令你感到非常意外。」

「這是甚麼意思？」

「根據我調查所得，依娃娜已離開了波洛塞城。」

「你怎麼知道？」

「我何止知道，還知道你的對手十分强大，强大到出乎你意料之外。」

「你指誰？」

「我所指的，當然不會是羅馬尼亞人！」呂偉艮道。

「你說的是——諾加？」

「是的，你可知道他的來頭？」

「我不知道，只知他有許多手下，也頗爲富有。」艾魯巴又說：「怎麼？你以爲這就算作向我交代了？」

「不，我特來忠告，勸你趁早退出這場爭奪戰！」呂偉艮說。

「你說甚麼？」艾魯巴非常生氣地瞪住呂偉艮。

呂偉艮道：「你別生氣，且聽我道來，諾加是個大有來頭的人，他可以主宰本市的警察局長，又是地頭虫，你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你簡直胡說八道！」艾魯巴咆哮起來！

呂偉艮毫無所懼！

他又說：「如果你趁早回頭，可能還來得及，否則……」

艾魯巴怒氣冲冲地走過來。

他舉起手掌，就要力摑呂偉艮的面頰，但被呂偉艮避過了。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吵鬧，室內各人的注意力立即被分散。

艾魯巴也身不由主地怔了一怔：「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可能是由於剛才呂偉艮的表現太過純艮，以致艾魯巴完全沒有防範。

呂偉艮趁住室內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外面去的時候，一個箭步搶前，將艾魯巴制服，同時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搶了他的手槍，指住他的太陽穴。

呂偉艮沉聲吆喝着說：「叫他們不要亂動，否則你會腦袋開花！」

艾魯巴無可奈何。

事實上其他人也無能爲力，當他們將注意力轉回眼前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各人正在驚愕之中，外面有人一湧而入。是阿生他們。

他們持着手槍等武器，威風八面。

他們一湧而入之後，立即警告他們，不准輕舉妄動。

艾魯巴冷然一笑。

他毫不在乎地說：「你們以爲贏實了麼？沒有那麼輕易。」

艾魯巴說話的時候，視綫朝上面望。

上面有數支烏亮亮的東西，彷彿是機關槍的槍管。

室內各人都呆住了。

果然是數名機槍槍手埋伏在那裏，各人方位不同，但槍咀都指向下面。只要這幾支機槍一齊响起來，相信下面所有人都在射擊範圍之內。

由於槍手們所處的位置太過有利，所以阿生他們不敢妄動。

呂偉艮仍然把持住艾魯巴，威脅着說：「叫你的人都把槍支放下，否則一命搏一命，我會先殺了你。」

艾魯巴笑道：「我担心你還來不及開槍，所有人都會死去。」

呂偉艮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對於眼前這場面，他見得多了。

甚至胡麥也感到吃驚。

呂偉艮不是不吃驚，只是爲人有勇亦有謀，他不會輕易被人嚇倒而已，對方形勢雖好，但呂偉艮却要出奇制勝。

當其他人都驚呆下來時，呂偉艮却扳動了手槍的機掣。

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機械聲音，也只有呂偉艮和艾魯巴才可以聽得到。

尤其是艾魯巴，因爲那是他自己的手槍，槍管子壓在太陽穴之上。

因此，手槍機掣的聲音，有如喪鐘在耳畔敲响了一樣。

只要撞針撞向子彈的屁股，艾魯巴就會腦袋開花。

呂偉艮當然不會輕易將對方殺死。

因爲只要槍聲一响，上面的機槍陣立刻就會發難。

到了那時，這下面的人包括阿生等，便會全部喪生。

但是，這是最後關頭。

呂偉艮心裏非常明白：只要他放棄要脅艾魯巴，所有人即使不必死於槍下，但一定全部變成階下囚。

那麼，只要艾魯巴一聲令下，他們即使一齊被殺亦不足爲奇。

以其如此，倒不如搏一搏了。

因此，呂偉艮雖則處於劣勢之下，却冷靜如常。

他故意扳動機掣，咬牙切齒的，表示隨時一觸即發。

他是個了解手槍構造的人，有些手槍沒有保險掣。

但眼前這一支是有保險掣的，他一看就明白。

只須將保險掣關上，撞針就無法令到子彈發射，然而扳動機掣時，仍然有機械音响發出。

艾魯巴根本不知道這許多，也見不到他的手槍，因爲呂偉艮站在後面，用他做「擋箭牌」，手槍則在頭側。

他只可以聽到呂偉艮十分認眞。

後來當他聽得「卡察」一响時，差些兒還暈倒過去。

於是身不由主地叫道：「算了，算了，快向他們投降。」

艾魯巴那如雷的聲音，响遍了室內每一角落。

上面幾個機槍手，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呂偉艮說：「叫他們放下槍來，切勿輕舉妄動。」

艾魯巴道：「你們聽到了嗎？快些棄械投降。」

槍手們無可奈何，紛紛把槍械扔在地上。

阿生等人像做夢一樣，剎那之間由劣勢中反敗爲勝。

眞正佩服呂偉艮的，還是胡麥和他的助手貝爾。

他們早已聽過三俠的大名，一直認爲傳言未免太過於神化。

但是剛才那一幕，各人手心也滲出了汗，誰也不敢想像到後果那方面去，結果只憑呂偉艮一個人的力量反敗爲勝。

因此，胡麥心服口服了。

正當阿生等人收拾地上的機槍時，外面警車聲紛紛响起來。

呂偉艮也不知道警方怎麼會知道這兒有事發生。

等到大批警員開到現場時，呂偉艮等人實際早已控制了大局。

警方既然有人開到現場，呂偉艮他們也只好將這班阿拉伯人交到警方的手上。

呂偉艮沒有追問警方何故知道這兒有事發生，他只急於要知道他妻子的下落。

艾魯巴眼見大勢已去，答應帶呂偉艮和警方人員去起回林愛莉。

原來林愛莉並非囚在那農莊之內。

林愛莉另外有囚室在隣近一處樹林裏面。

那是一間茅屋。

茅屋外面有人看守。

但是，當艾魯巴帶住呂偉艮等人前往時，屋外却躺下了二名大漢。

艾魯巴對呂偉艮他們說，二名大漢是他派在此看守林愛莉的。

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急不及待地撲入茅屋之內。

但是，裏面空空如也。

林愛莉不在這裏，裏面，也沒有其他人。

艾魯巴二名槍手已被殺，並非暈倒，而是死去了。

呂偉艮十分担心。

艾魯巴强調林愛莉殺死了他二名手下之後，逃了出去。

阿生不相信林愛莉如此心狠手辣。

無論如何，眼前一切都是事實，林愛莉失了踪。

於是警方一邊派人在現場上偵查，一邊派人到市區酒店去，只要見到林愛莉，就將她拘捕，控以謀殺之罪。

呂偉艮和阿生無可奈何。

胡麥也愛莫能助。他追問警方何以知道這兒有事發生?

一名警官告訴他：當呂偉艮離開警局時，他曾派人跟踪他，最後跟踪到這兒時，知道有事發生云。

但是，胡麥不相信。

他和助手們要帶同呂偉艮和阿生離開現場，到另一個地方去。

警官却要求留下師徒二人，理由是他們的同伴——林愛莉涉嫌殺人，他們二人將被指爲「同謀者」。

呂偉艮和阿生十分生氣。

胡麥與警官交談了一會兒之後，警官仍堅持要扣留師徒二人。

胡麥無可奈何，叫呂偉艮他們暫時安靜地到警局休息去。

呂偉艮和阿生想起當地警政腐敗，就有點不寒而慄。

但是，這是人家的勢力範圍之內，而且他們早已被解除了武裝，還有甚麼辦法呢?

最後師徒二人被推上警車帶走。

在表面上，他們與阿拉伯人的命運，似無大分別。

最倒霉的，當然是吉曼。

由於胡麥不肯中途將吉曼放下，令他又再落入警方手中。

胡麥安慰過呂偉艮和阿生之後，便帶住助手們離去。

阿生等人則被警員押走。

× ×

這是一間規模十分大的機製地毡廠。

胡麥向門警遞上名咭，求見這兒的大老闆諾加。

將近等了十分鐘，才見到諾加由裏面出來。

諾加對胡麥十分客氣，但胡麥一些兒也不高興。

胡麥半開玩笑地說：「其實，你早已知道是我，爲甚麼現在才出來?」

「噢！我怎麼知道是你大駕光臨?」

諾加笑了笑：「我剛有公事待辦，這些日子以來，忙透了。」

「讓我說穿了吧，其實，你在想着我何事來此找你才是眞的。」胡麥指指門口一些裝飾，說道：「這兒安裝有電視偸攝鏡頭，你辦公室的電視傳眞機一定早已發覺是我。」

諾加面上一紅了一陣。

他無話可說，事實上他早就知道，今天面對的人是「行家」！

諾加把各人請入去。

胡麥與諾加併肩兒走，胡麥的助手則走在後面。

胡麥道：「找到依娃娜了麼?」

「甚麼依娃娜?」諾加裝蒜地問。

胡麥道：「那女奴。」

「我爲甚麼要找她?」

「你既然不想找她，我無話可說，但你假如要找她，我有辦法。」

「嗯——」諾加想了想，又說：「好兄弟，究竟你今天來找我，所爲何事?」

「就是爲了那女奴的事。」

「你令我一頭霧水！」

「你轉彎抹角，對大家都沒有甚麼好處，索性爽快一些！」胡麥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問題可能提早解決。」

「嗯！」諾加沉思着說：「你所提及的依娃娜，確是個十分重要的女奴。」

「重要到何等程度?」

「關係到我國國防秘密。」

「別嚇人。」

諾加道：「我不會說謊，只想勸你不要插手。」

「你不想我帮你?」

「你有辦法帮我?」

「如果我不帮你，人家可能把依娃娜帶回羅馬尼亞去。」

這一「針」果然刺正了諾加的心臟。

他怔怔地說：「你也查到了依娃娜在皮亞士手中?」

「嗯——」胡麥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這時候，各人已進入屋內。

除了胡麥本人之外，其他人被安置在會客室中等待。

胡麥獨自被諾加帶進了他的辦公室裏面去傾談。

諾加道：「好兄弟，你是否知道依娃娜眞的落入他們手中?」

「是的，否則，我何必由首都趕到這兒來?」胡麥說。

「依娃娜知道一份國防密件的內容，我們不能讓她落入外國人手中。」

「我眞不明白，一個女奴，如何會知道國防秘密?」

「我不會騙你，這是眞的。」諾加說：「我一直派人追捕她，就是担心她落入外國人手中，對我國不利。」

「但是，聽說是與珠寶有關。」於是胡麥把聽來的「皇室」寶藏的故事說了一次。

豈料諾加聽了笑道：「稍爲熟識波斯王朝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是假的。歷史上從未失去過大批珠寶，甚至亂兵掠去孔雀寶座上的珠寶也陸續有人自動送回。」

「但是，我覺得你剛才所講的故事，仍然不合邏輯。」

「嗯！我想我可以把全部眞相告訴你，但有個條件。」

「我明白了，那就是不准我對任何人提及，對嗎?」

「不！這只是幹我們這一行的基本道德而已，我提出的交換條件，就是要你助我一臂之力，把女奴尋回。」

「她眞的這麼重要?」

「是的。」

「你手下衆多，甚至各地警探也受你調動，何必勞動到我?」

「很簡單，爲了外交條例所限。」諾加說：「你是聰明人，大概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胡麥說：「你的意思是，你也有消息，知道女奴依娃娜在皮亞士手中，因爲她是外交人員，你怕引起國際糾紛，不想出手，所以要我帮帮手，是不?」

「正是這意思。」

「不成問題，但是，我也有條件。」

「甚麼條件?」

「我也不便出面，但我可以介紹三個人爲你辦妥此事，他們是一流高手，保證可以爲你辦得妥妥當當。」

「你可是指東方三俠?」

「正是。」胡麥回頭瞪住他：「原來你也久聞大名。」

「那三個中國人的大名，我的確聽過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此本領。」

「他們能名聞天下，絕非偶然的事，加上他們地位超然，萬一失手，我你包保可以置身於事外。」

「嗯，既然你也這麼說我就信你。」

「但是，那女的失了踪。」

「我可以叫人將她找回來。」

胡麥笑道：「你可能知道我講誰?」

「東方三俠之中只有一個女子，就是林愛莉，對嗎?」

「對了，正是她！」

「我會設法叫人找她回來，但也你要向我作出保證，一定要保證找到女奴依娃娜。」

「你也要向我保證，依娃娜活着回來，你不能將她處死。」

「你放心好了，她不必死，我可以保證。」

「那麼，我們的交易談妥了。」胡麥道：「開始說你的故事吧。」

「年前有個科學家投靠我們，因爲他是東歐某國國防部的科學家，所以也被我國國防部加以收容。」

「我似乎聽過確有此事。」

「他很年青，自然須要有他自己的私生活。因此，由我們的保安人員，替他買來一個女奴，就是依娃娜。」

「原來女奴的身份如此特殊。」胡麥說：「但我不明白，她如何會知道國防部秘密?」

「年青人有時的確難以理解，他竟然將一條方程式寫在女奴的身上。」

「是甚麼方程式?」

「關於一件秘密武器的。」

「那就難怪你們焦急了。」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她被人帶到國外。」

「但是，用筆寫在皮膚之上，即使她不洗澡，汗水也會將它弄掉。」

「那是不脫色的墨水，除非用化學劑洗脫它。」

「那位年青科學家呢?」

「死了。」

「死了?爲甚麼?」

「他神經不大正常，自殺死了！」

「神經不大正常，他發明的東西，又如何能信任?」

「神經不大正常只是後期的事。」

「好吧，現在，我總算明白這件事了，」胡麥說，「我們的諾言，亦告自動生效。」

諾加笑了笑，伸手過來與胡麥握了一下：「一言爲定！」

胡麥知道諾加的性格，他是個特務頭子，他的身份早已被胡麥知道了，由於許多時他有事要求到胡麥，所以彼此是好朋友。

諾加每次答應下來的事，一定辦到。因此胡麥相信林愛莉一定在他的手上。否則，剛才他不會這麼爽快就答應找到林愛莉。

現在諾加開始送客了。

但在此之前，已有一輛卡車匆匆開出，目的地是市區。

胡麥不知道呂偉艮和阿生在警局中的情形，但諾加既然與他有約在先，他深信在他走出諾加的辦公室之後，諾加就會致電市區給警察局長，要他放人。

因此，了解諾加性格的胡麥，也不再嚕嗦，只令助手開車返回市區。

× × ×

呂偉艮和阿生非常担心，因爲警方對他們印象不佳，尤其是阿拉伯人吉曼落網，他勢必被人迫供。

只要吉曼供出是呂偉艮師徒二人救他出來的，他們的後果就不堪設想！

呂偉艮師徒二人和阿拉伯人一齊被囚在一間囚室中。

唯一被押去問話的人，就是「越獄」

的吉曼。

呂偉良和阿生都感到難過，他們本來要救吉曼，現在反而害了他！

但是現在他們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無可奈何！

吉曼的命運沒有人知道。

呂偉良和阿生惦記着林愛莉，但事到如今，也得暫時拋下了。

他們對這件事一直一知半解，因此希望從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一些關於這件事的眞相。

但是，阿拉伯人因爲他們才會失敗，才會落入警方手中，正是視他們如眼中釘，又怎會與他們交談？

身爲首領的艾魯巴，含恨在心，竟然想敎訓師徒二人。

但是，艾魯巴又那裏是呂偉良的對手？呂偉良是個武功極高的人，他一出手，艾魯巴已倒在一旁。

其他人一湧而上。

阿生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於是一干人等，扭作一團。

形勢上是艾魯巴一幫人佔了優勢，因爲他們人多。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並非泛泛之輩。

以他們的武功底子，等閒十個八個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加上這是一場困獸之鬥，師徒二人都心裏明白，非生即死，不勝就要敗，因此更加使盡了渾身解數。

一場惡鬥，阿拉伯人傷倒遍地。

這時警員才開槍制止。

一名警官趕到現場，叫人把呂偉良和阿生二人帶走。

二人被帶到值日警官辦公室，呂偉良和阿生心感不妙！

他們在一場惡鬥之後，雖然受了一些皮外傷，却不嚴重。

但是，如果再被警探們用他們的方法虐待，只怕他們挨不了，尤其是吉曼，可能被他們迫供，那時警方自然更加憎恨他們！

師徒二人疲憊已極，站在警官面前，有如待決死囚。

警官突然遞上了兩張紙，要他們分別在上面簽名。

他們以爲又是「迫供」那一套，但看清楚了，原來只是釋放他們。

師徒二人大感意外。

最後，他們終於被人用警車送走。

不過，他們意外的歡欣還未完，就感到事情有點不妙！

因爲，警車載住他們，竟朝住郊外疾馳！

他們處身於這落後的地方，自然難免會想到私刑那方面去。

難道警方要秘密處決他們？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師徒二人雖然倦極，這時也不得不振奮起來，因爲這可能是生死關頭。

阿生終於忍不住問：「你們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身邊一名武裝警員說：「機場——軍方的秘密機場。」

「去機場幹嗎？」阿生問。

「我不知道，」警員說，「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果然，不久之後，他們已見到一個小型飛機場。

機場上有一架軍機正升火待發。

跑道一旁停了一些車輛，有軍用吉甫車，也有私家車！

呂偉良和阿生被送到這兒來，已經感到意外，但是更令他們大感意外的事，還跟在後面。

一輛私家車之上，坐了好幾個人。

這些人之中，包括了他們見過的胡麥，但最令他們意外的，還是那個女子。

她並非別人，正是林愛莉。

林愛莉沒有受傷，只是較爲蒼白了一些。

三俠又再重聚！

可惜他們沒有機會講半句話，就被人催促登機。

機上的馬達發動，引擎聲震耳欲聾，他們根本不可能說話。

胡麥和他的助手也一齊登上了軍機，他們只知道目的地是德黑蘭。

× × ×

一切都顯示出幕後安排有人。

三俠在酒店的行李，有人代搬到軍機的機艙來。

三俠在酒店的賬，有人結了，也有人代他們退了房。

林愛莉被人直接用車子送到一個軍用機場來，連酒店也沒有回去。

胡麥和他的助手們，也接到通知，要他們原車開到這兒機場來。

誰有這種權力？

誰可以作出這種種安排？

只有胡麥心裏最明白，這個擁有無上權威的人，一定是諾加。

諾加要用軍機將他們及時送走，是爲了避免節外生枝。

三俠和胡麥等人回到了首都之後，軍用機場上，早有二輛豪華大房車在等着他們。

三俠和胡麥不同車，三俠被安置在一起，車子開往一家豪華酒店。

胡麥和他的助手們，則被載到他們的特警辦事處去。

呂偉良等三俠被安排住在首都最大的一家酒店。

他們住的大套房包括兩房一廳。據說是唯一的一間豪華套房。

呂偉良他們知道這種安排必有原因，可惜又沒有人可供查問。

阿生說：「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道：「大概有人要我們什麼都不要理，這種種優待和享受，就是條件之一。」

林愛莉道：「把我由樹林中茅屋救出去的人，權勢極大，他們的人殺了二名阿拉伯的守衞，也面不改容，甚至聲言警察也無奈他何！」

呂偉良道：「他們有沒有虐待你？」

「沒有。」林愛莉說，「他們十分客氣，還叫我安心在那兒住下來，想不到這麼快就把我放走了。」

阿生道：「看來我們必須把胡麥找來問個明白。」

外面有人敲門。

阿生去應門。

進來的是酒店一名經理，後面跟住一名侍者，推住一輛活動酒櫃入來。

經理很有禮貌地說：「三位在此儘管盡情享受，一切費用槪免，現在請先用酒，稍後再送來晚餐。」

阿生道：「不是你們免費招待我們，而是有人代支代結，他是誰？」

「對不起，我也不清楚。」經理又說：「是的，胡麥先生吩咐你們不可外出，回頭他就快要來找你們。」

「謝謝你！」阿生說：「其實我正要找他才是眞的。」

送入來的是一瓶透心凉的香檳！

三俠知道香檳不會被人下了毒，但是，肯定不會是白喝的了。

將近晚飯時間，才見胡麥到酒店來。

胡麥沒有帶助手。

但是，他却帶來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包括一些繪圖。

「這是什麼？」阿生已意味到有事發生。

胡麥道：「這是你們三個平安回到這兒來的代價！」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胡麥把繪圖在几子上攤開。

他解釋着說：「這是個大使館內的地圖，你們先看熟它，今晚就要去救人！」

「你說什麼？」阿生道：「這是你們給我們的任務吧？」

「我那有這麼斗胆？不過，我爲了你們的安全，已答允對方代辦此事，詳細情形，回頭我慢慢告訴你。」

胡麥在晚飯時，一一把他和諾加的「交易」告知了三俠。

三俠當初很不高興，但回頭想想，一則爲了救人，二則爲了好奇心，他們終於也答應了。

胡麥答應在必要時，給他們必要的援助，包括人力，物力在內。

呂偉良也知道一連串的事件與女奴有關，只要找到依娃娜，所有謎底也可解開了。因此他們開始在飯後研究籌備工作。

胡麥一直在旁協助，看看有什麼可以援助他們。

× × ×

午夜！這一帶靜得有如墳墓一般。

沒有汽車在此通過，只有軍警間歇地巡邏而已。

這是大使館林立的地區。

每一間大使館所佔的面積頗大，其間有許多花草樹林相隔，環境顯得既幽美，又平靜！

其中一間大使館雖則在深夜時份，仍然亮了燈。

那是羅馬尼亞大使館。

已經一連數晚，通宵達旦地亮了燈，還不時有女子啼哭聲傳出，但由於「隣居」隔得太遠，所以這聲音不易被人聽到。

但是，即使有軍警偶然聽到，他們也不敢去過問。

因爲軍警只負責保護各大使館，並無權入內查詢。

大使館的特權，幾乎各國是一樣，據說那是因爲他們是代表了某一個國家的。

但是，正因爲擁有特權的關係，許多問題便由此而生。

呂偉良等三俠藉住樹影的掩護，帶備了工具，逐步推進。

他們的目的是羅馬尼亞大使館。

附近有軍警巡邏，他們原則上要避開軍警的視綫！

一小隊軍警由那邊巡過來。

三俠分別躲到一些大樹後面去。

突然有人走過來——那是阿生躲在後面的一棵大樹。

阿生暗吃一驚，他甚至以爲對方已經發現了自己。

不錯，那人的確發現了阿生。

但是他却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

反而低聲對阿生說：「左邊旁門有狗，右邊側門較易入去。」

阿生聽在耳裏，奇在心裏。

看情形，軍警亦已接到秘密訓令，只是不能幫到出面而已！

阿生知道軍警不足爲患，便過去通知呂林二人。

他們三人竄至右邊一度側門，裏面果然很平靜。

呂偉良用電子儀器探測，測出矮牆上的鐵蒺藜有電流，於是向阿生和林愛莉二人打出了手勢，叫他們小心。

阿生把一些物件投入院子裏，那是一枚鈕扣似的東西，然後根據手上儀器的反應，便可以知道院子裏是否安置了警鐘。

結果是沒有。

於是，三俠小心越過那排鐵蒺藜。

他們都是武功很好的人，要躍過這七八呎高的地方絕不困難，只要院子裏沒有

機關，一切不成問題。

但，由院子通到宅內的門反鎖住了。

從玻璃中透視，大堂上沒有人。

燈光大部份由二樓透出，看來女奴依娃娜正在二樓被拷問。

三俠在後院中也隱隱可聞那陣陣啼哭之聲！

林愛莉從頭上摸下一枚髮夾，朝門孔上輕輕撬了幾下，門應聲而開。

儘管如此，三俠都是富有經驗的人，他們不會就此入內。

呂偉艮一邊以枴杖試探，一邊以儀器探測，發覺屋內門後沒有電眼和陷阱，這才相繼入內。

三俠早已熟讀地圖——那是胡麥交給他們的。

地圖上列明這裏每一間房，每一個出入口的位置。

他們三個人，非常有默契，因為來此之前，各人早已商量好一切如何行事的步驟。因此入屋之後，便各散東西。

呂偉艮根據屋中的電綫綫路去找電燈的開關總掣。

阿生和林愛莉沿住梯階，竄登二樓。

他們可以越來越清楚的，聽到依娃娜的哭聲。阿生登上了二樓之後，看見一間房的房門口有一名大漢守衛。

依娃娜的哭聲就是由這兒傳出來的。

阿生向林愛莉打了一個手勢，只見林愛莉在牆角蹲了下來，將手袋型的小盒子打開，立刻跳出一個小白鼠。

小白鼠在「吱吱」聲中，沿住牆腳下走過。

那大漢的視綫立刻被小白鼠吸引住。

阿生出其不意，自後將他擊昏，然後拖過一角。

阿生解下大漢的外衣披上站在門口。

現在阿生可以從門縫中見到了房內的情形，依娃娜果然正在裏面。

阿生見過的長髮留鬚的男子正以皮鞭拷問依娃娜。依娃娜半祼上身，雙手被反綁，渾身鞭痕纍纍，樣子十分可憐。

呂偉艮由樓下上來，看見林愛莉向他打出了手勢，便迅速竄向那邊露台。

露台面對左邊側門。

下面是院子，狗隻大部份集中於此，大概是因為狗屋就是在這邊的緣故。

同樣的矮牆，牆上同樣有了通上生電的鐵蒺藜。但是，這邊門外的大樹較多，所以呂偉艮選擇了這裏。

今晚呂偉艮帶來的不是常用的鐵枴杖，而是一支魚槍似的東西，他把一些鈎子射向大樹那邊。鈎子拖住長長的金屬繩子，飛射而出，釘在粗大的樹身上。

呂偉艮再將繩子另一端，綁在露台的鐵欄杆之上。他先後做了兩條同樣的滑繩，這才回到屋子裏去。

所有的人似乎都集中在那間「行刑室」之內。

三俠集中在房門口，呂偉艮對準了一個遙遠控制器——那是控制着四顆小型炸彈的。

四枚炸彈分置四個不同的地方，其中一枚在電燈總掣之下。三俠互相打了一個眼色，呂偉艮隨即按掣。

「隆隆」連聲，彷彿發生了一次地震似的。燈光隨即熄滅！

下面傳來人聲驚叫，狗兒也在院子外吠個不休。

阿生趁機衝入去，憑住熄燈之前的一刹那間的印象，將依娃娜用那大漢的外衣包裹起來，然後攔腰抱起她。

依娃娜不知內裏，自然驚叫不已。

但是，這時候各人正忙於逃命，根本沒有人理會她。

阿生將她抱到露台，呂林夫婦二人已將一個帆布袋張開了口，阿生把她放了入去。帆布袋口拉上，立即被扣到滑繩的活扣之上。

一放手，布袋凌空滑出了院子外面。

金屬製的滑繩，是特製的，由胡麥供應給三俠。

滑繩在外一端稍低，所以能令布袋向外滑下。

繩子一端雖則釘在樹枝之上，但離開釘子三呎的地方，有制止活扣繼續滑前的設備。否則，帆布袋中的依娃娜便會撞個頭崩額裂！

三俠亦相繼沿住滑繩滑了出來，但他們只用手執住滑扣就行。

一輛卡車匆匆開到門外，那是由胡麥駕駛的，將各人迅速載離了現場。

在胡麥車子裏的，還有三個人，那是諾加和他的兩名助手。

卡車很大，四周有蓋。

諾加解開布袋，放出依娃娜，要她轉過背部來。

但是裸背之上，什麼都沒有。

諾加十分失望。

依娃娜啼笑皆非地說：「我受夠了，你們到底要找什麼？」

「一條方程式！」諾加終於被迫說出了眞相，「那是一條代替石油的方程式，有人將它用不褪色的筆，寫在你的背上，為什麼不見了？」

「老實告訴你們，我只是受僱的，什麼都不知道。」依娃娜說，「一個男子叫我與古奈合作，到市場將我拍賣，又叫我趁住混亂中逃走，這樣我便可以得到大筆酬金，但我想不到差些兒連命也丟了。」

諾加至此才恍然大悟。

眞正的依娃娜背上的確有一名科學家寫上去的方程式。

那是可能代替石油的化學方程式，如果試驗成功，阿拉伯人就會變成窮光蛋，所以他們知道消息之後，發誓要消滅這方程式。

但歐洲個個國家都希望得到它，有了它就不必受產油國的氣。

可惜眞正的依娃娜至今仍不知所踪，也不知何國特務如此神通廣大，把這班人加以戲弄。

也許這是緩兵之計，以便他們把眞正的依娃娜運走。

眞正的依娃娜落入誰個國家手中？石油代方程式又是怎麼樣的？至今仍個謎。

（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黑海禁令** 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溫振眉傳奇故事之一

龍虎風雲（二）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黑道長笑帮欲獨霸江湖，試劍山莊莊主司徒十二命總管馬二先生率銀氏三雄往長笑帮下書，欲邀約長笑帮帮主曾白水一晤，冀能規勸他放下屠刀，以免生靈塗炭，詎知銀氏三雄送書至長笑帮，為帮中兩香主孫玉堂，趙崑二人折辱，當面撕毀書信，並率衆圍攻，銀氏三雄在危急間，馬二先生急現身相救，喝令銀氏三雄急退，就在此際，沈四神君突掩至，與馬二先生激鬥，銀氏三雄又陷險境，馬二先生不顧沈四神君的攻擊，撲向陷危的銀氏三雄，沈四神君見馬二先生不接招，急隨後追去——

劍芒如天網　技玄懾敵心

馬二先生雖飛身得快，但沈四神君的掌力猶有十分之一成擊中馬二先生的背部，馬二先生全身已集功力，故能硬接一掌，但沈四神君的掌力何等神威，這一掌，仍撞得馬二先生心血澎騰，但馬二先生却先借這一撞之力，脫離沈四神君那一掌接踵而來的掌勁，借勢急飛，截住了「九環刀客」趙崑。

那邊的「鳳凰鈎」孫玉堂一見馬二先生似從天而降，他喫過馬二先生的苦頭，當然不敢戀戰，一個滾身，滾到大門，這時「銀氏三雄」正奮力突圍而出，眼看可以衝出「長笑帮」大門了，孫玉堂雙鈎一展，困住了銀飛雄，「銀氏三雄」脫圍的形勢，又被擱置了下來。

趙崑也吃過馬二先生的虧，一見馬二先生從天而降，心驚胆震，急急身退，馬二先生一心想解決此人，以讓「銀氏三雄」有脫險之望，猛一沉身，腳一點地，又射向趙崑！

饒是趙崑身法再快，也敵不過馬二先生如脫弦疾矢一般的輕功，趙崑硬着頭皮，吐氣揚聲，九環大刀長空一閃，環刀相擊，一連九刀，砍向馬二先生。

這時，沈四神君已在一聲長嘯中，撲近馬二先生背後，趙崑一見沈四神君來援，心中大喜，馬二先生心中却是一沉，如果他自己被沈四神君纏上，不單自己活不出長笑帮，而且讓趙崑一加入那邊的戰圍，從「銀氏三雄」武功再高，突圍的可能只怕是比登天更難十倍了。

馬二先生一咬牙，決定先解決「九環刀客」趙崑，趙崑一連九刀，馬二先生身形急換，一連轉了九個方位，趙崑九刀不中，因知道沈四神君馬上趕至，所以抖擻精神，大喝一聲，刀影如山，一連九九八十一刀，壓向馬二先生。

馬二先生一聲長嘯，身形突然一沉，雙腿在一點之際，凌空提起，如閃電一般，一連兩腿。

沈四神君此際已撲到馬二先生身後，一見此招，大叫道：「趙香主，這是『鴛鴦玉環步』，快躲！」

趙崑一見這急如閃電的兩脚，怎敢戀

戰，一個「脫抱讓袍」，閃向一旁，但這算是躲過一腿，馬二先生的第二腿，仍把他的「九環大刀」，那九九八十一式，自然也沒有用了。

馬二先生一咬牙，騰身上前，急昇而起，一連又是兩腿，第一腿踢向「九環刀客」趙崑的胸前，一腳踢向額前！

沈四神君已到了馬二先生的背後，知道以趙崑的功力，無論如何，是接不住馬二先生這兩腳的，當下大喝一聲，一掌劈向馬二先生的背後，正是「六陽金剛手」之「開山破石」！如果馬二先生不想死，就只有撤招接掌一途！

馬二先生竟然無視於這一掌，並不回身，雙掌反向後拍出，但雙腿仍踢向「九環刀客」趙崑！

趙崑魂飛魄散，一式「如封似閉」，以圖封住馬二先生的雙腿，但馬二先生的「鴛鴦玉環步」何等犀利，第一腳被趙崑雙手叉住，但聽「格格」二聲，趙崑雙手皆被震得脫了臼，馬二先生的凌空第二腿，正擊中趙崑的額頂，「九環刀客」趙崑一聲慘嚎，額頭碎裂，當堂身死！

可是沈四神君的「六陽金剛手」第一式「開山碎石」，已與馬二先生撞擊了起來，蓬然一聲大响，馬二先生如斷了綫的風箏一般，飛出丈外，再回身時，嘴角已有鮮血滲出，饒是馬二先生功力再高，若不以全力施爲的情形下，也接下來沈四神君沉厚稱著的「六陽金剛手」。

而馬二先生已清楚地知曉，如果他今天還想衝出「長笑帮」，就必須先手刃沈四神君，否則，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沈四神君一見馬二先生受傷，心中大喜，因他自己知道，以武功論武功，「四大神龍」中以陸大天王最高，其次是馬二先生，而沈四神君向差言三師爺一籌，但昔日馬二先生曾手刃言三師爺，可見武功比自己高出不少，上回能把馬二先生逼落華山，不過是檢了便宜，而今馬二已被自己的「六陽金剛手」震傷，便不足畏，當下猛吼一聲道：「馬二，今日哥們倆分個高下！」掄掌便是一招「六丁開山」迎頭劈下！

馬二先生一翻掌，由下至上，迎掌而出。

沈四神君自恃掌力深厚，見馬二先生竟於受傷之餘，還敢硬接自己的一掌，心中大喜，運足十成功力，一掌劈下。

眼看雙掌相接之際，馬二先生突易掌爲指，二指迸伸，點向沈四神君的脈門。

這招變易極快，沈四神君萬未料及，「六丁開山」一掌勁道是何等威猛，但沈四神君硬一凝氣，竟硬硬收住，擊起偌大一座「長笑帮」廳堂風雷聲隱隱，竟易掌爲爪，抓向馬二先生的雙指。

眼看這一抓得手時，馬二先生突易指爲手刀，改切向沈四神君的五指！

沈四神君一反手，易爪爲拳，怒喝中捶擊馬二先生的手沿。

馬二先生長嘯一聲，在間不容髮之際，易手刀爲鶴鑿，撞向沈四神君的「拳眼穴。」

這一連數變，都是一眨眼間的事，眞個瞬息萬變，目不暇給，馬二先生才一招「鶴嘴鑿」，沈四神君的左手，却似閃電一般，扣住馬二先生右手的脈門。

這一來，馬二先生的「鶴咀鑿」便使不出來，而沈四神君却即易拳爲「虎爪形」，五指一收，刨向馬二先生右手之拳背上，只要用力一扯，馬二先生的右手便會被撕斷！

可是在同時間，馬二先生的左手，也似電光一般急起，扣住了沈四神君的脈門，化去了這一招惡毒狠辣的「虎爪」。

這一來，變成了馬二先生左手扣住沈四神君右手的脈門，沈四神君的左手也扣住了馬二先生脈門，兩人憤怒地對峙着。

這數度變化，旁人看來只不過是一眨眼的事，但生死數易，險招迭起，已灌注了兩大武術家的一生心血，變化靈機，豈是眼高手低之輩能了解的？

而那邊的情形，又有更易銀清雄與銀眞雄，力敵「長笑帮」廿餘名帮衆，尚有餘力，但銀飛雄力戰「鳳凰雙鈎」孫玉堂已險象環生，所以銀眞雄拚力殺死五名「長笑帮」徒，衝上前與銀飛雄合戰孫玉堂，但仍落盡下風，而銀清雄獨戰十多二十名「長笑帮」徒，也漸漸力不從心了。

孫玉堂一見銀眞雄加入戰團，心中大怒，自忖自己橫行江湖數十年，幾時竟取幾個毛頭小子不下，給「長笑帮」中人嘲笑？一念及此，大喝一聲，一連「鳳凰于飛」，「鳳飛枝頭」，「百鳥朝鳳」急攻向銀飛雄，銀眞雄兄弟。

銀氏兄弟硬硬接下這三招，銀飛雄一個箭步向前，左手刀，「唰唰唰唰」，右手劍，一連四招，攻向孫玉堂！

孫玉堂猛地一招「雙鈎倒掛」，鈎住銀飛雄的刀和劍，銀眞雄見勢不妙，「虎」一地一刀，劈向孫玉堂的腰際！

孫玉堂暗忖：若這幾個小毛頭仍久取不下，只怕沈四旗主怪責下來，有得不好受，所以求功心切，顧不了許多，左手突然一鬆！

這一招怪異到了極點！

孫玉堂左手一鬆，銀眞雄刀已近腹，孫玉堂一收肘，猛吸一口氣，腹硬如鐵，竟把銀眞雄的單刀，硬生生的挾於臂腹之間。

銀眞雄又驚又急，一抽不出，孫玉堂的腹間，却有些許鮮血滲出！

孫玉堂一鬆左手，銀飛雄刀劍被扣，本全力往內拉，未料到右手一鬆，孫玉堂竟棄左鈎，銀飛雄用力過度，不禁收勢不住，往後一側！

正在此時，孫玉堂却踢出一腳！

這一腳，正正踢在鬆却的左手鈎鈎柄之上！

這柄「凰」鈎本來被銀飛雄一扯，已凌空激起，孫玉堂這一腳，却把金鈎踢得如飛矢一般，電射向銀飛雄！

銀飛雄身失重心，正往後傾，但左手劍又被孫玉堂之「鳳」鈎扣住，撤身不得，閃避不及，「噗」地一聲，整柄「凰」鈎，插入了銀飛雄的頭殼裏，銀飛雄慘叫一聲，立即滾跌在地上，慘嚎連連，兩名「長笑帮」徒，搶身過來，一連六七刀，把銀飛雄刺得鮮血直迸，當堂慘死！

銀眞雄一見兄長慘死，目眦盡裂，孫玉堂一招得手，正是得意洋洋，銀眞雄却忽然一把，從後硬硬把孫玉堂抱住！孫玉

堂幾時見過這種死纏爛打的招法，心中一驚，左手力道一散，銀眞雄的刀鋒又陷入左腹半分，急急忍痛運力，挾住了單刀！

只聽銀眞雄竭力大叫道：「二哥，快下手，爲大哥報仇！」

那邊的銀清雄一見銀飛雄中鈎，痛傷至極，怒中出擊，殺了兩名「長笑帮」徒，拚死持劍衝前來。

孫玉堂一見銀清雄奔來，雙臂又移動不得，心知不妙，大叱道：「你是送死。」右手「鳳」鈎一轉，「噗」地一聲，已自腋下插入銀眞雄的小腹中。

銀眞雄慘叫一聲，竟仍死挾住孫玉堂不放。

那邊的銀清雄，却半途與一名「長笑帮」徒戰了起來！

孫玉堂一掙不脫，大怒道：「看你放是不放！」金鈎一轉，沒入銀眞雄腹中，這一轉之下，銀眞雄眞個痛入心脾！

孫玉堂再全力一掙，只聽銀眞雄慘叫連連，鬼哭神號，但居然不放。

那邊的銀清雄，已挨了一刀在膀子上，但也殺了那名「長笑帮」徒衝了過來。

孫玉堂這一驚，非同小可，當下全力一撞，金鈎竟穿過銀眞雄的腹間，貫出腰背！

好個銀眞雄，目眦盡裂，口吐鮮血，但仍死力一抱！

孫玉堂再掙未動，正欲用左手鈎對付銀清雄，但「凰」鈎已脫手，孫玉堂魂飛魄散，銀清雄已撲至，一劍刺出，直貫入孫玉堂之前胸，自後胸穿出，竟插入銀眞雄的胸際！

銀眞雄已力竭氣盡，再經這一劍，終於斃命！

可是他至死仍不放手！孫玉堂中劍後，一聲慘叫，欲反擊銀清雄，但因痛不能忍，眞力一散，銀眞雄單刀餘力仍在，直切入他的腹中，孫玉堂登時氣絕。

而銀清雄一見銀眞雄倒下，自覺是自己造成的，傷痛欲絕，但一名「長笑帮」徒已趕至，一棍砸下！

銀清雄竟不知躲避，這一棍打得他頭骨迸裂，立時倒下！

「銀氏三雄」這一死，却大大地影响了馬二先生與沈四神君這一戰！

本來馬二先生與沈四神君正四手交加，怒目而視，忽地馬二先生全身拔起，落到沈四神君背後！

這一來變成馬二先生背向沈四神君，而兩人四手，仍在頭頂上交扣着。

馬二一沉蹲，雙肘便往後撞出，正撞向沈四神君的背上！

這一招不但奇特，而且快速，沈四神君忽然一聲長嘯，向後一翻，也翻過馬二先生的頭頂，落在馬二先生身前！馬二先生這一肘，自然是落空了！

沈四神君反而到了馬二先生的身前，馬上一腳踢出！

馬二一個翻身，直躍落沈四神君的背後，又是雙肘撞出！

沈四神君一提眞氣，又飛越過馬二先生的身後，落到馬二先生的身前，一腳踢出！

兩人一連幾個飛身，已由大廳躍到廳前，馬二先生忽然一個轉身，竟把沈四神君由頭頂摔下地去！

沈四神君雖然是被摔了下去，但居然是腳先沾地，一轉身，及把馬二先生摔了出去！

馬二先生被摔出五尺外，背朝沈四神君，面撞向大廳的牆上！

而正在此時，馬二先生却看到了「銀氏三雄」的慘死，這一下令馬二先生深切的覺得，「長笑帮」與「試劍山莊」的仇是免不了的，他知道「銀氏三雄」這一死，他必須要盡一切可能活回去，才能向司徒莊主報訊。

馬二先生一咬牙，雙掌貼住了牆壁，卸去了一摔之力，背向沈四面向石牆的滑了下來！

沈四神君一摔開了馬二先生，心中大喜，因爲一開始，便着了馬二先生的道兒，雙掌被封，成名威猛的「六陽金剛手」無法施展，而今雙手已然得脫，沈四神君自嘯一聲，紅袍翻飛，逼向馬二先生，掄掌就是一招「六陽金剛手」中的「左右開弓」。

這一招一起，全廳隱隱風聲激盪，眼看要劈中馬二先生雙肩時，馬二忽然轉過身來，臉正向着沈四神君，雙目怒瞪！

沈四神君心中一震，馬二先生的眼神，壯烈而神威，沈四神君自信「六陽金剛手」能開碑碎石，是以不管一切，照劈下去！

「砰！」沈四神君的「六陽金剛手」硬生生把馬二先生的雙肩琵琶骨打斷，也等於是廢了馬二先生的一雙手，沈四神君心中大喜！

但在同時，馬二先生忽然躍起，第一腿，左腳，第二腿，右腳，又疾又快，連環蹴出！

沈四神君本已知馬二先生身形下沉，必將彈起，但求勝心切，以爲先切斷馬二先生雙臂，即可穩操勝劵，可是此刻沈四神君掌劈馬二先生，距離已拉到極近，沈四神君走避無途，雙掌已然劈出，胸門大開，搶救不及！

「蓬」馬二先生的第一腿，踢入沈四神君腹中！

沈四神君慘嚎一聲，飛跌而出！

沈四神君尚未跌出時，「蓬！」馬二先生的第二腿已踢中他的左胸！

「格格」兩聲，沈四神君的肋骨立時碎了四根。

沈四神君剛跌了出去，馬二先生隨着飛起，又是一連兩腿：「鴛鴦連環腿」！

第一腿，踢中沈四神君的咽喉，沈四神君人未落地，便自口中標出一道血箭！

第二腿，踢中沈四神君的腦門！這一招，使沈四神君一命嗚呼。

馬二先生身形一落地，悶哼一聲，身子也搖搖欲墜。

馬二先生知道今日若不從速殺去沈四，只怕難以活出「長笑帮」，所以拚了雙臂被廢，來賺取沈四神君之一時大意疏忽，而今沈四神君已死，而馬二先生也覺得奇痛攻心，差點不支倒地。

沈四神君一死，長笑帮衆嘩然，有兩名長笑帮徒看出馬二先生也受了重傷，拔劍上前圍攻！

這兩劍分前後攻向馬二先生！馬二先生黃豆一般大的冷汗涔涔滲出，搖搖欲墜，眼看劍鋒及身時，忽地一聲大喝，凌空一騰，雙腿成橫一字形，前後踢出！

那兩名長笑帮徒立時慘叫飛出！．

馬二先生一沉身，足一點地，直向「長笑帮」大門外射去，邊大喝道：「誰敢阻我，死！」

馬二先生剛剛殺了紅旗旗主沈四神君，已令長笑帮徒大駭，本有人以爲馬二先生亦受重傷者，一見馬二先生一招斃兩人，亦莫不心驚，一見馬二先生如天降飛龍一般長空橫過，心魄離散，紛紛走避，眼看馬二先生可以闖出「長笑帮」之際，忽然在大廳的兩側，踴出六、七十名白衣大漢，馬二先生一提眞氣，正欲前衝，忽然眼前一花，一名白衣青年已擱在身前，這青年甫一出現，在塲的「長笑帮」徒紛紛拱手垂首，畢恭畢敬地道：「拜見倪五堂主。」

馬二先生定睛一看，只見前面的白衣青年，相貌不凡，但煞氣極重，倨傲十分，年不過廿五，可是神態鎭定，已隱有名家高手之氣派，只聽那青年散漫無禮的端詳了馬二先生一眼，淡淡地道：「你就是『試劍山莊』總管馬二？」

馬二先生冷冷地道：「正是。」

那青年冷笑道：「我是長笑帮五大堂主白旗堂主倪向天，這名字你最好記住，他日閻王殿裏，大可再找我報仇。」

馬二先生怒道：「小小年紀，敢口出狂言，讓開！」

前面說過，長笑帮除了帮主曾白水，副帮主「鐵拳」屈雷及總堂主「快劍」方中平外，就以五旗堂主爲最大，下來是五旗旗主，以及五旗香主，而這叫倪向天的，是五旗堂主中排行最末也年紀最輕而武功也較弱的一名，掌執白旗堂，外號「閃電劍」，十七歲時學得奇劍，竟弒師滅祖，追殺同門，誅滅殆盡，故「閃電門」，知「閃電劍法」者，武林中僅餘此倪向天一人而已，他這種卑鄙的行爲當爲天下人所不容，倪向天自知已犯衆怒，故投「長笑帮」，有「長笑帮」的庇護，別人自然無奈他何了。

只聽倪向天大笑道：「老頭，你雙肩被『六陽金剛手』砍斷了是不是？」

馬二先生心頭一震，暗道：此人年紀輕輕，但眼力如此之高，一看即知自己被何種掌力所傷，當下道：「不錯。」

倪向天笑道：「嘖嘖嘖，那麼跟你這種窩囊廢作戰，簡直是浪費！」

馬二先生大怒道：「好大的口氣！看招！」

語一甫出，馬二先生一沉一起，雙腿連環踢出，其急如電！

「躺下！」只見青虹一閃，倪向天忽然拔劍！

劍一拔一收，人也紋風未動，劍也似未出鞘一般，但馬二先生一聲慘叫，踢出之雙腿，齊被斬斷！

馬二先生慘叫倒下，倪向天雙手負背，轉過身去，走入堂內，邊冷笑道：「這樣的老頭兒都拿不住，飯桶！來個人殺了他算了。」

× × ×

一座奇異的山谷裏，沒有人烟，甚至也沒有野獸的踪跡，只有毒的瘴氣，以及一些奇怪的植物，長滿了刺，和鈎。

時已過午，漸近黃昏。

這座谷裏，却堆了三四十來具死屍，有些已經完全腐爛了，有些却是剛死不久的。

這些人裏有老有少，也有男有女，各個不同，但只有一點雷同，他們都是「試劍山莊」的弟子。

原來這近數月來，「試劍山莊」無緣無故失踪的弟子們，都是被「長笑帮」所暗殺，運來這荒無人跡的幽谷裏，無人發現。

而這剛新添上的四個死人裏——一老三少——

忽然間，有其中一人在蠢動着，非常吃力的，掙扎而起來。

這是「銀氏三雄」中的銀清雄，他劍殺孫玉堂，却眼見大哥銀飛雄慘死於孫玉堂鈎下，而三弟銀眞雄也被自己誤殺，傷慟至極，不及抵擋，被一棍擊中腦門，昏死過去。

而今他甦醒過來，一臉都是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長久了，不過他一定要掙扎回去，把一切的事，告訴司徒莊主，要他小心，要他報仇！

銀清雄跌跌撞撞的掙扎站了起來，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力量趕回「試劍山莊」，但他必須趕回。

他以帶血的眼看看天，金陽殘暉，時近黃昏。

× × ×

試劍山莊。

司徒十二走過長長的廊，走過細細的竹林，到了清雲閣外，正想敲門，忽然竹林裏閃出一名試劍莊的弟子，畢恭畢敬的道：「報告莊主，溫公子清晨即起，賞了一會竹後，便告訴小人說他有事外出，若莊主你來訪，要小人稟告一聲。」

「好，你退下。」司徒十二頷笑撫長髯，自對自道：「英雄出少年，我道是年青人睡得遲難免起得晏，特在中午時分才來看他，沒料到他連清雲晨霧也沒放過，好興緻……」

司徒十二想了一會，揚聲問道：「掌檀弟子，馬總管及銀氏兄弟可曾回來？」

在長廊轉彎處即閃出一名弟子，恭敬地道：「稟告莊主，馬總管及銀氏兄弟皆未歸來。」

司徒十二一揚眉，又問道：「可有訊號消息？」

在花圃盡頭的一處矮牆上即閃出一人，尊敬地道：「並無消息。」

司徒十二皺一皺眉，正在這時，忽聞一聲：「莊主。」這聲音甫發時猶在長廊之外，聲音雖柔，但却清楚可聞，但二字一盡，人已在司徒十二身前，不徐不疾，像是平常人散步一般，此人功力及輕功修爲，可以想見。

這人五十上下，但雙眼烱烱有神，正是「試劍山莊」的四當家「鐵彈銀弓」路英風。

司徒十二見到他走來，心中有一種溫和的感覺。像黑夜一般溫柔，一般哀傷。

昔日他初創試劍山莊，就是這般生死之交

，與他一道殺敵破陣，而今試劍山莊在多苦多難的武林中是能够屹立不倒了，旁人又那裏知道，昔日沙塲秋點兵的那一番艱辛的血汗呢？

司徒十二溫和地笑道：「英風，什麼事啊？」

路英風仍像昔日一般的對這一代武學宗師一拱手爲禮，道：「莊主，鷹愁岩含鷹堡郭堡主之子郭傲白求見。」

司徒十二道：「快請。」

× × ×

司徒十二面對這一位坐在他對面的少年豪傑，他年青的時候，也像這少年一般自恃藝高，一方面，又傲視天下，自視甚高，不過的確是嫉惡如仇，有血有淚的活着。

司徒十二頷笑端詳着這位廿歲出頭的英雄年少，彷彿看到他的從前，玉樹臨風，雄姿英發，普通的人，就算是武林高手，一見到他，也少不免侷促起來，而這少年人，却落落大方，找到自己該坐的地方，磊落的坐了下來。這少年雙眉斜飛入鬢，可惜的是，他不像溫振眉那麼從容不迫，那麼儒雅溫文，更沒有那種謙讓的氣度，以及永遠也沒有嘴角那溫柔而鎭定的笑容。

郭傲白有點浮躁的坐在那兒，他是個有抱負，有氣節的青年，他面對這名震武林的「試劍山莊」莊主司徒十二，心中總是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是他和別的高手名家相遇時所沒有的感覺。他年少藝高，極少對人折服過，但此刻一見司徒十二，總覺得這白衣老人威嚴中帶着慈祥地看着他，連他的父親，鷹愁岩含鷹堡主郭天定，也沒有這樣雍容與氣度。

他有點不安起來。

司徒十二笑着問：「郭少俠，令尊身子福安？」

郭傲白連忙躬身道：「家父身子很好，謝謝世伯，這次他老人家不能來，是因爲近日『長笑帮』徒屢屢出現於鷹愁岩附近，家父唯恐有變，故命小姪前來，世伯若有什麼困難，需要小姪帮忙，可告小姪，小侄當轉告家父；如若事小，小侄可代爲効勞。」

這番話雖然可說是郭傲白最謙虛的一番話，但到了末二句，還是露了鋒芒，司徒十二也認爲疑難的事，他自己倒想效勞，司徒十二笑了笑，嘆了一口氣，把「血河神劍」失去一事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一遍，然後道：「本來老夫隱隱覺得此番『長笑帮』蠢蠢欲動，只怕志不在敝莊，而圖掌號天下，滅盡異人，唯我獨尊，而令尊與老夫相交數十年，又向嫉惡如仇，曾壞了不少『長笑帮』的事，老夫覺得『長笑帮』既將向敝莊下手，貴堡亦當加緊防備才是。這是老夫欲對令尊說明的，就煩少俠向令尊奉告。」

郭傲白冷哼道：「其實『長笑帮』近日來老在鷹愁岩出沒，我就曉得他沒安着好心，家父就叫我忍耐着，是故沒有發動，世伯，血河神劍一事，小侄赴長笑帮一趟即可——」

司徒十二搖首道：「少俠萬勿衝動，長笑帮高手如雲，名爲天下第一大帮，並非浪得虛名，實力只怕還在敝莊之上，不在『風雲鏢局』之下，少俠萬萬大意不得；況且長笑帮盜劍一事，皆由老夫猜測，萬一並非，豈不寃枉了人……」

郭傲白冷冷地道：「一定是他們！當日爲『九星神珠』不惜誅滅『連雲十三寨』，爲盜『無相秘笈』不惜殘殺少林子弟七十六人，爲得『九州令旗』不惜誅殺無辜民衆百六十餘人，豈不皆是『長笑帮』所爲！毫無疑問，一定是他們，待我抓個頭目來，定可分曉。」

司徒十二噏動嘴唇，正欲再言，忽然大廳中閃入一名試劍山莊的弟子，喘着氣道：「稟告莊主，不好了，銀氏三兄弟之老二銀清雄回來了，一身……一身都是……血……」

司徒十二「虎」的一聲站了起來，只見大門間有數名試劍山莊子弟，把一身是血的銀清雄抬了進來。

暮靄彩霞，時正黃昏。

× × ×

暮色四合，黃昏已過。

司徒十二靜靜的立在銀清雄的屍體前，閉目不語。

司徒十二想起那老人家，那「試劍山莊」的總管馬二先生，在「試劍山莊」裏的一切，一切一切的往事，如烟如夢——

而此刻馬二先生却死了。

銀氏三雄也死了。

他們的死，都只是爲了執行自己的一個命令。

馬二先生本不該死的，如果他不是想救出銀氏三雄的話；銀氏三雄更不該死，他們是那末的年輕，他彷彿還聽銀清雄倒在血泊中，一面呻吟一面掙扎，說出經過後，然後忽然靜了下來，不動了，冷了，死了。一刹那，司徒十二覺得自己不知如何向銀氏三雄的父親，試劍山莊總掌教「刀劍雙絕」銀絕崖交代是好。

銀清雄死了，司徒十二的心也冷了。

他緩緩的站起來，夕陽已經沉下去了，藹色四合，他立誓一定要「長笑帮」還個公道！

正在這時，郭傲白在一旁忽然恨聲道：「世伯，讓我去把倪向天的人頭摘下來，以祭這位銀兄弟。」說着，也不等司徒十二同意，飛身而起。

「慢着。」司徒十二一揚袖，距離十來步遠的郭傲白只覺一道潛力壓下，不由自主的輕飄飄落了下來，心中暗驚司徒十二之功力。「你是郭老弟的兒子，這是試劍山莊的事，我絕不讓你去冒險。」這話不怒而威，郭傲白也不敢再妄動，只聽司徒十二揚聲道：「試劍莊子弟聽令，鴿組弟子派出十六名，刺探這位銀兄弟所說的幽谷，把屍體全部運回來；英風，請你主持一塲大祭，一切由你辦理；鷹組加派十六名弟子，謹愼注意長笑帮一切行動；虎組子弟自今日起，加强守備本莊，取消輪班制，餉糧增加兩倍。」司徒十二匆忙間發令，却是有條有理，「來兩人把銀兄弟的屍首抬進去，入節堂，行大禮，今晚全莊上下，前來拜祭。」

忽然廳堂響起一聲大叫：「清兒！」

司徒十二長歎一聲：「絕崖……」只見一名身形高大的老漢撲來，猛見地上血泊中的銀清雄，立時呆住了。

司徒十二走過去，拍着銀絕崖的肩，緩聲道：「絕崖，你自當保重。」銀絕崖猛地回過頭來，老目中都是淚光，滿臉青筋凸起，道：「飛兒眞兒也死了麼？」司徒十二緩緩的點了點頭，銀絕崖咬牙切齒地再問：「馬五哥也身逝了麼？」司徒十二也沉重的點了點頭，銀絕崖目眦盡裂，再問：「果眞是『長笑帮』下的手？」司徒十二艱辛地道：「不錯，不過……」銀絕崖突然揮拳大嘶道：「我要報仇，曾白水！我要跟你拚了！」

一時全莊上下，七八十名試劍山莊弟子，全皆義憤騰胸，叫嚷起來，司徒十二一聲斷喝：「住口！不得魯莽！」試劍山莊子弟全皆默然，只有「刀劍雙絕」銀絕崖仍似發了狂一般大叫：「曾白水！我跟你沒完！」

司徒十二皺眉叫道：「六弟，六弟，你要冷靜，曾白水殺馬五弟等，就是想要逼使我們失去理智，自亂陣脚，自己送死，六弟，對付曾白水這等人，不冷靜怎麼行呢？」這一番話，講得全莊上下都垂下了頭，也握緊了拳頭。可是銀絕崖仍瘋狂的叫着，忽然電射而起，企圖越牆而出，司徒十二長嘆一聲，半空飛起，一刹那間封了銀絕崖四大要穴，銀絕崖軟倒下去，司徒十二抱起銀絕崖，射入堂內。

司徒十二入內堂，試劍山莊的子弟便各自散去，執行他們的任務了。只留下郭傲白，在暮色深沉的庭院中冷傲地佇立。

× × ×

等到司徒十二再出來時，發現郭傲白已經不見了。

司徒十二這次是和「一刀斷魂」何不樂及「雷山神拳」陰陽黑一齊踱出來的。

他一生中遇過多少次戰役，都是他們三人一齊商量應戰，一齊聯手對敵的，而何不樂永遠是那麼足智多謀，陰陽黑永遠是那麼暴躁剛烈，司徒十二永遠是那末令人肅然起敬。

他們一發現郭傲白不在了，何不樂一拍手掌，屋頂上即躍出一名弟子，何不樂問：「那郭公子去了那裏？」

那名子弟道：「莊主一入內堂他就走了，我們攔他也攔不住，他又對我們說是莊主有事遣他到『長笑帮』去走一趟。」

司徒十二跺脚道：「這要糟了，這少年人！」

陰陽黑怒道：「好哇，咱們乾脆殺過去算了！」

何不樂返身向陰陽黑，淡淡地道：「老三，如我們也這樣做，那麼跟那些爭權奪利的帮派，挑釁尋仇又有什麼分別？」

暮色巳過，夜色巳臨，月色像銀乳一般，沐浴在何不樂平凡而樸實的面上。

司徒十二嘆道：「郭少俠此去，只怕我們不得不走一趟了。」

忽然月色下一白衣人長空劃過，輕然飄下，那聲音永遠是那麼溫文淡定：「莊主，何大俠，陰陽大俠，試劍山莊總不宜與長笑帮直接衝突，這會影响武林大局的，這一趟，就讓在下去摸趟渾水好嗎？」

司徒十二笑道：「原來是溫公子回來了。」

× × ×

黑夜裏，雄偉巍峨的長笑帮外，忽然出現了一名青衣少年！

長笑帮建帮於山巔，風急而烈，氣魄非凡，中天一輪月，明而亮，天是一面黑衣，罩住所有的光，但星星却像破洞一般把它洩漏。

這青衣少年一出現在山頂，即刻被人喝令停住，四名長笑帮徒同時間出現，把郭傲白包圍在中央，其中一名帮徒揚着大刀，獰笑着問：「你是什麼人？」

「去叫曾白水出來。」

「快報上姓名！」

「去叫曾白水出來。」

「媽拉巴子，你是甚麼東西，敢見我們帮主？」

「去叫曾白水出來。」

「你答是不答？」

「我說你去叫曾白水出來。」

「你再說一句老子就斃了你。」

「去叫曾白水出來。」

仍是那斬釘截鐵的一句，郭傲白一說完後，轉過身去，冷然就走，那大漢大吼一聲，大刀一閃，砍向郭傲白的脖子。

但在同時間他的刀飛起，身上多了七個劍孔，飛跌一旁。

郭傲白根本不理會一切，連看也不看，仍走向長笑帮，攔在他身前的兩名帮徒，一名雙手執峨嵋分水刺，一名手持梅花槍，直刺向郭傲白。

郭傲白肩頭一震。

這兩人便立時飛了出去，咽喉上也多了七個劍孔。

僅存一名長笑帮徒手握單刀，一見同伴出手，一揮刀便想加入戰團，但他刀才提起，只見三個同伴相繼倒下，他連郭傲白的出劍也看不到，心中大駭，莫非這少年會法術不成？

一念及此，那一刀再也砍不下去了。

郭傲白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邊行邊道：「你最好還是不要砍下去，叫你們的帮主出來。」

那名帮徒魂飛魄散，連忙允諾，飛奔入帮，立時長笑帮燈火通明，直照亮到山腰去了，五十二名長笑帮徒左手提着孔明燈，右手持單刀，衝了出來，團團地把郭傲白圍住。

月亮衝入雲層，風急，雲掠，郭傲白青衫一襲，傲然不動，淡淡地道：「好，穿的都是藍衣，大概你們那個藍旗香主休起原要來了。」

忽聽長笑帮一聲銅鑼巨响，一名全身藍衣的大漢龍精虎猛的大步踱出來，一面大笑道：「哈哈哈……朋友說得對，那些都是我的孩兒們，朋友可否把大名相告，好讓我通知帮主。」

郭傲白淡淡一笑，道：「你就是休起原？」

休起原大笑道：「我就是長笑帮藍旗香主休起原。」

郭傲白淡淡道：「我知道你還有一個外號。」

休起原「哦」了一聲，不明所以，郭傲白繼續道：「你又名『知人口面』，又叫『佛口蛇心』，外表一片和祥，暗地裏給人就是一刀，就算是你親兄弟，也不例外，你的哥哥就是這樣，死在你手裏的，是你妻子要你殺他的，你就居然聽了，而今，你爲了她一句開罪長笑帮主的話，不惜殺死了她諂媚於曾白水，你這種人，死有餘辜，簡直豬狗不如。」

「佛口蛇心」休起原一時愕住了，臉色陣紅陣白，好一會才勉强笑道：「少俠好厲害，倒是先把我打聽清楚了；了不起，了不起。」

郭傲白冷冷地道：「你少跟我來這一套。」

休起原大笑道：「我一生人最欣賞能力斥邪惡，分清是非的年輕人的，好，好，小兄弟，我們來交個朋友。」說着分開衆人，大力拍着郭傲白的肩頭，似十分親熱的。

但在突然間，休起原五指如鈎，扣向郭傲白之「曲池穴」。

同時間，休起原發出一聲大吼，郭傲白的身形忽然而神奇的失踪了，全身化作一道劍光，旋轉着向他蓋來。

劍勢如流水，而流水却是最龐大而又無暇可襲的力量。

「佛口蛇心」見勢不妙，撤招身退。

休起原全力而退，才躲過一輪劍攻，只見眼前一亮，又是七劍。

休起原身離地疾退，飛出丈外，又避過一輪劍招，但眼前一花，只見人化作劍光，再度湧來。

休起原只覺胸腹之間一痛，他疼得彎下腰去，只見郭傲白劍巳還鞘，冷冷的，似根本未曾動過一般，雙手垂在腹下，冷冷的看着他，休起原只覺一陣從來未有的刺痛，低頭一看，自己胸腹間竟多了七個劍孔，他臨死前發出一聲不敢置信的慘叫，才倒下地去的。

休起原才倒下地去，長笑帮內忽然衝出三十餘名黑衣大漢，接着一聲大吼，一名黑衣中年人飛躍而出，一見此情此景，大吼一聲：「藍旗堂下的人，還不把此人拿下，爲你們香主報仇？」

這個人便是長笑帮黑旗香主「九指追魂」葉長舟，他下這一道命令，登時那五十二名左手執燈，右手持刀的藍衣大漢，立時移動了起來，分四面八方，截殺郭傲白。

他們嘶喊，怒吼，揮刀，急風，衣鬢，一時間天地間都隨着他們手中移動的火光，而撼動了起來。

喊殺連天。

只見郭傲白巳沒身入藍衫大漢的包圍中，化作一道劍光，而大聲道：「退下去的不殺，這不關你們的事。」

可是都沒有人退下來，長笑帮令出如山，就算令他們上刀山下油鍋，他們也只有硬着頭皮闖，因爲只有這樣，才不致全家受累，或凌遲至死。

刀光劍影。

× × ×

月亮衝出雲層，一切回復了光明，地上的火光，都在忽然間消滅了，只有一兩處殘餘的火，在燒着一些破燈籠的糊紙，一切都清鮮得像甚麼似的。但是沒有人能忘記，適才，恰恰是適才的大混戰，一刹那間，五十二個活生生的人，曾經是殺人無數的兇手，而今都成了被殺者，都躺在地上，連一下掙扎也沒有，每人身上多了七個劍孔，靜靜的倒在血泊中。

五十二個活生生的人，忽然都成了隔開了一個世界的鬼。

「九指追魂」葉長舟只覺頭皮發炸，山風吹來，全身冷得寒戰不巳，只見郭傲白低頭凝視着手中長劍，劍白如玉，劍如秋水，在聖明的月光下，像人在追悔，又似人在沉吟。

然後葉長舟只見郭傲白淡淡地抬頭，雙目如劍，望向自己，葉長舟又是一個寒戰，他身經百戰，今日竟對這少年人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只聽那少年淡淡地道：「葉長舟，記得昔年你在泰山麓如何截刦鏢銀，淫人妻女麼？」

葉長舟心中一寒，竟答不出話來，只聽郭傲白又道：「今日我不想殺你，帶你的黑衣人離開，叫曾白水出來。」

葉長舟正難以啓齒，不知如何回答之際，忽聞背後一人冷笑道：「甚麼人敢在長笑帮大呼小叫。」

葉長舟轉過頭去一看，只見一名黑衣老頭不知何時，巳在自己身後，當下急急躬身拜道：「黑旗壇下葉長舟拜見黑旗旗主。」

那黑衣老頭身子比人矮了一截，却似有無限威嚴，郭傲白目中射出厲芒，冷冷地道：「你是長笑帮黑旗旗主『奪命飛斧』謝安政？」

那黑衣老頭大笑道：「你若害怕，自刎也無妨。」

原來這名謝安政，身爲長笑帮五大旗主之一，功力比紅旗旗主沈四神君更高半籌，一柄「奪命飛斧」，取人頭於丈內，最爲武林中人頭痛。

郭傲白冷冷的盯着謝安政，道：「今晚便是你的死期。」

謝安政冷冷一笑，道：「你不是我的對手。」

郭傲白冷冷地道：「七年前你在洛陽城，姦殺婦女，暗殺清官，謝安政，我七招內要你的命。」

謝安政本來橫行江湖數十年，自然不會把郭傲白放在眼裏，但也不知怎的，一見着郭傲白如閃電般的厲芒，心中不禁一沉，郭傲白大喝一聲，長身而起，化作一道劍光，直襲謝安政。

謝安政才見到郭傲白掠起，驟然人巳撲至跟前，謝安政大驚，飛斧「霍」地飛出。

飛斧半空直襲郭傲白。

郭傲白忽然身形下沉。

飛斧襲空，郭傲白巳在地上。

謝安政一擊不中，猛收飛斧，但郭傲白巳一連攻出七劍。

謝安政連閃七下，只聽郭傲白叫道：「第二招！」又是一連七劍。

謝安政急退出七步，才躲開七劍，巳抽回飛斧，還了四斧，猛見郭傲白長空拔起，叫道：「第三招！」

又是一連七劍，四劍頂開飛斧，另三劍直刺謝安政。

謝安政低身避過，三劍過後，謝安政人幾乎巳抵貼近地面。

「第四招！」郭傲白又是一連七劍。

謝安政一連九個「滾地葫蘆」才避過這七劍，巳狼狽至極，忽聞郭傲白叫道：「第五招！」只見漫天劍影，「嗤嗤」之

聲不絕於耳，竟是「七七四十九劍」！

謝安政大叫一聲，翻斧抵擋，斧被震飛，郭傲白大喝一聲：「這是第六招！」又一連刺出四十九劍，劍劍方位不同。

謝安政一連移了四十九個方位，躲過一輪急攻，怪叫道：「你使的是含鷹堡的『七重天劍法』！你是郭天定甚麼人？」

聲未盡，漫天劍光化成一劍，「噗」地刺入謝安政的咽喉，又自後「嗤」地穿了出來，劍尖仍一樣晶亮。只聽郭傲白冷冷地道：「這是第七招，我是郭天定之子，郭傲白！」

謝安政至死也不信似的盯着郭傲白，他臨死也不相信自己竟會喪命在一個出道不久的少年劍下，他慢慢的倒下地去。

忽然月又再度沒入雲層，令人抬頭看上去，只見漫天烏雲，不知何時已佔據了整座天幕，掩蓋了月亮，也掩蓋了整個夜晚，一切都漆黑了起來，忽聽一人半男不女細着嗓子道：「點燈！」

聲音雖細，但却清楚可聞，場中人人都被這語音震得一驚，只見兩條幽異的黃光亮起，長笑帮大門口，在搖幌不定的火光中有一紅衣人緩步行了出來。

在場中人一見此人出現，連葉長舟在內，紛紛畢恭畢敬的叫道：「黑旗子弟拜見紅旗堂主，鐵三堂主福安。」

要知道長笑帮中，以長笑帮徒武功最弱，至五旗香主武功已相當之高，但相較於五旗旗主，相去更遠，只是旗主堂主一比，又相去千里，到了總堂主，武功更加不可思議了。作爲其中之一的五旗堂主，武功之高，絕不在江湖上九大門派掌門人功力之下。

郭傲白仍傲然立於大地間，冷冷地端視着，只見來人一身紅衣，裝扮怪異至極，而且生得陰陽身，左半身，狀似濃脂俗粉的艷女，右半身，却明明是個粗眉豎目的男子漢，聲音也難辨男女，最要命的是，走起路來一扭一歪，肉麻十分，但，這人的武功，就是憑這樣的一副陰陽身子，兼得男性之剛勁，及女性之柔功，無惡不作。

郭傲白冷冷地說道：「紅旗堂主鐵嬌嬌？」

鐵嬌嬌居然嬌笑起來，聽了令人頭皮發癢。

「我就是，又有人叫我爲『半男半女』，是因爲我男的女的，樣樣犀利，少年人，你眉清目秀，來來，讓老娘瞧瞧。」

郭傲白怒道：「鐵嬌嬌，你在江湖上，不知已斷送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命！如今我要你喪命在我郭傲白劍下，以祭千萬冤魂！」

「慢着！」長笑帮裏又閃出一列白衣大漢，手執孔明燈，月已隱藏，星星盡滅，天地間都閃亮着奇異的燭火。

一名白衣少年，自長笑帮內電射而出，一見郭傲白，傲然道：「前幾日有個老頭兒來送死，而今是你！」

郭傲白目光收縮，冷冷地道：「是你殺死馬二先生的？」

那少年背負雙手，向天大笑，道：「那試劍莊的老頭兒麼？嗜嗜嗜，還不够我一劍？」

郭傲白一字一句地說道：「你是倪向天？」

那少年猛地歇止笑聲，盯着郭傲白，道：「我是長笑帮白旗堂主『閃電劍』倪向天。」

郭傲白冷笑一聲道：「好！你也用劍，我們就來比比劍，我要你償馬二先生的命來。」

語音未完，全身拔起，暗夜裏，一連向倪向天攻出七劍。

倪向天身形一震，躲開七劍，還了一十四劍。

郭傲白劍劍相擊，劍光一瀉，攻出七七四十九劍！

倪向天劍如閃電，上下翻飛，居然還了五十一劍，格開郭傲白的劍鋒，並還攻兩劍。

郭傲白倏然左手又多出一柄長劍，雙劍並施，攻出九十八劍。

劍光閃動，劍風急起，看的人眼花撩亂，驚駭不已。連「半男半女」鐵嬌嬌也沒有想到郭傲白劍術造詣如此之高，爲之神動。

只聽倪向天大吼道：「好，『七重天劍法』，你劍術之高，只怕已在郭天定之

上了。」

郭傲白搶攻出一百零八劍，也冷笑一聲，道：「笑話，家父一來，你就接不住三劍！」

倪向天冷哼道：「『閃電劍法』，你尚未見識哩！」

忽然衝近，一連九劍。

他連發九劍，只不過一瞬的時間，別人發一劍都不到，他已刺出了九劍，而且劍劍方位不同，更專向要穴下手，又快又準，郭傲白騰挪九度，反手左劍，轉手右劍，「七重天」劍法，如波浪一般，一重又一重，重重壓來。

倪向天長劍一橫，格住郭傲白的左右雙劍，驀然一股奇異的眞力引出，郭傲白雙劍竟黏在倪向天的長劍中扯也扯不脫。

倪向天除了擅長於「閃電劍法」外，尚得崆峒派名宿化雨道人的疏導，化雨道人見倪向天年少聰明，深爲喜愛，但又見其殺氣沖天，不敢敎其「化雨劍」，却授「化雨奇功」，希望以純正的內功修爲，使倪向天能兼而修心，立地成佛。沒料到倪向天練成「化雨奇功」後，纏着化雨道人，要其授予「化雨劍法」，化雨道人見他貪得無厭，且好高騖遠，故堅拒不敎，倪向天不能得償所願，又恐化雨道人會將神功外傳，故惡由心生，猛下殺手，以「閃電劍」暗算其師，穿心而死。

「化雨奇功」的功用最大發揮點，正是能黏着對方的兵器而不放，倪向天一招得手後，見郭傲白雙劍被扣，立運「化雨奇功」，一掌劈向郭傲白的胸膛！

郭傲白一見雙劍被扣，居然不慌不忙，一聳肩，一柄劍忽然滑落到他的右腋下，他右腋一挾，把劍柄拉住，一動身，劍尖一揚，變成倪向天那一掌，簡直是向他劍鋒劈來了。

倪向天大吃一驚，但仍臨危不亂，化掌爲指，雙指一挾，竟挾住這第三柄劍的劍尖。

這一招，間不容髮，但仍被倪向天接住。

郭傲白又忽然一挫腰，一柄劍便從身上滑落脚面，郭傲白腿一提，劍疾起，郭傲白左腋一挾，把它挾住，向前一傾，這柄劍便又急又準地向倪向天刺去！

這突如其來的第四柄劍，令倪向天一呆，倪向天雙手應付着郭傲白的三柄劍，若一撒手，必然沒命，又避無可避，更無法招架，好個倪向天，忽然大吼一聲，雙腿凌空展出，竟用兩隻脚掌，半空把這第四柄劍挾住！

這一招更是險象環生，但仍是被倪向天接下了。

可是倪向天右劍架雙劍，左手挾單劍，雙腿拑一劍，而人在半空，凝在半空，已十分危險，但他也料定郭傲白已無法發劍，亦受他所制。

那邊的「半男不女」鐵嬌嬌一見郭傲白劍術如此了得，心中殺意大盛，一見此情此境，即走前去，欲趁機斃郭傲白於掌下。

他也沒立即奔過去，因他以爲倪向天也拑制住了郭傲白。

而事實並非如此。

忽然劍光一閃！

（未完）

硬碰硬的霸王捶

·慧心·

俗語有云：「橫拳打死老師傅」，可見兩人相鬥，有一方面能够把拳頭放橫然後出擊，便會發生高度的威力，給它打中，可能受傷，如果這種損害十分嚴重，還有性命之虞，至於橫拳，一般練武的人，未必知道它所指的是甚麼，這種拳法是相當特別的，應該加以研究。

所謂橫拳，就是放橫出擊，本來臉對臉的搏鬥，一拳向對方中部打去，叫做直拳，反過來說，如果那一拳是由側面出擊的話，那就叫做橫拳了。橫拳是握拳之後用拳背打擊對方的，所打的部位多數是頭，或者額角或者左右兩邊臉孔，又或嘴巴的上下兩截，總之，橫拳必然是以對方臉孔作爲攻擊的焦點，至於橫拳打出，各家各法，略有不同，比較上最爲重視橫拳的一個門派就是蔡李佛，它不但單拳出擊，而且雙手齊出，有如左右開弓，這一拳稱做「左右雙鞭」，表示兩個拳頭握緊，突然向左右兩邊打出，有如兩條鋼鞭一樣。

凡是給幾個人包圍，無路可逃，希望突圍而出，最適合施展的一招就是左右雙鞭，事實上打完一次準可以再打第二次，甚至把一雙脚頻頻轉動，利用步法穿過敵人包圍圈內出擊，那雙手忽然收緊，忽然向左右兩邊橫掃，施展這一路「梅花鞭」，那就更加有威。

蔡李佛拳還有另外一拳，誘敵進攻然後轉身一鞭打落，稱做「回馬鞭搥」，它也十分出色，這一招是如此打出的，假如你覺得對方相當厲害，跟你打個平手，用普通的拳法不易取勝，便可施展這一招，佯作打敗，向前奔走，誘敵追近，突然轉身，直衝過去，把右拳由低處打到高處，用斜角出擊，這一拳如果打中他的臉部，一定很沉重，因爲兩人都在奔走當中，受擊的人收脚不住，你則利用轉身一鞭打落的力量出擊，兩種力量加在一起，它就傷害更大，隨時給這個鞭搥打到滿口是血，有幾隻牙吐出來。

回馬鞭搥，借着轉身之勢出擊，增那一拳的力量，不但如此，還可以繼續轉身，再發另外一次鞭搥，如果第一個鞭搥是用右手出擊，第二個鞭搥也是用右手打出的了，轉身愈急，鞭搥愈快，打出去的力量愈加沉重，一拳便可獲勝。

太極拳也有鞭搥這一招，它就稱做「單鞭」，單鞭這種姿勢把左右手握拳之後，忽然向前分開，如果右手提高，左手劈落，反之，左手提高的話，那就右手劈落了，這一招又名斜飛式，表示那一隻手斜斜的飛開，實際上它就是鞭搥，如果眞的交手，並非練功的時候那麼慢吞吞，手起拳落，有如握鞭，故稱單鞭，表示僅憑一手進攻。

太極拳往往是單手發招的，另外一手掩護自己的中部，故此，它並非像蔡李佛拳的鞭搥那麼沉重，含有搏殺的意味，雖然手起拳落，仍是用一隻手出擊。

比方有所謂霸王鞭的，又名霸王搥，那是鞭搥當中最够威的一種，這一招是如此打出的，先行側身退半步馬，把右手低垂下來，然後轉身反手由上面打落，有如掛搥或凹搥，不過，它跟掛搥仍是有分別的，掛搥照例由高處打落，希望一搥打爆對方的前額，或者打折對方鼻骨，一招取勝，因此，掛搥往往在非常貼身的時候，施展出來，並且要把握拳的手踭提高，以便從高處打落，這一拳當然很有份量，但却有些弱點，由於貼身發招，而且提踭然後出擊，如果對方懂得拳路，便知你打算用掛搥凌空而下的進馬發招了，他可能閃身踢脚，趁着你過份注意上門，他就由下邊進攻，因此之故，掛搥是一種很厲害的招式，仍非碰頭就打，至於霸王搥，却可以見面卽時展開攻勢的，因爲這一拳，並非迎頭痛擊，而是由左上角傾全力的姿勢劈下來，要是對方起脚，那一拳就打在對方膝蓋骨上，不必閃避，仍可取勝。

這種拳術並非一招取勝的，因爲霸王搥由左上角劈落，對方看見手影，可能退半步馬，或者仰臉避過那一拳，故此，霸王搥一定要連續施展，第一拳以斜劈姿勢，由左邊打落，如果這拳落空，不必打到盡，只是打到胸前，便卽化爲平拳出擊，以短拳變直拳的姿勢追擊，倘若對方以爲側身閃過，或者仰臉避過那個劈拳，就會上當，原因是劈拳瞬卽變成直拳，向前再打，這一下追打往往是左右手一齊出擊的，右拳剛打出，左拳卽至，兩拳拉緊，有如扯綫，又快又密，實在不容易閃避。

不過，連發幾招　是以第一招爲主，因爲由左上角劈下來的一拳，封住對方，使他無法進攻，然後連續發招出擊的機會，故此，這一個劈拳必須十分沉重，有如銅搥出擊，把它稱做霸王搥名符其實。

懂得施展這一招的人，必然是左右兩手同樣敏捷的，右邊的霸王搥剛剛展開，就輪到左邊出擊了，由於他快衝快打，對方無力反攻，只是招架，往往碰頭就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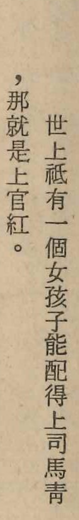
拳門百變，有些散手是不跟門派的，但却很有威力，霸王搥就是其中的一種，看來它比單鞭或左右雙鞭更加厲害。

就算你不高興使用它，也要懂得有人使用這種操脚出擊的，但見對方第一招就以劈拳出擊，便該預防他施展霸王搥。

新派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一）



明作無情漢　暗爲護花人

每一個懷春的少女，只要見過司馬青的，就無法不爲他手采所傾倒，而偷偷地愛上了他。

因爲司馬青是一個無比的美男子，他朝妳笑一下，妳就會猛烈地心跳，跟妳說過一句話，妳會昏過去，如果有幸能讓他握過妳的手，——不！那就是妳的不幸了，因爲妳會爲他而終身不再想嫁人，因爲妳永遠不想再讓第二個男人再握妳的手。

這不是渲染，也絕非誇大，司馬青一共只握過三個女孩的手，一個是因爲在路上摔了一交，恰好司馬青騎馬經過，被他伸手扶了起來，這個女孩子沒有許配人家，她進了一座深山的尼庵，在古佛青燈裏寄托她終身的相思。

第二個女孩子是個富家千金，在出嫁的那一天，坐在花轎裏抬往夫家的時候，遇到了强人打刦，把她擒到山寨裏，盜魁正要强暴她的時候，她搶了一支七首，正想自殺以保全貞節，司馬青突然來了，先奪下了她的七首，保全了她的生命，也殺死了那個盜魁，保全了她的貞節。

她原來爲了對那個原將成爲她丈夫的男人表示貞節而想自殺，可是爲了司馬青握過她的手，她竟然拒絕了男方再次的迎娶，把自己終身關在一間閣樓上。

第三個女孩子是個酒家的女兒，司馬青去喝酒，她送酒菜去，因爲太緊張的緣故，把酒杯碰倒下來，向桌下掉去，她去搶接酒杯，結果，兩個人都慢了一步，酒杯還是跌碎了，司馬青的手却捉住了她的手。

這是很平常的事，司馬青不是存心輕薄，而且不知有多少存心輕薄的客人在調笑時握過她的手了，她也不在乎，酒家的女孩子，沒這些講究，也免不了這些麻煩的。

可是被司馬青握過後，她就在乎了，而她的職業，却又很難免再讓別的男人去摸她的手。

只有一個辦法，砍下這隻手來；她就是這麼做了。

司馬青並不知道這些事，別的人也很難知道，因爲那是屬於這些女孩子內心的秘密。

她們所做的一切近似瘋狂，爲自己造成絕大的痛苦，但是她們自己却不以爲然，她們都十分滿足。

沒有人强迫她們這樣做，是她們自願的，爲了永遠保有司馬青一握，她們覺得任何代價都值得的，何況她們都認爲自己付出的那麼少，收穫却那麼多。

司馬青是這麼一個令人傾心的男人，却沒有一個少女夢想着能够嫁給他，或者是去得到他的感情。

感情是自私的，但是只有對司馬青，每個女孩子都會變得理智，她們都知道自己不配。

世上祇有一個女孩子能配得上司馬青，那就是上官紅。

上官紅的美是絕世無匹的，她的美能使一個最惡劣，最猥褻的男人都起一種肅敬之心。

男人們不會像女子那麼痴，也不會有那麼瘋狂的舉動，當然，上官紅不會去碰一個男人的手也是原因之一。

上官紅永遠不會用手去碰男人，她用的是劍。一支薄薄的，狹長的，鋒利的寶劍！

這支劍殺過四十九個人，其中八個是女人，這四十九個人都是聲名狼藉的兇惡之徒。在被她殺死的四十一個男人中，有九個是凌虐婦女的惡霸，四個是採花的淫賊，但是這十三個人中，沒有一個是爲了冒犯上官紅本人而被殺的，因爲上官紅的美已經昇進入神聖的境界了。

隨便抓上一萬個人來問：「上官紅的對象應該是誰？」

一萬個答案，絕對是相同的——司馬青。

正好如果問題的主角換成了司馬青後，答案也必定是上官紅一樣。

這是每一個人都公認的事實，上天似乎是專爲司馬青而造設上官紅，也專爲上官紅而造設了司馬青。

兩個人都是造詣極深的劍客，都是行俠仗義的俠客。

兩個人都是絕世無雙的人中麟鳳。

但是奇怪的是這兩個人並沒有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相互吸引，也沒有像大家心中認爲理所當然地配成了一對！

司馬青出道江湖已經有七年了，上官紅五年。

在這五年中，前兩年他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互相沒見過面，雖然在上官紅行道一年後，已經有人爲他們配成了天造地設的一對，但他們自己却只付之一笑。

於是有些熱心的人想爲他們撮合一下，剛好在武林中最具聲望的名宿明月刀趙明月要在七旬壽誕上宣佈封刀歸隱，由他出頭柬邀兩人作爲見證，好讓他們見面。

當時大家都懷着興奮的心情去赴會，一則爲趙明月祝壽致賀，二則也想看看這一對武林璧人見面時是如何情景。那知道事與願違，上官紅倒是早來了，司馬青則因臨時接到他師門的急召，他的師長清道人病篤垂危，他趕去易簀送終以盡弟子之禮，在暖壽之夕，着人帶了封信，說明爽約的理由。

這是絕對可以同情的理由，何况清道人更是武林中的耆宿之一，聲望之隆，尤在趙明月之上。

事後有人慫恿上官紅到西湖一遊，因爲清道人掌持的松陽觀就在西湖的飛來峯下，趙明月的明月山莊在姑蘇虎丘，而上官紅的故里則在直隸南宮，一向也在北方行俠，南來不易，遊過蘇州，不可不遊杭城，一領人間天堂風光，上官紅原本也有這個打算，倒是欣然就道了。

伴行的是趙明月的小女兒，外號稱爲飛鳳兒的趙映雪。也是聞名武林的美人兒，只是跟上官紅一比，就黯然遜色了。大

家慾患的目的，無非是希望上官紅跟司馬青見上一面，上官紅口中不說，心中也想見見這個美劍客，究竟是怎麼的一個瀟洒法。

到達杭州時，恰好是清道人羽化的第九天，道家重九數，他的門人弟子遵照遺囑，在這一天爲他的遺體火化屍解登仙，清道人譽滿武林，他的死訊傳出，雖然沒有大事舉喪訃報，但聞訊前往弔唁的武林人物還是絡繹於道。

上官紅爲了盡禮，也備了個晚輩的帖子前往弔唁，那知道反而引起了一場不愉快。

原因在她穿的一身紅衣服，紅衣服並沒有錯，上官紅打從出道以來就是穿紅衣服，而且也沒有穿過別的顏色的衣服，何況道家以屍解爲羽化登仙之道，不以俗禮爲拘，連服喪的門人都沒有穿孝，來弔唁的客人更不必拘泥服飾，再說那天去弔唁的堂客很多，穿紅着綠大有人在。

只是因爲上官紅太突出了，使她那一身紅衣服就特別顯眼，而且客人中並不知道上官紅會來，有很多更沒有見過上官紅，所以名帖遞進來，已經引起了一陣騷動，等到上官紅進了靈堂時，那些爭欲一睹芳采的客人們竟然忘了禮儀，擁擁擠擠地亂成一團，結果把靈幃也擠倒了。

這自然是很失禮的事，但失禮的責任並不在上官紅，祇是使她很尷尬而已。

可是司馬青却忍不住了，清道人不僅是他的授業恩師，而他自小父母雙亡，受着清道人一手撫育長大的，他的父母也是武林中人，跟清道人是方外至交，因爲得罪了一個厲害的仇家，糾衆夜襲，清道人聞訊往援，已經遲了一步，他的父母已經身受重傷，浴血苦鬥，護住了六歲的孩子，清道人一怒之下，盡殲强徒，只來得及救下這個孤雛，他的父母在托孤後雙雙傷重死去。

清道人早已停止收徒了，因爲那時他已六五高齡，門下已有了三代弟子，但是一則爲了亡友重托，再者是爲了司馬玉龍夫婦之死，間接由他造成的，那些惡徒殺死了他一個弟子，而且還擒住了他兩個門人，而他自己正值閉關練功，無法抽身，恰好司馬玉龍伉儷爲他守關護法，聽見消息後，也沒驚動他，趕去替他把兩個門人救了回來，因以結下的仇，是以清道人對司馬青有着一份難言的歉疚；破例又收了這個閉門弟子，而且將自己畢身所學，以及晚年對武學的鑽研，全部傳給了他。

在松陽觀中，司馬青年紀輕而輩份高，松陽一派的掌門祖師是清道人，首座弟子松月也是司馬玉龍當年從仇家救出來的，因此害得司馬玉龍伉儷身死，松月道長對這個小師弟自然也是萬般呵護。而司馬青本人不但聰明伶俐，天資過人，爲人也十分謙和，對同門的師兄很恭敬，對低一輩的師侄們也都沒什麼架子，事實上也拿不起架子，因爲，他們的年齡都比司馬青大。

松陽一派中只有這一個俗家弟子，他是每個人心目中的寶，而司馬青對師門的關係是這麼的密切，對清道人的感情尤其深摯，小時候，他每天是騎在清道人的肩膀上登臨飛來峯去練功吐納學劍的，清道人活着，他沒叫過一聲師父，一直稱呼伯伯的。

清道人在九十高齡上丹成飛昇，壽期人碩，當然不能稱是夭了，但是司馬青的心中却充滿了哀傷。

突然見到靈堂受到這種擾亂，怎麼忍得住怒氣。

靈幃碰倒卜來，那些人闖了禍，也都不好意思再擠了，而且都悄悄地往外溜，上官紅手中拿着三支香，不知如何是好，司馬青却沉着臉，朝上官紅一拱手道：「先師當不起芳駕的盛情，西湖水光山色正好，芳駕還是到湖上去風光吧！那兒的地方寬敞，也適合芳駕抖擻精神……」

話難聽到了極點，上官紅一卜子怔住了，趙映雪在旁邊囁囁地道：「司馬兄，這……不能怪上官姊姊……」

司馬青淡淡地道：「我沒有怪誰，先師丹化成羽，是我們做弟子的孝養不周，靈堂受擾，更是我們做弟子的不肖，那又能怪得了誰？」

松月道長是主人，心裏雖然不高興，但也不能不顧全禮數，連忙道：「師弟！上官女俠遠道而來，是人家一片誠意，咱們不可失了禮數，何況，這的確不能夠怪她！」

司馬青道：「大師兄！今天是師尊九轉丹成之日，對這一身光鮮的嘉賓，咱們松陽觀擔受不起。」

上官紅原是一腔歉意的，但是司馬青這一激，不禁也火上來了，沉卜臉道：「司馬青，姑娘自來就是穿這身衣服，到死都不會換顏色，何況貴觀也沒有爲來弔唁的客人準備素服……」

司馬青沉卜臉道：「先師是方外人，不拘俗禮，所以敝門也不敢要求客人，但是客人們自己也該知道自愛！」

這句話得罪的人更多了，因爲來客中有些女客也是穿了鮮色的衣服，司馬青也知道這句話說得不上路，所以頓了一頓才道：「當然，有些是本門的知交故舊，知道先師生前素不拘小節，芳駕却與本門素昧平生，……」

上官紅哈哈一笑道：「司馬青，我念在你今天是喪家，不便跟你爭論，不過我告訴你一聲，就是我的父母死了，我也是這身穿着！」

司馬青冷冷地看她一眼道：「很好！那就是在卜失言，等尊堂上仙遊之日，在卜一定前來瞻仰一番，那時再向芳駕叩頭賠不是！」

上官紅冷笑一聲：「到時候我不會忘記的，今天我不是爲嘔氣來的，更不屑與你計較，我是向清仙長致敬而來，更不能爲你的無知而廢禮，這個香一定要上！」

她忍住氣，把香插進香爐，跪卜行了九叩大禮，松陽觀的弟子都跪下答禮了，只有司馬青站着昂然不動。

上官紅原以爲他會阻止的，見他沒有動作，倒是一怔。上官紅是北地武林大豪上官嵩的掌珠，直隸南宮的嵩雲別莊更是北五省武林的領袖，不過她的母親早故，

上官嵩續絃的是北方另一武林世家衞天風的妹妹黑鳳凰衞彩雲。而且把原名上官堡改爲嵩雲別莊，這是衞家的要求，也不算太過份，因爲衞天風的名望僅次於上官嵩，這門婚姻，把兩大武林世家合而爲一了，只是上官紅跟這位繼母不太合得來，當衞彩雲有意把上官紅卜嫁她的姪兒衞鐵民時，上官紅當時表示反對，一氣之卜離了家。

儘管她不回家，但上官家的盛名仍是讓人側目的，而上官紅也就養成了她的傲氣，今天受了司馬青的氣，很想跟他打一架，但自己出身名門，打架也有理由，否則鬧了事，衞彩雲就有藉口，把她捉回去了。

因爲上官嵩領袖北方武林，門規極嚴，上官紅在外面不肯回家，上官嵩對女兒多少有點歉意，衞彩雲幾次要上官嵩令她回家，上官嵩都沒點頭，如果上官紅在外面逞着性子胡鬧，上官嵩就無話可說了。

上官紅先前對司馬青百般忍讓，也是這個原因，心裏却忍不下這口氣，所以才對清道人的靈位行大禮，其實以上官家的身份，她可以不必如此的，松陽觀雖是武林一個門戶，却只是百十人的一所道觀而已，比起號令北五省武林的上官世家而言，實在還差得太遠。

司馬青已經在言詞上拒絕受她的弔唁，語氣冷漠，措詞却用了當不起三個字，挑不出錯！

所以上官紅堅持要行禮，就是希望司馬青用行動來阻止，那樣她爲了上官家的聲譽，名正言順地可以跟司馬青一鬥了，誰知司馬青可惡得竟然沒有採取行動。

上官紅有着上當的感覺，叩拜已畢，站起來，見司馬青沒有答禮，眉頭一挑，正要開口，那知司馬青竟然一揮手道：「先師爲世外人，原當不起如此重禮，不過芳駕如此盛情乃是對松陽一門而施，故而由敝師兄敬領，在卜身在俗家，不敢陪領，謹此表示一點私人的謝意。」

說完他扭回頭，走到後面去了，上官紅氣得直咬牙，却也無可奈何。清道人是一觀之主，他死了，門戶由首座弟子松月接掌，松月跪卜謝祭，就是盡了禮了，其他門人，答不答禮都沒關係，何況司馬青是俗家弟子，可以稱是清道人的徒弟，却不一定要列入門戶。

望着司馬青冷然而去的背影，上官紅只有咬牙的份，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件事演變及此，却是每一個人都想不到的，陪着上官紅前來的趙映雪更是十分不安，但也無法補救了。

這是兩年前的事，而後一個在南，一個在北，兩人沒再碰過頭，雖然那一天鬧得很不愉快，但雙方都是心胸正直的俠女豪傑，不會把意氣之爭當作仇恨的，自然也不會有故意找痲煩的舉動！

祇是在上官紅面前，再也沒人提起司馬青。

在司馬青面前，也沒人提起上官紅，雖然大家心目中還是認爲他們是一對，祇是誰也不敢多事來撮合，只有祈告上天能創卜一個奇跡，使他們能够在一起。

一晃兩年，上天沒創造奇跡，却製造出一齣悲劇，却促成他們再度的相逢。

以一手無敵的迴風舞柳劍法，領袖北五省武林近三十年的上官嵩，在五十五歲的壯年，忽然以暴病疾卒。

上官嵩的死，自然不像黑道人那樣可以奢簡由之。一方武林盟主，他的喪事自然也不能草草了事，從三朝開始，一直到終七前這段日子裏，南宮的嵩雲別莊都設卜了靈堂，鐘鼓之聲不絕，四班僧尼道士，日夜不停地做法事，以供遠遠近近前來致祭的武林人士上香致哀。

整個嵩雲別莊的幾百名人手全部都在忙得團團轉，接待各方的武林同道，還是感到人手不足。幸好過了頭七後，上官嵩的內兄衞天風把灤州天風山莊的人手搬了一大部份過來，才使他們鬆了口氣，可以換班休息了。

衞天風既是上官嵩的妻舅，又是北地坐第二把交椅的武林大豪，他在嵩雲別莊，自然可以當大半個家，而上官嵩的聲勢雖盛，人丁却少得可憐，膝卜只有一個女兒上官紅，再者就是續絃了五年的未亡人衞彩雲了。

衞彩雲撐了幾天，心力交疲，兄長一到，她就把欵待賓客的責任整個地交給衞天風，除了特別重要够身份的客人，她才自己出來答個禮，此外就由她的內姪衞鐵民來代表了。

衞天風是內兄，腰間繫了條白帶子，就稱是服喪了，不過他表現得很够意思，叫他的兒子披重孝，頂粗痲來代盡孝子之責，所以在同道間，獲得了很好的口碑。

南邊來的賓客到得較遲，訃聞送到南邊，再快馬趕來，多半已經在一個月之後，而北地羣豪，來了也沒有走，大家都有一個藉口——要爲上官嵩執紼送葬，看着死者入土爲安以表敬意。

够身份够交情的，被招待在賓舍中，身份較低或者交情泛泛者，則住在南宮的城裏客棧中，實在住不卜的，就借居在民宅內，把一個南宮縣城擠得滿滿的。

平時並不太熱鬧的南宮縣城，街上，鎮集上，甚至於靠近的幾個鄉鎮，滿眼都是掛刀佩劍的江湖朋友。

嵩雲別莊够氣魄，早就放出了一句話，在大殯之前的這段日子裏，不管是酒館客棧，只要是住進去的武林朋友，不必花費一文錢，概由嵩雲別莊統籌結算了。就是借住的民家，也得到了通知，一應欵待開銷，都不准向客人收一文經費，悉由嵩雲別莊支付。

鷄鴨魚肉豬羊菜蔬，每天從四城成車的往城裏送，這是武林一次別開生面，從所未有的大手筆，也只有領袖羣倫的嵩雲別莊，才有這份豪舉。

不過有人私卜結算了一卜，嵩雲別莊舉辦這次大喪，不但不會虧蝕，還着實大有進益。因爲够資格收到嵩雲別莊一份訃聞的，多半是有頭有臉的武林人士，致送的賻儀沒有一個是寒酸的，黃金明珠，車載斗量，帳房上的禮簿用完了一本又一本，每一筆都是千金之數。

當然，這些武林人士居然不離去的目

的，一半是爲向上官嵩致敬意，另一半則是在等着看一件新聞。

上官紅在杭州飛來峯松陽觀中清道人的喪事中跟司馬青鬧翻的事，早已傳遍了武林。

上官紅所發親死不服喪的豪語也傳進了每一個人的耳朶，他們都沒看見上官紅，問起嵩雲別莊裏的人，前幾天說是上官紅外出未歸，這倒是可能的，因爲上官紅的鮮衣白馬，走到那兒都很搶眼。

上官嵩未死前，沒人看見她回家，死訊傳出後，也一直沒看見她，想必是在那兒還沒聽見噩耗！

上官紅什麼時候回來，成了每個人最關心的話題；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問起。

六七過後，南宮城聚集的人更多了，嵩雲別莊的人傳出一句話：「小姐回來了，悲傷過度，一回家就躺下了，所以沒有出來謝客！」

「是在什麼時候回來的？從那兒回來的？」

這是第二個問題，但沒人好意思問，對上官紅不出來謝客，每個人都很諒解。

因爲她對司馬青所發諾言不能推翻，但是嚴父之喪，眞要以那一身鮮紅的衣服出來週旋賓客，實在也說不過去。

大家都耐心地等着，在上官嵩大殯落葬的那天，她一定要出來的，那怕是病得快死了，也得抬出來，這是身爲人子的必盡禮數。

也許嵩雲別莊那是借用病重的理由推託不讓她出來，但司馬青來弔唁時，她該怎麼辦呢？

了解上官紅脾氣的人知道，上官紅不會輸這口氣的，那怕有人用刀劍攔着她，她也非出來不可！

「她是否不肯易服呢？」

這正是每個人最感興趣的一件事，留着不走，也是要看看這件事情的演變了。

因此大家又關心的是司馬青會不會來了？

有些老成持重的人則抱着另一種心事，他們希望司馬青不要來，免得使上官紅爲難。

他們不希望使這件意氣之爭，變成武林中的一件憾事。

上官嵩的女兒說話要算話。

但上官嵩的女兒做事也不能越禮招致物議。

司馬青不來，上官紅就不必出面，這是最好的一個結局，這批人以明月刀趙明月爲首，他們住在南宮的城裏，每天輪流守在路上，以便看見司馬青時勸他回頭。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等的人始終沒等到司馬青，存心看熱鬧的人很失望，這些人却舒了口氣。

終於到了終七的那一天，也就是上官嵩的大殯之期，所有的人都又聚到嵩雲別莊，那些看熱鬧的很失望，因爲司馬青還是沒有來，吉時將屆，他們才意興闌珊地湧向了嵩雲別莊，等了這麼多天，多少總得盡這最後一點心。

和尚高聲在唸經經，道士們穿着錦繡的法衣，敲着法器，新寡的衞彩雲素服白袍，素帕包頭。臉色冷漠，沒有一絲表情，也看不出悲哀！

衞鐵民雖然簑帽經服，手中執着哭喪棒，可是臉上也沒有什麼悲色，這兩個重服服喪的人似乎都擠不出一點眼淚，倒是舊日上官嵩的那些部屬們個個臉色沉重，眼睛紅腫，似乎祗有他們才爲故主的死亡感到悲哀！

因爲這是暑伏天，棺蓋早就封好了，召魂的道士已經唸完了最後的一句經咒，抬棺材的槓夫們，也都準備好要行動了，執事者捧着一束燃香，分給涼棚中上千的弔唁者，由衞天風率着待行最後一次的公祭！

就在這時候，一條青色的人影施施然地來了，司禮生嘹亮的聲音喊着：「杭州飛來峯松陽門卜長老司馬青大俠致唁！」

這一聲使得千百人的心爲之一震！司馬青終於來了，在最後的節骨眼兒上，來了。

松陽一派自清道人仙逝後，由松月道士接掌門戶，司馬青是他的師弟，地位也晉升爲長老了！

但使人震動的不是他的地位，而是這個名字，以及他在這次葬禮中的戲劇性身份。

司馬青的神色很凝重，一步步地走過來，在幾千對眼睛的注視下，從執事人手中接過三支香，站在靈堂前却沒有行禮，只是望着靈幃後面，顯然是有所等待。

衞天風皺着眉頭道：「司馬大俠，不敢當，不敢當，請行常禮就好！」

司馬青淡淡地道：「衞莊主，這不是你能決定的，先師殯殮之日，上官前輩的令嬡枉駕杭城，曾以重禮寵降，在卜豈能失禮。」

衞天風被碰了個釘子，但又不便發作，司馬青望着靈堂先一拱道：「上官莊主，想您仁俠英風而仁被天下，千金一諾，信守四海，不幸天奪其壽，俠人其萎，再晚獲噩耗太遲，致未能及早來唁，深以爲疚，幸好總算還是趕上了，只是遺憾的是上官家的信諾之風，恐怕要及前輩而止，後繼無人了！」

然後轉向穿着粗蔴經服的衞鐵民一聲冷笑道：「上官女俠，在先師的靈堂上，妳曾說過卽使是親喪也不會易服的，才事隔兩年，想必言猶在耳……」

這分明是存心找碴了，趙明月連忙道：「司馬大俠，這是何苦呢……」

司馬青淡淡地道：「趙老前輩，您已經當衆封刀退出江湖了，再晚所求的是江湖公道，您似乎不便再過問。」

趙明月也碰了個釘子，只有訕然退後，衞天風祗有過來，陪着笑臉道：「司馬大俠，舍甥女年輕無狀，失禮處，萬祈海涵。」

這是在說好話了，可是司馬青却不領這個情。

「衞莊主，上官女俠是兩年前說的那句話，斯時上官大俠猶健在人間，總不會不知道，兩年來沒有聽見他對本門表示過上官女俠失禮之意，想必是承認了，既然承認了，今天就應該做到，松陽一派在武

林中的地位雖然比不上聲勢顯赫的上官世家，但江南的武林道總也不是如此好欺負的。」

很多人本來還認爲司馬青在這個時候挑眼，未免不近人情，聽司馬青說出了這番話，才感到這件事關係江南武林道的聲譽。

清道人在江南武林道上的地位極爲崇高，隱然也是一方領袖，如果上官紅今天不如約也穿紅衣出來亮亮相，那無異是對清道人的侮辱，也是對江南武林道的侮辱了，因此七嘴八舌，跟着附和起來。

而北方的武林道則覺得司馬青的要求未免太過份，事關南北兩方的聲譽，也就亂了起來。

由吵嘴而謾罵，然後就將動手了。

衞天風見鬧得太不像話，先大聲喝止了自己這一方的人，然後才沉聲道：「司馬大俠，你好像要挑起南北兩地武林的風波？」

司馬青淡淡地道：「沒有的事，在下只是要求一份公道，在下對上官前輩一生處事公平，信諾必守的高風亮節，異常尊敬，因此也不想見到他一生令名，被毀在後人手上。」

這番話在情在理，把北地羣豪的怒氣也平了下去，兩年前上官紅在杭州的那件事無人不知，上官嵩在世時也沒說過有什麼不對，因此對司馬青的要求也就應該做到了。

衞天風沉聲道：「司馬大俠的意思要怎樣？」

司馬青一指衞鐵民道：「請上官女俠脫下素服，換着紅衣，讓我在上官前輩的靈前盡禮，如此而已。」

衞天風道：「司馬大俠，這不是舍甥女，是犬子衞鐵民。」

司馬青哦了一聲道：「原來不是上官女俠，那我倒是失禮了，不過我倒有點不明白，上官大俠的畢生事業，不留給自己的女兒，反而留給令郎了……」

衞天風臉色微變道：「司馬大俠，上官兄暴疾而終，根本沒有留下遺言，在下因爲與上官兄誼屬至親，所以才命小兒代爲執禮。」

司馬青道：「衞莊主，上官大俠留下的不是產業，而是執北地武林盟主的令符，那不是你作主要給誰就給誰的……」

衞天風臉色很難看，沉聲道：「北方武林道的事，用不着閣下來過問。」

司馬青冷笑道：「我並不想過問，只是經服粗蔴，乃親喪之服，也不是隨便可以穿上的，我今天來求的是一份公道，自然要一個能代表上官家的人出來給我一個交代，上官家的人沒有死光，我當然要問問清楚，假如上官大俠的事業由令郎接替了，我就請他給我一個交代，否則……」

「否則又待如何？」

「否則我只有請暫停舉喪，等上官女俠給我一個交代爲止，因爲這不僅是她本身的事，在先師的喪禮中，她是上官家的女兒身份說話的，目前她又是上官家的唯一親族，總得擺句話出來。」

衞天風怒聲道：「司馬青，你如此目中無人，在上官兄的靈堂前無理取鬧，當眞以爲我北地武林是好欺負的？」

這句話却沒有引起反應，因爲大家都意識到內情不是那麼簡單，而司馬青所爭的也不是意氣了。

因爲大家都明白司馬青不是個無理取鬧的人。

衞天風頓了一頓，臉上有點掛不住，但是他知道不能再多說什麼，否則更將引起糾紛了，因此他只有道：「妹妹，妳出來說句話，妳是上官家的女主人……」

司馬青沉聲道：「令妹也不行，她雖是上官大俠的未亡人，却非正室，先師生前曾經來此作客，上官大俠介紹令妹時，只稱小妾，再問問那些與上官大俠有交往的人，可曾聽過上官大俠對令妹有別的稱謂？再說令妹如果眞是能當得了主的，就不會叫她娘家的姪子穿這身打扮！」

衞彩雲從幃後衝了出來，厲聲道：「司馬青，你是來弔喪還是來搗亂的，先夫骨尚未寒，你却在靈堂上恣意咆哮，欺凌孤兒寡婦……」

司馬青冷冷地道：「我沒看見一個上官家的人，何來孤兒寡婦？……」

正說到這裏，廳後忽然竄出一條紅影，正是一身鮮衣的上官紅，她衣着未變，只在鬢上簪了一朶白花。

靈堂上的空氣一下子似乎凍了起來，衞天風道：「妳……妳怎麼出來了？」

上官紅冷冷地道：「我不出來行嗎？衞叔叔，上官家的一切你都可以接收過去，但是上官家惹下的麻煩，你却接收不了，人家還是指名找我交代的。」

衞天風臉色大變道：「小紅，妳……妳說什麼？」

上官紅根本不理他，只是對衞鐵民道：「脫卜你身上這層皮，滾到一邊去，等你老子死了，你再穿上這身衣服才不會惹人笑話，上官家的人親喪不易服，是我在兩年前就放出去的話，每個人都聽見了，你眞要是聽明的，就該記住這句話……」

衞天風怒極衝過去，上官紅冷冷地一哼，道：「衞叔叔，你就是要殺我，也得等我還掉人家這筆債，因爲，這是你們還不起的。」

衞天風手已經舉了起來，但當着這麼多的人，說什麼也拍不卜去，上官紅根本不理他，逕自在靈堂的側面跪了卜去，而司馬青也肅然地把手中的香挿進了香爐，跪卜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

上官紅也肅然地回禮，叩拜已畢，上官紅站了起來，朝一臉怒容的衞天風道：「衞叔叔，親死不服喪，你是否準備用這個理由宣佈我不孝而將我逐出家門呢？那大可不必了，我什麼都不跟你們爭的，一切都讓給你們，你也不必把爹的遺命拿出來找人過目了，我承認那是爹的親筆，你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嵩雲別莊的那個嵩字也劃掉，改爲天雲別莊了，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莊上的有些人，他們是我爹忠心的部屬，請您高抬貴手，放過他們。」說完又朝司馬青一彎腰道：「司馬兄，謝謝你的幫助。」

司馬青居然也拱手道：「沒什麼，這

是先師臨終的指示，以先師與上官伯伯的交情，應該盡力的，遺憾的是先師未能對老伯多盡一點心。」

上官紅輕輕一嘆道：「別說了，能够這樣，先父已經很感激，我們走吧。」

兩個人並肩由靈堂中一直向外走去，留給大家的却是無限的驚詫，也留卜了數不盡的懸疑。

跟在司馬青與上官紅之後，走出嵩雲莊的是上官嵩一批舊日忠心的部屬以及南北兩地的俠義道英豪，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那樣地沉重。

大家都明白，北地武林盟主上官嵩的喪禮中，隱藏着一個絕大的陰謀，這個陰謀雖然因司馬青的帮助而揭開了，但也祇是揭開而已，並沒有使事情作一個終結，平靜了多年的江湖，很可能又要面臨一場兇猛的風暴，血雨腥風，又將瀰漫武林。

尤其是身居北地的武林人士，心情更爲沉重。所謂武林盟，並不是一個嚴密而有力的組織，只是各武林世家，基於道義與信諾而共組的一個聯盟。

武夫重名而輕生死，好門而逞意氣，誰也不服誰，這是必然的通病，兩個世家經常爲了點小事情而鬧得不可開交，聚衆邀朋，報復尋仇，演成血淋淋的慘劇。

在幾次重大的門戶對抗之後，武林中充滿了一片戾氣，終於最具實力，藝事最精的上官嵩出來登高一呼，邀會北方所有的武林長者名家，倡組武林盟，專事調停各門戶之間的糾紛，每有衝突，交由盟會秉公處斷。

很多世家身受其禍，也有很多人是爲了情而或義氣被牽連進去的，痛定思痛之下，表示一致擁護，並公推上官嵩爲第一盟主，鑄成金劍令以爲盟主信符。

如果有人持强抗命，不服裁斷，則盟主可以用金劍令號召所有的盟友，共作聲討。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上官嵩以四十壯年以及一百二十八手精絕的迴風舞柳劍以及日麗中天的聲望，膺選盟主後的第一年，裁決的第一件事，就是衞家的。

康州的衞天風的妻弟梅乘風酒後亂性，姦汚了清河太極劍陳三泰的胞妹，然後悄悄溜回家去了。

陳三泰告到上官嵩那兒，要求公斷。

上官嵩查證之下，事情確實有之，可是內情又並不如此，梅乘風承認與陳三泰的妹妹，却不是强暴，而是雙方情願的，而且陳三泰的那個妹妹雖然沒出嫁，已非處女之身，這也是事實！

上官嵩很爲難，最後只有判斷梅乘風娶下那個女子。這是情理兼顧了，陳三泰的妹妹婚前失貞固是不當，但梅乘風事先並不知道，作客陳家，夜入深閨，顯然於理有虧，居心有虧，更痛斥梅乘風，說既是兩廂情願，一個未娶，一個未嫁，縱然被人發現，也沒有什麼難以見人的，撒手一跑，而汚人名節以圖卸責，有失武林風範，着令梅乘風非娶她不可！

陳三泰的妹妹姿色平平，梅乘風却是個有名的美男子，他自然不肯，可是上官嵩親自把人送到天風莊。因爲梅乘風自幼失怙，跟着姊姊一直住在姊夫衞天風的家裏，衞天風拒而不納，上官嵩憑着一枝劍，折服了衞天風，勉强同意了，抓着梅乘風拜了天地。

可是造成了另一場悲劇，在洞房裏梅乘風殺了新娘而又自殺了，雙雙併屍在洞房裏。

這使得上官嵩感到很遺憾，可是他問心無愧，雖然死了兩個人，却平息了另一場糾紛，天風山莊固爲北地大豪，太極陳也是大戶，雙方都看不起人，堅持不下的結果，恐怕會將北五省大半個武林道都牽進來。

陳三泰死了妹妹，衞天風失了內弟，雙方心裏都很不高興，差一點又要火併，又是上官嵩力排岐見，將死者歸併合葬，同時也在其他人的支持之下，才算平息了下來。

衞天風對上官嵩很不諒解，有好幾年沒有來往，一直到七年前，衞天風五十大慶，上官嵩親往祝賀，才算是恢復了交往，使得北五省的武林人士很欣慰，因爲衞天風的天風山莊在北方的實力僅次於上官家，而衞天風也有一批過命交情的朋友，互爲黨朋，等於北方第二個武林盟，那使得北五省的武林盟，形成了另一個派系，雖然還沒有宣佈脫離武林盟而另起爐灶，但對立之勢已十分明顯。這兩家的交好，使得武林盟又形成了新的團結。

衞天風自從與上官嵩交好後，表現得很友好，對上官嵩十分敬重支持，以前有了糾紛，如果理屈一方是衞天風的至好戚友時，往往使得上官嵩十分爲難，必須要想很多的方法，才能使事情擺得平，有時更須邀約多人，登門交涉，才能讓對方折服。

正因爲這個緣故，上官嵩覺得很不是辦法，借着爲衞天風慶壽爲名，找到他作了次懇談。使得衞天風心悅誠服，傾忱相交，自後有了問題，不勞上官嵩開口，衞天風自己帶着人把鬧事者送來接受處分。

這是北五省的武林道眞正達成精誠合作的一段歲月，不但使上官嵩的聲望日隆，也使大家改變了對衞天風的看法，認爲他也是一個正直公平的俠義表率，受到了與上官嵩相等的尊敬。

兩年後，上官嵩中年喪偶，衞天風把他的妹妹黑鳳凰衞彩雲送來給上官嵩爲繼室，兩大武林世家更爲密切了，不過這椿婚事却沒有驚動人，但是上官嵩把他的住所改爲嵩雲別莊而衞彩雲也以嵩雲別莊的女主人身份出現在人前。

起初，大家是頗爲驚詫，如此大事，爲什麼不告訴大家一聲，熱鬧一番呢。

但是往深處一想，覺得還是不鋪張也有道理，上官嵩本來就不喜歡驚動人，他身爲盟主，整天都是急人之急，排除別人的糾紛，從沒爲自己的私事煩過人。比如說他的女兒上官紅出世，他的妻子過世，都是悄悄的沒有驚動任何人，自然也不會因爲續絃而大事慶祝的。

另一方面，衞天風倒是個愛熱鬧的人，可是他的幼妹衞彩雲三十五歲才嫁，到底也不是很光彩的事。

不過經此一來，上官與衞家的關係更近了，這是大家很感欣慰的事，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上官嵩的女兒上官紅與繼母之間，相處並不融洽，衞彩雲嫁過來一年就想親上加親，把上官紅許給她的姪兒衞鐵民。上官紅不答應，一怒離家，才使她的鮮衣白馬的倩影麗姿遍見江湖，也使很多人暗中唸佛，天心無私，畢竟在司馬青之外，又降生了一個上官紅。

看着他們並行的儷影，原該使每個人都感到羨妒的，但居然沒有一個人能萌起妬念。

這兩人原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叫人妬不起來的。大家只覺得很安慰了，他們畢竟在一起。

只是並行的那一雙騎影間，並沒有如大家所想的那樣，雖是在一起了，却還有着一段距離。

他們只是消除了隔閡，並沒有在往更進一步的感情上推展，因爲現在還不是時候，至少在上官紅說來，她沒有這個心情，但先開口打破沉默的還是她。

「司馬兄！多謝你的帮助！」

司馬青瀟洒地笑一笑：「沒什麼，這本是我該做的，而且我很抱歉，沒有能早點來，讓你爲我受了幾天的罪。」

兩人間又是一段沉默，又是上官紅道：「但你來得恰是時候，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揭穿他們的陰謀，衞天風才不敢發作，如果在早一點的時間來，全是他們的人，他們根本不會讓我出來：司馬兄，你來幾天了。」

「三天，我前天就來到了。」

「你躱得眞密，差點沒把我急死，五天前，我就遣了四個人，分別迎向四面去等你，今天早上，回來了三個，却都說沒有看見你，只有雷四還沒回來，我只有寄望在他身上了，對了：是雷四告訴了你的吧？」

「是的，他在四天前就找到了我。」

「司馬兄，你對他所說的事還沒有完全相信嗎？」

「是的，那的確很難令人置信，尤其是他說令尊是被衞彩雲以慢性的毒藥慢慢毒死的，更是難以令人取信，因爲他們畢竟是夫婦，何況這件事關係太大，只憑一面之詞，我實在不敢輕於取信；上官姑娘，妳不會見怪吧！」

「不！我也知道很難令人置信，因爲他們的做法太周密了，我乍聞噩耗時，也不敢相信，所以先父的遺言，原是叫我不必回來，但我非回來看看，那知一回來就被他們軟禁了起來，不讓我跟人見面。」

「令尊既然先着人通知妳，可見是早已洞悉了他們的計劃了！爲什麼不加揭穿呢？」

「先父在三個月前才發覺中毒已深，功力全失，也眞正知道是衞家的人下的手，但是已無力振作，因爲衞彩雲已經收買了嵩雲別莊上大部份的人手與四大總管，九個門徒，只有他老人家身邊的四名衞士與十幾名莊丁，還是先母陪嫁時帶來的人，忠心耿耿，全莊都在他們控制下，如果加以揭發，這些人都將難逃毒手，萬不得已之下，只有叫他們忍着，設法保全小妹了。」

司馬青頗感意外地道：「衞彩雲雖非正娶，但已經是妳家的人了，她怎麼忍心對令尊下這個毒手的？」

上官紅却恨恨地道：「她雖然嫁了過來，却根本不能算是我家的人，先父對先母伉儷情深，先母臨終之際，先父當着我的面，發誓守義不娶，先母身故才三年，怎麼會娶她呢？」

「可是令尊畢竟是娶了她呀！」

「那是迫於情勢，不得而已，娶過門之後，一直沒有跟她同過房，兩人只是一個名義而已，所以衞家雖然說是將她嫁給先父續絃，先父却從沒有在人前承認過，只是碍於衞天風的顏面，未加否認而已，就因爲這緣故，先父才要我出去行俠，不要留在家裏，跟她衝突，因爲先父家中來往客人很多，他可以用小妾名義對人介紹，我却不能失禮，不以繼母稱之，但事實上她的確不是我的繼母，先父也不能要我如此稱呼她，爲免尷尬起見，只有兩不見面。」

「這……對衞家而言，的確是很委屈了。」

「是的！不過先父當時就提出條件，絕不續絃，也不能公開承認她的名份，我很奇怪他們怎麼肯委屈求全地答應了，剛嫁過來的第一年，先父還大懷疑她別有用心，而加以防範着，可是她表現的確很好，理家有條不紊，對人溫婉可親，只有爲衞鐵民提婚時，與先父爭執了兩句，我正好借機會跑了出去，衞天風還來把她妹妹斥了一頓，說兒女婚事全憑緣份，衞鐵民不過是對我思慕傾心，怎可强求，又向先父致歉說不可傷了兩家和氣，他這樣合情合理，先父才疏於戒備，更因爲本身事情，慢慢的把家中事務也分了一部份給她管，讓衞家的勢力挿進了我家。」

司馬青嘆道：「巨奸大惡之徒，僞善的功夫一定做得特別好，衞天風本不是那樣委屈求全的人，忽然會變得這麼通情達理，其中必有圖謀，令尊太不小心了。」

上官紅苦笑道：「司馬兄，你也常在江湖行走，衞天風這幾年的表現，誰能挑出他一點錯來，連昔日受過他的欺凌，對他成見極深的人，也都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今天我們雖然揭穿他的一部份僞善面目，但對他的聲望並沒有多大打擊，跟着我們一起離開的人，不過十之一二，大部份的人，還是對他存着希望，希望他能像先父一樣，致力於武林安寧？」

司馬長青一聲長嘆，道：「那也怪不得那些人，因爲北地五省武林道中，除了他之外，別人也挑不起這副担子，如果他能本着前幾年的行事準則，倒也不失爲一方人傑。」

上官紅輕嘆道：「先父也是這樣希望，所以在知道自己受了計算後，未加發作，反而立下遺書，把上官家的一切遺給了衞鐵民，唯一的要求就是請他們放過我；我今天只揭穿了他們的奪權陰謀，却不敢說出他們謀害先父之事，也是爲了保全他們一點顏面，希望他們能眞正負起武林盟

主的職責。」

司馬青肅然道：「上官女俠，妳的心胸實在令人欽佩！」

上官紅黯然道：「要不是他們硬逼我回去嫁給衞鐵民，我也不會向司馬兄求援了，先父對武林盟主一職無意戀棧，如果不是對衞天風的爲人尚未十分了解，早就荐之以代了。」

想了一下，司馬青又問道：「在下有一事不明，令尊既無意續絃，爲什麼會答應衞天風嫁妹的要求呢，這件事雙方都很勉强。」

上官紅道：「司馬兄想必聽過梅乘風的事。」

「聽過了，這也是衞天風與令尊交惡之始！」

「司馬兄對此事看法如何？」

「我對內情並不大清楚，只是聽見了外面的傳說。」

「事情與傳說差不了太多，梅乘風生性風流，仗着他人物俊俏，到處拈花惹草，而陳三泰的那個妹妹也不是安份的，在酒席上對梅乘風就眉來眼去，而梅乘風又有了八分酒意，趁着酒興就跑到了她的房裏，第二天早上，被小丫頭看見了，告訴了陳三泰，梅乘風見陳三泰帶了幾個人上來，一駭怕就跑了，陳三泰就告到了先父這兒來。」

「有關陳三泰的妹妹的傳說呢？」

「也不錯，而且更有過之的是先父在洞房血案發生後發現陳三泰的妹妹已有兩個月多的身孕，而梅乘風酒醉鬧事到先父送女上門完婚，中間只有一個月的距離，顯見得是陳家有心要賴上梅乘風，因此先父心中頗爲歉疚。」

「陳三泰怎麼說呢？」

「陳三泰說她妹妹品行不端他承認，却不知道已有身孕，這種事做妹妹的不會告訴他做哥哥的，所以人死在衞家，他也沒有再要求什麼。」

「這事可就難爲了令尊，但是他的判決也沒有錯，就事論事，是梅乘風素行不端，這可是他跑到人家姑娘屋子裏去的，何况陳女是否失貞，也不是事先就知道的・吾輩江湖人行事在正己立心，不過這與令尊娶衞彩雲又有什麼關連呢，難道衞天風以此相逼嗎？」

上官紅苦笑道：「衞天風沒有逼，是衞彩雲逼的，因爲梅乘風與衞彩雲早有婚約，而且梅乘風洞房慘劇的時候，衞彩雲也懷着梅乘風兩個月的身孕，梅乘風是爲了愧對衞彩雲才殺了新娘而自殺的，而且還留了一封遺書，請衞彩雲顧全先父身護武林道義與盟主的尊嚴多予原諒。」

司馬青一震道：「還有這種事！」

上官紅苦笑，道：「當時衞彩雲並沒有公開遺書，而且躲到一個秘密的地方生下了孩子，原打算一輩子不嫁人守着那個孩子了，可是就在先母喪偶之年之時，那個孩子得了天花死了，衞彩雲苦痛逾恆，要召開武林會，請求公道，衞天風把先父請了去，問他怎麼辦？」

「是否眞有此事呢？」

「那個小孩子已經十歲了，面貌很像梅乘風，再以梅乘風的遺書爲證，而且衞彩雲老大不嫁，這種種的一切使人無可置疑，先父當時就表示自求一死以謝，但衞天風却說此事行不得，衞家也丟不起這個人，要殺了她妹妹。」

「令尊一定不會同意的。」

「先父自然不同意，接着衞彩雲提出了條件，要求下嫁先父，說先父害死了她的丈夫，就該賠她一個丈夫。」

「這是什麼話，梅乘風是自殺的。」

「話雖如此說，但她却說如果不是先父强行出頭，他們可以不理陳家的碴，更說先父處理不公，調查不實，陳三泰的妹妹與他人苟且在先，硬賴上梅乘風，而梅乘風的遺書上却又振振有詞，說了先父許多好話，說他既不能違抗先父的判決使武林盟主失威，又不甘心受人擺佈，唯一死以求心安，望衞彩雲顧全大局。」

司馬青苦笑道：「這一着眞厲害，令尊大人恐怕是難以推托了。」

「是的，她說了一句話更厲害，以前爲了大局，把梅乘風不要的老婆硬塞給他，現在就該自己嚐嚐滋味，也要接受一頭不情願的婚姻。」

「這怎麼能够相提並論呢，梅乘風是淫人在先。」

「她後來說的，也有道理，如果她那時也挺身出來一爭，問先父又將何以處理呢。」

司馬青覺得這實在是個棘手的問題，

上官紅嘆道：「不過最後她有句話駁倒了先父，說先父如果不以盟主的身份硬斷此事，梅乘風就不會死，如果那陳月娥眞是個貞烈之女，梅乘風死有餘辜，但事後證明陳月娥只想爲她未婚而孕之事找個擔當，却害得她一世沒了歸宿，錯由先父鑄成，是否該爲她的下半輩子負責。」

「那也不能以娶她爲條件呀。」

「她就是這個要求，說先父知道强人所難，就該自己有接受的勇氣，又罵她的哥哥衞天風，說他爲了顏面，漠視胞妹的幸福，屈於上官嵩武林盟主之威，不敢據實以告，迫使她忍辱多年，假如先父不答應，她就要向天下武林道求取公道，要先父與她兄弟當衆自刎，而衞天風一面罵他的妹妹，一面拔劍要殺人，在這種情形下，先父能不答應嗎？」

「衞天風如果眞要顧全顏面，殺死妹妹，早就該做了，何必又要當着令尊的面做作，這分明是做就的圈套。」

「先父也知道，但他老人家對當年梅乘風自殺一事，始終耿耿於懷，又發生了這種事，內心愧疚更深，只好開出那些條件後，回來向我請求諒解，說如果我反對，他情願一死以拒，而我是根本就希望先父續絃的，聽見這件事情後對衞彩雲的處境十分同情，對她能持情守孤也十分尊敬，一力促成，還勸先父正式納聘，先父堅持不肯答應，說衞彩雲只是要一個名義，就給她一個名義，無情無義之會，絕不能欺神明，誰知沒多久，衞天風竟把他妹妹送來了，完全答應了先父的條件，只求先父將莊宅易名爲嵩雲別莊，以示兩家結合之意，也爲了顧全衞家人的體面，先父再

也不好意思拒絕他，就這麼，把她留了下來。」

司馬青沉思有頃才道：「我總覺得這其中有些地方很不合情理，但一時又說不上來。」

「哦！是那些地方？」

「像梅乘風殺死陳月娥自殺的事，梅乘風既有那種烈性，爲什麼又答應要拜天地入洞房呢？衞彩雲既有爲梅乘風守貞之義，爲什麼守了十幾年後，又要下嫁令尊呢？」

上官紅道：「我自從那年離家後，就很少與先父見面，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外面朋友家中見的面，也沒機會作長談，有時我也覺得先父似有難言之隱，却一直沒機會問個清楚，對了，司馬兄，今天你在靈堂上說你之所以來帮忙，是爲了尊師清仙長臨終之遺命，這是怎麼說呢？」

司馬青道：「是的，先師與令尊雖像只有一會之緣，却十分投契，先師臨終之時，曾吩咐過我，說他曾受令尊之托照顧妳，他又把這個責任轉托給我，先師似有預見，說府上遲早必有巨變，但由於江湖上好事之徒已經把我們的名字扯在一起，先師說日後妳必會有需我帮助的時候，但爲了使人不防備，最好是先找個理由跟妳吵上一架。」

上官紅道：「所以你才在靈堂上故意跟我過不去。」

司馬青苦笑道：「我不能無緣無故找妳來吵架，那天正好是個機會。」

上官紅苦笑道：「我正在奇怪，先父死時我不在身邊，但他老人家留給我的遺言却是在危急時向你求援，我實在想不透，原來先父又與清道長早已有了默契。」

司馬青道：「先師是仙遊前兩年雲遊而造府拜訪的，兩人談笑甚洽，但他們也就是見一次面，令尊的托付也是那時而托的，可見在那時，令尊已有預感，或者說對今日之事有所知覺了。」

上官紅黯然道：「清道長仙逝後，我見過先父一次，那時是去年十月，我因爲在杭州鬧了那一次，感到很不好意思，唯恐先父責罵，但先父並未提及，只是對清道長仙遊，感到很傷悲，而且還問我對你的觀感如何。」

「那時妳恐怕沒有好話說吧？」

上官紅的臉一紅道：「司馬兄，說老實話，那天我倒是眞想跟你打一架，可是下了飛來峯，我就後悔了，論理，實在是我不對。」

司馬青道：「不，是我的錯，那天的情形不能怪妳，若非先師的遺言，我不會找妳理論的。」

「可是你訓斥我的話却很對，我該換件衣服去的，可是你當衆給我難堪，却使我性子上來了，怎麼都不能忍那口氣，因此先父問及我的時候，我倒是沒說你的壞話，只說你性情太傲。」

司馬青一笑道：「這話也只有妳一個人說，却沒人會信，因爲我對任何人都很客氣謙虛。」

「爲什麼要對我特別呢？」

「也不是特別，只是找一個吵架的機會。」

「假如沒有令師的囑咐，你會怎麼對我呢？」

「就像現在一樣，也像我對別人的一樣。」

上官紅有點失望地道：「難道我不能給你一點特別的印象。」

司馬青笑了一笑：「當然有一點，妳比我見過的女孩子都美麗，可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內在更重要，如果表裏不一致，徒具美麗的外表，那只是一具行屍走肉，毫無動人之處，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如果以爲憑她美麗的外表就該使人向她屈膝低頭，那就是淺薄無知得可憐了，美麗也就變得醜惡了。」

上官紅笑了一笑，笑容有點牽强道：「司馬兄以爲怎麼樣才算是美呢？」

司馬青道：「一個女孩子如果有了動人的外表，就更容易表現她的謙虛仁慈，像妳一樣，如果妳對人笑一笑，將比一個臉貌平庸的女孩子更能取得別人的友誼，也更容易表現妳內在的優點，因此妳只要能多表現一點妳內在的美德，也就能達到表裏一致的美了。」

「司馬兄以爲我不够謙虛？」

司馬青一笑道：「我可沒有這樣說，事實上妳給我的印象十分良好，因爲妳講理，明白是非，正直，爽朗，聰明，這些都是動人的條件，只是妳過份重視妳的容貌。」

上官紅低頭想了一下，才低聲道：「司馬兄！謝謝你，你是第一個告訴我這些話的人，第一個指出我缺點的人，以前，我只聽到別人的讚美。」

司馬青笑道：「讚美你的人還沒有罵過妳，這證明妳已經很好了，如果妳的行爲一無可取，妳不會得到這麼多讚美的，我只是希望妳能更進一層而已。」

上官紅嫣然一笑道：「我會記得的，假如我有失態之處，也望你隨時提醒我，司馬兄，現在我們該做些什麼？」

司馬青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問你有甚麼打算？」

上官紅道：「先父只有一個遺囑，要我離開北方到南邊去，只有在一個情形下才能回來。」

「什麼情形？」

「開棺驗屍的時候。」

司馬青不禁一楞，說道：「這是怎麼說呢？」

「先父雖死於非命，却猶不忘所職與江湖上的責任，衞天風只要是好好的當他的盟主，以大公無私的態度，爲北地武林締造和平，就叫我不必追究了，否則如果他們藉以圖霸武林，凌人自肥，行爲有失道義的時候，先父就死得太寃枉了，所以要我發棺驗屍，證明他們的下毒陰謀，進而邀集俠義同道，對他們聲討罪實。」

司馬青道：「如果衞天風行爲不義，就已經可以討伐他，何必還要去驚動老人家他的遺體呢？」

「先父遺言若此，小妹應得遵行，因爲先父遺言無多，每一句都有深意，不容更違，以免亂了步驟。」

司馬青又是一陣沉默，片刻後道：「令尊能見事於數年之前，大概是有所安排了，不過後面跟來的那些人，妳總得爲他們作個安排。」

「那也不用我管，他們自有去處，先父對他們都預作交代了，如果有須用他們時，他們自會來找我，現在却不必去過問，只要安排一個機會，讓他們能安然不受攔阻，離開嵩雲別莊就行了，這也要謝謝你了，如果不是你的幫助，使衞天風不敢輕動，他們走時不會如此順利。」

司馬青回頭看看，才發現那些跟來的人，大部份都已散去，只有五六騎還遙遙地跟在後面，因此搖搖頭道：「令尊大人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妳只要照着做就行了，根本不必問我了。」

上官紅道：「我是爲自己的去處向司馬兄請教，先父只要我上南邊去躲一陣子，可是我在南邊舉目無親，也許有一兩個熟識的朋友，却不便去打擾他們。」

「那又爲什麼呢？」

「衞天風對我已經是恨透了骨，今天在靈堂上，他都忍不住差一點下毒手，如果他不死心，一定會繼續找我的，我投靠到那兒去了豈不是給人添麻煩。」

「江南武林道，還不會容許衞天風任意橫行。」

「他要找我，當然不會明着來的，一定是暗中派遣殺手，擾了人家的家宅，我也於心難安。」

司馬青想想道：「這倒也是，那就那一家都不去，到處走走玩玩好了。」

「南邊我既不熟，而且我一個女孩兒家，每天餐風飲露，投宿逆旅，到底也不是辦法！」

司馬青終於明白了她的意思，笑道：「上官姑娘，先師已經答應了令尊照顧妳，又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我當然不會任妳單獨流浪的，妳放心好了，妳到那裏，我也會跟到那裏的。」

上官紅的臉紅道：「司馬兄，並不是我想拖上你，只因爲我們未見面之前，別人已經把我們安排在一起了，因此我們在一起，到那兒都會比較受人注意，衞天風如果派人暗算我們就不太容易了，我個人的生死事小，但不能讓衞天風之輩一手遮天，掀起一場武林大變而無人發覺……」

司馬青笑答道：「我明白，我今天到令尊靈堂上來胡鬧，也是爲了這個緣故，否則我也不是那麼無聊的人，特地來找妳嘔氣的！」

上官紅嫣然一笑道：「司馬兄能够諒解小妹的一片苦心，那就好商量了，司馬兄在江南有沒有什麼丟不開的事？」

「沒有，我是門中唯一的俗家弟子，門戶中的事不要我管，多年遊俠，只是我自己去找事，不然我就沒事。」

「那就屈駕司馬兄在北方留些日子，四下逛逛！」

「這本無不可，我一直沒到過北方，這次來了，也想遊歷一番，只是我們不光是爲了逛逛而留下吧！」

「那當然，父骨未寒，我這個爲子女的也沒有遊逛的心情，我是想留此作鎭，衞天風如果是規規矩矩地接替了先父盟主的地位，自然沒理由找我的麻煩，如果他有所圖謀，第一個一定不放過我，因爲先父的武林金劍在我身邊，有了那支金劍，他才能够名正言順地號令北五省，使那些跟他不合作的人也聽命於他，我在北方逗留，就是給他一個下手的機會！」

「那不是太危險了嗎？」

「所以我才要請司馬兄幫忙，先父說過了，如果你我兩支劍聯手，雖不敢說無敵於天下，但是任何龍潭虎穴，我們也可以闖得出來了！」

「這個我倒沒有那麼大的自信。」

上官紅正色道：「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司馬兄幫助我，完全是爲了正義，而不因爲我是上官紅，我不想在你面前自負姿色，如果我要求人幫助，也可以找到一大堆爲我拚命的人，只是想到他們的動機，我不屑以求！」

這番話使司馬青心裏猛烈地震動了一下，望望身邊這個美絕人寰的女郎，希望能看透她的內心。

但是上官紅臉上却一片湛然道：「司馬兄，我剛才的那番話，對任何一個人說，都能使對方熱血沸騰，而慷慨挺身的，但是我只對你一個人說，因爲我說這番話，必須要發自內心，對一個值得的人才開口，而且我也知道，任何一個女孩子對你說這番話，都能使你義不容辭，並不因爲我是上官紅。」

司馬青笑一下：「上官姑娘，我要說的話都被妳說了，而且事實上也沒有我拒絕的餘地，想必妳心中已經有了個腹案，你就吩咐吧，我們下一站是什麼地方？」

「間河大名府，到雙泰鏢局去拜訪太極掌門陳三泰！」

「什麼？陳三泰在那兒開設鏢局。」

「是的！我要聽聽這件事的始源，陳月娥死後，他自覺無顏，交出了掌門人的信示，退居大名，開設了這家鏢局，這事情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另有隱情，先父之喪，他居然沒有去弔唁，再者，據先父的部屬暗中偵悉所得，這所鏢局竟是衞天風斥資支持的，鏢局開設了四年，每年做不了幾票生意，但人員却越用越多，規模越來越大，我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司馬青顯然也提高了興趣，忙問道：「妳準備怎麼樣着手呢？」

「司馬兄，我只是知道了這些資料，却不知道該如何行動，雖然我出道江湖六七年了，一直在外面轉，但脚步未出北五省，靠着先父與上官家的聲勢才沒有出過岔子，論江湖閱歷，仍然淺得很，所以我一切都聽你的。」

這個慧黠的女郎，在恰到好處時表現了她的謙虛，使得司馬青不知不覺地投入了她的柔情絹羈了，她在張開了柔情的網，要捕捉司馬青，但司馬青會跌進這面網裏去嗎？

× × ×

大名府，雙泰鏢局是個很大的鏢局，座落在最熱鬧的街上，很氣派的門面，不分日夜，永遠高挑着那面兩個鏢錢相連爲圖案的大旗。

剛開設時，僅只是一間門面而已，可是短短的四年間，鏢局以重金盤下了左右隣近的店面，拆了店面，建了圍牆，留下了後面的屋子住人。

說保鏢，建了圍牆，因爲大名府雖然在河北境內，離京師不算太遠，也够得上稱爲一個大郡，但是却不是做生意的好所在，因爲這兒並沒有什麼大商家，也沒什麼大富豪，更沒有什麼顯宦要人。

商旅經過的很多，但都是外地往京師去的，由大名往京師，一路是坦途，治安良好，沒有什麼大宗的强人匪徒聚嘯，而京師有什麼大筆的生意，也不會遠到大名來托保，早就在京師覓妥鏢客護送了。

大名府原來還有一家四海鏢局的，承保着當地幾家較大的商號生意，是老字號了。

雙泰鏢局的成立，照理說應該把四海鏢局的生意搶走了，但事實又不然，四海鏢局承保的都是老主顧，生意不大，一直沒出過問題，與客戶之間相處得極好，人家也不意願換鏢局，實在四海雙局太忙了，才分了那麼一兩筆過來，客戶却又受不了雙泰鏢局的氣勢，因爲他們要的保費已比四海鏢局高出一倍，走鏢時却只敷衍似的派出幾個人，走在路上又專橫跋扈，行止由他們高興，刮風下雨，該休息的時候，他們偏要上路，等到大晴天，他們偏又歇下來，一連兩三天，弄得隨着趕路的客戶苦不堪言，一次之後，說什麼也不肯再交易了。

雙泰鏢局開設了四年，加起來做不到十宗生意，照說該賠累不堪了吧，却又不然，人家門面越開越大，人員越用越多，每天進進出出，都是衣冠鮮明，神氣軒昂的武林中人，而且都是頗有名氣的江湖豪客。

於是大家猜測，雙泰鏢局一定是專爲京師一些王公巨室保紅貨，走暗鏢，所以才不接受小生意。

但爲什麼要把鏢局設在這兒呢，這也有個解釋，既是暗鏢，自然要掩人耳目，因爲那些貨主不願意讓人知道，設在京師，就太引人注目了，鏢局設在這兒，西出晉陝，南至川滇，東下浙皖都很方便，把鏢貨由京師帶到鏢局，這一路是平安的，在鏢局裏換了人送往預定地點，神不知鬼不覺，是很穩妥的一個方法。

這個猜測對雙泰鏢局的局面越創越大，人員越來越多，却不見做幾筆明生意的事也有了合理的解釋。

但也祗是一些對鏢局業務有關的商家，才作這樣的猜測，大部份的人，對這件事是不會關心的，因此，對鏢局前突然來了那一對年輕男女，也沒有付出太多的注意。

在鏢局臨近的居民已經司空見慣了，鏢局中經常有鮮衣怒馬的江湖人出入，算不了一回事。

這一對男女都是江湖人打扮，騎着駿馬，穿了勁裝，背上縛着劍，唯一引起注意的是男的穿了一身青，長得特別英俊，女的紅衣紅馬，美得像天仙。

但是站在鏢局門口，跨着刀的幾個漢子却大大地感到震驚了，他們認得這兩個人，却不知道何以會同時出現在大名府，挺着個大肚子，胸前長了一大撮黑毛的史文通尤其感到緊張，打從出娘胎以來，他從沒燒過一支香，此刻却在暗中直唸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這一對兒別過來。

因爲門上此刻是他負責，而鏢局裏能負責任的鏢頭們又都不在，萬一他們過來了，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接待。

可是臨時抱佛脚的禱告沒有用的，那一對男女，硬是衝着鏢局過來了，而且就在門口下了馬。

遠遠望見那兩個人影時，史文通已經把同伴都叫到大門的院子裏去了，讓那一對石獅子守着大門，他是希望門口冷清清的情形可以避免引起對方的注意。

可是那一對兒毫不猶豫地來了，下了馬後，男的還把馬拴上門口的石獅子，女的手裏還搖晃那根閃亮的，紅色的皮鞭，一脚就跨進了大門。

史文通躲不住了，硬着頭皮上前一拱手：「請問姑娘，有何貴幹？」

女郎抬起秀麗而冷漠的臉，那一對美得令人動心的眼睛盯在史文通身上，換一個場合，換一個主兒，史文通一定會連骨頭都酥了，說不定還會來上兩句逗趣的話兒，因爲史文通是個很喜歡開玩笑的人。

可是今天這位笑面狼史大爺却只感到頭皮發炸，兩條腿忍不住想打抖索，腦門子上已經開始往下淌冷汗。

因爲那美女郎的眼光冷得像冰，利得像刀。

「這兒是雙泰鏢局吧！」

在別的鏢局，這一問是多餘的，因爲一般的習慣，鏢局都把字號用黑漆寫在大門裏的白粉照牆上，每個字都大如桌面，黑白分明，兩里外都瞧得見，但雙泰鏢局却不作興這一套，雪白的照壁上不着一字，即使是高矗在院中高達十來丈的旗桿上，也只有一面雙錢爲記的大旗，旗上的飄帶倒是繡着雙泰的字樣，但已小得可憐。

所以，這一問不算多餘，用不着否認，雖然史文通極不願意承認，也只好點點頭。

「是的，姑娘要是來談生意，可就不巧了，這幾天局子裏有事，鏢師們都出去了！」

女郎點點頭道：「我知道，他們都上南宮去了。」

「原來姑娘也知道，那就更好了，南宮的上官大俠是咱們北地武林第一號英雄，不幸英年而逝，敝局的鏢師們都去弔唁了，還沒回來。」

「他們回不回來沒關係，我也不是來談買賣的，我是來拜會貴局主，陳老英雄的。」

史文通一怔，心頭更爲緊張了：「姑娘沒弄錯吧，敝局的局主不姓陳。」

「不姓陳，那又姓什麼？」

「姓錢，趙錢孫李的錢，所以敝局鏢記才以雙錢爲號，他們是兄弟倆，大東主叫錢開泰，二東家錢得泰，因此敝局又以雙泰爲字號。」

這時那男的拴好馬過來了。（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徐如林（三）

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血盟老么在孟莊的客房與龍興泰下棋，姜伯泉闖將進來，說有事要跟姚春談談，請龍興泰暫避，龍興泰離去後，姜伯泉猝然撲擊，以七首抵着姚春咽喉，窗外突飛進來一條彩綾把他手中七首擊落，隨即躍入一少女，她竟是彩衣會的賽蝶兒，姜伯泉失手離去，賽蝶兒邀姚春合作，她追人，他追贓，姚春婉拒，賽蝶兒走後，龍興泰重來下棋，詎知姚春斟了杯茶給他飲下後，龍興泰突覺不適，着姚春叫來總管金七爺，要他立即往找孟滌塵討取一粒祛毒散，愈快愈好——

圖解謎團結　不顧生死危

金七爺聞說扭頭就跑，拔腿如飛。

姚春這才發現龍興泰中了毒，而且還是劇毒。龍興泰經驗老到，不敢動，也不敢高聲說話，是怕毒性在血液中流竄更快。姚春心頭暗驚，這似乎不是吃下了什麼不潔食物而引起，必然是有計劃的謀害行為。

金七爺這一去，立刻驚動了不少人，連孟滌塵也親自趕來了，好友龍興泰在他的壽宴上中毒，那還得了？

祛毒散是一種金黃色的藥丸，由孟滌塵親自塞進了龍興泰的嘴裏，龍興泰投以感激的目光。不過，在藥效還沒有發散之前，龍興泰仍然紋風不動。

孟滌塵以他那銳利的目光在四處搜索，姚春靜靜地坐在那兒。他是客人，輪不到他發表意見。

孟滌塵的目光在几上的兩隻茶杯上。

他一手拿一隻茶杯，比對茶色，又拿起茶壺，揭開壺蓋，嗅着茶時。姚春不認為問題出在這壺茶上，他也喝了壺中茶，而他却絲毫沒有中毒的現象。

孟滌塵又將茶壺放下，沒有表示什麼，他坐下來，靜待龍興泰的情況好轉。

約莫過了半個鐘頭，龍興泰的毒性終於祛除了，吁吐了一口長氣，第一件事他就是向孟滌塵道謝。

孟滌塵示意金七去閉上客房的門，然後神色凝重地問：「龍老哥！你方才是不是喝過杯中的茶？」

「是呀！」

「茶裏有毒。」孟滌塵很沉重地說。

姚春不自禁地端起自己的茶杯察看。

「不用看，」孟滌塵說：「你那杯茶沒有毒，龍老哥的茶杯裏有毒，茶壺裏也有毒……這壺茶原先無毒，毒藥是中途放進去的……龍老哥！你離開過嗎？」

「離開過。」

「姚春！你呢？」

「我也離開過。」

孟滌塵道：「剛才這杯茶是龍老哥自己倒的嗎？」

「是我斟上的。」姚春搶着回答：「我看見龍老前輩的杯中無茶，於是順手斟上一杯，這是禮貌。」

「你為什麼不同時給你自己斟上一杯呢？」

「我不想喝，沒有別的理由。」

孟滌塵的目光盯在姚春臉上，一字一字地說：「姚春，我不能說你在茶中放了毒藥想謀害龍老哥，不過，你却有嫌疑，當然，我絕不會希望眞有這回事。」

「不！滌塵老弟！」龍興泰不禁嚷了起來：「姚春老弟絕不可能作這種事，我對七血盟兄弟太了解。」

「龍老哥，我並沒肯定說姚春下毒呀！老實說，連我在內，任何人都涉嫌……有誰上這兒來過？」

姚春很安詳地回答：「在我離去之後有誰上這兒來過我不知道。當我面進入這間房的人就不少。」

「說說看，是那些人？」

「姜伯泉，陶世芳，還有彩衣會的老三賽蝶兒。」

「這些人可能當着你的面下毒嗎？」

「當然不可能，我並不是睜眼瞎子。」其實，也未嘗不可能，姜，陶二人只要小施手法就能辦到。可是，姚春不能如此說，這麼一說，就好像在推卸責任了。

「滌塵老弟！別再往下追究啦……」

「龍老哥！你在孟莊中毒，我若不追究，傳揚出去還像話嗎？而且正當這樣子事在攪和着，我能不查嗎？……金七！姜伯泉跟陶玉芳不是被逐出去了嗎？」

「是的，不過他們又偷偷溜回來了……：若不是賽蝶兒姑娘出面阻止，他們還要行兇哩！」

「金七！立刻帶人將他倆找回來。」

「是！」金七爺答應，而他却沒有邁腿。

「還不快去！」孟滌塵的火氣顯得特別大。

這時龍興泰已經站了起來，他心平氣和地說：「滌塵老弟，你務必要冷靜，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你不能指認任何人下毒。你老弟一向持重穩練，千萬不要因小事而亂大局……你今天是壽星翁，不能生氣呀！」

窗外突然响起一聲嘲弄的冷笑！

龍興泰的臉色不禁一變，孟滌塵和金七爺神色也為之一怔，只有姚春，平靜如常，似乎沒有聽見那聲冷笑。

門簾子一掀，進來了一個人，是何靜芝。

她怒目一掃，似乎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入眼。

「靜芝！妳……」孟滌塵連忙迎了上去。

「滌塵！」何靜芝已經是氣極怒極，不過，她還在努力剋制。「我去而復返是有原因的，聽說你將賀客姜伯泉跟陶世芳逐出，不知是為了什麼緣故。」

孟滌塵道：「他們想在孟莊鬧事，這成何體統？」

何靜芝冷聲道：「哦？他倆在孟莊鬧事，有憑據嗎？」

金七爺立刻插上了嘴：「何莊主！的確有這麼回事，他倆去而復回，剛才還向這位姚先生動刀哩！」

「哦？」何靜芝一雙銳利的目光瞟刦姚春的臉上。「這位姚先生不是好好的嗎？他沒受傷，也沒死呀！」

這句話很難聽，然而姚春仍然不動聲色。

「何莊主！」龍興泰也禁不住開了口：「若不是賽蝶兒出面相助，姚老弟雖不死，也一定受傷。」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再回來的，姜伯泉與陶世芳在客房動武，固然不對，賽蝶兒插手過問，也算是多管閑事。滌塵！孟莊既容不得好事之徒，為什麼不連賽蝶兒一起逐出？」

孟滌塵竟然被問倒，瞠目結舌，答不出話來。

龍興泰當然要為孟滌塵解危，他和顏悅色地說：「何莊主！妳與孟莊主的感情不是一天半日，若是為了這件小事而傷感情，那多不合算呀！妳平平氣吧！」

「龍老哥！」何靜芝這一下可找到目標了。「你說這是小事？懷塵山莊送給孟老爺子的壽禮是贓物，還是小事？事情傳開了，我還有臉活下去嗎？龍老哥！你最好……」

「靜芝！」孟滌塵怕她說出不好聽的話來，連忙接上了話頭。「妳一向都很講理，今兒個是怎麼啦？妳還是回到懷塵山莊好好地睡個覺，明兒一大早……」

「明兒一大早我就等死，是不是？」

「何莊主！」龍興泰沉着臉說：「妳也太任性了，今兒是滌塵老弟的六十壽筵．你怎麼口不擇言呀！」

「龍老哥！你也太會管閑事了……孟莊主！這算不算是多事之徒？你是不是應該把他也攆出莊去？」

「靜芝！」孟滌塵大聲喝道：「妳是不是喝多了酒？」

何靜芝冷冷地說：「哼！酒宴雖然豐盛，我却缺少不醉不休的心情。我呀，一滴酒都沒有沾。」

「金七！」孟滌塵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種場面。「快送龍老哥去客房休息，龍老哥身子還沒復原哩！」

「不！」想不到龍興泰還是個牛脾氣。「我今晚要陪着姚老弟，不然，你孟滌塵明天就要揹上殺人的罪名。」

「龍老哥，你認為我孟滌塵這麼不濟事嗎？」

「滌塵老弟！你是好人，可惜……」

「可惜什麼？」何靜芝氣呼呼地說：「可惜他要聽我的！依我的，是不是？你可要把話說清楚。」

局面鬧得很僵，這全是姚春所引起。而姚春却無動於衷，似乎是個局外人。

就是一座山林，遇見了風，也會斷枝落葉，然而這座山林却是參天古木，風雲變色，也不為所動。

孟滌塵臉色發白，顯得不知所措，一邊是多年好友，一邊是……他的確不知該如何是好。

姚春終於站起來了，他站起來彷彿是在表示什麼。他的嘴吧仍是閉得緊緊的，一句話也沒有說。

每個人都在看着他，似乎料定他會開口說話。

然而姚春並沒有說話，他也沒有說話的打算。

「姚老弟！」龍興泰鼓勵他：「有話說呀！」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姚春的聲音很輕緩：「我要說的只有一句話——我非常抱歉。」

「什麼？道歉？」何靜芝的眼睛瞪得很大。「你把孟莊鬧得鷄犬不寧，說一聲道歉就了事？」

「何莊主！妳可能錯了，道歉是表示錯誤，抱歉是表示遺憾。我是說抱歉，而不是道歉。」

何靜芝的臉紅了，她竟然沒有聽懂別人的話。

然而，一旦惱羞成怒，就更加不可收拾了。

「滌塵，你聽聽！」何靜芝咆哮着：「他還不認錯，滌塵，你變成什麼人了？人家才沒將你看在眼裏哩！」

「靜芝！」孟滌塵雖然也在生氣，說話却是心平氣和的：「妳要冷靜一點，我從未見妳如此失態……」

「什麼？我失態？人家刀子架在我頸子上，我還要冲他笑嗎？」何靜芝的怒氣是愈來愈盛。

「好！」六十歲的老人照樣會賭氣。「你鬧吧！你盡量鬧，把孟莊鬧得片瓦不存我也不管。」

何靜芝冷哼一聲，道：「滌塵！這可是你親口說的。」

「當然是我說的，誰叫我認識妳？誰叫咱們被人稱爲俠侶一雙。別人鬧，我不答應，妳鬧，我有什麼辦法？」

「好！我就鬧給你看。」何靜芝一個大步跨了過來。「姚春，你說我那座漢玉鎮紙是贓物，你說顧成貴被我所殺害，現在，你敢將這兩句話再說一遍嗎？」

「不錯，漢玉鎮紙是贓物，顧成貴如今下落不明。」

「可是，你曾經說過顧成貴是我殺害的。」

姚春道：「那只是推斷，並沒有肯定地指控。」

何靜芝道：「那麼，讓我告訴你，顧成貴還活着」

「那太好了，最好能教他出面澄清這件事。」

「澄清什麼事？」

「澄清這座漢玉鎮紙，是他的訂親信物。」

「我再回來，並非爲了嘔氣，是爲了傳一句話。」

姚春沒有答話，他始終是那樣鎮靜。

「顧成貴要跟你見面，但是地點不在孟莊。」

「在那兒？」

何靜芝道：「荒郊野外，深更半夜，你敢去嗎？」

「如果眞是顧成貴約會我，我當然敢去」

「難道我會說假話，你看我靜芝是什麼人？」

「好！」姚春毫不猶豫地說：「咱們走。」

「要去我陪你去！」龍興泰立刻表示了意見。

何靜芝的眼眶裏幾乎要噴出火來。

「有必要嗎？」姚春很輕緩地問。

「有必要，」龍興泰說得斬釘截鐵，「第一，我可作個見證，第二，漢玉鎮紙在我身上，隨時可以拿出來引徵，觀摩，像我這樣一個重要的見證人怎能不去？」

「哼！」何靜芝的臉上掠過一絲陰影。「我差點兒忘了那座漢玉鎮紙是由龍老哥收着的……可是不在身邊呀！」

龍興泰道：「何莊主，我自然有收藏東西的訣竅。」

這時，孟滌塵開始說話了：「靜芝，我想單獨跟你談一談，行嗎？」

「滌塵，我也想單獨跟你談談，但是現在不行。」

「爲什麼？」

「因爲怕人誤會咱們在商議什麼。」

「龍老哥不會，這位姚老弟想必也不會。」

龍興泰向姚春打了一個眼色，然後說：「滌塵，我跟姚老弟到庭園中走走，你們就在這兒聊聊吧！」

「不行。」何靜芝突然大吼一聲。

「靜芝，」孟滌塵連忙問道：「妳怎麼啦？」

何靜芝理也不理他，冲着龍興泰說：「對不住，龍老哥，你跟姚春一定要留在這裏，我不想跟任何人說私話。」

「好吧！」孟滌塵又好像在賭氣了！「我們在這裏談談……靜芝，這多年來，妳爲什麼不告訴我有關顧成貴的事？妳一直瞞着我，爲什麼？我有受騙的感覺。」

何靜芝冷冷地說：「這是我的私事，沒有告訴別人的必要，甚至我自己幾乎都已經忘掉了。」

「忘掉了？這顯然又是欺人之說。」

「信不信由你。」何靜芝一副不在乎的神色。

「妳是說，這麼多年來連妳也沒有顧成貴的音訊，因此久而久之，妳就再也記不得這個人了。」

「不錯。」何靜芝點點頭，神態開始沉靜下來。

「靜芝，這話連三歲小孩都不信。」

「滌塵，如果你認爲我是一個撒謊的人，我不解釋。」

「事實上也不用解釋，十多年來沒音訊，他却突然出現在妳的面前，要妳代約姚老弟，這不是很玄嗎？」

「這是實情，他知道孟莊所發生的任何事。」

「哦！顧成貴是這般神通廣大嗎？」

「連我都感到詫異，可是，這都是實情！」

「顧成貴約這位姚老弟去幹什麼？」

「他說，有許多事他需要當面跟姚春談談。」

「哼！他一定想殺人滅口……」

「滌塵，我性子强，脾氣倔，我承認，但我還不至於那樣卑鄙，有我在，顧成貴就算有此想法我也不會答應。」

「可是妳方才曾經唆使要姜伯泉和陶正芳……」

「我並沒有教他們作什麼，是他們自作主張……」

「好了，這些過去的事都不必提啦，靜芝，事在孟莊起，要在孟莊結，我教金七陪妳去，當面向顧成貴下邀帖，請他來孟莊作客。不必跑到荒郊野外去吹冷風，沾寒露，什麼事都可以攤開手擺在枱面上，姚老弟想必也不會反對……金七……去拿邀帖，跟何莊主跑一趟。」

何靜芝那雙秀麗嫵媚的眼睛又瞪了起來，她似乎想不通孟滌塵何以處處跟她唱反調，因此在憤怒的目光中也有迷惑的神色，這時金七爺正奉命往外走，却被何靜芝一橫身攔住了，金七爺只得向孟滌塵投以徵詢的目光。

孟滌塵道：「靜芝！怎麼啦，妳難道又要反對？」

「不是我反對，是顧成貴反對。」

「哦？」孟滌塵的臉色也變了。「妳在代表顧成貴說話嗎？要不然你怎麼知道他會反對？」

「方才顧成貴就交代過，除了姚春之外，他不肯見任何人，你即使下邀帖也難以請到他。」

「孟老爺子！」姚春彬彬有禮地說：「還是我一個人去吧，我已經給你添了不少麻煩，不敢再費神啦。」

「好！你去，不過，有句話我可要交代清楚……靜芝，這位姚先生是我孟莊的客人，妳可要保護他的安全。」

「哦！說了半天，你原來怕別人謀害他呀！放心，我何靜芝絕對不會幹這種卑鄙的事……姚春！走吧！」

姚春怕再起波折，連忙向龍興泰說：「龍老前輩，請留步，我相信何莊主絕不會不關照我的。」

龍興泰也相信姚春有保護自己的本事，要不然七血盟兄弟也不可能如此慓悍而毫無阻碍了。

何靜芝跟姚春走了，她臉上浮現出勝利的微笑，而姚春却是步履沉穩，似乎對任何艱險都不擺在心上。

孟滌塵唉聲嘆氣地說：「龍老哥，眞丢人！」

「滌塵老弟！何莊主一向是明理的人，今天怎麼脾氣如此暴躁呢？簡直像變了另一個人。」

「龍老哥，靜芝好像瘋了，我眞拿他沒有辦法。」

「滌塵！我眞担心她作出胡塗事。」

「是呀！所以，我才不讓姚春跟着她去……」

龍興泰道：「其實，你倒用不着担心姚春的安全……」

「難道你還担心靜芝的安全不成？」

「你可說對了，七血盟兄弟，不好惹啊！」

金七爺一直都沒找着機會說話，現在，他終於壯胆開口了：「老爺子，有一件事我一直沒告訴你。」

「什麼事？」

「賽蝶兒姑娘，教我向老爺子傳一句話」

「哦！她說什麼來着？」

「她說，她可能會得罪何莊主，請老爺子不要介意。」

「哦！」孟滌塵吃驚的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賽蝶兒姑娘就這麼說，小的也沒敢問。」

「她今夜是留宿在咱們莊子裏嗎？」

「是，內院全是女客，要不要…？」

「快去請她過來坐坐，就說我有事請教。」

金七爺連忙去了。

「滌塵，賽蝶兒跟你很熟嗎？」

「彩衣會這羣女孩子都叫我伯伯，如今向我打這種招呼，教我顏面往那兒擱呀！唉，丢死人啦！」

金七爺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帶來的却是一個壞消息，賽蝶兒不知去向，顯然是跟踪何靜芝去了。

× × ×

山林寂寂。

月夜從柯枝間穿射進來，宛如千萬根銀綫，縱橫交錯，像是一座迷陣，事實上姚春也正步向一座迷陣。

姚春的步履安詳，沉着，始終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跟在何靜芝的身後，當進入這座鬱鬱森林時，他都沒有問一聲。他的自負與自信，幾乎到了狂妄的程度。

通過一條很長的林中小徑，終於到了一座小屋，屋內隱現燈光，顯然早就有人在那裏等候了。

這小屋只有一間，一眼見底，事實上却沒有人。若說沒有人，桌上又有一壺熱茶，四隻茶杯，壺嘴還在冒熱氣，並非沒有人，只是那人暫時不願露面而已。

何靜芝招手示意姚春入座，姚春落座，與何靜芝相對。到現在爲止，她仍然沒有開過口。

「姚春！懷塵山莊也跟七血盟有恩怨嗎？」何靜芝壓根兒不提顧成貴，她似乎要跟姚春來一次談判。

「七血盟兄弟只問是非不問恩怨。」

「我相信，不過，我又有些不明白，如果單純只爲查贓，爲什麼不來懷塵山莊，偏要在大庭廣衆出我的醜？」

「並非預謀，只是湊巧而已。」

「姚春！你認爲顧成貴已經死了？」

「何莊主，妳剛才明明說，顧成貴還活着呀！」

「事實上，你早知道那是謊言。」

「哦？」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見過顧成貴這個人。」

「我也相信，那麼，這座漢玉鎮紙究竟是不是贓物，妳也無從得知，妳甚至連一個可以問問的人都沒有。」

「哼，」何靜芝冷笑一聲，拿起茶壺爲客倒茶。「姚春！你也未免太小看了我，方才，在孟莊，我大發脾氣，一副沒有教養的樣子，我何靜芝眞是那種人嗎？」

「我也覺得奇怪，妳怎會故意落人口實。」

「我甚至教唆姜伯泉，陶亞芳來對付你，如果我眞心想除掉你，我最少有一百種方法，絕不會求助於人。」

「這一點我也相信，但我不明白妳爲什麼要那樣作。」

何靜芝很得意地說：「目的在遮人耳目。」

「遮人耳目？」姚春困惑地搖搖頭，「我不明白。」

何靜芝道：「讓人以爲那座漢玉鎭紙眞是贓物？」

「難道不是？」

「不是。」

「何莊主，妳帶我到這裏來，原指望妳能開誠佈公地跟我談一談，想不到還是令我失望。」

何靜芝的臉色變了，變得非常凝重。

「姚春！七血盟兄弟的所作所爲我聽聞不少，心中也着實欽佩，所以我才決心約你到這裏密談，同時我要向你宣佈一件事，一件從不爲人知的事，當年我的確奉父命和顧成貴訂過親，他以漢玉鎭紙作爲訂親信物。我不贊成這門親事，因此一味拖延，後來顧成貴也失去了音訊，先父過世之後，我就決心退了這門親事，顧成貴何時出面，我就何時將信物交還他，想不到那座漢玉鎭紙突然不見了。」

「哦！」姚春顯得非常地吃驚。

「我不關心這件玉器的價値，也不關心任何人偸走了這件玉器，我關心的是，拿什麼向顧成貴交代。」

姚春沒有發問，靜靜地等待下文。

「餘杭的蕭百惠先生，精雕刻，懂古文，我就重價請他仿造了一座漢玉鎭紙，原來的東西是映燈血紅，映日雪白，這一隻不管映燈，映日都是血紅的。」

姚春深信，何靜芝絕沒有說假話。

「姚春，我不想追問你受何人之托，也不追問你爲什麼要接受委托，我只作了一個大胆的試驗，我猜想，今晚會有人向龍興泰下手，企圖奪走由他保管的漢玉鎭紙。」

「何莊主，你這麼樣作，太欠厚道了吧？」

「姚春！你這樣想就錯了，龍興泰成名江湖多年，應該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再說，他既然管上了這檔子事，當然有把握保衞那座漢玉鎭紙，放心吧，他不會受損的。」

「那倒不一定，」姚春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妳的判斷不錯，想得到那座漢玉鎭紙的人一定是展開襲擊的手法。明槍容易擋，暗箭最難防，龍興泰也未必能防得了。」

「人生在世，總難免有凶險，尤其在江湖行走，明槍暗箭又算得了什麼呢？你也未免過份替人担心了。」

「好了，這件事暫且不談，因爲這只是妳的試驗，未必就會成爲事實……妳約我到這裏來，就是告訴我這一件事嗎？我猜想，一定還有別的事。」

何靜芝道：「我正在考慮，該不該在你面前提。」

「何莊主，爲什麼會有這種考慮。」

「即使我說出來，你也未必會信。」

「何莊主！」姚春很誠懇地說：「此時此地，我對妳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會有半點懷疑。」

「既然如此，我就說了。」何靜芝沉吟片刻，似乎在思索措辭。「自從那座漢玉鎭紙不翼而飛之後，我就有一種感覺，這內中必有隱情，我想查個一清二楚。」

姚春沒有吭氣，此刻不是他表示意見的時候。

「還有，顧成貴的名譽不好，我認爲他是寃枉的。」

姚春感到吃驚了，顧成貴幾乎是舉世公認的巨寇，何靜芝却獨持異議，顧成貴使她芳華虛度，而她此刻却要爲顧成貴辯寃誇白，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姚春，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

「何莊主，這是推想呢？還是有眞憑實據？」

「顧成貴還活着，活着爲什麼不肯露面，這其中不是有原因嗎？像顧成貴這種人豈是忍辱偸生的人？」

「你怎麼知道他活着？怎知他忍辱偸生？」

「姚春！你不想想看，顧成貴關係我一生幸福，我能不注意嗎？他的行踪一直都被我掌握着，但我却無心去打擾他．也不忍去打擾他……唉，你永遠都不會明白的。」

姚春似乎很興奮，他疾聲問道：「何莊主！妳眞知道顧成貴在什麼地方嗎？那眞是太好了。」

「老實告訴你吧！他就在附近。」

「何莊主，帶我去見他，對他，對妳，對我，都有好處……」

「姚春！我方才不就說過了嗎？我不忍打擾他。」

「不忍打擾他？這是什麼意思？」

「唉！顧成貴已經削髮爲僧了。」

「哦？」這是姚春沒料到的事。「這是多久的事？」

「已經十多年了。」

姚春道：「何莊主，妳一定要讓我見見顧成貴。」

「姚春！怎麼回事？你爲什麼這麼急於見他？」

「有很重要的事，我再說一遍，對他，對妳，對我，都有好處。」

何靜芝想了很久，才緩緩地說：「在龍泉寺。」

龍泉寺離孟莊只有二十里地，以姚春的脚程來說，頃刻就到。不過，他有一層顧慮，此時正値深夜，爲了凡塵俗事去打擾佛門是否相宜？似乎不太恰當！

「怎麼？你又不想去找他了嗎？」

「深夜打擾佛門，不太相宜吧！」

「你以爲，龍泉寺有多大，有多少高僧？」

「龍泉寺佔地數畝，是座大廟呀！」

「的確是座大廟，不過和尚却只有顧成貴一個！」

一座佔地數畝的大廟只有一個和尚，爲什麼？這是任何人都會產生的疑問，姚春當然也難免。

他根本就不用開口，疑問就寫在他的臉上。

「姚春，你在懷疑什麼呀？有疑問最好去問顧成貴。」

「顧成貴是他的俗名，法名又怎樣稱呼？」

「虛無法師。」

「自妳知道他在龍泉寺靜修之後，妳去過嗎？」

「姚春，你想想看，那種地方我能去嗎？」何靜芝並沒有作正面答覆。不過，衡情度理，她是不便去的。

「好！」姚春終於站了起來，他每一個決定似乎都經過愼重考慮。「我連夜去拜訪虛無法師，不過，我對何莊主有一個請求，請妳立刻回到孟莊去。」

「爲什麼？」

「如果有人打算刦走那座漢玉鎭紙，妳最少也應該知道刦掠的人是誰，他刦掠此物的動機何在？」

「姚春，我有理由回去嗎？」何靜芝雙眉深蹙地說：「尤其是我單獨回去，如果龍興泰問起來，我將無辭以對，說不定還要掀起一塲大風暴……」

「何莊主，妳這是多餘的担心，龍興泰是個明事理的人，妳只要對他稍作暗示，他就會明白的。」

何靜芝道：「你要我趕回孟莊去的用意何在？」

「如果妳的算計成眞，恐怕會有大漏子。今天是孟老爺子的六十大壽，妳總不希望眼看孟莊一遍血雨腥風吧？」

「好吧，我答應你趕回孟莊主去看看，不過，我是暗去，不露面，這樣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何莊主，有許多話我此刻說未免太早，盡在不言。」

「姚老弟，恕我托大這麼叫你一聲，你實在有許許多多吸引人的地方，來日方長，這句話你該聽得懂。」

姚春笑笑，他笑的時候露出了整齊的白牙，像和煦的陽光，予人安詳和溫暖的感覺，何靜芝竟然呆了一呆。

就在她一呆之際，姚春已掉頭走了出去。

姚春剛跨出那家草寮，就有一道黑影向他竄了過來。

姚春久歷江湖，當然看得出這人的撲擊絕非好意，身形一閃，飛快避開，想不到背後又出現了另一個攻擊者。

這是何靜芝安排的嗎？這是姚春在這飛快的一段時間裏唯一想到的問題，他竟然沒有想到如何以一對二。

這二人的聯手攻擊配合得非常好，想不到竟然讓姚春乘虛蹈隙逃了出去，姚春躲過凌厲的夾擊，却沒有逸去。他選了一塊較大的石塊，縱跳上去。

那兩個人也站定了，並沒有繼續向他攻擊。

屋裏的何靜芝也發現了外面猝然發生的攻擊，而她仍然靜靜地坐在那裏沒有動。這使得姚春又想起了老問題：這是何靜芝安排的嗎？

那兩個突擊者雖然各據一方，却相當保持良好的默契，此動彼動，此停彼停。就像是同一個人。

現在，二人又同時展開了攻擊。

姚春不想再以閃躲來應付敵人了，以攻爲守才是最佳的自衞，嗆地一聲，他已自腰間拔出了一把緬刀。

七血盟老么的緬刀，是江湖上出了名的。

可惜，現在沒有他一展精絕刀法的機會。

那兩個人的攻擊速度雖快，何靜芝比他們更快，人似匹練，刀似驚虹，那兩人還沒有看清楚催魂使者的面目，就已經躺下了，甚至連姚春都沒有看清楚何靜芝手中刀的是何種形式，這一塲生死攸關的戰鬥已經結束了。

姚春心頭不禁暗暗一驚，以何靜芝這種精絕的刀法，如果來對付自己的話，自己未必能應付。

「姚春！」何靜芝冷冷地說：「看看死者是誰？」

「不認識。」姚春站在原處沒有動。

「你沒有看，怎麼知道不認識。」

「凡是我熟識的人，在我面前一幌我就知道他是誰了。」

何靜芝道：「你充滿了自信，自信可能害了你。」

「何莊主，妳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你第一次如果出刀，可能有機會擊敗其中之一，可是你放過了那個機會，第二次出刀是被迫出刀，如果我不出手，你恐怕要遭一塲血腥之刦。」

「何莊主，我眞佩服妳的眼光，不過，妳看得還是不够深入。最少，妳沒有看透我的心。」

「哦？難道你的心機還能殺人嗎？」

「何莊主，妳會錯意了。我是說，我在跟自己賭博。」

「賭博？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猜想妳一定會出手，這一注我押中了。」

何靜芝道：「這太冒險了吧，萬一我不出手呢？」

「如果妳不出手，那就表示妳希望我死，如果妳存心要我死，我還逃得脫嗎？何莊主，妳說！」

何靜芝大大一怔，良久，才笑了起來。「好呀，姚春，果然名不虛傳，你這話明處是捧我，暗中却在向我示警，勸我少起異心，姚春！我沒猜錯吧。」

「何莊主，妳誤會了，我絕無此意，絕無……」

「好啦，反正我明白你的心意就行了，辦正事去吧。」

姚春道：「何莊主，我[illegible]個奇怪的感覺。」

「姚春，你不說，我大概也知道。」

姚春道：「如果妳眞是知道，那我就太佩服了。」

「你認爲此去龍泉寺的途中還會有不少埋伏。」

「何莊主，我眞是佩服極了，果然一言中的。」

「姚春，你不會怕吧？」

「的確有些怕，江湖路，實在太凶險了。」

「江湖路雖凶險，三者却能安然而過．智者，勇者，仁者，你智勇仁兼備，還怕渡不了凶險嗎？」

此語雖屬讚譽之辭，却也暗含勉勵警惕之意。一語入耳，姚春對何靜芝的印象又深刻了一些。

他行禮告別，轉身離去，再多作閑聊，倒顯得他別具用心了。

清風明月，作夜遊倒正是時候，可惜姚春無此雅興。事實上，他也正走向凶險暗藏的路途。

孟莊他是初到，可是對於附近的地形他却先一步作了探查，因此他知道龍泉寺的方位，也懂得選擇路徑。

兵法中有「林深不入」的警句，姚春

當然懂得。凡是遇到樹林，他都繞道。並非他怕事，而是不願徒耗精力。

龍泉寺建在半山坡上，必須經過一道乾澗，姚春臨澗猶豫，如果他一入澗中，突然伏兵四出，他就難以突圍了。

這當然只是姚春的一個想像，未必就眞會有伏兵。

憑藉月色，姚春在極目搜尋可以繞行的路，山石嵯峨，層層相疊，雖險，姚春也可以攀行，但沒有必要耗此精力。

最後，他終於決定越澗而行，突然，道黑影飛掠而至。速度甚快，宛如一頭低衝的蒼鷹。

人還距離數丈外，姚春已經認出來人了。

是賽蝶兒。

姚春不禁暗暗一怔，她趕來幹甚麼？一念未已，賽蝶兒已經到了姚春的面前。

姚春冷冷地說：「賽蝶兒，妳在釘我呀？」

「隨你怎樣想，我覺得我有必要來，所以我就來了。」

「妳說妳有必要來，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當昆虫要飛進蛛網之前，如果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跑去向牠提出忠告，牠一定會很高興。」

姚春道：「哦？妳認爲龍泉寺是一面蛛網嗎？」

「那是一座廢寺，怎會有和尚在那兒修行？」

「賽蝶兒，妳很喜歡打聽別人的秘密嗎？」

「姚春，請別忘了我事先曾打過招呼，那麼，我如何採取行動是我的事，其實，我是多此一舉，我大可以跟在你後面，讓你去闖蛛網，免得我上當。」

「別儘說俏皮話啦，顧成貴不在龍泉寺嗎？」

「當然不在，那兒恐怕連孤魂野鬼也沒有。」

「可是何靜芝斬釘截鐵似地說，顧成貴在那兒。」

「那你就去瞧瞧吧，不過，去了未必能回來。」

「賽蝶兒，聽妳言下之意，好像對何靜芝有誤會。」

「姚春，咱們彩衣會的姊妹淘跟你們七血盟兄弟的臭脾氣一樣，對人絕無成見，完全以事論事，從今天她在孟莊的表現看來，她眞是惡劣已極，這種人還可信任嗎？」

「賽蝶兒，我相信我看人還不會太走眼，懷塵山莊不以暴力或勢力揚名江湖，那麼，何靜芝的爲人處世自有其可取之處。她不會騙我，再說，她若眞心想除去我這個無名小卒，也不需要費那麼大的週折將我騙到龍泉寺去。」

「你是決心到龍泉寺去看個究竟？」

「一定要去，最少應該看看，顧成貴是否眞在那裏。」

「決心要去，爲何走到這裏又猶豫起來？」

「不瞞妳說，剛才我還遇到伏擊，差一點被人暗算。如果有人在這裏設伏，倒眞是一個好地方。」

「有誰知道你現在要去龍泉寺？」

「應該是除何靜芝之外再也沒有別人知道。」

「如果這兒眞有埋伏，那一定是何靜芝設下的，對不對？姚春，你口口聲聲說你信任何靜芝，其實骨子裏還是在懷疑她。既然不能百份之百地去信任一個人，那就不要跟他談任何事，也別接受他的任何建議。」

「好啦，賽蝶兒，咱們站在這兒說閑話，未免太愚蠢了一點，我要去龍泉寺，妳要一起去嗎？」

「怎麼？你歡迎我跟你一起去？」

「當然歡迎。」

「在孟莊，我向你吐露心跡，亦提出合作的要求，你一口拒絕，毫不考慮，如果我陪你去龍泉寺，那就有了雙方合作的具體事實，那與你先前的決定，豈非相互矛盾。」

「算啦，彩衣會的姊妹們一個個能言善道，我自知不是對手，妳表明一下，妳現在打算怎麼樣。」

「你怕這道乾澗有埋伏，我可以在這兒爲你掠陣，然後等你回來，看看我所得到的消息和判斷是否正確。」

「妳究竟得到了一些甚麼消息？」

「現在不必詳細告訴你，有一點却可以肯定，顧成貴不在龍泉寺，那座廟裏除了破敗的神像外，你見不到任何人，而且有百份之九十以上的機會可能回不來。」

「賽蝶兒，妳口口聲聲說我去了回不來，却又鼓勵我去，也不跟我一起去，這也是前後相互矛盾呀！」

賽蝶兒沒有說話，她自己似乎發現了其中確有矛盾。

「賽蝶兒，我現在邀請你跟我一起去，行嗎？」

「走吧，不過有我在，即使是陷阱，到時也沒事了。」

「爲甚麼？」

「因爲有我在呀。」言下之意，似乎有她在，連那些奉了閻王之命來拘拿冤魂的小鬼都要退避三舍。

二人不再閑聊，開始越過那道乾澗，沒有任何動靜，當然也可能是那些潛伏者因有旁人在而不敢遽然下手。

龍泉寺的模糊陰影已逐漸清朗地出現他在他們面前。

寺內並沒有透射燈光，的確不像是個有活人的地方，就算是顧成貴一個人住這兒，也該亮燈呀。

姚春輕輕地說：「教我一個人去，我眞還不敢。」

「姚春，你是故作謙虛之辭吧？有你不敢幹的事嗎？」

「賽蝶兒，妳可能沒有聽懂我的話，如果我一個人去，妳就要留在外面，我不是有了後顧之憂嗎？」

「姚春！」賽蝶兒氣呼呼地說：「你太小看我了，好，你在外面等着，看我一個人進去……」

話沒有說完，人就像疾矢般，衝了進去。

姚春並沒有叫住她，似乎是用了激將法。

他爲甚麼要刺激賽蝶兒去打頭陣，他眞有些胆怯嗎？

龍泉寺就像一具蹲伏在黑暗中的巨獸，很快就將賽蝶兒吞噬了，姚春仍然穩穩地站在那裏。

突然，寺廟中响起一聲尖銳的呼叫。姚春雙足猛彈，像疾矢般射了進去。

廟內漆黑，這時姚春也顧不得了，毫不猶豫地衝了進去。如果賽蝶兒眞有個三長兩短，他眞會遺憾終身。

穿過頹圮的大殿，進入二門，然後他站在廊下，仔細凝聽，却再也聽不到任何動靜，在這種環境中，任何英雄豪傑都難免會毛骨悚然，姚春也是如此。

畏懼像浪潮似地一層一層地向他包圍過來。

突然，一聲嬌笑從他身後响起。

這一聲嬌笑非但沒有緩和緊張的情勢，反而使情勢更緊張了，姚春身子一轉，疾聲喝道：「甚麼人？」

「我乃彩衣會賽蝶兒是也……」

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也太不是時候了。

姚春責備地說：「賽蝶兒，妳不應該開這種玩笑的。」

「怎麼啦？開開玩笑你也着惱啦？」

「不是惱，我只是覺得不該在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難道跟別的地方有甚麼不一樣嗎？」

「好啦，別再提了，妳前後左右都看過了嗎？」

「我仔細搜了一遍，甚麼也沒有。」

「賽蝶兒，妳的估計錯誤了吧。」

「這兒沒有虛無法師，也沒有埋伏，我是對了一半，錯了一半，也許是因爲我來了，把他們嚇跑了吧！」

「走吧，別在這兒耗着，我還要趕去問問何靜芝，看看她怎麼答覆。她把我誆到這兒來到底是爲了甚麼？」

「姚春，以我說，最好不要去問。」

「爲甚麼？」姚春想知道理由。

「反正她的話都不可信，問了豈不是白問。」

姚春道：「賽蝶兒，妳好像對何靜芝有成見？」

「事實擺在眼前，這裏那有甚麼虛無和尚？」

「她這樣作，又有甚麼目的呢？」

「日後你自然會知道，又何必急於一時？」

對任何事，姚春都不會操之過急，但他也不會放過任何機會。他希望在今夜就將事情弄出個眉目，萬一明天早上日出之後，孟滌塵和龍興泰查證那件玉器發現與姚春所說的徵象不對時，姚春又何以自圓其說呢？

莫非何靜芝眞在玩弄甚麼詭計嗎？

「姚春，你在想些甚麼呀？一句話也不說。」

「我想，我也許早就踏進了別人佈置的圈套中了。」

「姚春，我無意打探你的秘密，是誰委托你來追查這件贓物的？」

「很抱歉！爲了保護當事人的安全，我暫時不能說。」

「你說你已經中了人家的圈套，是甚麼意思？」

「我只是有這種感覺，其實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賽蝶兒，妳追顧成貴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也不能說。」

姚春道：「不能說的原因也是保護當事人嗎？」

「姚春，如果你不與我合作，我是甚麼都不說。」

「好了，我們都不要去追問彼此的原因，對於目前的情勢我們倒不妨研究一下，這裏明明沒有人，何靜芝爲甚麼教我來這裏，她這麼作的動機何在？」

賽蝶兒毫不猶豫地說：「可能爲了拖延時間。」

姚春道：「拖延時間？她另外要作甚麼事嗎？」

「除此之外，你還能想到甚麼別的理由？」

「我想不至於如此簡單，何靜芝如果用這種低劣的手段，她憑甚麼名揚江湖，稱雄道霸呀？」

「好啦，站在這兒空談，倒不如回去追查眞象吧，夜長夢多，我只有提醒你多小心，咱們就在這兒分手啦！」

「最少有一段路可以一起走吧！」

「不，我要跟你一起走，你就永沒有機會發現眞象了。」賽蝶兒話一說完，就向暗影中縱身離去。

姚春頗有些悵惘，女人心，海底針，眞是摸不透，何靜芝像一團迷霧，賽蝶兒又何嘗不像一團迷霧？

「閣下就是七血盟的老么姚春麼？」暗中突然响起冷冷的話聲。

姚春沒有回頭，就那麼穩穩地站着。

「不錯，在下姚春，閣下何人？」

「我就是你要找的虛無和尚。」

顧成貴？他果然在這裏，姚春這才緩緩轉過身子，他看到了一個頎長的身形，光禿禿的頭顱。

「聽說姚施主今天曾大鬧孟莊？」

「這大鬧兩字用得不妥，我只是……」

「施主只是爲了要追查一件贓物，是嗎？」

「不錯，聽說那件玉器原是出自你的手？」

「是的那是貧僧在俗時行聘之物。」

「那麼，我能否請教那件玉器從何而來呢？」

「貧僧先要請教，施主相信貧僧的話嗎？」

「只要你說得有憑有據，我當然會相信。」

「這件玉品是我在路上拾到的。」

姚春道：「拾到的？這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這是實情，施主若不信，那也沒有辦法。」

「既然是檢拾之物，怎可以拿去作爲文訂信物，這豈不是有辱何家，不够虔敬嗎？」

「後來發現是件罕見珍寶，所以就拿去作爲文訂的物。貧僧爲了說明這件事，所以煩請何莊主邀施主前來一晤，施主信與不信貧僧也無法左右了。」（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文·高　庸
圖·盧　令

硃砂井（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錢埅携趙小蘭潛返王府，爲百花宮少宮主率衆追踪，得白冰清主僕解圍後，遄返王府廢園，着小蘭隱身山洞，並命林一葦就近監護，詎知錢埅進入木屋竟遇天醜帮主，雙方發生激鬥，天醜帮主認出錢埅的劍招，自願讓步，答允黃昏後送回三手婆婆，錢埅再進廢園，驚悉小蘭失踪，歐陽玉嬌叛投天醜帮，錢埅立命林一葦趕往古墓，埋葬趙公玄屍體，他則循着三手婆婆被天醜帮刦走時遺下的珠子，找到白冰清的住宅，白冰清不特知錢埅會到來，更說錢埅和小蘭離開她後發生的事，錢埅似不信要她說說看——

人如猛虎活　劍賽飛龍矯

白冰清道：「今天這一天，你所遇的事都很不順利，想見三手婆婆沒有見到，險些反墜楊百川的陷阱，雖然仗着劍法高明，驚退了楊百川，小蘭姑娘却不幸失踪了……」

錢埅聽得心弦震動，駭然變色。

這些事，都是不久以前才發生的，白冰清怎麼會指陳歷歷，宛若是親眼目睹一樣？

尤其木屋中賭勝比劍，當時在場的只有自己和楊百川兩個人，她居然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又聽白冰清又繼續說道：「我還知道，你在木屋發現三手婆婆故意拆散遺落的珠子，一路追尋，想找天醜帮的巢穴所在，却被兩個賣豆干的小孩指引到這兒來了……這些都沒說錯吧？」

錢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張口瞪目，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冰清嬌笑道：「你的一擧一動，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錢埅已經驚得目瞪口呆，只能够搖搖頭。

白冰清道：「想不想我告訴你其中原因？」

錢埅連忙點頭。

白冰清笑道：「那得有個交換條件，我告訴了你，你也得告訴我一件事。」

錢埅嗄聲道：「什麼事？」

白冰清道：「你要對我實說，到太原來究竟是什麼目的？」

錢埅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答應你。」

白冰清搖頭道：「答應還不够，你得先說。」

錢埅道：「爲什麼？」

白冰清道：「因爲你現在巳經走投無路了，只有我才能帮助你，所以，你必須先說實話，表明你的誠意。」

錢埅愕然道：「你的意思，是想以此要挾我就範？」

白冰清笑道：「要挾兩字太難聽了，我的意思是要你跟我合作，彼此協助對付

天醜帮和百花宮，這樣雙方都有益處。」

錢埅突然覺得眼前這外貌純潔的少女，心機竟然深沉得可怕，聽口氣，這一家主僕四個人，顯然也是爲了王府藏珍而來了。

心念轉動，只得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就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受白骨爪趙公玄之托，爲了晉王府藏珍而來。」

白冰清道：「不對，據我所知，趙公玄巳經死了。」

錢埅道：「我是在他臨死以前，無意中救了他一次危難，他才把藏珍的秘密告訴我。」

白冰清道：「他告訴了你些什麼？」

「這……」錢埅突生警惕，頓了頓，道：「白姑娘，你不覺得問得太多了？」

白冰清輕吁一口氣，笑道：「好！我不再多問了，可是，我要告訴你，我最喜歡誠實的人，只要你對我坦誠，我也會待你以誠，這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錢埅道：「我說的都是實話。」

白冰清道：「既然你說實話，我也不瞞你，咱們主僕四個人，也是爲了王府藏珍而來……」

錢埅早巳料到，因此絲毫不感意外。

白冰清道：「不過，我跟你們的目的有一點不同，你們只想得到王府藏珍以圖富貴，我却是不願王府藏珍被人得去，那怕就讓它永遠埋葬在地下，也不願被人得去。」

這番話，倒出乎錢埅意料之外。

錢埅詫道：「姑娘的意思，是要阻止王府藏珍被人發掘？」

白冰清道：「正是。」

錢埅道：「爲什麼呢？」

白冰清道：「因爲那些藏珍本來就屬於我的，我就是王府藏珍的主人。」

錢埅吃驚道：「姑娘你……你是王府藏珍的主人？」

白冰清道：「不錯。」

錢埅困惑地道：「姑娘的話，令人難懂……」

白冰清道：「讓我再說明白一些吧，故世的晉王，這就是我的父親……你懂了嗎？」

錢埅失聲道：「啊！原來姑娘就是晉王郡主？」

白冰清嘆了口氣，苦笑着道：「郡主這稱呼，是從前的事了，如今，先父獲罪抄家，往日尊榮，巳成過眼烟雲，我這個郡主只不過是虎口餘生，漏網的叛逆。」

錢埅道：「關於晉王獲罪的事，外間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姑娘可否略告一些經過實情？」

白冰清道：「有什麼不可以，你請坐下，咱們好好聊一聊。」

錢埅這才發覺自己從進入大廳，一直站着，竟忘了坐下，連忙在附近一張矮櫈上欠身落座。

白冰清輕輕撫摸着懷中的狸貓，凝視窗外，臉色一片肅穆，彷彿在回憶往事，顯得心情十分沉重。

好一會，才聽見她用低沉的聲音緩緩說道：「我離開家的時候，只有八歲，從前的事，記憶巳經很糢糊，只知道父王喜好結交江湖中人，王府內常有武林人物往來，後來被控謀叛獲罪，大約也是種因於此。」

錢埅道：「姑娘怎會在八歲幼齡時就離開了王府？」

白冰清道：「是我師父把我帶走的，我幼時身體很虛弱，常常鬧病，不幸母親又去世得早，父王另立王妃，越發沒有人照料我，當時，師父也是王府中常客，曾經屢次規勸父王交友宜謹愼，不可與黑道中人往來，但父王不聽，師父見父王拒納忠言，遲早必遭大禍，就以治病調養做藉口，將我帶離了王府。」

錢埅道：「令師想必是正道高人，不知尊號如何稱呼？」

白冰清道：「這一點，恕我此時不便奉告，因爲師父帶我離開王府，事後未曾向朝廷出首，也犯了藏匿叛逆遺族之罪，我不能連累他老人家。」

錢埅連忙賠禮道：「是我問得太冒昧了。」

白冰清淺淺一笑，道：「凡人皆難免有隱私，就拿王府藏珍這件事來說吧，我雖然身爲晉王之女，竟毫無所知，還是師父聽得外界風傳，才回想起當年確有可疑之處，譬如說，三手婆婆化身進入王府爲奴，迄今仍苦守陋屋不肯離去，種種跡象，令人生疑，所以特地命我趕回太原，暗中查證此事。」

錢埅靜靜聽着，沒有開口。

白冰清道：「我回到太原，就嚴密監視着三手婆婆的擧動，因此，你的一切經過，我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三手婆婆被天醜帮擄走，崔婆婆始終跟在他們後面，『散珠引路』的事，當然也沒有瞞過崔婆婆，不過，崔婆婆覺得這辦法並不高明，很可能也會被天醜帮發覺，就暗中將三手婆婆散落的珠子全都檢拾回來了。」

錢埅道：「可是，那兩個賣豆干的孩子……」

白冰清道：「那兩個孩子是白剛僱的，木屋和王府巷內的珠子，也是今天才由崔婆婆放置的……咱們用這方法，目的只是要引你到這兒來。」

錢埅哦了一聲，這才恍然而悟，原來自己的一擧一動，全在白冰清主僕監視之下。

這主僕四個人，豈僅是來歷神秘，心機更深沉得令人可怕——當自己正跟天醜帮和百花宮互逞計智的時候，這一家人却在一旁虎視眈眈，暗中掌握全局，自己居然毫未發覺。

無論白冰清是否眞是晉王遺孤，至少，這表面看來純潔美麗的少女，是個難纏的棘手人物。

想到這裏，錢埅不禁由心底冒起一絲涼意。

白冰清正用一雙清澈明亮的眸子注視着他，美麗的臉龐上，泛現着柔媚的微笑，輕輕道：「錢大俠，我用這種方法請你來，你該不會怪我失禮吧？」

錢埅忙說道：「不！當然不……我很瞭解，姑娘如此安排，主要是掩避外人耳目。」

「對極了。」白冰清的笑容更美，更媚：「天醜帮和百花宮都是人多勢衆，而我跟錢大俠却人單勢孤，不得不處處小心

謹慎，也只有你我合作，才能跟他們對抗，錢大俠，你說是不是？」

錢塹道：「合作二字，錢某愧不敢當。姑娘既是晉王郡主，也即是王府藏珍的眞正主人，錢某對藏珍不敢存染指之心，只求能使三手婆婆母女平安，以免有負趙公玄臨終的付托，於願已足了。」

白冰清道：「話雖如此，我却不能不表明我的心意，老實說，我幼年離家，根本不知道所謂王府藏珍這回事，即使眞有藏珍，那也是先父所爲，與我無關，我也無權據爲己有，我趕回太原，只有兩個目的，一是證實傳言確實與否，二是不願珍貴之物落在壞人手中，仗以爲惡，從今天開始，你我就是合作的夥伴，果能尋獲藏珍，我自然不會虧你和三手婆婆母女。」

錢塹說道：「可是，如今三手婆婆，落在天醜帮手中，小蘭又下落不明，姑娘你……」

白冰清含笑道：「這個你不用着急，天醜帮落脚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我會設法救她回來的。」

錢塹大喜道：「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三手婆婆一個人知道，姑娘既然知道她人在何處，事不宜遲，咱們就趕快去救人吧！」

白冰清道：「我已經要崔婆婆先去監視那地方了，不過，在救人之前，我想先問你一件事。」

錢塹道：「姑娘請問吧。」

白冰清道：「首先我要告訴你，關於我的身份，除了你一個人之外，我不願再讓其他人知道，所以，救人的事，我不能出面，救回三手婆婆以後，我也不願意用郡主身份逼迫她說出藏珍所在，你懂我的意思嗎？」

錢塹道：「我懂。」

白冰清道：「那麼，你有沒有把握，從三手婆婆口中問出藏珍的秘密呢？」

錢塹沉吟了一下，道：「我想可以問得出。」

白冰清道：「好！現在我替你約好幾位帮手，你可以跟他們一塊去救人了。」

說着，擧掌輕擊兩聲。

珠簾啓處，白剛應聲而入。

白冰清問道：「百花宮蕭宮主，來了嗎？」

白剛欠身道：「已來了，老奴招待他在後屋小坐，沒敢讓他打擾小姐談話。」

白冰清微笑點頭，道：「去請他過來吧。」

白剛應諾退去。

錢塹駭然道：「姑娘約的人，竟是金劍蕭桐？」

白冰清揚揚眉，道：「是啊，百花宮跟天醜帮正做對頭，由蕭桐出面，你從旁帮助，豈不是很好麼？」

錢塹道：「可是，蕭桐對王府藏珍也包藏着野心，這樣做，豈非前門拒虎，後門引狼……」

白冰清笑道：「你放心，咱們只是用他出面，消耗天醜帮的力量，絕不會對他眞誠相待的……蕭桐是因爲白剛傷了百花宮門下，親自尋來報仇，結果，却驚於白剛功力高强，才轉而結納，想利用我們去替他們對付天醜帮，我對他只是虛與委蛇，根本連眞實身份也沒有透露……」

說到這兒，忽然住口。

外面已傳來脚步聲，不一會，白剛領着金劍蕭桐走了進來。

蕭桐一見錢塹在座，不覺愕然停步。

白冰清含笑道：「怎麼？蕭宮主認識這位錢大俠？」

蕭桐吶吶道：「不……老朽無緣認識這位錢兄的面貌，只記得這身衣着，曾有一面之識……」

白冰清道：「我來替你介紹一下吧，這位就是我的好友，錢塹錢大俠，蕭宮主請坐呀！」

蕭桐拱拱手，稱謝坐下，却用驚疑的眼光不住打量錢塹，內心顯然頗感不安。

錢塹神色自若，似乎早已忘了木屋竹籬外的過節。

白冰清道：「蕭宮主，我只是一個弱女子，關於營救三手婆婆的事，實在不便出面，這位錢大俠是我的朋友，恰好你們又是舊相識，我就替你邀約了錢大俠，同往天醜帮救人，錢大俠的劍術高强，勝我十倍，有他鼎力相助，我想，對付天醜帮應該足够了。」

蕭桐望望錢塹，苦笑道：「白姑娘美意，令人心感，只不過……老朽跟這位錢兄曾經略有些小誤會，不知道錢兄肯不肯開誠合作？」

白冰清笑道：「既是誤會，過去就算了，錢大俠已經答應我，絕不會再有戒心的。」

錢塹聳了聳肩，道：「其實，我跟蕭兄的令郎曾是隣居，跟蕭兄也說不上甚麼誤會，只是，那天蕭兄約我同去飛雲客棧，我恰好另有要事，未能應邀同往，如此而已。」

白冰清笑道：「這算甚麼誤會，當時你們不相識，彼此難免猜疑，今後大家都是朋友，蕭宮主就算不邀你，你也會自己找上門去了。」

錢塹仰面大笑，道：「正是如此，只怕蕭兄會嫌我去多了，反而厭煩不堪其擾哩。」

蕭桐也哈哈笑道：「好說，好說，錢兄若肯光臨下處，那眞是蓬蓽生輝，請都不到的貴客。」

一陣哈哈，前嫌盡釋，廳中氣氛頓時融洽起來，表面上，大家都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白冰清道：「時候不早了，救人如救火，就誤不得，蕭宮主還有甚麼需要安排的沒有？」

蕭桐道：「老朽已經吩咐百花宮門下束裝待命，隨時可以行動。」

白冰清道：「既然如此，就請錢大俠和蕭宮主同往飛雲客棧約齊人手，我立刻吩咐崔婆婆趕去客棧，跟你們會合，帶你們前去天醜帮落脚的地方。」

錢塹突然擺手道：「且慢，我想先請敎一件事。」

白冰清道：「甚麼事？」

錢塹道：「咱們目的是要救回三手婆婆，這樣與師動衆，勢必會引發一場混戰，恐怕於事無補，反對三手婆婆不利。」

蕭桐道：「依錢兄的意思呢？」

錢塹道：「我覺得力拚不如智取，至

少，咱們得事先掌握三手婆婆被囚禁的地方，一旦發生混戰，也可以設法保護她的安全。」

蕭桐道：「這話倒也有理，祇不知智取又該如何着手？」

錢塹道：「如要智取，首先絕不能驚師動衆，以免被天醜帮的耳目發覺，最好咱們先跟崔婆婆會晤，從暗中窺察天醜帮所在地的佈置情形，知己知彼，再決定應該如何行動。」

蕭桐聽了，連連點頭，回顧白冰清道：「白姑娘，你看這樣可好？」

白冰清凝目注視錢塹，好像巳猜透了他的心事，但並未說破，只是淡淡一笑，道：「我沒有意見，錢大俠說怎麼辦好，那就怎麼辦吧！」

蕭桐長身而起，道：「錢兄，走！咱們去見崔婆婆去。」

錢塹道：「蕭宮主知道崔婆婆在甚麼地方嗎？」

「這……」

蕭桐一怔，竟答不上話來。

白冰清立即接口道：「崔婆婆正在暗中監視天醜帮，爲了隱蔽行跡，你們不便去找她，還是讓她到飛雲客棧去找你們比較安全。」

蕭桐略作沉吟，道：「這樣也好，錢兄請隨老朽先回客棧等候，順便商議一下如何行動，稍作佈署，告辭。」

錢塹似還有話想說，見蕭桐巳經告辭，只得也站起身來。

白冰清道：「二位請由側門出去，我會立刻通知崔婆婆隨後就到。」

白剛領着兩人穿過花園，由側門而出，正是錢塹和小蘭上午走過的路綫。

從白家花園往飛雲客棧途中，蕭桐對錢塹表現得十分親熱，除了一再爲木屋的事致歉之外，更對錢塹的武功，讚不絕口。

爲了籠絡，蕭桐又提到錢塹在木屋援救蕭雲的事，稱謝不巳。

錢塹只是淡淡的謙謝幾句，似有滿腹心事。

蕭桐試探着問道：「白姑娘主僕武功高强，必是異人門下，錢兄跟白姑娘可是藝出同門？」

錢塹搖搖頭，道：「不！我們只是朋友。」

蕭桐又問道：「那麼，相識一定很久了？」

錢塹又搖一搖頭，說道：「最近才認識。」

蕭桐詫異道：「這麼說，錢兄對白姑娘所知也不多了？」

錢塹道：「正是如此。」

蕭桐臉上，微微變色，却沒有再問下去。

不多久，抵達飛雲客棧。費天祥，蕭雲，藍子欽等人齊出迎接，一見蕭桐竟與錢塹同回，都不覺怔住了。

蕭桐只簡略地替各人引介了一下，立即陪錢塹進入後院上房，並且把費天祥等人都撵了出去。

顯然，他是想跟錢塹作一番密談。

入室坐定，蕭桐免去了客套寒暄，開門見山地道：「錢兄，我是個直腸子人，不慣虛僞，讓我說句眞心話，我對你錢兄實在仰慕巳久，誠心想交你這個朋友，不知錢兄是否願意折節下交？」

錢塹笑道：「蕭宮主言重了，錢某不過一個無名之輩，只怕高攀不上。」

蕭桐道：「錢兄，有你這句話，咱們這個朋友交定了，既是朋友，我就不瞞你，這一次百花宮涉足太原王府藏珍的紛爭，本來是拙荊一時好奇，並非我的本意，但如今勢成騎虎，百花宮丟不起這份面子，誓非到手不可，錢兄，我想問你一句話，希望你撇開任何顧忌，回答我實話。」

錢塹道：「好！你請問吧。」

蕭桐正色道：「據小兒說，你是趙公玄的朋友，而且，趙公玄還活着，這是眞的嗎？」

錢塹好像早就猜到他要問這件事，却不肯正面回答，只笑了笑，反問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蕭桐道：「因爲百花宮對晉王藏珍本無染指之意，現在小兒巳認三手婆婆爲義母，情況又不同了，如果錢兄眞是趙公玄的朋友，而趙公玄又活在世上，彼此誼屬一家人，我想請錢兄代爲安排，見趙公玄一面。」

錢塹搖頭道：「這個，請恕我無能爲力，至少在目前無法安排。」

蕭桐道：「爲甚麼原因呢？」

錢塹道：「老實告訴你吧，趙公玄雖然還活着，但傷勢沉重，尚未痊癒，無法跟人見面。」

蕭桐輕哦了一聲，道：「錢兄的意思，那趙公玄的確巳經到了太原，目前巳在錢兄保護之中？」

錢塹道：「正是。」

蕭桐臉上似笑非笑，口裏却道：「這我就放心了，彼此誼屬一家，正好同心協力發掘藏珍，事成之後，我保證百花宮分毫不取，全歸錢兄和趙公玄所有。」

錢塹微笑道：「那是以後的事，是否眞有王府藏珍，目前還是一個疑問，至於藏珍誰屬，更是言之過早。」

蕭桐道：「晉王滅門，藏珍無主，誰能發掘到，誰就理當是藏珍的得主，百花宮無意獲得藏珍，只希望東西不要被天醜帮得去。」

錢塹趁機問道：「百花宮跟天醜帮有仇？」

蕭桐乾笑道：「從前有點小過節，算不了甚麼深仇大恨，不過，天醜帮既然參與此事，百花宮就必定跟他們全力週旋，絕不能讓他們得逞。」

錢塹道：「彼此既然誼屬一家，百花宮跟天醜帮究竟有甚麼過節，宮主何不說來聽聽？」

蕭桐道：「那是多年前一點私怨，不值得一提。」

錢塹道：「莫非有甚麼難言之隱？」

蕭桐神情一震，連忙搖頭，說道：「不！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隱衷，只是……只是，說來話長，等以後有機會，咱們再詳聊……」

正說到這裏，恰好一陣敲門聲替蕭桐解了圍。

進來的是費天祥，手裏拿着一張皺皺的紙，揚了揚，道：「錢兄，有人送來一

封信。」

錢塑詫道：「是給我的？」

費天祥道：「不錯，是指名要交給你的。」

所謂「信」，外面並無封套，只是一張摺得皺皺的紙片，上面歪歪倒倒寫着五個字：

「速來仙人橋」。

信中並無上下欵，僅字旁加了七八個圈圈，大約表示緊急之意。

錢塑看了，大惑不解，因此問道：「送信的人在什麼地方？」

費天祥道：「送信的是個小孩子，只說要交給錢塑錢大俠，留下信就走了。」

錢塑皺眉頭，又問：「費兄可知道『仙人橋』在什麼所在？」

「仙人橋？」費天祥搖頭道：「這個兄弟倒不太清楚，我去問問夥計，他們也許知道。」

說完，又匆匆退去。

金劍蕭桐道：「恕老朽冒昧問一聲，這信上……」

錢塑把信遞給了他，道：「我也正不懂，誰會知道我在飛雲客棧呢？」

蕭桐看了信，略一沉吟，道：「這有兩種可能，一是錢兄的朋友，看見咱們一同回來，才馳函相邀，不然，就很可能是天醜帮佈置的陷阱。」

錢塑心中一動，道：「宮主不愧是老江湖，我也這樣猜想，寫信的人，必然就在客棧附近目覩咱們回來，故意遣人送來這封無頭信。」

蕭桐道：「果眞如此，這封信八成是天醜帮設置的圈套，若是錢兄的朋友，儘可來客棧相見，根本不必寫這封信了。」

錢塑頷首，却未接話。

蕭桐略停了停，又道：「錢兄，不是蕭某人交淺言深，你我二人對白家都所知不多，是否能倚爲奧援，還很難說，對天醜帮，咱們却應該同仇敵愾，彼此携手併肩，如蒙不棄，百花宮無論上下，隨時可爲錢兄効命。」

錢塑笑道：「宮主言重了，諒錢塑一個無名之輩，怎敢高攀……」

蕭桐道：「咱們武林中人，不喜虛套，蕭某是敬佩錢兄的俠行義風，如果錢兄不嫌棄，你我就結爲異姓兄弟如何？」

錢塑遲疑道：「這……」

蕭桐道：「好在來日方長，錢兄可以仔細考慮考慮，蕭某人只是表明心意，事情也不急在一時，錢兄若願意，咱們隨時都可以換帖結拜。」

說着話，費天祥又匆匆返回，說道：「兄弟去問過了，仙人橋是個地名，就在附近不遠，那兒有間茶館，名字也叫仙人橋，不知是不是信中寫的地方。」

錢塑起身道：「蕭宮主，恕我暫時告退片刻，崔婆婆來了，請稍候一會，我會很快就回來。」

蕭桐忙道：「我陪你一起去。」

錢塑道：「不必勞動，來人已然指名約我，還是由我獨自去一趟比較好。」

蕭桐道：「萬一是天醜帮設的陷阱，你一個人去豈非太冒險嗎？」

錢塑微笑道：「光天化日之下，諒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蕭宮主請放心，最多頓炊時間我就回來。」

×　×　×

仙人橋就在距飛雲客棧不遠處一條小巷內，石拱橋邊果然有間茶館，掛着「仙人橋茶館」的木製招牌。

錢塑昂然而入，踏進門，却見屋角低頭坐着一個人，竟是林一葦。

整個茶座中，也不過寥寥七八個茶客，而那些人對錢塑的進入，幾乎是全都視如未見。

錢塑從容地走向林一葦的座位，在對面一個空位上坐了下來。

跑堂的殷勤地跟上來，哈腰笑問：「這位大爺……」

錢塑截斷對方的話，道：「香片。」

「是，馬上來。」

跑堂的退去後，錢塑用目光在林一葦的臉上劃了一個問號，却沒開口。

林一葦悄聲道：「不見了。」

「你說的是趙公玄的屍體？」

「不錯。」

雖然由于歐陽玉嬌的叛變，這後果早已在錢塑預料中，但乍經證實之下，却仍使他禁不住臉色微微一變，而輕嘆出聲。

林一葦苦笑着道：「我們手中的法寶都丟掉了，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錢塑眉梢一揚，道：「誰能堅持到最後片刻，才算是最後勝利者，你懂嗎？」

林一葦道：「該是不錯，但如果咱們這些法寶都已落入天醜帮中，則情況實在不容樂觀，而事實上，趙公玄這一家，不論死的活的都已到了天醜帮的手中……」

錢塑截斷他的話道：「林兄對我已失去信心？」

「沒有啊……」

「那麼，請相信我，只要那王府藏珍屬實，一定有你一份。」

「可是……眼前的事實……」

「眼前只是增加了困難，我還沒承認失敗，林兄的假設，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大有出入……」

林一葦接問道：「錢兄指的是那三樣法寶的事？」

「不錯，林兄的判斷是否有出入，我想，很快就可證實。」

「如何證實法？」

錢塑沉思着說道：「三手婆婆與趙公玄的屍體，已在天醜帮中，是已確定的事，但趙小蘭却並不一定落在天醜帮中。」

「小弟願聞其詳？」

「這就回到我方才所說的話了，因爲，如果小蘭已落在天醜帮手中，則他們已掌握王府珍藏的全部關鍵人物，不會再來找我，否則，他們必然在趙公玄的藏屍處安下暗樁，追躡到這裏來。」

林一葦點點頭道：「所以，你認爲這個問題，很快就可以分曉？」

「正是。」

「可是，我一路行來，都曾特別注意，並未發現有人跟踪。」

錢塑苦笑了一下道：「果眞如此，那就證明三項法寶都已落入天醜帮手中，咱們必須趕緊另籌對策了。」

林一葦也苦笑了一下，却沒接腔。

錢塑注目問道：「林兄怎會知道我的行踪的？」

林一葦道：「法寶丟掉了，我當然不能遵照你的吩咐，還呆在那邊，只好趕到城裏來，剛好看到你和蕭桐進入飛雲客棧，所以……」

「那麼，你到這兒，並沒多久？」

「這杯茶還沒涼。」

「這些茶客，都是比你先來的？」

「不錯，我進來之後，你是唯一後來的一位。」

錢塑苦笑了一下，道：「該來的，也應該來了。」

林一葦道：「哦！你是指……」

錢塑的目光，忽然一亮，他那滿臉腮鬍的臉上，也掠過一抹詭異的笑容。

坐在他對面的林一葦，毋須問，也不用瞧，就知道錢塑必然巳有重大的發現。

不錯，那的確是一個重大發現，因爲，天醜帮的大批人馬巳到達茶館的門口。

由歐陽玉嬌扶持着的三手婆婆一馬當先，緊隨在後的是兩個獨臂老人，也就是天醜帮的護法歐陽左，歐陽右兄弟，最後是刑堂堂主余夢龍，和一個獨目老者。

這一行六人，不是殘廢就是醜八怪，而且一個個像兇神惡煞似地。

因此，他們一進門，不但茶館的掌櫃，跑堂，和茶客們臉色爲之大變，連林一葦的心弦，也爲之暗中拉緊起來。

唯一例外，而表現得鎮定如恆的是錢塑。

他，大馬金刀地端坐如故，端起茶杯，淺淺地飲了一口，目注對方六人，口中却低聲向林一葦說道：「林兄請記着，不論情況如何發展，莫離開我身邊。」

林一葦點點頭，沒接腔。

爲首的三手婆婆，歐陽玉嬌二人在錢塑座位前丈五左右停了下來，歐陽玉嬌笑道：「錢大哥，林大哥，二位好！」

林一葦哼了一聲，錢塑却含笑說道：「托福，托福！」

余夢龍却向那給嚇得臉色發白的店主沉聲說道：「掌櫃的，咱們要在這兒辦點事，從現在起，這茶館由咱們包下了。」

「是是……」掌櫃的連聲應是，但他的身子却在「簌簌」地抖個不停。

「不相干的人，叫他們快點出去！」

「是……小的馬上去說……」

余夢龍這才向三手婆婆說道：「副座，請副座直接跟他說。」

三手婆婆冷然接道：「我知道。」

余夢龍忽有所憶地歉笑道：「對了，副座，請讓屬下先跟錢大俠作個交代。」

三手婆婆漫應道：「你說吧！」

余夢龍目注錢塑問道：「錢大俠，午前，咱們帮主是否跟你說過，今天天黑之前，會讓咱們副帮主跟你見面？」

錢塑對於目前的六人中，他實際上只認識三手婆婆和歐陽玉嬌，因此，他不答反問道：「閣下能否先報個萬兒？」

「在下余夢龍忝爲本帮刑堂堂主。」

「久仰，久仰，另外三位呢？」

「本帮左右護法。」

「就是那『反手劍，左手拳，神仙見了也胆寒』的歐陽昆仲？」

「不錯！」

「還有一位？」

「這位是本帮神機堂堂主上官景。」

「『獨眼雙環』上官景，是嗎？」

「唔……你很有點見識。」

「不是我錢塑有見識，是貴帮網羅了太多的一流高手，目前，這小小的仙人橋茶館中，風雲際會，羣賢畢集，眞算得上是漪歟盛哉！」錢塑呵呵一笑之後，才目注歐陽玉嬌，道：「歐陽玉嬌，妳呢？」

歐陽玉嬌一楞道：「我怎麼樣？」

錢塑笑問道：「妳在天醜帮中，官拜何職？」

歐陽玉嬌道：「哦……小妹屬護法之職，並與兩位歐陽大哥結爲兄妹……」

錢塑朗聲笑道：「好啊！飛上枝頭作鳳凰了，可喜可賀……」

三手婆婆一頓手中拐杖，沉聲喝道：「姓錢的，我老婆子耐性有限！」

錢塑連忙歉笑道：「趙大嫂，務請稍安勿躁，我還得跟余堂主說幾句話……」

「揀緊要的說！」

「好的。」錢塑目注余夢龍道：「余堂主，你方才所說的話，跟貴帮楊帮主所做的承諾不符。」

余夢龍含笑接道：「我知道，敝帮帮主承諾的，是將三手婆婆交給你，但現在的三手婆婆，已是本帮的副帮主，所以，我們只能請她到這兒來，以踐帮主的諾言，至于咱們副帮主是否願意跟你走，在下可不便過問。」

「你知道這承認就好。」錢塑目注三手婆婆道：「趙大嫂現在妳可發問了。」

三手婆婆沉聲問道：「錢塑，你在我面前，有沒有說過一句眞話？」

「有，而且絕對不止一句。」

「你說過，拙夫趙公玄還活着？」

「是的，我說過。」

「但歐陽玉嬌却說，他巳經死了，而且，屍體也到了天醜帮手中。」

「大嫂，妳是相信反覆無常的歐陽玉嬌，還是相信我呢？」

「我誰都不相信，我只要你立即把小蘭交給我。」

「大嫂，小蘭交給妳是可以，但妳攷慮到後果嗎？」

「甚麼後果？」

錢塑一字字地，沉聲說道：「大嫂，小蘭在我這兒，可說是安如泰山，但一經交還給妳，不但妳苦守多年的王府珍藏會落到天醜帮手中，你們母女的性命，也必然難保。」

三手婆婆冷笑道：「你忘了我現在是甚麼身份！」

錢塑也冷笑道：「我沒忘記妳現在是天醜帮的副帮主，但我不能不提醒妳，妳這個副帮主，是建築在甚麼基礎上，當性命都保不住時，副帮主的身份又……」

三手婆婆一頓拐杖，截斷他的話說道：「住口！」

錢塑笑道：「行！既然艮言逆耳，我也樂得省點精神。」

「錢塑，你說，還不還我小蘭？」

「不還！」

三手婆婆沉喝：「左右護法聽令！」

歐陽兄弟同聲恭應：「屬下在！」

「拿下這匹夫！」

「遵命！」

歐陽兄弟應聲而出，却被余夢龍的手式止住，並向三手婆婆欠身一禮，道：「副座請息雷霆，且容屬下向錢大俠勸導一番。」

三手婆婆冷哼了一聲：「何必徒費唇舌！」

「帮主交代過，屬下不得不將帮主的意見轉達。」余夢龍不再理會三手婆婆的反應，逕自向錢塑問道：「錢大俠，有關目前太原地區的情況，以及各方面的實力，咱們帮主已經向你分析過了？」

錢塑點點頭道：「不錯。」

「咱們帮主，也曾經請錢大俠置身事外？」

「唔……」

「那麼，在下重申前請，希望錢大俠能冷靜地加以攷慮。」

錢塑冷聲道：「閣下認爲你的面子比楊帮主還大？」

余夢龍醜臉一變，道：「錢大俠，在下是一番好意。」

「我心領。」

「絕不考慮？」

「不錯！」

「好！」余夢龍冷笑一聲，扭頭向歐陽兄弟道：「左右護法請！」

歐陽兄弟倒是乾脆得很，二話不說，雙雙向錢塑撲了過去——

以歐陽兄弟的盛名，聯手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錢塑，這是未之前聞的怪事，其所以如此，必然是他們來此之前，曾經受到楊百川的警告，因爲，在目前的濟濟羣雄之中，楊百川是唯一和錢塑正式交過手，也算是對錢塑的深淺較爲了解一位。

也由於這原因，歐陽兄弟一出手，就是他們的看家本領——歐陽左的左手拳，歐陽右的反手劍。

這二位，由於他們內功精湛，拳劍招式奇詭，更因他們的左手拳，反手劍是別走蹊徑，大異於武學常規，交手之間，令人防不勝防，即使是和他們身手相當的高手，也因上述原因而非其敵手，而這，也正是「神仙見了也胆寒」那三句歌謠的起源。

目前，這二位破例聯手之下，是何等威勢。

一時之間，但見拳影重重，勁風激盪，寒閃交織，劍氣森森，襯托上四週那桌翻椅碎，「唏哩嘩啦」的一連串响聲，算得上是集緊張，刺激，熱烈，火爆於一爐，使得旁觀的人，一齊屏息凝神觀戰，那遠在一隅的掌櫃的，更是臉色煞白，全身發抖，口中連聲唸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令人驚異，也令歐陽兄弟氣憤的是：當事人之一的錢塑雖被圈入對方的重重拳影與綿密劍幕之中，也儘管他的右手已持着長劍，却根本不曾攻擊，只是在那尺許方圓之內，以無比快速，也美妙已極的姿態，東倒西歪地閃避着。

在旁觀者的注視中，歐陽兄弟的每一拳，每一劍，都可以致錢塑於死地，但事實上，却都被錢塑以毫髮之差避了開去。

歐陽兄弟的攻勢，快如迅電奔雷，片刻之間，已放出二十多招，而錢塑却仍然是一味地閃避着。

旁觀者清的余夢龍，已瞧出情況不對，他，目注鬥場，口中却向一旁的上官景悄聲說道：「上官兄，那小子顯然是在觀察歐陽護法的武功路數。」

「唔……」

「咱們得準備支援……」

他的話沒說完，錢塑已朗聲笑道：「我已禮讓了三十招，俗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二位也請接我兩招試試……」

說着，代之的是一聲震耳金鐵交鳴，和一聲輕微的痛呼。

聲止，光斂，一切歸於靜止。

歐陽兄弟獨臂環抱胸前，一臉驚容，滿目怒火。

錢塑的長劍已入鞘，雙手背負，氣定神閑地卓立當場。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的空氣像凝結住似地，呈現一片死寂，因而使得歐陽兄弟那重濁的呼吸聲，更顯得清楚可聞。

余夢龍猛吸一口清氣，沉聲問道：「二位護法，傷勢不嚴重吧？」

歐陽右苦笑道：「算不了甚麼，只是中了他的『大悲截脈手』。」

錢塑淡淡地一笑道：「余堂主請放心，一個時辰之後，他們仍然是生龍活虎的一流高手。」

三手婆婆臉上的肌肉抽搐着，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她，眼睛雖瞎，耳却不聾，目前的情況，她應該是瞭如指掌，但她曾經不是歐陽左的三招之敵，此刻，錢塑却在歐陽兄弟聯手之下，於「禮讓」三十招之後，一招克敵，相形之下，她還能說些甚麼哩！

一聲斂笑，起自余夢龍的背後道：「錢老弟好高明的身手！」

聞聲知人，那是天醜帮帮主楊百川。

原來在方才那令人窒息的惡鬥中，這茶座中又添了不少的武林豪客。

楊百川和另外一個醜八怪，不過是這些豪客中的一部份，此外，百花宮方面，宮主蕭桐，玉面郎君蕭雲，冷秀才費天祥，蕭桐的老婆金花聖母等也趕了來。

金花聖母是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儘管她的武功，名氣，都高於乃夫蕭桐，但由於她很少在江湖走動，因而認識她的人却不多，因此，她算是現場中的一位陌生人物，不！眞正的陌生人物，應該算是集冷艷，神秘於一身的白冰清。也不知她是由那兒進來的，居然和站在錢塑背後二丈遠處的林一葦一起。

她，一手抱着那隻蜷伏在她懷中的白毛狸貓，一手搭在玉兒的身上，就像是一位坐在包廂中觀戲的閨閣千金，顯得那麼沉穩，閑散，也那麼嬌慵無邪……

這些，都是由於楊百川的突然說話，才給人發現的。因此，一時之間，錢塑沒答話，原先在茶館內的羣豪們，一齊以驚訝的目光，向四週掃視着。

尤其是小色鬼蕭雲，當他發現美艷絕倫的白冰清時，竟像是中了邪似地，楞住了，站在他旁邊的金花聖母，順手一記耳光，低聲沉叱：「少在這兒丟人現眼，給我滾回去！」

楊百川精目環掃，低聲向余夢龍和上官景二人吩咐着：「好好保護三手婆婆，如有失閃，唯你二人是問！」

「是是……」余夢龍連聲恭喏，却向三手婆婆悄聲說道：「副座，咱們暫時退到一旁去。」

三手婆婆悄聲問道：「好像又來了很々人？」

「是的。」

「那是些什麼人呢？」

「聞風而來的各路英雄好漢，都到齊了。」

「這些天殺的！」

錢塑含笑說道：「趙大嫂，天才不管這些閑事哩，他也跟世人一樣的欺善怕惡，只維護强有力者……」

三手婆婆已在兩位堂主的扶持之下，退到茶館的另一角，和歐陽兄弟站在一起，聞言之後，却是一頓枴杖，怒聲叱道：「閉咀！」

錢塑沉聲說道：「大嫂，我是一番好意，妳如果想母女團聚，並保有王府藏珍，唯一的一條路是：回到我這邊來。」

楊百川接口道：「錢老弟，眼前的事非唇舌所能解決，你還是省點精神吧！」

錢塑笑問道：「依大帮主高見呢？」

楊百川道：「武林中事，强者爲尊，解決問題也自然是以實力爲先決條件。」

「大帮主認爲貴帮的實力，已穩操勝券？」

「不錯，唯一欠缺的，是你老弟這一環。」

「大帮主是希望我合作，還是退出這場紛爭？」

「當然最好是合作……」

「很抱歉，我一向是獨來獨往，眼前之事，我既不會跟誰合作，也不會自動退出……」

楊百川冷笑道：「你認爲老夫沒法治你？」

錢塑漫聲應道：「那就要看事實證明了。」

楊百川鬚髮怒張，沉聲說道：「錢塑，你既然不識抬擧，老夫可不管你與『乾坤一絕劍』和七星觀主是甚麼淵源，今天，非將你擺平不可。」

「我正等着。」

楊百川霍地轉身，向蕭桐夫婦問道：「蕭宮主，賢伉儷能否請聽老夫一言？」

金花聖母搶着答道：「請說。」

楊百川道：「咱們之間，以往的過節，暫時擱下。」

金花聖母道：「楊大帮主之意，是要和本宮聯手，對付錢老弟？」

「不！老夫毋須貴宮相助，只要貴宮置身事外，老夫自有力量制服錢塑。」

「制服錢塑以後呢？」

「然後，咱們各憑實力，將新仇舊恨一齊解決，誰獲得最後勝利，誰就是王府藏珍的主人。」

「好主意！只是——」

「只是怎樣？」

「外子已跟錢老弟有過口盟，你楊大帮主對付錢老弟，本宮勢難袖手。」

楊百川扭頭向錢塑冷笑道：「怪不得你有恃無恐，原來，你已答應跟百花宮合作……」

錢塑淡然一笑道：「大帮主，我還是那句話，我不會跟任何人合作。」

這句話，等於是摑了金花聖母一記耳光，以她的火爆性格，怎能受得了。

因此，錢塑的話聲一落，她立即怒聲叱道：「姓錢的，你說話不算數！」

錢塑却直接向蕭桐笑問道：「蕭宮主，在下曾對你有過任何承諾嗎？」

蕭桐苦笑了一下道：「這個……錢老弟至少承認咱們已是一家人。」

錢塑含笑接道：「即使是一家人又怎樣，親如父子兄弟，也不一定能事事合作呀！」

金花聖母突然揚聲說道：「楊百川，我答應你的條件。」

楊百川呵呵一笑道：「老夫謝了。」

金花聖母道：「但必須由我先行教訓一下這個目中無人的狂徒。」

有人願意搶先出手，對楊百川而言，自然是求之不得，因而含笑接道：「行！行！」

金花聖母根本不理乃夫蕭桐一再的向她使眼色，逕自緩步而出，向錢塑冷笑道：「姓錢的，亮兵刄！」

錢塑滿不在乎地漫應道：「妳呢？」

「我怎樣？」

「妳該先亮兵刃呀！」

金花聖母是以擅長暗器得享盛名，最厲害的暗器，是她頭上的九朶金花，她使暗器的手法，固然是武林一絕，而暗器的本身，更是巧奪天工。

那九朶金花，大小不一，大者與一般玫瑰花不相上下，小者却僅制錢大小，分別成玫瑰，牡丹，百合……等樣式，並因其外形之不同，分別藏有毒粉，毒針，毒汁等歹毒玩藝，配合上她那發射的特殊手法，眞令人防不勝防，江湖上曾有一個傳說，如果她九花齊發，即使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她的毒手。

而這，也就是她這金花聖母的賀號的由來，也由於江湖同道中對她的恭維和畏懼，更助長她那驕橫跋扈，目無餘子的氣焰……

金花聖母一聽錢塑要她亮兵刃，禁不住一楞道：「你不認識我？」

「是呀！請自我介紹一下。」

「老娘金花聖母。」

「哦！久仰，久仰。」

「老娘的兵刃就是一身暗器，現在，你明白了吧？」

錢塑含笑道：「明白了，請……」

錢塑雖然藝高人胆大，却並不驕狂，「請」字聲中，已亮出了青銅長劍。

就當這緊要關頭，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白冰清，忽然嬌喝一聲：「且慢！」

錢塑頭也不回地問道：「白姑娘有何見教？」

白冰清嬌笑道：「錢大哥，俗語說得好，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這一陣，讓小妹代勞吧！」她的笑，好靨！好媚！可惜錢塑並未看到。同時，她口中的「錢大俠」，也變成了「錢大哥」，而且叫得那麼的親切，但狀似魯男子的錢塑，却根本不曾領略到，仍然是頭也不回地答道：「我先謝了！請！」

（未完）

「春秋筆」是期續稿未到，暫停刊出，敬請見諒。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皇冠（七）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得到陳依德之助，為他備配了竊聽器，他在那晚潛進紀艮住所，把偷聽器裝好後，返回王漢成家中，告知王漢成在明晚進行偷竊血皇冠的工作，當陳依德和他私談時，司馬洛却告訴陳依德，他不想明晚動手，因為他不信任王漢成，就不想他清楚進行計劃了——

倖逃死亡阱

「你最好小心一點，」陳依德說，「他不可能贊成你去把那隻皇冠找回出來，但他現在却似乎正在盡他的能力帮助你，可以肯定，他的帮助決不會是好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所以我不讓他清楚我們的行動！對了，陳小姐，有一個問題我是早想問你，那是關於劈頭的問題。」

「什麼？」

「劈頭的問題，」司馬洛說，「我們如果和你合作，而和王漢成作對，難保我們不會給劈頭的，你能够防止這件事情發生嗎？」

「我相信我能的，」陳依德說，「他不敢正式把你們處死，因為他沒有藉口，我不會讓他，而國王知道你們是正在為國王工作，也不會饒他的。除非他暗殺你們，但那又不會是劈頭了！」

迫入毒龍潭

「別開玩笑！」司馬洛氣結地道：「你眞能保障我們的安全嗎？」

「我會盡力！」陳依德說。

「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司馬洛說，「假設我眞找到了血皇冠，我交給你還是交給王漢成呢？如果交給你，我們就很難向王漢成交代了！」

陳依德想了一會。「到時再算吧！我猜到時可當着我的面前交給他，也許，讓我安排一下，當着國王的面前交給他。」

「這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沒有了。」陳依德說：「晚安。」

那隻米高峯給扯回上面了，司馬洛也回到房中，金達正躺在床上，閉着眼睛，兩隻耳朵都塞着那原子粒收音機的耳塞，每邊一隻。司馬洛碰碰他的肩。金達張開眼睛，祇能看見司馬洛的嘴巴在動着。金達把一隻耳塞抽了出來，才可以聽到司馬洛說話。

「別睡着了！」司馬洛低聲說。

「有人打鼾時我總睡不着的。」金達也低聲回答，「所以你不必担心。」

「我現在先睡了，」司馬洛向他做了個鬼臉，「四個鐘頭之後叫醒我吧，我接你班。」

金達點點頭。司馬洛匆匆換了衣服，在床上躺下來。「他有再提劈頭的事嗎？」他問金達。金達搖頭，司馬洛躺下來，很快就睡着了。

× × ×

第二天晚上，十一點十分接近的時候，司馬洛和金達正一起坐在那黑暗的大客廳中，廳中黑暗，那是因為他把燈都熄了。他們的身上已換上了黑色的夜行衣，就像成為了陰影的一部份，眞不容易看出是有兩個人在那裏的。司馬洛正在那裏吸烟。烟頭的火光一亮一亮的。每當他啜吸的時候就一亮。金達的咀巴不停地動，不知道在吃着甚麼，大概是他自己創造的食譜吧。

接着電話鈴刺耳地响起來。司馬洛迅速地把咀巴上的香烟摘下來，而金達的食物也掉了一些在地上，這兩個動作都充份表示他們的神經的緊張。

司馬洛過去接電話。果然是王漢成打來的，一如他們所計劃的。「行了。」王漢成說：「你們可以進去了。」

「好的。」司馬洛說：「我們馬上就出發。」

「時間要算得準些。」王漢成說：「十二點以後進去，四點鐘前要出來了。」

「好的。」司馬洛掛了電話，又轉問金達：「你有聽到甚麼嗎？」

金達拿開一隻耳塞，搖搖頭。「他們已輪聽了許多個鐘頭，聽到不少話，譬如紀艮見客，紀艮打電話之類，但是沒有聽到過甚麼重要的話。」

「現在我們出發吧。」司馬洛說。

「還要聽嗎？」金達似乎非常急於免役。

「當然了。」司馬洛說：「現在才是最重要的一段時間呢！」

金達站起來，和司馬洛一起出門，上了他們那部車子，開走了。

他們的車子一直開到紀艮的住宅附近，這一次則是由司馬洛駕駛了，他的駕駛術很高明，他可以比較肯定地擺脫任何跟踪——假如有人跟踪的話。

「我們眞要進去嗎？」金達問。

「不。」司馬洛搖頭：「進去沒有用的，告訴你，我有一個懷疑，我懷疑血皇冠根本就不在紀艮那住宅的裏面。」

「你怎知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道：「我沒有說我知道，我祇是說我懷疑吧了。我懷疑王漢成知道皇冠不在屋裏，所以他才會這麼落力帮忙我去找！」

「你的意思，是他另有陰謀？」金達問。

「當然了。」司馬洛說：「正如所說，他也不希望血皇冠能找回來的，很可能他祇是在令我們白兜圈子，祇是在拖延我們。」

「拖延到國慶節？」

「如果是這樣，就讓他以為能拖住我們好了。」司馬洛道。

「聽我說。」金達舐着唇皮，吶吶着：「我知道你也許不會高興我這些話的，但我還是要說，我要說的就是，我們何必去跟王漢成合作呢？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不過是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吧！去告訴王漢成我們不幹了，祇要讓我們走就行，他一定樂於送走我們的。」

司馬洛不屑地瞪了他一眼。「總是貪生怕死的，是嗎？告訴你，金達，世界上有一種人，是喜歡利用人之外又不喜歡人知道被他利用的，他會把可以利用的人盡量利用，然後，當利用價值完了之後，他還要把這個人毀掉。他絕對不肯輕輕放手的。」

「那麼——那麼我們是無法中途收手了。」金達問。

「沒法。」司馬洛搖頭，「我們就像給和一隻餓虎關在一起，沒法妥協的，如果我們不把老虎殺掉，老虎就要吃我們，現在我們就是要設法把老虎殺掉！」

金達抖了一抖。

司馬洛沉默地駕着車子，終於，金達又開口了。「我可以不聽這東西嗎？既然紀艮在國王那裏賭錢，他的家裏不會有甚麼聲音的，這有甚麼好聽呢？」

「不行。」司馬洛搖頭，「你得繼續下去。」

金達聳聳肩。

司馬洛終於把車子停下來了。那是一座小山。司馬洛取出望遠鏡來向下瞭望。遠遠的下面就是紀艮那座宏大的住宅了。

「我們就這樣在此坐到天亮嗎？」金達問。

「如果你嫌悶的話，你也可以進屋裏去逛逛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就贊成在這裏坐一坐，也許輪班睡睡覺好了。」

金達微微地抖了一抖！「呃！」他吶吶着說：「我看我們還是坐在這裏吧。」

他們在沉默中坐着，司馬洛偶然也會提起望遠鏡來，向屋子那邊瞭望一下。「究竟你預算會發現甚麼？」金達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祇是一種習慣，我們既然來了，在一個很方便看的單位，似乎沒有理由不看看的，是不是？」

他們再呆了大約四十五分鐘，司馬洛看看錶，吃吃笑：「如果我們是準時的話，我們現在是正到了地下室中去了。」

因為他在今天早上，在王漢成的追問之下，他又把他的「行動計劃」對王漢成詳細解說了一遍。王漢成說要配合時間，把紀艮拖住在國王的宮中，所以需要知道得很清楚。司馬洛根本沒有行動的打算，所以他祇好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根據屋子的圖則而編出一個計劃來。他說，在某一個鐘點，他就會在屋子的某一個部份搜索，到某一個鐘點時他就會搜到某一部份，他會很準時的，因為他的時間有限，一秒鐘都不能浪費，王漢成似乎相信了他，他說得那麼似模似樣的。總之，依照他所說的時間，他現在是應該搜到那座作儲物室用的寬大的地下室了。那二隻「原子粒收音機」一直就放在車頭的雜物箱上，金達沒有用耳塞，由於現在不怕別人聽到了。而那二隻東西也一直沒有吐出甚麼聲音來。也不應有甚麼聲音出來的，因為紀艮已經到了國王家去赴宴了，沒有人在他的寢室之內，怎會有甚麼聲音呢？

但，就在此時，鐘聲忽然自那二個收音機之中傳來。响個不斷的鐘聲，金達的身子霍地坐直了。「唏！」他叫道：「那是甚麼聲音？」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很有趣，很有趣！那像是防盜警鐘的聲音，那地方是有很多防盜警鐘的設備的，在圖則上我們不是已經看到了嗎？這聲音就很像是防盜警鐘的聲音了。」

「但是怎會呢——？」

從那二個米高峯中，他們又聽到一些蓬蓬的叱喝及叫喊之聲。「是從樓下來的人聲。」司馬洛說着舉起了望遠鏡望向紀艮那座住宅。一望之下，他就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氣，低聲叫道：「我的天。」

金達也舉起了他那副望遠鏡望過去。

他們都看見的，在屋子周圍的園中，有好些人在跑來跑去，每一個都握着槍的。叱喝仍自那隻原子粒收音機中傳出來。

「他們在幹着甚麼？」金達驚愕地問着。

「很明顯的，」司馬洛說：「他們正在把屋子包圍起來。」

「那些是甚麼人？」金達又問。

「我見過他們了。」司馬洛說，「就是那些保護紀艮的保鑣們，很奇怪他們並沒有跟了紀艮去。」

「皇宮的保衛，已經夠周密了。」金達說：「當然沒有理由，帶那麼多保鑣去的。」

「一見人就開槍。」原子粒收音機中傳出來這樣的叫喊聲。

「我奇怪他們是在玩甚麼遊戲！」金達說：「也許是防盜演習。」

「也許是吧。」司馬洛說：「但，防盜演習為甚麼要叫一見人就開槍呢？」

「你有甚麼看法？」金達說。

「我的看法就是有賊潛進那屋子，不慎觸動了那警鐘。」司馬洛說。「於是現在那屋子就給包圍了，這些人是在捉賊，

我很慶幸我們並沒有進去。」

「但。」金達深感奇怪地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甚麼人會進去的？」

「這正是最奇怪的一點。」司馬洛說：「但，讓我們靜觀其變吧！」

從望遠鏡中，他們看到那些持槍的打手正在屋子的周圍跑來跑去，叱喝的聲音仍繼續從那隻原子粒收音機中傳來，不過很少聽得清楚的。

這樣擾攘了十多分鐘，有另外二個打手從屋中出來了，對其他的打手們指手劃脚地指揮着。這二個人所站的地方，大概就是在廳中那個米高峯的窻外的樓下的，所以他們的聲音清楚地從收音機中傳出來。其中一個叫着：「他們不在地下室。」

另一個命令：「我們分散去找吧，你們，你們到那邊，你們那邊！你，你，你們兩個跟我們上樓去找。」

司馬洛把望遠鏡拿開，望望金達，金達也正把望遠鏡拿開來看他。兩個人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光。他們繼續用望遠鏡瞭望着。

人聲開始清楚起來了，是那幾個上樓去的打手。他們是上樓搜索的。

終於，其中一人咒罵起來。「媽的，他們不在樓上。」和他一起的同伴們也吐出一連串最鄙粗的咒罵。金達不屑地皺着眉頭：「眞沒有教養的咀巴！」這樣說時，司馬洛却也吐出了一聲咒罵，用的也是不見得斯文了多少的字眼。金達聳聳肩。

「怎會的。」第一個開口的人又在說：「他們應該在屋裏的，老闆說過是這個時間。」

「但他們的確不在。」另一個說：「老闆說他們這個時間會在地下室，我們不單止找過地下室，連整座屋子也找過了。他們就是不在。」

金達也咒罵起來了，用他剛才形容爲沒有教養的字眼。「司馬洛，」他說：「你可知道他們所指的是甚麼人嗎？就是我們這兩個胡塗兒！」

「我並不糊塗。」司馬洛說：「我剛才已經聽出來了，而且老早就已經懷疑，不然，我爲甚麼沒有進去。」

「他們以爲你進去了。」金達說：「所以他們現在就正在那裏面找你。」

「而且他們打算當場就把你打死。」司馬洛說：「你聽見剛才那人在叫的，他說，見人就開槍。」

「媽的。」金達咬牙切齒地罵着：「他們怎知道的？他們怎知道我們要來？」

「我不能肯定。」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肯定的一點却是，王漢成曾經在問長問短，問清楚我們進去的時間，而剛剛，那傢伙正在說：這個時間我們應該在地下室裏的，他對我們的時間表也很清楚，和王漢成一樣清楚。」

「這眞是很有趣的巧合。」金達咬牙切齒着：「太有趣了。」

「媽的。」其中一個打手的聲音又通過那隻小型米高峯，在埋怨着。

「白忙了一頓，怎會有人敢偸進來這裏的呢？」

「這大概又是王漢成那傢伙的主意了。」另一個說：「他今早和老闆一起吃過早餐，大概是他在搬弄是非了。一定他告訴老闆說今晚會——」

「你最好小心點說話，」他的同伴警告：「王漢成這個人甚麼都做得出來，你不是不知道的，而且，他不喜歡人家知道他和我們的老闆有來往，所以，你也最好別提。」

司馬洛和金達面面相覷。

現在他們知道很多事情了。王漢成出賣他們，王漢成叫他們進紀艮的住宅，就是叫他們去送死，準時送死！

「讓我們問問老闆吧！」其中一個說：「他正在國王那裏打牌，我們可以打電話去——」

「不必了。」另一個說：「他說過會打電話回來的。」

這樣說着時，電話就响起來了。有人接聽。從米高峯中，司馬洛和金達是聽不到打電話來的人說甚麼的，不過可以聽到接電話的人說甚麼。

「是的，是的，」那人說：「我們已經找過了，我們是很準時的，但我們沒有找到，沒有人在，也許根本沒有人來過——」他說到這裏停住了，電話那邊的聲音較响，仍然聽不到說的是甚麼，不過可以聽得出那邊的人是正在破口大罵，一定是紀艮打回來的電話了，祇有紀艮可以如此罵他們的。「老闆，不是這樣的，請聽我解釋，我們可以——」他說到這裏。又給罵聲打斷了，最後，他又唯唯地答應：「好吧，好吧，我們試試吧。」

電話掛斷了。

「怎麼樣了？」另一個人問。

這人咒罵着。「老頭子說到外面去找一找，說不定他們還在外面沒有進來，他說他們最喜歡逗留在那邊那座山上。」

「豈有此理的王漢成！」另一個說：「沒有他，我們可少做很多工作。」

「我們走吧！」另一個說：「如果眞找到的話，讓我們多射幾槍好了。」

司馬洛和金達面面相覷。「我們走吧。」司馬洛說：「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飛馳着駛下山去，駛到半山腰時，金達已能够從望遠鏡中看到車頭燈正從紀艮那座住宅的園中出來，有兩部之多。如果給他們找到，兩個人的身體就會給射得像蜂巢一樣了。

「我的天！」金達說：「這眞惡毒了，和我們一起計劃，帮助我們進屋，但另一方面，却偸偸地通知紀艮，讓我們去送死！」

「這正是王漢成那種人的作風。」司馬洛說：「但瞞不過我。」

「似乎王漢成和紀艮是勾結的。」金達說：「而這件事很少人知道。連陳依德都不知道。」

「這就解釋了很多事情了。」司馬洛說。

這時他們已經安全地離開了那座山腰，向家裏駛回去。

「解釋了甚麼？」

「解釋了爲甚麼王漢成要殺我們。」司馬洛說：「國王和陳依德要用我們去找尋皇冠，他却很害怕我們會找到。」

「但是他又不敢動手殺我們。」金達說。

「所以就讓我們去送死了。」司馬洛

冷笑着：「很聰明，很聰明！」

「但我們怎辦好？」金達苦惱地說：「一次害我們不成功，他一定還會再來第二次的，我們提防得到幾時呢？」

「小心點好了。」司馬洛說：「起碼我們知道了他的陰謀，這總勝於懵然不知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找陳依德談談，她應該可給我們想個比較好的善後辦法。」

「你最好現在就想個好的善後辦法！」金達看着車子的倒後鏡說：「他們追來了。」

司馬洛抬頭一瞥，果然看到一輛車頭燈正在後面接近。本來，路是任人走的，沒有甚麼證據能證明來車有甚麼惡意。但，他們現在是作賊心虛的，而且，司馬洛的心裏有一種不大對勁的感覺，感覺到那部車會是來追他們的，而，司馬洛的經驗之豐富，他的感覺通常都會是對的。於是他開始增加速度，與後面那部車保持着距離，不讓它接近。金達心驚肉跳地頻頻回頭望後面。

那部車果然是追他們而來的，他們一逃，那車就開得更快，而且，槍聲响了，一顆子彈「嗤」一聲在車窗外面飛過。

金達又咒罵起來了。

司馬洛祇是鎭定地把持着車子。「他們一定認得這部車子！」他說，「王漢成大概把我們所開的車子的欵樣也告訴他們了，否則他們不敢貿然開槍的。」

「所以我們最好是把車子棄掉了。」金達說。

「是的，我們最好棄掉車子，不過，我們得找一個適合的地方這樣做！」

「可惜我們不熟路。」金達埋怨着：「別說找個適合的棄車地方了，就是要擺脫他們也不容易呢！」

「我是熟路的。」司馬洛說。

「甚麼？別開玩笑吧。」金達沒有好氣地說：「你怎會熟路呢？你以前又沒有來過這裏。」

「我並沒有浪費時間。」司馬洛說：「當你浪費時間在弄東西吃時，我已經仔細研究過這裏的街道圖了，我每到一個陌生地方總是這樣做的，因爲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會需要逃走，明白嗎？」

金達哼一聲。「你們這些慣賊，應該是這樣的。」

司馬洛沒有再理睬他了，祇是開着車，在那些狹窄的小街上轉來轉去，後車有時也會放一槍，不過都沒有打中，而在這些狹窄的街道上，放槍的機會也不多。

接着，司馬洛忽然一扭舦，車子便離開了路邊，直衝下去，車身給那凹凸不平的斜坡震得就像要散開來似的。到了斜坡的脚下，司馬洛再一扭舦，車子便駛進了一度拱門下的黑影中了。

金達看清楚周圍，發覺那實在不是一度拱門，而是一度橋，是一度橫跨一條小河的石橋，橋下那條小河現在已經半乾涸，他們的車子就駛進了橋底。

「下車。」司馬洛低聲叫道：「但別大聲碰車門。」

他們悄悄地下車。把帶來的用具也從車上取下來了，這其中自然包括了二隻米高峯。這樣做着時，那部汽車的人一點也沒有懷疑，他們已經離開了路上，祇以爲他們是仍然在前面逃走。

「現在走吧。」司馬洛拉拉金達，沿着那條半乾涸的河床跑步。

「這河是通到甚麼地方去的。」金達問。

「你放心。」司馬洛說：「當我們走完這條河時，我們已差不多回到家了。」

「會不會有一條同樣的河是通過邊境的呢？」金達滿懷希望地問。

「恐怕沒有了。」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編一個故事，向王漢成解釋我們是怎會不被殺死的吧，我們不能讓他知道我們沒有進過屋，也不能讓他知道我們知道了他的陰謀。」

「你來編吧！」金達說：「你編故事的本領比較高明一些。」

× × ×

一小時之後，他們的故事已編好了時，那條河床還沒有走完，而這時，米高峯裏又有人聲傳出來了。這一次增加了一個人的聲音，就是紀艮的聲音。很顯然，紀艮已經從國王家趕回來了。其他的聲音就是那些打手們的聲音了。他們向紀艮報告，他們已在各處找遍了，但是找不到司馬洛和金達的踪跡。

「媽的飯桶！」紀艮暴怒地喝道：「現在滾出去！」過了一會，就是撥電話的聲音，電話接通了之後，紀艮說：「我要找王漢成，王漢成在嗎？……我？我是：：姓李的。」停了一會，又說：「王漢成嗎？現在我不方便說話？……媽的，你有沒有弄錯時間？我們找不到他們，我的手下說他們沒有進來過，在我手下的都是一流的人才，如果我的手下說沒有來過，就是沒有來過。」

歇了一會，紀艮又說：「在屋外倒是找到的，找到了他們的車子，但是追不到，那兩個傢伙很狡猾！」歇了一會，「等？等到甚麼時候！」又歇了一會，聽着王漢成在那邊的解釋，「好吧，但，王漢成，你最好別再犯錯誤了。」電話掛斷，以後就沒有甚麼聲音了。

「似乎。」金達說：「王漢成又對紀艮提供了一個對付我們的辦法了。」

「希望不是一個我們應付不來的辦法。」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排練一下台辭吧，一會兒，我們還得對王漢成解釋我們是怎會不在那地下室裏讓他們槍斃的呢！」

他們花了十五分鐘排練這些台辭，後來又沉默下來了。

「王漢成和紀艮勾結。」金達終於又開口：「這件事應該讓陳依德知道。」

「可惜沒有錄音機把剛才聽到的節目錄下來。」司馬洛說：「不然，放出來給陳依德聽聽，那才好玩呢。」

「你以爲她會相信嗎？」金達問。

「她應該相信的。」司馬洛說：「如果她不相信，我們兩面不討好，那才糟糕呢！」

他們終於回到了家，王漢成已經在等着他們了。大概王漢成是坐車回來的，所以比他們回來得早了，王漢成的演技也頗了得。他長長地呼出一口氣，說：「我的天，我還以爲他們不會回來了。」

「我也以爲我們是回不來的了。」司

馬洛也作着旗鼓相當的表演，開始把預備好的台辭搬出來，「但，你也知道嗎？」

「當然。」王漢成說：「紀艮正在打牌的時候，他家裏有電話來報告發現刺客，他馬上就趕回去了。」他用一條手帕抹着前額，大概是表示正在抹汗了。「我們甚麼辦法都沒有。」

「我們也差點沒命了。」司馬洛說：「幸而他的園中的樹够大，我們可以在樹上躲一躲！」他剛才從望遠鏡中看清楚那些打手們並沒有搜過樹上。他們沒有搜過的地方，他說躲在那裏就行了。

「那個時間，」王漢成搓着下頷，「你們應該是在地下室裏的，你們怎逃得出來呢？」

「我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是命不該絕吧，總之，我忽然覺得我們不適宜留在那裏了，於是我們出來，果然，他們就來了，我們祇好躲到樹上，等他們出去了之後，我們才從樹上下來，爬出牆外，回到車上。」

「跟着他們就開車追來。」金達接口說。

「你們又怎樣逃得脫呢？」王漢成問。「你們在這裏是人生路不熟的。」

「正是人生路不熟，所以我們才會這麼久才回到來。」司馬洛說：「我們把車子棄在一條小橋的橋底，然後才步行回來的，你也最好快把車子弄回來，不然可能查到你的身上來的。」

「我倒不怕人查我。」王漢成不屑地說：「但，我倒奇怪他們怎會知道有人入屋——你們在那裏的時候會聽到他們說過甚麼嗎？」他一定很害怕那些打手們會提到他的名字。

司馬洛也作沉思狀，終於搖搖頭。「沒有，他們祇是說，一見人就要開槍，不過好像有人通知他們的，因爲他們第一步就是去搜地下室，就像有人把我們的時間也告訴他們了。」

王漢成一點心虛的表示也沒有。「不會是你們自己告訴他們的。」他乾笑起來。「那麼難道是我嗎？因爲除了你們之外就祇有我知道這件事了。」

司馬洛懷疑地四面望望。「會不會這裏是有奸細呢？譬如這裏的甚麼地方暗藏着偷聽的米高峯之類？」

「不會的。」王漢成揮揮手，「沒有人敢——」接着又皺起了眉頭。「不過，這個可能性是有的，有這個可能性，嗯！讓我找個人來檢驗一下，因爲似乎沒有別的解釋了，是嗎？」

他們坐在那裏，沉默了一會，王漢成又問：「怎樣？你們有甚麼發現嗎？」

「沒有機會徹底搜索！」司馬洛說：「還得找個機會再去一次。」

「過兩天吧。」王漢成說：「目前他們一定防備得很嚴密了。」他站起來。「我猜你們兩個一定也很累了，你們還是休息吧，別担心，祇要你們是在家裏，就沒有危險的！」

「不錯，」司馬洛心裏在想：「就像鷄籠裏的鷄，暫時沒有生命危險，祇因爲屠宰之期還未到吧了。」但他沒有說出來，他祇是跟王漢成道了晚安，便和金達一起回到房間裏去了。

他們熄燈上床之後，金達又繼續用耳塞去聽那邊的節目了。「希望紀艮會提起那血皇冠收藏在何處。」司馬洛低聲說：「很可惜他連老婆都沒有，沒有人跟他談心腹事。」

「如果王漢成去見他，」司馬洛說，「那才會有些有趣的對白聽聽呢！」

「希望王漢成快點去見他吧。」金達說。

「我奇怪陳依德現在又在哪裏？」司馬洛說，「她應該爲我們焦急的！」

「她應該出現的了，」金達說，「你還是注意着露台上吧。」

這樣說着時，司馬洛果然就看到那隻玩具米高峯又從上面的露台上垂下來了。他連忙跑過去，把那隻米高峯接住。

「陳依德！」他怪責地低聲叫道，「你到哪裏去了？你該早就出現的。」

「我和國王一起，」陳依德說，「一時走不開，眞担心死我了！我還以爲不會再見到——」

「王漢成也是這樣說，」司馬洛說，「但他却正是陷害我們的人。」

「爲什麼你這樣說？」陳依德好奇的問。

司馬洛把他們的遭遇告訴了陳依德。

「那狐狸和豺狼混血的傢伙！」陳依德對司馬洛說完了之後恨恨地罵道。司馬洛差點笑出來了。陳依德罵起人來倒有些很獨到的形容辭。

「你相信我的話嗎？」司馬洛問道。

「當然相信，」陳依德似乎對他眞是滿有信心的，「王漢成正是那種人！」

「我猜他是不想我們找到皇冠的，」司馬洛說，「他和紀艮勾結，這就不但是和你作對，而且也和國王作對了。」

「是的，」陳依德說，「我早就該想到了，這樣對他會有利得多！老王的壽命不會很長了，他自己也已經表示要退休，而王子上來時，他就要完了，他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投向紀艮。如果紀艮那種人得勢，就正會用得着他這種人！」她頓一頓，「但，司馬洛，血皇冠究竟在那裏？最重要的是把血皇冠找出來！如果血皇冠找不到，王漢成和紀艮還是會勝利的。」

「我沒有機會徹底地找，」司馬洛說，「而且，我相信我也很難再進紀艮的家中去找了，不過不要緊，因爲我不相信血皇冠是在紀艮的家中」

「爲什麼？」

「很簡單的，」司馬洛說，「如果血皇冠眞是在紀艮的家中，你以爲王漢成會敢讓我進去嗎？萬一我眞的把血皇冠偷了出來，那豈不糟糕？他指我去的地方，一定是血皇冠不在的地方。」

「有點道理！」陳依德說，不過却不因爲司馬洛說出了一個道理來就感到高興。她也說出她所担心的事情：「這樣一來豈不是把事情弄得更加複雜了嗎？血皇冠的下落不知道——我們連入手的地方都沒有了。」

「別担心，」司馬洛安慰道，「別担心，我們總可以想到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現在起碼還有一點對我們有利之點，那就是，王漢成還不曉得我們已經洞悉了他的陰謀！」

「我們知道又有什麼用？」陳依德頹喪地說，「國王不會知道的，國王不會知道王漢成和紀艮勾結，也不會相信，而我們又不能對他證明！」

「這個我們也慢慢想辦法吧！」司馬洛說。

「慢慢想辦法，」陳依德負氣地道，「我們不能慢，因爲我們根本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知道。」司馬洛慚愧地說。他也知道事情是愈來愈逼促的了，但他也得有時間想想辦法的，起碼，他得有一個晚上的時間去想想辦法——。這時，司馬洛忽然看見房裏，床上的金達正惶急地向他招着手。

「你把這東西先拉上去吧，」司馬洛匆匆地對陳依德說，「我現在得去聽聽收音機，似乎有精采節目了！」

陳依德果然把那隻玩具米高峯拉回樓上去了，司馬洛匆匆跑到金達的身邊，金達興奮地不斷用手指着他正在收聽的那隻原子粒收音機，低聲說：「現在王漢成已經到紀艮家去了。」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金達受了侮辱似地，「紀良的手下剛剛進來通報的。」

「很好！」司馬洛也找了一隻耳塞，插進那收音機裏，和金達一起收聽。他剛來得及聽見紀艮在說：「坐下來，王漢成，要喝杯酒嗎？」

「當然，事實上我很需要喝一杯，神經太受苦了！」王漢成的聲音在回答。紀艮去斟酒時，他又搭訕地說：「牌桌上的運氣如何？」

「壞極了，」紀艮說，「心不在焉，我成爲了大輸家！似乎，我不單止在牌桌上的運氣不好！」

「你用人不當，」王漢成說，「他們兩個傢伙是躲在樹上的，你的人如果找找樹上，就可以找到了。」

「樹上？」紀艮說着，忽然提高聲音叫：「阿錦！阿錦！」

司馬洛和金達交換了一個眼色和一個詭秘的微笑。

現在紀艮叫來的，一定是剛才那些負責搜索的打手的其中之一。沉默了一會，紀艮陰沉地說：「你們說到處都搜過了，但是，樹上又如何？」

「樹上？我們——」那打手遲疑了好一會，不敢說謊，但也不肯完全承認沒有搜過。「我們是向樹上望過的，但是，他們不可能在上面吧！」

「我告訴你，」紀艮陰險地咆哮道，「他們就是在樹上，如果你們搜一搜樹上，就可以捉到他們了。」

那個打手沒有回答，司馬洛看不見他的表情，但是想像中，他一定是正在用眼角恨恨地瞪着王漢成的了，因爲無疑地，這件事的根源禍首就正是王漢成。

「但⋯⋯但⋯⋯」那個打手吶吶地說，「我們的命令是搜地下室，我們在地下室裏搜不到，就——」

「媽的，」紀艮吼道，「如果我想得那麼周到，我還用你們幹什麼？」

「算了吧！算了吧！」始作俑者王漢成現在又來打圓場了，「算了吧，事情已經過去了，追究責任也沒有用，以後小心一點算了。現在，你把經過情形再對我說一遍吧！」

那個打手把情形大略覆述了一遍。

王漢成認爲不够詳細，主要是因爲他想知道的他還沒有聽到。他又問：「那麼你們在整個過程中有沒有提起過我的名字呢？」

「提起你的名字？」那個打手表示莫名其妙，「爲什麼要提起你的名字呢？」

司馬洛知道爲什麼。那些樹是很接近屋子的，屋子內外有人在說話，樹上人是多半聽到的，如果他們提起王漢成的名字，那就糟糕了。王漢成是個聰明人，他也猜到，當那些人找他不到的時候，就會罵他的了，不過他還是不够聰明，他應該想到，這些人即使有罵他，現在也不會承認的。

「沒有，」那個打手果然否認了，「我們沒有提起你，我們——根本不知道你是有關的——」

「現在滾吧，」紀艮喝道，「但我警告你們，再犯一次這樣的錯誤，你們的前途就完了！」

沉默了一陣之後，大概那打手已經出去了，紀艮嘆口氣：「這個年頭，好手眞難找！」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些好的。」王漢成說。

紀艮又嘆口氣。「等大事定了之後再說吧，那時，你也根本不用給我介紹，你簡直可以給我作主了！」頓一頓，「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談談那隻皇冠吧，爲什麼不把它拿到我這裏來呢？」

「爲什麼？」王漢成笑起來，

「放在我這裏，他們是拿不到的。」紀艮說，「我的保險箱是那麼堅固。」

「但他們以爲是在你這裏，這還是很危險的，」王漢成吃吃笑着，「而且，我知道這個司馬洛的確是一流高手，別人認爲無可能開的保險箱，他也能開的，有了那個金達帮助他，就更是如虎添翼了！」

「你以爲你那個地方是安全的？」紀艮問。

「是的，」王漢成說，「一個他們找不到，不知道，也猜不到的地方，還有比這個地方更安全的嗎？」

「在你家裏？」紀艮問。

「當然不是，」王漢成哈哈大笑起來，「他們兩個人現在就正住在我家裏，如果皇冠是在我家，那豈不危險？」

「但那是一個他們猜不到的地方。」紀艮說。

「不，不是。」王漢成一定是在大搖其頭了，「不是，不是在我家。」

「那麼是在什麼地方？」紀艮問。

王漢成十分狡猾地吃吃笑着。「愈少人知道，就是愈安全的！祇有我一個人知道，那就最安全了。」

「媽的！」紀艮說：「你不信任我，你仍然保留着這皇冠，威脅着我！」

「紀大人，」王漢成嘆着氣，「你把我說得太陰險了！我這麼做是完全爲了你好的！」

「你應該知道，我得了大權之後，也不會冷落你的。」紀艮說。

「我知道，」王漢成說，「而且我也

不會懷疑。」

「那你告訴我皇冠是在什麼地方吧！」紀艮說。

「我祇可以告訴你是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王漢成說，「在一個沒有人拿得到的地方，暫時連我自己也拿不到的地方，滿意了吧！」

紀艮沒有做聲，顯然他也拿王漢成沒辦法。歇了一會，他又說：「那兩個傢伙如何？我們得另想辦法把他們殺掉！」

「我已想到了一個辦法，」王漢成說，「這正是我要來見你的原因。」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來，顯然他是正在附耳對紀艮在說話，從米高峯中，祇可聽到他在喃喃低語，但是聽不出他說的究竟是什麼。

金達看着司馬洛，焦急地咬着牙，司馬洛把耳朶緊緊地貼在米高峯上，但沒有用，還是聽不到。

「這是一個方法！」紀艮終於說。

「我們就這樣幹好了。」王漢成說。

以後就沒有什麼好聽的了，因爲王漢成隨即告辭。

司馬洛的嘴巴不住地動着，在喃喃地咒罵着。

「他們又有了一個謀殺我們的計劃了，」金達說，「你聽見沒有？」

司馬洛不耐煩地揮揮手。「我聽見，你以爲我是聾的嗎？別吵着好不好？」

金達祇好不吵他。

「血皇冠是在王漢成的手上，」司馬洛喃喃自語着，分析着剛才聽到的話，「那麼我明白很多事情了！」

「會不會眞的是藏在這屋中呢？」金達問。

司馬洛想了一會，說：「很難說，如果藏在這屋中，也算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了。」

「我去找一找吧！」金達說。

「不要。」司馬洛拉住他，「我們沒有時間，王漢成已經離開了紀艮家，他一定正在回來了，你不够時間徹底地搜的。等下一個機會吧！」

「好吧！」金達老不願意地。

「王漢成一直在担任着兩頭蛇的工作。」司馬洛說，「我猜派人把血皇冠從宮中偷出去的人也正是他，血皇冠給運走了，到了古偉平的手中。古偉平本來是會暗中交還給他的，但是，事機不密，有人知道血皇冠落在古偉平的手中，他祇好設法把古偉平幹掉。於是他就派出一個梁惠謙來。梁惠謙託我去偷血皇冠。這樣，就把古偉平置諸死地了。但是很可惜，又給陳依德查出了血皇冠到了梁惠謙之手，陳依德也託我到梁惠謙的家去偷，這使王漢成不得不把梁惠謙也殺掉。他殺了梁惠謙，拿了血皇冠走了！他殺梁惠謙是比較容易的，他不是第一次到梁惠謙家——現在我記起了，陳依德帶我到山上，用望遠鏡望進梁惠謙家時，我看到的那個『買客』就是王漢成。雖然祇看到下半身，但走路時的姿勢是一樣的。」司馬洛頓一頓，「殺死梁惠謙，拿了血皇冠，於是綫索就完全斷了，沒有人能追查它的下落。這是爲了紀艮及他自己做的事。但，他也是正在替國王做事的，於是他虛與委蛇的派打手靑面阿志衝進我的屋子，來搗亂一番，說要找尋血皇冠，實在，他已經帶了血皇冠回國。」

這是相當複雜的推理，但金達也是當局者，他想了一想，也就明白了。「他帶了血皇冠回國，就藏了起來。」

「是的，」司馬洛說，「本來他這一下已瞞過了每一個人。但，我和你這二個傻瓜却仍不死心，還是跟着來了，他不能就此殺了我們，因爲國王和陳依德都知道我們來了，而且還要用我們。他表面上也贊成用我們，但實際上他已經在暗暗計劃殺我們了！」

「如果不是你够機警，」金達嘆一口氣，「我們早已死於非命！」

陳依德那隻米高峯又在露台外面不耐煩地盪去了。司馬洛跑出去，把它扶穩，說：「陳依德，我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要告訴你的。」他把剛才聽到的話告訴了陳依德。

「你不像是在開玩笑的！」陳依德震驚地說。

「我不是在和你開玩笑！」司馬洛說道。

「你有什麼提議？」陳依德問。

「爲了我們，爲了你們，爲了你的國家，」司馬洛說，「我認爲你們第一個要解決的人就是王漢成！讓國王知道是怎樣一個人就行了。」

「這正是最困難的一件事。」陳依德說：「他是國王的最親信，國王祇信任他！國王雖然已經和我們妥協了，但是對我們還是沒有什麼好感的，我不能就這樣過去對他說王漢成正在背叛你，即使把那些話錄了音給他聽，他也未必相信！」

「這眞頭痛了！」司馬洛說。

「你得想想辦法解決這件事！」陳依德說。

「我看還是你想想辦法吧。」司馬洛說。「這裏是你的國家，一切你都比較熟一點。想到什麼，你明天告訴我好了！」

「好——吧！」陳依德說。

司馬洛回到金達的身邊，金達問道：「如何了？」

「我要睡覺了，」司馬洛說，「明天再談吧！」

他躺在那裏，閉上眼睛，好像已經睡熟了似的，但其實他並沒有睡着。他正在忙於動腦筋，到後來，金達碰碰他，表示輪到他接班收聽那隻原子粒收音機的時候，他仍然沒有睡着。

他不敢睡着；他是在爲了他的生命而動腦筋，他覺得時間愈來愈少了，而王漢成愈逼愈緊，就像一把刀子，漸漸接近他們的頸子，如果他們不設法避開，這刀子就會把他們的頸子割斷！

× × ×

以後的兩天之中，事情都沒有什麼進度，陳依德並沒有想出一個辦法來，而司馬洛也同樣沒有。他和金達乘王漢成不在家的時候，已經小心地把王漢成的住宅整座搜遍了，但是找不到血皇冠。如果王漢成眞的是把血皇冠藏在屋中，那他的本事是值得佩服了！

不過，司馬洛還是保持着先前的信念，相信皇冠不是藏在屋中。

第三天，晚上，王漢成回家的時候，

把他們請出來了。和王漢成一起的還有陳依德。

「有什麼新聞嗎？」司馬洛笑着問，「我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我們是不習慣太靜的。」這祇是表面上裝出來的輕鬆，實在他的心裏是一點都不輕鬆的。

「正是有新聞才請你們出來，」王漢成微笑着，「這新聞是依德帶來的！」他轉向陳依德。

陳依德咽了一口唾沫，點點頭。「是的，其實這是國王的新聞。似乎國王已經查出了血皇冠的所在。」

「國王查出了血皇冠的所在？」司馬洛諷刺地瞥了王漢成一眼，「似乎國王代替你做了你的工作了。」

王漢成苦笑。「我有點慚愧，但國王的確是有了消息，他不肯說出他的消息是從何而來的，但，他說知道血皇冠是在何處。」

「而，我們又要試試去偷？」司馬洛問着，覺得頸背上的汗毛直豎了。

「當然了，」王漢成微笑，「這是你們的工作。」

「血皇冠是在哪裏呢？」金達問。

「在金玉樓。」王漢成說。

「金玉樓是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一個很危險的地方。」陳依德說。

「哦？是嗎？」司馬洛聳聳肩，「可不可能比紀艮那裏更危險呢？」

「差不多了，」陳依德說，「因爲金玉樓也是紀艮的地方。」

「哦？」司馬洛看着她，說：「你的意思是說，金玉樓也是在紀艮的住宅之內的嗎？」

「不，我沒有這樣說，」陳依德搖頭，「金玉樓是在另一個地方，是紀艮給他的打手們住的地方。」

「哦，」司馬洛點頭，「我明白了。紀艮實在是把血皇冠收藏在金玉樓，有那許多打手守在那裏他就覺得很安全了！」

「國王認爲是這樣，」王漢成苦笑着，「坦白說，我是不相信的，但，國王說是在那裏，你也祇好到那裏去找找了！」

司馬洛搓着自己的下頷。「我不大喜歡這件工作，不過，這也總比完全沒有事做好的。唔，我猜金玉樓的打手們也不知道血皇冠是在他們那裏的吧？」

王漢成搖頭。「國王說不知道。祇有紀艮自己知道。他不能把這麼重要的一件東西的所在隨便告訴人的。」

「金玉樓是怎麼一個所在呢？」司馬洛問，「我猜你有它的圖則之類吧？」

「手頭上沒有，」王漢成回答，「但我可以找一找的。不，這不是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內奸的問題，」司馬洛皺着眉頭，「我祇怕像上一次一樣，我們去到的時候又有人在等着我們。這次更糟糕了，既然金玉樓是打手們住的地方，我們進去，說不定會給剁成肉漿呢！」

「我本人是不贊成你去的，」王漢成搖頭嘆着氣，「國王這情報不知道從何而來，總之我不相信。但是這是國王的命令，我做不了主！不過，內奸方面，總之不是在我的身上了，這間屋子我已經徹底地檢查過了，沒有偷聽的米高峯，沒有什麼古怪，不會是我這裏洩漏出去的。」

「既然是國王的命令，」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們是不能不幹了！」

陳依德的眼睛一直看着司馬洛，司馬洛知道她一定有什麼話要說的，不過礙於王漢成在場，又說不出口吧了。

司馬洛看着她：「也許，我們一起去參觀一下這座金玉樓的外表吧？」

「很好，」陳依德說着皺眉看看腕錶，「不過最好馬上就去，因爲二個鐘頭之後就沒有空了。」

王漢成面露不愉之色。「我今天根本沒有空。」

「如果陳小姐認得路，就由陳小姐帶我們去好了，」司馬洛說，「我可以對天發誓，我們不會挾持陳小姐，而逃出邊境的！」

王漢成輕蔑地微笑。「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做，不過，你們也用不着兩個人一起去的，何不留下你的朋友呢？你們之中一個最好保留精神，以備不時之需。」

「或者，說得明白一點，是留下來做人質？」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

「別說這種令人噁心的話吧！」王漢成也同樣狡猾地微笑着。

× × ×

陳依德開着一部屬於她的車子送司馬洛去。

當車子遠離王漢成屋子之後，她鬆弛地嘆了一口氣。「終於，我們可以單獨談話了！」

「你很機靈，我一開口你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司馬洛說。

「算是靈機一觸罷了，其實我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要做，不過我知道半個鐘頭之後王漢成就要去見國王，他一定沒有空跟着我們來的。」

「他現在一定担心得要命！」司馬洛說。

「讓他担心好了，」陳依德不屑地歪着嘴，「我們必須要有這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

「對了，」司馬洛說，「我們眞需要這個單獨談話的機會！好了，我們也應該着着實實地談談了！你是接近國王人士，也許你會知道的。國王這奇怪的情報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是一個神秘電話告訴他的，」陳依德說，「我就祇知道這一點。」

「不是王漢成告訴他的嗎？」司馬洛問。

「不，這一點我可以肯定。」陳依德說：「是他接了電話之後告訴王漢成的，當時我也在場。王漢成不知道他這情報是神秘電話告訴他的，祇有我知道。是他告訴王漢成，而不是王漢成告訴他的。」

「奇怪，」司馬洛皺着眉頭，「這應該是王漢成的詭計。金玉樓，紀艮的打手們住的地方，這應該是王漢成叫我們去送死的最理想地方！」

「但這明明不是王漢成的主意！」陳依德說。

「不過也很簡單的。」司馬洛說：「王漢成可以叫人去打個匿名電話給國王，那就行了，打個電話而能直接由國王接聽，那是不容易的，祇有王漢成這種地位的人才能够打這種電話的。」（下期續完）

兵刃叢談

奇門兵器

希華

我們習慣上聽到十八般兵器這句話，自然而然的想起兵器方面一共有十八種，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兵器曾經在陣上使用，或者給武林中人使用過的，一共有三十六種，其中有半數屬於奇門兵器，即是說它的形態奇妙，普通人無法使用，如果這種奇門兵器在武俠影片裏面出現，仍使觀衆看了發生興趣。總之，中國的武器共有三十六種，其中有十八種特別容易使用的，故此，普通人聽慣了，就會產生這種感覺，認爲武器最低限度有十八種之多。

三十六種兵器，各有優點，分別談述如下：從刀說起，最容易看得見的一種刀就是刀身又長又闊的單刀，這種單刀可以說是最正宗的武器，跟劍並稱，故此古人談到兵器多數把它叫做刀，槍，劍，棒。實際上刀和劍屬於短兵器，槍和棒已屬於長兵器了，刀劍的形狀相似，使用它却不大相同，原因是刀有刀鋒和刀背之分，對方用花槍刺來，可以用刀背擋格，然後進馬斬對方的脚，劍就難以施展這種絕招，不過，劍雖沒有背，却有兩面的鋒刃，兩人交戰，劍去似流星，比單刀快速得多，那又是劍的長處，古代武林高手有一句話叫做「劍走青，刀走黑」表示刀的戰鬥力凌厲，但却比不上劍那麼靈活，奇怪得很，向來一般武林高手如果擅於用劍，很少用刀，反之，每次出戰都是帶刀出擊的，甚至稱做刀王，他就一生不帶劍，從這方面看，單刀和長劍確是兩種似同而不同的武器，入門練習武功，就要選擇其中的一種。

回說刀的一方面，如果刀鋒仍是那麼鋒利，刀背却比較厚，可以抵擋任何一種沉重的兵器，它就稱做「金背大砍刀」。這種刀是特別長的，既然可以在陣上作戰，而且可以在演武廳內交手，故此，鏢局十居其九都使用這種大砍刀。

另有一種刀是較爲短的，僅長兩尺過外，稱做插刀，這種刀是貼身作戰的，左插右插，多數雙刀齊出，在黑道裏面混飯吃的傢伙，很喜歡使用它，原因是刀身較短，容易收藏，再又因爲這種刀法特別古怪，普通的拳師看不出如何應戰，往往給它乘虛而入。

使用插刀的人，俱是精於滾地作戰的，就地一滾，雙刀護頭，連人帶刀直衝過來，那種攻勢十分凌厲。

這幾種刀俱是在鏢局裏面使用，並非在陣上交兵使用，如果上陣作戰，刀的形式更加複雜，最低限度也有關公所握的那種青龍偃月刀，又因關公跟蔡陽苦鬥，幾乎戰敗，直到他施展拖刀計，向前疾走，忽然轉身一刀勾下，然後把蔡陽砍死，可見蔡陽所握的那種刀也相當厲害，它就叫做蔡陽刀，形狀跟青龍偃月刀相似，但却刀身較薄，舞刀之際，輕便得多。

最沉重的是象鼻大刀，另有金錢九環掛刀，以及三尖刀，這幾種武器都是陣上交戰的，比較上三尖刀似乎普遍一點，因爲刀頭有三尖的形狀，不但可以用刀劈下，而且向前直衝，含有花槍的意味，故此，這種刀在戰國時期，一般武將很喜歡使用它。

跟棍的形狀相似，但却頭上特別尖，那種武器就稱做槍。大多數長槍的槍頭那一節有一簇槍花，故稱花槍，紅色的槍花舞動的時候，對自己絕無妨碍，對方看來却增加心理上的威脅，但見一團紅花繞着臉孔，不知道槍尖究竟在那一個部位，故此槍花愈大，那一枝花槍就愈加神氣，後來有所謂紅纓槍，亦是花槍那一類。

並非所有花槍或長槍，僅得一個槍頭，有一種奇門武器是相當特色的叫做雙頭槍，即是頭尾都是槍尖，只有槍頭，沒有槍尾，舞動之際，能够左穿右插，無疑的僅有一個槍頭的花槍厲害得多，這種兵器也是在陣上交戰的，因爲它相當古怪，一定要名師指點，然後能够使用，否則，很容易就給雙頭槍的一個槍尖刺傷自己，原因是這種槍發出之後，往往收回少許，再發第二槍，一收一發之際，位置要十分準確。

三國誌裏面的張飛，曾經「喝斷長板橋」，他所握的武器叫做丈八蛇矛，這種古怪的武器，威力極大，因爲它長達丈八，舞動的時候，對方簡直無法直衝過來，如果派一員武將守住橋頭，向長橋衝刺，這種武器就是最理想的了，矛與槍不同之處，就因爲矛頭扁而闊，而且有一尺多長，看來好像插刀的刀鋒，至於丈八蛇矛，更加古怪，它是彎彎曲曲的，矛頭連續有七八個彎曲，有如蛇行，故此稱做蛇矛。

在三國誌裏面，呂布使用方天畫戟，又名方天戟，這種武器的威脅，比較花槍或蛇矛更加厲害，就因爲戟頭有個四方形的刀尖，等於一柄武器包括幾種武器的功用，這個四方形實際上是井字有頭，口字沒有頭，亦即可以說，方天畫戟最頂的一處，一共有幾個尖角，等於幾把小刀，井形還可以套住對方武器，使勁一扭，使它脫手飛出來，這種武器俱是長達一丈六尺過外的，相當沉重，非力士型的戰將，無法使用它。

改談斧，在水滸傳裏面黑旋風李逵所握的就是斧，兩柄短斧磨到鋒利，一斧劈下腦袋開花，使人望而生畏，這種斧如果加上長柄，那就叫做開山斧，暗示着它能够把一座山也劈開，近年很少人練習這種武器了，因爲到處嚴禁用斧作爲攻擊性的武器，免得攪出人命。

跟開山斧或三尖刀相似的武器有幾種，那是叉，耙，和鏟。叉的形狀就是武器尖端分作三條尖刺，故有三叉之稱，短柄的叉，中柄的叉，和長柄的叉，都可以看做武器，可是，威力最大的還是牛頭叉，因爲叉頭有如牛角，特別沉重，它跟別的

武器纏住使勁一絞，就發生很强烈的震動力，把對方武器絞脫，有力量使用牛頭叉的武將，並不多見，反而九刺耙比較多見，這種耙等於牛頭叉，但却略爲改變，叉僅有三個尖端，它却有九個尖端，形狀如刺，故稱九刺耙。

和尚所握的武器叫做月牙鏟，因爲這種武器是從西藏傳入的，作爲護法武器之用，月牙刀的形狀是一條長棍上面加一個半月形的刺鏟，有如月牙。其實是用作鏟用的，稱做月牙鏟，名符其實。

另有一種古怪的武器叫做風火輪，也是從佛門傳到外邊來。如果說月牙鏟的形狀古怪，不懂其中奧妙的人，難以施展，那就風火輪更加古怪了，這種武器就像車輪一樣，上下都有尖刺，有如把十六柄尖刀傾斜的插進車輪之上，給它碰着身上任何一處，登時腸穿肚爛，手臂也會分爲兩截，可見它的厲害。

傳說風火輪是由三太子哪吒傳出來的，當時哪吒太子脚踏風火輪到處亂闖一頓，能够在空中飛行，他就靠這種武器克服羣魔，後來有些高僧放胆練習這種古怪的武器，於是覺得它有可取之處，便把它看做護法武器之一。

風火輪既然外邊到處都是小刀和尖刺，那麼，如何握着它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原來風火輪靠近內部有一個環，它是鈍的，完全沒有刀尖，握着那個環，然後把風火輪忽左忽右的揮舞，故此，五隻手指的握力必須非常厲害，否則，沒有資格使用它。

風火輪不止是可以作爲兩人交手的武器，還可以把它脫下拋出來，有如飛輪。精於此道的武林高手，能够把風火輪向左邊一拋，使它繞了一個圈子然後回到身邊來，一手接住，如果對方給它割了一下，便即流血身亡，反之，風火輪一飛落空，收回之後，再飛第二次，十分厲害，高手能够帶着三個風火輪，兩個在手，一個在空中飛舞，輪流不息的一飛一收，對方還沒有資格交手，已經嚇窒。

有一種古怪的武器叫做「拐」，近年在武俠小說裏面，或者在銀幕上出現了許多次，觀衆可能對它逐漸熟識，這種拐又名孫賓拐，因爲它是由孫賓發明出來，當時孫賓給皇帝判以欺君之罪，把雙脚斬斷，僅有兩條腿，膝蓋骨以下的一截，就削去了，故此他一生都坐在輪椅上，就算做了軍師，前後經過幾場大戰，有時在亂兵中衝出重圍，他始終要坐在輪椅上，有了這種阻碍，他所用的武器就要別出心裁。創造出來，並非像單刀或花槍那麼普通。

孫賓拐有幾種形式，一種形式是由棍形變化而成的，握手的一邊是短棍，較長的一邊才是攻擊性武器，兩枝短搭住兩枝較長的棍，就是孫賓拐，使用它的時候，可以雙手握住短棍，把長棍貼住左右手的前臂，對方用刀棒進攻，可以迎擊，等於用自己的前臂擋格，由於兩條長棍擋住，不會受傷，可是，一擋即攻，突然變招，把貼臂的長棍向前推出，立刻化爲雙鐧使用，這種孫賓拐在銀幕上多次出現，另有一種特殊的戰術，相當有勁。

另外的一種孫賓拐却是劍形的，但却在劍鋒那邊分別開叉，形如半月形的牛角，當然是上下左右都特別尖銳的，等於月牙鏟，不過，形狀大小有所不同而已，這一類武器非常特別，很少人懂得使用它。

該談到鞭了，軟鞭和鋼鞭或者可以摺疊起來的九節鞭，都是這一類，因爲一條長鞭的長度往往超過十二尺，拿它忽左忽右的揮舞，既然可以擋撥對方用來進攻的武器，而且可以出擊，連消帶打，妙用無窮，如果擅於使用鞭法的人，在敵人包圍中突圍而出，再好也沒有了，不管軟硬鞭，都有這種妙用，如擅長軟鞭的人，還可以把那條鞭的長度拉長到二十尺過外，一鞭在手，對方就算有寶劍斜插，還沒有拔劍已經給鞭封住，故此古代俠士很喜歡練習軟鞭，預防敵人有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因爲軟鞭揮舞之後，能够運用鞭尾纏住對方的手腕，使長劍無法拔出來，那就再强一點的寶劍仍是沒用，夜行人還可以把軟鞭纏在腰間，再穿黑色的緊身衣裳，外邊看不出來，碰着上高落低，牆邊搭着二十尺過外的屋簷，還可以抓住它逐步扳登，因此，神鞭俠之類的夜行人，多次在古代武林中享譽。

有許多種武器尅制刀劍，不止是鞭，還有一種叫做鉤的東西，它就是刀劍的尅星，在古代三十六種兵器當中有所謂斧頭鉤，它是古代江湖大盜最喜歡使用的一種奇門武器，雙鉤在手，隨時把敵人的刀劍纏緊，跟住推進削對方的前鉤手，就使敵人棄刀棄劍，佔盡上風，不過單刀難練，雙鉤更加難練，如果一邊是鉤，另外一邊是劍，叫做鉤形劍，這種武器當然是難之又難了，因爲它既然可以勾住對方的武器，用劍衝刺，又可以突然轉身，使那一條劍由肩下的空位刺到背後，這一招非常厲害，往往使追兵突然喪生。

各種武器都有特色，有些武器是稱做繩鏢的，先有兩個鏢，然後在鏢尾加繩，繩子長達兩丈過外，到時飛鏢打出，不管打中與否，即時收鏢，另外一鏢跟着脫手飛出，如是者循環飛鏢，因爲鏢尾有繩，可收可放，練習過這種武器的人，夜間出擊，往往使對方無法接戰。

跟繩鏢相似的另外一種武器叫做流星錘，也是用繩子牽引一件武器的，不過，它並非長條型的鏢，而是銅錘，或作球形，或作八卦形，又或六角形，總之，用繩子牽引揮舞，忽遠忽近，忽左忽右出擊，那是一種戰鬥性武器。

又有一種長槍，靠近槍尾另有倒鉤，稱做鉤鐮槍，它是用來割斬馬脚的，但却同樣的可以看做室內武器使用，由於那條槍衝刺之後，收回它的一瞬仍有倒鉤，故此它比較僅有一個槍尖的長槍厲害得多。

除此之外，還有燕子撾，峨嵋刺，大掃子和小掃子等，俱是奇門兵器之一。

有一種武器叫做狼牙棒，在元朝十分盛行，它就是當時武將很喜歡使用的武器，看來像棒，但却在棒尾有一個長條形的鐵球，球上有幾十個三尖八角，稱做鐵三角，給這種棒迎頭痛擊，很難招架的，如果用刀劍槍棒招架，給三角吃住，使勁一拉，就會把對方的武器拉出來，故此，這一類武器在陣上交兵之際，比較別的武器更加出色，但因它不適宜在室內交戰之用，久而久之，便無人過問。（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得阮南的引導，靜觀滿天繽紛落葉和鶴鱔相鬥，從而悟出絕世玄功，甘十九妹佔領了銀心殿，丹鳳軒主水紅芍也在數日後率領金、銀二公主等來到，丹鳳軒管事魏聰，對甘十九妹素有好感，私下向甘十九妹告密，說是金珠公主曾數次離開丹鳳軒，打探甘十九妹的行動，有人曾向金珠公主進言說甘十九妹鍾情一姓尹少年，似有叛意，着甘十九妹謹愼應付。甘十九妹對於那在自己身邊臥底之人，疑是阮行，遂對阮行生出殺機，施展玄功向阮行迫去，阮行被玄功所罩，大吃一驚。

辣手除禍患　悽怨訴心聲

甘十九妹一不做，二不休，冷笑一聲，一隻玉手突地握向胸前短劍，阮行登時身上一陣發冷，爲之動彈不得!

「阮頭兒，你只怕今天出不去了!」

她說着這番話時，那張美麗的臉上，帶出了一片笑靨，絲毫看不出凌厲之色——

然而阮行跟隨她身邊有日，却獨獨能體會出那種凌厲的殺機!甘十九妹越是笑臉相向，越加的顯示出她的詭異莫測!

「姑……姑娘……有話好說……千……千萬……」

就像閃了舌頭那般，阮行結結巴巴，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

「阮行，你還想活着出去麼?」

——陡然間，她臉上罩起了一層寒冰，阮行下意識的又打了一個寒噤，只覺得立刻性命不保!

甘十九妹那隻握劍的纖纖玉手，似乎立刻就將揮劍出鞘——那一刹的凌厲無情，無堅不摧，阮行是知悉甚清，正因爲如此，他才會打心底深處，潛生出那種深深的寒意，預感着「性命休矣!」

阮行簡直不敢想像自己能活過這要命的一刹——

然而，呈現在眼前甘十九妹的那張臉，忽然間爲之一變，阮行立刻覺得身上爲之一鬆，籠罩在身側的那股森森劍氣，陡然間，爲之冰消——

「下去吧!」甘十九妹冷竣的笑了笑：「我是試着你玩玩的!」

「這——」阮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謝謝姑娘……不殺之恩!」

甘十九妹在微笑——

阮行却獨獨能體會出她含蓄在那雙剪水瞳子裏的凌厲殺機——

就在這時，一條纖細的人影，忽然現身在院門前!

目睹如此，阮行心裏才算爲之一鬆。

現身的女子，正是彩家四姐妹的老大「彩姐兒」，只見她上前一步，遙遙向着甘十九妹請安道：「婢女叩見三公主，請恕冒昧，大公主請您快去用餐!」

阮行忽然心裏一鬆，暗忖道：「敢情是這個丫頭的忽然來到，才救了我一條活命。」

——只是他却又不能這麼肯定的加以認定，到底甘十九妹是因爲看見了「彩姐兒」，才不得不對自己手下留情?抑或眞的正如她所說；只是對自己開個玩笑而已?

無論如何，眼前這條性命總算保全，這倒是一件值得可喜的事情!再不識相快走，可眞是笨蛋了!——

當下忙即上前向着甘十九妹深深一躬道：

「姑娘如無差遣，卑職就告退了!」

甘十九妹笑道：「慢着!」

阮行頓時一愣，垂首站住，道：「姑……娘……?」

甘十九妹眸子在他身上一轉，面現笑靨，心裏可是有數的很，暗忖着：老小子，你休想這麼容易脫身，我要不把你折騰個够，諒你不知道我的厲害。

微微一笑，她緩緩的道：「等一會，兩個時辰以後，你再來一趟，現在先走吧!」

阮行呆了一呆：「兩個……時辰……這麼晚了，姑娘還有什麼事麼?」

「當然有事!」甘十九妹慢吞吞的道：「無事不敢勞動尊神，你下去吧!」

阮行尷尬的笑了笑道：「姑娘這是在罵卑職，卑職豈敢……卑……卑職這就走了!」

一面說，深深打了一躬，悻悻然的轉身離開!

甘十九妹注視着他的背影，冷冷一笑——

彩姐兒奇怪的道：「阮頭兒，他……怎麼啦?」

甘十九妹搖搖頭：「沒什麼!哦——我都忘了，大公主二公主他們都在那呀?」

彩姐兒道：「在角亭子裏——那個亭子叫什麼名字，小婢倒是沒有看清楚。」

甘十九妹笑嗔道：「傻東西，是妳給那亭子加了兩個角呀?」

彩姐兒俏皮的伸了一下舌頭，笑道：「是六角亭，三公主您快去吧!」

甘十九妹笑道：「妳慌些什麼，我先換件隨便點的衣服，來，妳陪我進屋裏去!」

彩姐兒笑道：「好呀——婢子還正想參觀三公主的閨房呢!唉，這裏眞漂亮，比咱們『丹鳳軒』可要好多了，有花有草，房子又大又多，而且呀，四週還有水，碧綠碧綠的!」

甘十九妹聆聽之下，微微一愣，却又面含微笑道：「妳眞的覺得很好麼?」

「當然好了，我眞高興死了——」

說時她情不自禁的還跳了一下。

甘十九妹皺了一下眉，輕嘆一聲，轉身囘房。

彩姐兒由後面跟進來：「怎麼，三公主您不高興?」

甘十九妹吶吶道：「妳可知道，這地方本來不是屬於我們所有的——」

彩姐兒道：「啊——可是現在又是我們的了!」

「那是我們硬搶過來的。」

「搶?」彩姐兒想了想，迷惑的道：「那又有什麼關係，反正現在已是我們的了。」

甘十九妹搖搖頭，不再說什麼，帶着彩姐兒一逕的返回到自己「閨房」……她所以不再說什麼，那是因爲她忽然發覺到丹鳳軒裏每一個人，都似乎已經沾染了軒主水紅芍的强梁霸橫習氣，要想破除這個根深蔕固的習氣，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甘十九妹陡然間的有所覺悟，目睹此一切，便覺得處處有悖正義，叛規離道，每一思及，便覺心似刀割，恨不能早日脫離此一組織才好。

只是，她的這些思維，也只能深藏心底，尤其是眼前這般情況之下，更得處處小心，否則一經爲水紅芍或是那個冷酷無情的大公主所知悉，只怕一經降罪下來，便是凶多吉少!

然而，無論如何，那一股反叛之火的熊熊火焰，早已經在她心裏燃起——說不定什麼時候一經燃着了，就將要爆炸開來——那一天也許是她撥亂反正，眞正出人頭地的一天，也許就此完了。

「完了」的意思，就是代表「死無葬身之地」的意思，如此大事，她焉能不寄以小心謹愼?

× × ×

換了一襲隨便的便裝，甘十九妹看上去更雅緻動人——

長長的一頭秀髮披散在肩後面，白淨的臉上雖然不着任何脂粉，只是發自肉色那種原有的紅，看上去更增艷麗，確是十分艷麗動人的一個女孩子。

她穿着一襲淺蘋果綠的長裙子，足下是一雙歃皮半長統的靴子，一派家居的隨便衣着，更點綴出她的高貴氣質，和任何女孩子站在一塊，都能顯示出她「鶴立鷄羣」的絕世風華。

彩姐兒端詳着她，「嘖!」了一聲道：「好美，二公主已經够美麗了，可是這一來可叫三公主給比過去了。」

甘十九妹耵着她一笑道：「這話可不許胡說，要是給二公主聽見，妳可活該會有挨揍的份兒呢!」

彩姐兒一笑道：「才不呢，二公主跟我最要好了，有時候我犯了錯，她不但不罰我罵我，還帮我兜着不叫大公主和軒主知道呢!」

甘十九妹一面對着銅鏡，理着長長的秀髮，一面點頭道：「這倒是眞的，二師姐爲人最和氣，我也和她最要好，只是——」

說到這裏，似乎心裏動了一動，遂卽把梳子放下來：「我們走吧，得罪了大公主可不是好玩的!」

穿出了「藕香院」，甘十九妹又戴上了那襲薄薄的面紗——對於手下的這些人來說，她永遠是神秘的。

「神秘」有時候也代表「尊嚴」，丹鳳軒的軒主連同三位公主，就是借着那一襲神秘的面紗，長久以來，維持着她們高高在上的「尊嚴」!

是時華燈初上。

六角亭早已備好了一桌豐盛的筵席，亭子的六個角上，每一邊都垂墜着一盞光華燦爛的琉璃吊燈，由此而放射出來的光華，恰如子夜寒星，渲染得這地方裏外都似着上銀色。

「大公主」，「二公主」早已在座。

亭子裏，除了彩氏三姐妹之外，沒有任何人——

甘十九妹同着「彩姐兒」一脚踏進了這片院子，遂卽揭下了臉上的面紗。

「二公主」銀珠首先站起來笑道：「三丫頭來了。」

一面說，她忙卽站起迎出，二女見面，手拉着手，說不出的那種快樂情況。

「金珠」由位子上站起來，冰冷的臉上總算也沾了一些笑容!

甘十九妹趕上幾步道：「大師姐，對不起，我來晚了，師父呢?」

金珠坐下來，冷冷的道：「軒主如今功力日高，最近又在練習辟穀之術，間月才進食三日，現在正在練習靜坐沉息之術，要一個時辰之後才能走動。」

甘十九妹點頭道：「原來這樣，師父的功力可是越來越高了。」

銀珠拉着她的手道：「快坐下來吧，我的好妹子，咱們可是好久沒有聊聊啦!」

一邊說，便將甘十九妹拖在位子上坐了下來。

甘十九妹道：「二位師姐對這邊的口味還吃得來麼?我特別關照厨房，要他們準備幾樣可口的菜餚，但願二位姐姐喜歡才好?」

銀珠一笑道：「怪難爲妳的。」

一邊說伸手揭開了面前銀器的蓋子。

閃亮耀眼的銀鉢裏，盛着一隻香噴噴的鴨子。

「嗯——好香!」銀珠道：「黃澄澄的，這是怎麼弄的?光聞味道已經知道好吃了!」

甘十九妹一笑道：「我知道二師姐要吃鴨子，所以特別叫他們準備下來的，這是眞正北京的『白毛鴨子』，用熊掌山口磨，慢慢煨出來的——」

銀珠笑嘻嘻道：「怪道味道這麼好呢!」

甘十九妹見金珠死板板的臉上不着絲毫笑容，只不過瞟了那鴨子一眼，又把眼睛移向別處。

甘十九妹心裏會意，遂卽笑道：「還有大師姐愛吃的『清蒸豹胎』，我也叫人準備下來了。」

「啊?——」

一絲驚訝，顯現在金珠的臉上：「眞的?妳怎麼找着的?」

（按：「豹胎」與「熊掌」「燕窩」「猩唇」「駝峯」「猴腦」…等共列爲「海內八珍」，惟懷孕之母豹難覓，味成絕响，較其它各樣

，更加珍貴萬分。）

甘十九妹內心暗笑道：「我只是當妳是個木頭人呢，原來你也有感興趣的事情。」

心裏想着，遂卽笑道：「大師姐先不要問我怎麼找到的，看看是不是就知道了。」

才說到這裏，卽見彩氏四姐妹之一的二姐「彩香兒」啊了一聲道：「菜來了。」

邊說邊自奔出亭子，穿過一道朱廊——

就在通向朱廊一端的月亮洞門處，兩個青衣小婢合捧着一具銀器——那是一隻承托在紫檀木架上的銀盤，上有覆蓋，蓋邊鑄有兩條「戲珠」的銀龍。

只看這盛器，已是價值不貲，大大透着不凡！

彩香兒由兩個小婢手上接過了銀盤，小心翼翼的捧着一直來到六角亭內。

銀珠笑道：「大師姐的『口福』來了！」

說時，彩香兒已把這隻銀盤輕輕的放下，甘十九妹一笑，道：「揭開蓋子，讓大公主瞧瞧。」

盤蓋揭開，現出了盤子裏熱氣蒸騰的「珍餚」——

金珠身子微微前探，鼻子聞了一下，點頭道：「果然不錯，還是個『陽胎』呢！」

——說到這裏，那張冷漠的臉上，才淺淺的着了一些笑容，點點頭道：「謝謝！」

甘十九妹道：「大師姐用不着客氣，這盤豹胎，不過才用了一半，尚有一半，小妹命人陳置在冰窖裏，大師姐什麼時候想吃，隨時就可以命人調弄。」

金珠點點頭道：「我知道了，爲這東西，妳花了不少工夫吧？」

銀珠嘖嘖兩聲道：「妳們可眞是殘忍，爲了一時口腹之慾，居然忍心下手殺害一隻懷孕的母豹，嘖嘖！」

金珠冷哼了一聲：「二妹這話可就錯了，天生萬物，那一樣不是爲了人，就是動物本身，又何嘗不是弱肉强食，人也不例外。」

銀珠挑了一下柳眉，說道：「話是不錯，可是……這種吃法兒總是太殘忍了，尤其是三妹——」

眼睛一瞟甘十九妹，微笑道：「妳一向不是心地挺軟的麼，怎麼會……」

甘十九妹道：「二姐責的是，但是却有所不知——老實說，這道菜亦非是我孝敬大師姐的。」

「哦——」銀珠道：「那又會是誰？」

甘十九妹道：「是阮行那個奴才——」

金珠聆聽之下，木訥訥的臉上，輕着了一些笑容，情不自禁的點了一下頭。

銀珠冷笑一聲道：「這傢伙一心一意，只知道討軒主與大師姐的好，哼——馬屁精。」

金珠頗不以爲然的搖搖頭道：「二妹怎麼可以這麼說話，阮頭兒對丹鳳軒，說得上忠心耿耿。就拿這一次奉令陪侍三師妹來說吧，他的功勞可是不小！」

銀珠一笑道：「我不過是一時氣話而已，誰不知道她是大師姐保舉進來的人呀？」

金珠冷冷的道：「我對軒裏的人，一視同仁，二妹以後不要這麼說話。」

銀珠想不到自己姐妹說着玩玩，這位大師姐竟然也會當眞，當下只得笑笑，不便再說什麼。

甘十九妹發覺氣氛不合適，忙卽打圓場，笑笑道：「二位師姐快用飯吧，等一會菜就凉了。」

銀珠笑道：「妳不提我還忘了，我還帶來了一瓶軒主自製的『百花佳釀』，是特地送給妳喝的！」

說着拍了一下手道：「彩香兒——妳到我房子裏去把我那瓶好酒拿來。」

彩香兒答應一聲，轉身而去。

這裏彩家另外三個姐妹侍候着三位公主用餐，「金珠」獨自享受那一盤「豹胎」，銀珠吃「口蘑鴨子」，倒是甘十九妹却只找一些淸淡的下箸。

須臾，彩香回來了，拿來了一個白泥封口的瓷瓶——

銀珠令她打開瓶子，爲各人斟上一盞——一時香氣四溢，整個亭子裏瀰漫起一種醉人的醇香，確確乎大異尋常。

甘十九妹知道軒主本身並不嗜飲，所釀製百花佳釀，一年一次，遍覓百花之蜜，去蕪存菁，加入少許異果，用特殊方法加以釀製，一經服用，對於練功人大有裨益，是以，她雖素來不擅飲酒之人，也樂得飲上一盞。

一席酒飯吃到皓月高懸，才盡興而散。

說到「盡興」二字，似乎只適用於銀珠，與甘十九妹，對於那位大公主「金珠」來說却是不然，除了對那一盤珍餚感覺興趣以外，別的什麼，都好像並不能提起她的興趣似的。

飯後，由彩家四姐妹侍候着，把杯盤撤了下去。

銀珠道：「哦——今天這頓晚飯吃得好舒服——三妹，自從妳離開之後，這些日子以來，我天天都在想着妳，今天晚上我們可要好好的聊聊。」

甘十九妹道：「我也正有此意——」

忽然心裏想到了什麼，轉目看向金珠道：「不知道關於進攻『淸風堡』之事，軒主和大師姐可有什麼指示沒有。」

金珠搖搖頭道：「這件事軒主已有萬全高見，到時候她自然會關照下來，今天晚上不會有什麼事。」

甘十九妹道：「那麼大師姐呢？」

「我麼？」金珠眼睛緩緩的在她臉上轉動了一下：「我倒是有幾句話想跟妳談談。」

甘十九妹一楞，道：「大師姐有話直說無妨。」

「哼！」金珠搖搖頭：「今天罷了，改天我們再說罷。」

說罷緩緩站起，也學着「丹鳳軒主」水紅芍的樣子，把一隻瘦白的手緩緩探出，彩姐兒忙趕上一步伸腕架住——

金珠就這般，木乃伊樣的緩緩踱出亭外。

甘十九妹站起來，恭敬的欠身道，「送大師姐——」

「罷了！」說了這麼一聲，她頭也不回的，拖着長長的衣服，老佛太也似的去了。

看着她的背影，銀珠撇了一下咀角，冷冷一笑——

甘十九妹看出不對，遂向着侍奉亭內的另外彩家二姐妹揮揮手道：「妳們都辛苦了，也該去歇歇啦！」

銀珠道：「對了，你們都下去吧！」

彩香兒以次三個姐妹相繼跪安之後，遂卽站起來告辭步出，亭子裏這會兒可就祇剩下了甘十九妹與銀珠姐妹兩個——

銀珠這才無所忌諱的冷笑一聲道：「有什麼了不起嘛，大家都是同門師姐妹，幹嘛偏偏要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好像就只有她高高在上似的，我就是看不慣這一套，哼——眞把人氣死了。」

甘十九妹一向與這個二師姐要好，過去在軒裏，二人最談得來，無話不談——

聽她這麼說，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妳這又何必生氣，這也不是她第一次老毛病。」

「老毛病？憑什麼就該這麼作威作福的，啊——我們就是天生的受氣呢？就該看她的臉色？」

——銀珠越說越氣，挑着一雙細長的眉毛，那雙剪水瞳子裏交熾着一派凌人的盛氣，那副樣子像是隨時一點火就將大發。

甘十九妹輕輕拍了她肩膀一下道：「二姐，算了吧，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何必呢？」

銀珠睜圓了的一雙瞳子，緩緩收了一些，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道：「——其實我還不是只能背後發發牢騷而已，連師父她老人家都吃她這一套，我們姐妹還能怎麼樣？還不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甘十九妹輕嘆一聲道：「這話也是，只是軒主爲什麼也容忍她這樣呢？」

銀珠挑了一下眉毛，冷冷道，「妳還不知道呀！」

甘十九妹道：「知道什麼？」

銀珠道：「師父不是說過麼，她老人家說只有大師姐生性最純最冷，永遠不會受到外界所干擾，是她最忠心不二的入室弟子！」

甘十九妹點頭道：「這個我知道——」

說到這裏像是忽然觸發了什麼，緩緩的低下了頭。

銀珠顯然還沒有發覺，諦聽之下，冷笑一聲道：「師父也太偏心了，怎麼大師姐忠心不二？我們難道就三心兩意？眞太氣人了！」

甘十九妹苦笑道：「師父旣有此一說，想是別有所見，也許她老人家說的是眞的，大師姐對於本軒的確是運籌帷幄，建功不小。」

「哼——妳這是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銀珠撇了一下嘴，冷冷的道：「要說忠心不二，建功最大，這一次誰又比得了妳？大師姐她就會在背後發出個主意，丹鳳軒有今天這個排場，不是妳一手打出來的嗎？」

甘十九妹持平的說道：「可是大姐姐的計劃，也功不可沒，我只是奉命行事，照方抓藥罷了？」

銀珠又氣又笑的白了她一眼，笑嗔道：「沒見過妳這種臭好人，我在這裏爲妳一個勁兒的氣不平，妳自己却不把它當回事兒——好吧，妳不氣我也不氣，眞是——」

甘十九妹道：「二師姐對我好，我心裏自然有數，只是……唉……我……」

頓了一下，她苦笑着又搖搖頭道：「我實在不知道該要說些什麼才好……我只是覺得師父眼睛雪亮，咱們任憑什麼心事，也別打算能瞞過她老人家，就是大師姐那邊，也不容易混得過去——」

銀珠心裏一動，奇怪的看着她道：「聽妳口氣，眞好像妳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

說到這裏，好像是忽然觸發了一件心事，緊張的抓住了甘十九妹一雙肩頭。——

「哦——妹子，我好像聽說了一些什麼，難道這件傳說是眞的。」

「什麼事？」甘十九妹不解的道：「妳聽見些什麼事？」

「這——」銀珠左右看了一眼，吶吶的道：「是眞是假，我可是不知道，我只是聽說妳好像不大對勁兒……」

甘十九妹道：「二姐有話直說，妳聽說些什麼？」

銀珠一雙眸子在她臉上轉了一轉，說道：「聽說妳最近心眼很活，好像忘了師父對妳的關照。」

甘十九妹否認道：「我那裏敢……？」

銀珠握着她一隻手：「聽說『銀心殿』那位少主樊銀江妳是存心放他逃走的，可是？」

「胡說！」甘十九妹臉上現出一抹冷笑：「這是誰造的謠？」

銀珠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聽見了這個風聲，師妹——咱們可是情同手足，無所不談，你要是心裏有什麼話，可得跟我實話實說呀！妳可不能瞞着我呀！」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我不會……」

說到這裏却禁不住由心底發出了一聲嘆息，那雙大眼睛裏頃刻之間聚滿了淚水，由不住緩緩低下頭來。

這副姿態一經看在銀珠眼睛裏，禁不住吃了一驚——

「二妹——妳怎麼了？」

「我……沒有——」

一邊說，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絲笑容——只是那種笑太牽强了。

「不對！」銀珠緊緊的握住她一隻手：「三妹——妳心裏一定還藏着什麼事沒有，告訴我……快點說，告訴我！」

甘十九妹緩緩抬起頭來，二女目光相對，四隻眼睛交接在一起，甘十九妹說不出的像是受了什麼委屈，忽然眼圈一紅，兩顆晶瑩透剔的淚水，由瞳子裏湧了出來。

「啊——妳這是怎麼了？」銀珠嚇了一跳：「妳可是受了什麼委屈，是誰欺侮妳了。」

甘十九妹搖搖頭，微微嗔道：「別瞎說了，誰能欺侮我，我只是心裏面難受……」

銀珠愕了一下：「可是爲什麼呢？」

甘十九妹反手握住這個頂疼她的二師姐：「二姐——我要是把心裏的話告訴你，無論妳讚不讚成，妳可不能對外人說，要不然，我可是一個字也不說。」

「噯呀三妹？」銀珠蹙着雙眉道：「怎麼現在妳連我也信不過了？眞是……」

左右看了一眼，她小聲道：「這裏也沒有外人，妳有什麼心裏的話，就跟我說吧。」

甘十九妹輕輕一嘆：「好吧——二姐，妳……心裏有沒有想到過，咱們可不再在丹鳳軒裏面呆下去了——」

「嗤！」銀珠左右看了一眼：「妳說什麼？二妹，妳好大的膽子！」

猛的由位子上跳起來，四下裏仔細的看了一眼，才又回過身子，一把拉住了甘十九妹的手——

「三妹……妳好大的膽子，我的老天爺，在軒主的眼皮子底下，妳居然敢說這些話？妳是不想活了？」

甘十九妹慘笑了笑：「我是有點不想活了……怎麼二姐，妳害怕了？」

「唉！」銀珠重重的嘆了口氣，左右看了幾眼，才坐下來道：「我的老天——原來，那些傳說竟是眞的，原來妳眞的有反叛師父的意思……」

甘十九妹苦笑道：「不錯，我心裏確實這麼想過，只是從來沒有對外人說起過……師父，她老人家根本也不可能知道。」

銀珠呆了一會兒，才似把那顆過於驚嚇的心定了下來，那張「黑裏俏」的面上，微微泛着一些白：「妹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妳什麼時候有這個念頭的？」

「就是這一次出來以後的事。」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甘十九妹苦笑了一下，說道：「二姐——也許是我這一次殺人太多了……我……」

「傻妹子……妳可不要這麼想……」銀珠看着她吶吶道：「師父的脾氣妳可知曉，咱們姐妹都在內，犯了什麼別的錯都好說，可就是這一樣，要是她老人家一旦知道妳心裏生有反叛之心，那可是決定別想活了？」

「唉——甘十九妹期艾的道：「這個我當然知道，只是……我情不由己！」

「情不由已？難道還有誰勉强妳？」

「那倒沒有——是我自己勉强我自己！」

「唉，這可是爲什麼呢？」

「二姐，難道妳心裏一點感覺都沒有麼？」甘十九妹眼睛顯現着堅毅：「這一次我出來以後，才深深感覺到師父她老人家過去的所爲，實在是……」

「實在怎麼樣？」

「她老人家過去的一切，實在是大錯特錯……而我……」淺淺嘆息一聲，甘十九妹十分沉痛的樣子，又道：「我却是充當了她的殺人工具……」

「妳……這些妳是怎麼知道的？」

甘十九妹道：「我有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什麼又能瞞得了我？我一切都已經弄清楚了。」

銀珠聲音顫抖着：「妳……都聽見了些什麼？」

「太多了……」甘十九妹微微閉了一下眸子。「她老人家的過去所作所爲，實在是太可怕了……可憐那些過去寃屈死在她老人家手下的人……」

──她喃喃的接下去道：「……可憐那些如今又寃屈死在我劍下的人……唉……我的罪孽實在太重了！」

說到這裏，她微微閉上了眼睛，兩行珠淚却情不自禁的奪眶而出。

「唉──妹子，妳可眞是變了！」

甘十九妹苦笑了一下：「我是變了──二姐，如果妳也同我一樣，這一次殺了這麼多人，妳也一定會變的……想想看，用妳手裏的劍，用使人無法抗拒的『毒』，去恣意的殺害那些善良的人……唉……太慘了，太慘了……我作的孽實在太深了……」

銀珠呆了一下，道：「妳都殺了些……什麼人？」

「妳要聽麼？」甘十九妹無神的看着她：「好──我都告訴妳吧──」

「先從洞庭湖畔的『岳陽門』說起──」甘十九妹臉上顯現着一抹悽慘：「從『岳陽門』的掌門人『無雙劍』李鐵心說起，其下是該門的四堂長老──」

接着她說出了岳陽門「彭」、「謝」、「孔」，「段」四堂長老的名字，再下面是該門前掌門人，「一鷗子」冼冰，以及該門數十名弟子……」

她歷歷繪影繪形，把當日殺害經過細細描述一遍。

言者痛心，聽者顫然──

臨終，甘十九妹深深嘆息一聲，又道：「就這樣，岳陽門全門上下老小，全都喪生在我手中──」

「這……」銀珠嘆了一聲：「師父復仇的手段實在也是太毒了一點……難道說『岳陽門』連一個活口都沒有留下來麼？」

甘十九妹緩緩搖了一下頭，却似忽然想起一人，呆了一呆：「不──除了一個人。」

「一……個人？」

「不錯，還剩下了一個漏網之魚。」

「阿彌陀佛！」銀珠臉上現出了一絲笑靨：「總算皇天有眼，爲岳陽門留下一個後人，只要有一個人，也算該門祖上有幸了！」

「可是，這個人將是我們丹鳳軒來日的一個大敵，」甘十九妹吶吶道：「我知道──總有一天，他將會來復仇的……」

「他是誰？」

「一個姓依的，」甘十九妹說道：「依劍平？」

「依劍平，」銀珠搖了一下頭：「我可沒聽過這個名字，妳可見過他了？」

「見過──」

一提起來，甘十九妹下意識的潛生出一種畏懼，又有一種激動──

如果不是過高估計對方，她感覺到這個依劍平正是她這一次出道江湖以來所遭遇到的最大勁敵。

銀珠奇怪的道：「你們可曾動過手？」

「動過！」甘十九妹脣角掀起了一絲冷笑：「他實在是我這一次出道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厲害敵人。」

銀珠更驚訝了：「什麼，難道說，連你也不是他的對手？」

「我們不分勝負。」

「啊──」銀珠道：「這麼說起來，他倒眞是一個少見的勁敵了！」

甘十九妹道：「可不是──他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我曾與他定有後會之日……那一天也快了，那時候將是我們一分勝負生死的時候……」

說到這裏，微微閉了一下眼睛，又睜開來，臉上現出一片淒涼：「二姐，不知妳是不是有這種感覺，我常常覺得，我們的生活太刻板了，太單調了！有時候，我甚至於會想到了『死』！」

銀珠又氣又笑的道：「看看妳，又在胡說了──妳剛才說到曾與那個姓依的定下了後會之期，是什麼時候？」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

「什麼地方？」

「岳陽門──」

「嗯！」銀珠點點頭道：「好，到時候我去助妳一臂之力！」

「不！」甘十九妹搖搖頭：「我要獨自與他一戰，不須要任何人插手。」

銀珠皺了一下眉：「可是……妳有把握能够勝得過他麼？」

「很難說！」甘十九妹皺了一下眉：「他功力似乎比我略差一籌，劍法也不若我精湛，只是他却有過人的智慧，尤其是驚人的靈思……這一點似乎連我也比不上！」

銀珠道：「可是，師父不是常說妳最聰明麼？」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可是這一次我却是見了比我更聰明的人了──我們先不要談他，妳不是要知道這一次我到底殺了多少人麼？」

銀珠搖搖頭道：「算了，聽妳說的那麼殘忍可怕，我眞不敢再聽下去了──」

甘十九妹看了她一眼：「妳還沒有聽完呢，我一定要告訴你全部情形，妳知道以後，就明白師父過去的所作所爲是怎麼不對了！」

銀珠十分爲難的笑了一下道：「好吧，妳既然一定要說，我只有聽了！」

甘十九妹想及前情，木然的發了一會兒呆，才繼續接下去，把此行一段使命經過，詳詳細細講叙了一遍，只隱瞞了與那個「尹心」的一段私情而已！

──這毋寧是一段冗長痛苦的回憶，奇怪的是在當時甘十九妹執行的時候，並未感覺出什麼異狀，而此刻回憶叙述起來，却是充滿了血腥，凄慘，罪惡凄慘處簡直令人不忍卒聞。

銀珠聆聽之後，站起來走向亭邊──倚着一根亭柱，前眺着當面沉沉夜色，這一剎，她似乎整個人的心都亂了。

「二姐，妳在想什麼？」

「唉！」銀珠嘆息了一聲：「老實說，這會子我的心裏亂透了，我眞不能相信軒主是你所說的那種人……不過却又不容得我不信。」

甘十九妹道：「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再也眞實不過，二師姐，我絕不騙你！」

銀珠回過身來喃喃道：「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難道妳眞敢叛離師父？不──」

──她冷冷的搖搖頭，又道：「就算我們

倆個加起來，也是逃不過師父她老人家的手掌心──唉！三師妹，我看，妳還是打消了叛離的念頭吧！」

話方說到這裏，就見甘十九妹「嗤！」的一聲，一面向她搖一下手，示意她「禁聲」！

銀珠登時一怔，瞪圓了眼，問道：「什麼事？」

甘十九妹一笑，放大聲音道：「天一晚什麼妖魔鬼怪，夜魔子都出來了──」

一面說時，她伸手向外指了一下，遂即又道：「妳等着看吧，我這就把他給趕出來。」

銀珠着實吃了一驚，須知她雖然功力不在甘十九妹之下，但生性溫順，一直都在水紅芍的卵翼之下，從未離山一步，是以根本就不曾動過什麼「叛異」念頭，方才耳聽甘十九妹論及，已自嚇了個心驚肉跳，這時再一發覺有人竊聽，更不由嚇了個「魂飛魄散」──

須知這類事如果傳入了水紅芍或是「金珠」耳中，一經降罪下來，必是死路一條──

有此一見，是以在她突然獲知有人「竊聽」之後，心裏禁不住殺機突起！爲了自身安全，她決計無論如何不能放過這個人生離此境。

「無獨有偶」，甘十九妹竟然和她一樣的抱持着同一個念頭。

是時，就在甘十九妹話聲方一離口的當兒，即見她嬌軀輕擰，有如一縷輕烟般，已自飄身亭外。

原來甘十九妹早已窺伺了對方藏身之處，雖不敢十分確定，却也猜了個八成。

現在，就見她身子乍一撲出，疾如飛鷹搏兎，猛可裏直循着亭子右側方的一座紫籐花架上撲了過去。

這一手果然厲害。

甘十九妹身勢未曾落下，雙手同時推出，由其一雙掌心裏發出了凌人的勁道。

那個隱藏在花架裏的人，想是知道厲害，是以就在甘十九妹的掌力未經觸及之初，先自竄身而起。

──那是一式「潛龍昇天」之勢，暗中人想是心存驚嚇，不敢與她見面，身子一經騰起，捷如飛鳥般的直向右側方遁去。

這人的身法算得上「奇快無比」──但是並非眞正的「無比」，起碼較諸眼前二女來說，却是要慢了一些。

「銀珠」顯然較甘十九妹更爲緊張，這時一經發覺到果然有人，自然是不肯放過。

當下一聲不吭由左側方猝然騰身包抄了過去──

夜色裏，看不清這人是一身怎樣的穿着打扮，總之長衣飄飄，十分颯爽！

這個人當然知道眼前兩個女人的厲害，所以壓根兒就沒有跟二女動手的念頭，身子一經騰起，倏地落下，却踩在了一棵大雪松樹上的尖梢。

一墜一彈，姿態甚是生動，猝然拔起三數丈高下，直向右側方落下來──

這麼一來，無巧不巧的正迎着了「銀珠」的凌厲攻勢，「丹鳳軒」嫡傳武技果然大異尋常，這位二公主好快的身法，只見她曼妙的體態，有似飛雲一片，猝然一閃，已迎着了那人來勢，纖手突揚「叭！」一掌，拍在了這人肩頭之上。

休看這輕輕一掌，那人竟是吃受不起，嘴裏「吭！」的一聲，已被打得斜飛了出去。

那人雖然身上中掌，却是萬萬不敢還手對抗，借着銀珠的掌勢，足下施展出全力，驀地彈縱而出，饒是這樣，仍不能把所中銀珠的掌力化解乾淨──

「噗通！」一聲，他身子重重的摔了下來，緊接着一個快速的滾身之勢，旋身三四丈以外。

這地方他萬萬不敢停留，身子一經落地，第二次施展出「狸貓三捕鼠」的輕功絕技，「哧！哧！哧！」一連三個縱身已竄出了這座院落。

甘十九妹同銀珠焉能放過了他。

就在這個夜行人方自慶幸逃出的當兒，面前人影乍現，甘十九妹已似神兵天降般的落在了眼前。

這個人嚇得「啊！」的一聲，瘦小的軀體，霍地向後就倒，甘十九妹一聲冷哼：「你還想跑？」

──玉手前穿「噗！」一聲，無巧不巧的擊中在他左肩頭上。

方才銀珠擊中他右肩，甘十九妹這一掌却擊中他左肩，這人身子一個踉蹌，一個觔斗倒翻了出去。

是時，銀珠却由另一個角度，「星丸跳擲」般的穿了過來，身子向下一落，正好堵住了這人後退之勢！──

隨着銀珠逼進的身勢，大股的凌人勁道，驀地向前襲來，這人竟是難當其衝，被逼的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他身子尙還不會站穩，緊跟着背後又自衝過來一股大力，把他後退的身子又推向前，偏偏當前的「銀珠」却無絲毫放鬆之意──

如此一來，這個人正好成了兩股力道的交會之點，只把他看來瘦小的軀體衝激的滴溜溜直打轉兒──

饒是他如何的滑溜，却抵不住四下裏加迫過來的力道，只是團團打轉，却休想能擅自衝出一步。

銀珠，甘十九妹二女對面而立，相距不過兩丈，這個人就被困在她們兩者之間這塊「方寸」之地。

這人一身黑衣，臉上緊緊紮着一方黑色面巾，僅僅只露出眉目──

弔客眉，三角眼──

如此已足够暴露了他的身份！

「好大的狗膽！」甘十九妹烱烱目神，直直的盯着他：「你幪着臉，就當我認不出你是誰了？」

這人嚇得打了個哆嗦，倏地轉過身來，不意這一面的銀珠，更是放他不過，就在他霍然轉身的一刹，銀珠猛然向前踏進一步。

仗着這一步之力，那人竟是吃受不起，驀地發出了一聲猝咳──忍不住發聲道：「二位公主手下留情，是我──」

甘十九妹早已猜知他是誰，聆聽之下，絲毫不以爲奇，只是冷笑不語，可是銀珠却大惑不解──

「咦──你到底是誰？」

「小的是……是……」

一面說，那人被迫無奈的抬起手，揭下了臉上的那一方面罩──咳！敢情是那個活死人阮行！

「是你──？」銀珠怔了一下，道：「阮頭兒！」

一邊說，她下意識的向後退了一步──阮行才得鬆了一口氣，由不住重重喘息一聲。

「阮行，」甘十九妹那雙剪水瞳子狠狠的盯着他：「你好大的膽子……」

「姑……娘……三……三公主！」阮行全身打顫的道：「我……小的……只是……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阮行喉結嚥動了一下，瞟了一下銀珠：「只是來打探一下，小的不知道是二位公主在談話，要是知道，就是跟老天爺借一個膽子，也不敢偸聽……」

「哼！你好大的膽！」這一次說話的是銀珠，臉上陡然間罩起了一片凌厲：「這麼說，你已經聽見了我和三公主說的話了？」

「這……沒……沒有……沒有……」

一邊說，阮行那顆頭顱搖的就像是小鼓一樣！

「沒有？哼——」甘十九妹搖搖頭：「這個話可是叫人難以置信！」

「眞的沒有——三公主，妳可一定得相信我，我……不敢……」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道：「口是心非！你以爲我會相信你說的這些話麼？」冷笑一聲，她轉目向銀珠道：「二姐，這個人不能留，咱們把他給剪了！」

阮行乍聞之下，只嚇得魂飛魄散，全身一連打了兩個冷顫，不容他心生別念，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驀地直襲過來，那雙眼睛也就敏感的注意到，對方甘十九妹的一隻玉手，已經握在了當胸短劍的劍柄之上。

這一驚，更不禁使得阮行如同置身寒冰！

「啊——三公主……二公主……二公主……」一面說他的一雙眼神兒，轉向銀珠：「寃枉……二公主救命……二公主救命……」

銀珠遲猶了一下，才向甘十九妹道：「阮頭兒這次跟妳出去，立了不少功勞，他又是妳身邊人，我看不至於……」

「二姐妳有所不知！」眼睛逼視着阮行，嘴裏却是在跟銀珠說話：「——妳還以爲他是我跟前的人麼？」

銀珠怔了一下，道：「怎麼？難道他……不是？」

「當然不是！」甘十九妹緊緊握住劍把，眼睛仍然注視着當前的阮行：「他是大師姐派來監視我的奸細，哼……我却一直把他當了成可以信賴的心腹之人！」

阮行頓時打了一個寒噤：「三公主……不……這是誰說的？……這是天大的寃枉呀！」

甘十九妹冷笑道：「是不是你自己心裏有數，但是無論如何，你今天晚上却休想逃得過我的寶劍！你死定了！」

阮行只嚇得全身打顫！一雙三角眼咕嚕嚕直打着轉兒：「三公主……妳不能殺我……這……這是寃枉的，三公主要是不信，卑職可以起誓……」

甘十九妹搖搖頭，冷冷的道：「用不着跟我來這一套，我看你還是從實招了吧！」

阮行嘴裏怪委屈的叫了一聲「三公主」，只覺得雙膝一軟，噗通跪倒在地，一時頻頻磕頭不已——

銀珠見狀，一時心軟道：「算了三妹，也許是你誤會他了，我看他還不至於……再說距離這麼遠，他又能聽見什麼？」

阮行聽銀珠這麼一說，更不禁頻頻叩頭不已，一時涕淚交流不已！

「沒有用的，阮行！」甘十九妹吶吶道：「我已經把你摸得太清楚了，念在這幾天你跟我一趟，就讓你自己來個了斷吧！」

阮行聆聽之下，忽然止住了泣聲，那張瘦臉一剎時變得雪也似的「白」。

「三公主——妳不能對我這樣！」一面說他緩緩由地上站起來，「我阮行進來丹鳳軒，少說也有十年了，素日對軒裏可稱得上忠心耿耿，二位公主若是不信可以去問問軒主和大公主就明白了，嘿嘿！有功不賞，無罪要殺，這個差事可是不好當——三公主，屬下斗膽，可要請妳一同到大公主那裏去評評理了！」

甘十九妹看了銀珠一眼，微微一笑，說道：「怎麼樣，二姐，現在，妳總應該明白一切了吧？」

銀珠將信又疑的道：「難道說他眞的是……大姐派來監視妳的？」

甘十九妹冷笑道：「這還錯的了？」

話聲方住，即見阮行霍地身子一躬，箭也似的射空直起，直向着側面院牆縱去。

然而，他的這一點心思，却早已在甘十九妹假設之中，隨着阮行騰起當空的身勢，即見她右手倏地向外一翻，「哧——」一道光華，電閃而出！

迎着阮行騰起當空的身勢，這道光華恰似掠空而過的一顆寒星——這一式短劍出擊，與她最拿手的那一手「星鳥出袖」的絕招「劍星寒」，看來眞有異曲同工之妙。

時間，部位，配合得那般恰恰湊巧。

阮行騰起當空的身子，不過才拔了起來，遂卽如同斷了綫的風箏一般，由空中直墜了下來。

「噗通！」一聲，墜落地上。

二女一左一右，幾乎是同時縱身過去，却見阮行身子顫抖着彎身坐起，不過才坐起一半，却又直直的倒了下去——

在他前心要害之處，揷着甘十九妹那口銀光閃爍的短劍，由於力道至猛，那口短劍劍鋒深深陷入，幾至沒柄，大片鮮血，在甘十九妹猝然拔起的劍鋒之下就像箭矢也似噴了出來。

阮行怒目凸睛，狀極猙獰，張開嘴，他嘶啞的說了幾句，却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却湧出了大口鮮血，緊接着一頭倒於血泊，遂卽一命嗚呼！

銀珠似乎嚇了一跳，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驚道：「呀——他死了！」

甘十九妹冷冷一哼，道：「本來，就是要他死的。」

銀珠左右看了一眼道：「要是被人看見可不知怎好？我可有點担心！」

甘十九妹悵惘着輕嘆一聲，無論如何，她曾與阮行共處過一段時日，對方也曾是自己得力的手下，此刻上天竟然安排自己親手把他結果，確是十分淒慘之事。

她默默無言的走過去，提起了阮行的屍首，銀珠趕上幾步道：「妳怎麼處置他？」

甘十九妹傷感的道：「這裏三面瀕水，只有把他丟進湖裏去了！」

銀珠道：「好主意！來我給你把風——」

話聲一落，相繼隱身暗處——

× × ×

一陣水花濺起，吞噬了阮行僵直的屍體！

湖風輕泛，水面上起了片片漣漪。

這瀕水之濱，已有些初秋的寒意！

明月當頭，前瞻着「洪澤湖」浩瀚的湖水，一片烟波，展延無際，點點漁火，就像洒落在穹空的繁星，恰如明滅腦海的無限記憶，你似曾相識，却無從記憶！更不可捉摸——

二女併肩在湖邊上漫步行着——

甘十九妹含有傷感的語氣道：「二姐，妳已經可以看出來我急於脫離師門的決心……今夜我殺了阮行，大師姐早晚必能猜知，絕不會與我善罷干休的。我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

銀珠道：「大師姐的確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妳可要小心提防着她一點，不過，所幸軒主對妳還一力倚重，就算大師姐放不過妳，只要妳咬緊牙，給她來個死不認賬，我看她對妳也是無可奈何！」

甘十九妹搖搖頭苦笑了一下：「二姐，不是我說妳，雖然妳比我早入師門，可是對於師父我自信却要比妳摸得清楚一些——」

銀珠一笑道：「當然，誰不知道軒主最疼妳，妳是她的寶貝心肝兒！」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但是這一次却有些不同了！」

「什麼地方不同？」

「因爲師父已經看出來了。」

「看出來什麼？」

「看出來我已有叛離之意。」

「不會吧！」銀珠頗是納悶的道：「我倒是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甘十九妹嘆了一聲：「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瞭解師父，比妳要清楚得多，她老人家越是有什麼疑惑之事，越是放在心裏，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可是，妳又根據什麼，認爲她對妳已生疑心？」

「憑她老人家那雙眼睛！」甘十九妹喃喃的道：「我對她老人家的眼神兒，認識太清楚了！」

微微停了一下，她接下去道：「……二姐，妳應該不會忘記一件事……」

說到這裏，她臉上猝然現出了一陣驚悸神色——這件突然憶起的事情，使得她有些毛髮聳然。

銀珠見她如此，不禁嚇了一跳，道：「什麼事？」

甘十九妹眼神裏充滿了驚懼：「妳應該還記得，紅姨她是怎麼死的？」

「紅姨」本名「李秀姑」，外號叫「紅葉仙子」，據說是「丹鳳」水紅芍的同門小師妹，然而，這位小師妹却一直住在「丹鳳軒」，一身武功有一多半是水紅芍這個大師姐所傳授的，平日與銀珠，甘十九妹相處，亦不拘形勢介於長輩平輩之間，二女對她甚是樂於親近。

——是以，甘十九妹忽然提到了她的死因，不禁使得銀珠爲之大大吃了一驚。

「哦……」她吶吶的道：「妳怎麼會想到了紅姨？她不是染患了『桃花毒瘴』而病死的麼？」

甘十九妹苦笑了一下，轉身步向柳蔭之下，在一堵大石上坐下來。

銀珠也跟過去坐下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銀珠實在有點迷糊了：「誰不知紅姨是病死的！妳怎麼說不是？莫非這裏面還有不爲外人所知隱秘不成？」

「當然！」甘十九妹冷冷一笑：「二師姐妳爲人太過敦厚，什麼事都不太用心去想，有關紅姨的死，妳仔細想一想就知道了。」

銀珠臉色微微一變，低頭尋思了一下：「這倒是怪了！我記得紅姨有一次深入桃山，返回之後不久，就病倒牀上，過了沒有多久，她的病勢才發作，全身水腫……那時我還奉師父之命，在病榻侍奉她……後來沒有過幾天她就死了！」

甘十九妹苦笑道：「不錯，但是妳可注意到她的病情有什麼徵狀？」

銀珠道：「全身紅腫，遍體桃花紅斑，正與傳說中的桃花毒瘴沒有什麼兩樣。」

「我看就不一樣！」

「不一樣？」銀珠一笑，道：「三丫頭，妳要這麼說，我可就不服氣了，那兩本『百毒眞經』，妳讀過我也讀過，每一頁我都能講得出呢！」

「好！那我倒要考考妳了，二姐！妳說說看身中桃花毒瘴的症狀！」

銀珠道：「我剛才已經說了。」

甘十九妹道：「但妳說的不够仔細——」

銀珠一笑，道：「好吧，那我就背誦給妳聽——」

說罷，她閉目微微思忖了一下，遂卽背誦道：「面腫，身腫，身泛桃花之紅，時嘔吐，冷熱不定，清醒時能說擅道，背發奇癢而終，還有……」

「够了！」甘十九妹揷口制止道：「妳果然記得很清楚，這些已經足够了！」

銀珠道：「這些現象，紅姨都有——」

「不一定！」甘十九妹冷笑道：「妳既是侍奉紅姨病榻之人，我倒要問問妳，紅姨可曾經醒過？」

「這——」銀珠仔細尋思一下，搖搖頭道：「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注意！」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她可曾跟妳說過一句話？」

「這……」銀珠搖搖頭：「沒有——不過，是師父關照我不要跟她說話的。」

「不錯，可是師父沒有關照她……再說！」甘十九妹進一步，抽繭剝絲的道：「——這顯然與病情不符！」

「咦——妳這麼一說，我才好像想起來，是有點不太對——她好像從來沒說過話。」

「不是她沒說話，」甘十九妹道：「是她不能說話。」

「不能說話？爲什麼？」

「因爲她舌頭腫漲！根本就說不出一個字來。」

「哦——對了！」銀珠似乎還依稀記得這件事，「……我記起來了，紅姨當時情形，的確是這樣，記得有一次我餵她喝水，她張開嘴，我才看見……她確是舌頭腫了，腫得又紅又大——」

「這就對了，」甘十九妹道：「桃花毒瘴的症狀之中，何曾有這麼一點。」

銀珠甚是納悶的道：「妳這麼一說，我倒是眞有點疑心了……這麼看起來，果然與症狀不符，那妳看紅姨她到底是怎麼死的？」

甘十九妹冷笑道：「如果我告訴妳眞實情形，妳一定會嚇一跳……紅姨是中毒死的！」

「中……什麼毒？」

「『青蛇涎』！」

「青……蛇涎？」銀珠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哆嗦：「那不是師父所收藏最毒的毒藥麼？」

「本來就是。」

「可是怎麼會……？」

「我的傻二姐！」甘十九妹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紅姨本來就是被軒主謀害的……這件事我原以爲我們姐妹三個都知道——原來妳毫不知情！」

銀珠怔了一下：「這麼說，你是早就知道了？」

甘十九妹點點頭道：「我早就知道了。」

「大師姐呢？」

「她當然也早就知道了，」甘十九妹一笑：「非但她早就知道，而且這件事還是她一手佈署的呢！」

銀珠怔了一會兒，苦笑道：「原來你們都知道，就是我一個人不知道……眞不敢想，師父和大師姐竟然會下這個毒手！紅姨是師父同門師妹，她……竟然會狠得下心？實在是太可怕了！爲什麼呢？」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妳眞的什麼都不知道？」

銀珠漠漠的搖搖頭：「我眞的什麼都不知道——在我印像裏好像她們姐妹過去一向處得極好，只是後來好像彼此有了些隔閡！」

甘十九妹道：「問題就是出在這個隔閡之上！」

銀珠眞像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睜着光溜溜的一雙大眼睛，直直的盯着甘十九妹。

「二師姐——」甘十九妹耐下心道：「紅姨雖然出身崆峒派，但她生性高潔，當得上『蓮花出汚泥而不染』，對於師父的某些作風，她是不能適應的——我還記得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她房去，問我喜不喜歡她……」

甘十九妹臉上現出了一絲淒慘，那雙水汪汪的眼睛裏，一刹間噙滿了淚水——

「我只覺得她好可愛，好惹人喜歡……我就點點頭說我喜歡她……

「紅姨緊緊的摟住我，又問我願不願意跟她走？我當時不知怎麼回答，只覺得紅姨好美，好可憐，她問我，我就跟着點一點頭，說願意——

「當時紅姨好高興，就叫我趕快去準備衣服，收拾東西，說她過一會兒就要走了，要我跟她一塊去，最後還關照我，要我千萬保守秘密，不能把這個秘密露給任何一個人知道。」

「有這種事？」銀珠吃驚的道：「我居然一點也不知道，後來呢？」

甘十九妹黯然神傷的垂下了頭：「當時我就當眞聽了她的話，回到房子裏趕忙收拾東西，我準備好了一個小籐篋子，就在房子裏等她，那時，天已經很晚了……我左等她不來，右等她也不來，夜已經很深了，等着等着我竟然睡着了！」

銀珠關心的問：「後來呢？」

「後來她來了……」甘十九妹慢慢回憶着道：「什麼時候來的，詳細時間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天很晚很晚了，紅姨把我揹在背上，還用一根繩子把我綑在她背後，我手裏抱着箱子……紅姨自己什麼都沒帶，只帶了一口寶劍！

「我就向紅姨說，妳爲什麼不帶東西？紅姨就拍了一下她的劍說，我只有這一把劍就够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沒有人敢欺侮妳，我高興的要命，就緊緊抱着她親她的頸子，她怕癢，笑得要命！」

甘十九妹說到這裏，臉上由不住帶出了一片笑靨——可是不久，那片笑靨就化成了淒慘的苦笑！

「那一夜，外面好冷，下大雪！」甘十九妹繼繼續續的接下去道：「紅姨揹着我由後山翻到了頂峯，夜裏又沒有燈，只是白茫茫的雪，好冷好冷，冷得人骨頭打顫……我緊緊的摟着紅姨的頸子，風吹得我連眼睛都睜不開，耳朵裏所能聽見的除了風聲就是狼叫……我眞是從來也沒這麼害怕過……」

銀珠驚道：「妳們膽子太大了，師父說過，那座絕峯，除了她本人以外，很少有人能攀上去，山上全是冰雪，一個不愼跌下來，勢將粉身碎骨……」

「不錯！」甘十九妹道：「可是紅姨的輕功却是頂兒尖兒的，我看絕不在師父之下！」

銀珠點頭道：「這倒是實在情形，我們姐兒三個的輕功不都是她教的嗎！嗳——我眞急死了，妳快說下去吧，後來怎麼樣了？」

甘十九妹慢慢的接下去道：「……紅姨揹着我好不容易翻過了最危險的後面山峯，來到了半嶺山腰，妳知道，那裏有一條可以直通的捷徑，紅姨打算帶我從那裏逃走的。」

「結果呢？」

「結果，功虧一簣！」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原來在白天的時候，紅姨已事先在那裏安置下了一匹馬，却沒有想到，等我們到那裏的時候，那匹馬竟然不見了，紅姨仔細的察了一下地面，登時就覺得不妙——發覺到地上有凌亂的脚印——

「——這時候，忽然迎面射來一道光，大師姐帶着四名手下，竟然先已埋伏在那裏。」

銀珠驚訝的道：「大師……姐？難道她也敢跟紅姨作對麼？」

「她怎麼不敢？」甘十九妹冷笑道：「有師父爲她撐腰，她才不怕呢！」

「老天！」銀珠感嘆着道：「那時候我都在幹什麼呀，家裏鬧翻了天，我連一點影子也不知道。」

甘十九妹搖搖頭，無限淒慘的道：「還是不知道的好……」她接下去道：「紅姨當時大是吃驚，我還記得她告訴大師姐說，請大師姐念在昔日之情，網開一面，放我們過關，來日她必有厚報！」

「唉！」銀珠輕輕一嘆，道：「大師姐怎麼說？」

「大師姐的心也太狠了……」甘十九妹冷冷的道：「當時她聽了紅姨的話，一點也不感動，只是冷笑，說她是奉了師父的命令來的，一點也不能通融。」

「這……也難怪！」銀珠道：「師父的脾氣妳是知道的，她老人家交待的事，誰又敢不遵？」

甘十九妹搖搖頭，不以爲然的道：「但是這件事却不一樣，如果當時大師姐稍微網開一面，紅姨和我就一定可以過關了。」

銀珠不能不聽下去：「你再說下去呀！」

「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甘十九妹吶吶道：「……當時她們就動起了手來——」

嘴角掛着冷笑，甘十九妹積壓已久的一段秘事，直到今天才開始吐出來——

「大師姐的武功果然不錯——二師姐，你也許還不知道，直到今天我還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

「什麼事不明白？」

甘十九妹道：「我懷疑師父有些偏心，因爲就當時我就親眼所見的情形，大師姐所會的招法劍術，有很多都是我沒有見過的。」

銀珠苦笑道：「她本來比你我入門早嘛，當然學的要比我們多，現在大家會的也都差不多少，在我看，我們姐妹三個當中，倒是妳這個小三妹反而最傑出了！」

甘十九妹苦笑着搖搖頭，她腦子裏只是憧憬着當年那件往事，無暇再顧得其他——

「當時他們在雪地裏打得好厲害，紅姨因爲背上還揹着我，所以動起手來顯得很不方便，就把我放在一個雪堆上……

「……大師姐雖然很厲害，但是到底還不是紅姨的對手，唉！其實紅姨的心太軟了！」

銀珠岔口道：「怎麼回事？」

甘十九妹喃喃道：「我記得當時大師姐被紅姨打倒在地，而且紅姨的劍指着了她的前心——唉！那時要是紅姨的心狠一狠，大師姐一定就沒命了，偏偏紅姨不此之圖，她居然放過了大師姐，一點都沒有傷害她！」

銀珠點點頭：「紅姨一向是這樣的。」

「可是她的好心，却沒有得到好報！」甘十九妹憤憤的接下去道：「——就在紅姨收劍的那一刹，大師姐忽然由地上躍起，並且向紅姨發出了暗器『丹鳳毒籤』，一下射中在紅姨的腿上。」

「啊——」銀珠呆住了。

甘十九妹忿忿的道：「紅姨中了毒籤，心知這種『七步斷腸紅』的厲害，當時也顧不得再和她拚打，趕忙拔下暗器，將那一條腿的血氣閉住……在這個危難關頭，她居然還掛念着我，把我由雪堆上抱起來，忘命般就跑——」

說到這裏，她微微停頓了一下，臉上情不自禁的掛出了兩行熱淚——

「可是大師姐居然還放不過她……就在這時候，她發出了本門的信號『火鴛鴦』！」

聽到這裏，銀珠似乎已經可以想到未來的下場，輕嘆一聲，臉上現出一番悲戚之色！

甘十九妹閃爍着淚光的眼睛注視着她：「師父來了，就這樣紅姨和我落在了她手裏！」

銀珠睜大了眼睛：「師父……她怎麼對付紅姨的？」

甘十九妹道：「我只記得，紅姨她先是被師父掌力所傷，吐了好多好多的血……人就昏了過去！

（下期續完）

湖海恩仇記

簑衣長劍 破天橋

海雲・文　盧令・圖

闖關破天塹 擒賊揚俠名

我國的鏢局，乃是英雄人物聚居之處，所有鏢師都是身懷絕技的，沒有人徒擁虛名，因爲他們不但保鏢，南北兩條大路晝夜兼程，希望早些把鏢銀和貴重物品送交遠方的一個目的地，而且要負責跟強盜交手，荒山野嶺突然殺出一批強盜，天高皇帝遠，並無王法可管，那時一死一活，就要看他的本領了，因此之故，有名氣的鏢局，總是養活一批眞正能夠打鬥的武林高手，然後站得穩。

鏢師已經是頂兒尖兒的人馬，至於總鏢頭，當然是更加出色了，有時碰着重大的任務，普通鏢師應付不來，就由總鏢頭親自出馬。

在長沙門外，有一間很負盛名的鏢局，稱做慶餘鏢局，乃是湘江女俠李碧霞以及他的夫婿尤世龍兩人創立，因爲李碧霞武藝高強，比她的丈夫尤世龍更勝一籌，任職局主。

那天早上，有一個藥商姓劉，叫做萬臣，他十分誠懇的走進慶餘鏢局之內，對夫婦兩人談及保鏢。他本來是四川人，賺了錢就想回鄉建築大樓，落地生根，不過，那一間藥店結束後變換了銀両，起碼要十多個人押運，太過搶眼，路上要經過湘鄂幾省，荒山重重，特別是鄂邊那一帶，簡直是無路可走，有時是連人帶車刼去，故此，由湘西到四川成都那一段路，實在不容易走動，他希望兩位押運一批銀両黃金抵達該地，酬以一千両金。

千両黃金，數目不少，而且從長沙啓程，到達成都，路上沒有風險的話，只消一個多月，便可抵達，這一宗交易是不能脫手的，不過，劉萬臣說得對，普通的道路可以掛着鏢旗，跟江湖人物聯絡，勉強走得通，但在邊區一帶，刼匪縱橫，根本上就不知道何方神聖，難以聯絡感情，非硬打硬不可，總之，此行帶着殺傷意味，雖然劉萬臣多次懇求，兩夫婦仍要再三考慮。

本來湘江女俠李碧霞的武藝超群，由她押運，萬無一失，不過，她產後滿月不久，實在不宜跨馬疾馳，看來只有她的夫婿尤世龍總鏢頭親自出馬了，此行實在沒有把握，故此，兩人考慮一番，不想答應，推說要雙倍酬金，然後動身。

不料劉萬臣急於返鄉，一口答應，那就無法再推了，兩人在深夜商量一番，李碧霞認爲尤世龍可以先走一步，她隨後動身，她並非不能走，不過，上路比較慢些，假定尤世龍絕無風險的抵達成都，那是再好沒有了，萬一發生不測，她也可以趕上接應。

如是者商量一番，尤世龍毅然上路，翌日黎明，便由湖南長沙的小西門出動，浩浩蕩蕩，率領二十多騎鏢師，另有十二匹駿馬，各負黃金白銀，向着湘江那邊走動。

渡過湘江，第一個站就是常德的石門。鏢騎上路之後，曉行夜宿，三天抵達常德，第四天進入石門。

從湖南北上，必須經過石門，那是風雲險惡之區，不管單騎行走，抑或集體走動，往往連走兩日，未見一戶人家，兩邊山勢，非常凶險，有幾處就像是以石爲門，更加可怖。尤世龍年輕的時候跟隨過南

嶽慧空長老苦練二十多年的武功，這一條路他也走過幾次，經驗豐富，那天他到達石門之後，非常小心，叫鏢師魚貫而行，他單騎先走一步，如果沒有意外，他就射出一支响箭，各人尾隨，向前推進，反之，並無响箭，那就有問題了，所有鏢師就要佈陣準備斷殺。

那一條路是著名的閻王道，怎會如此天下太平呢？那天尤世龍單騎走到石門最兇險的一處，稱做白虎山，山形如虎，剛剛是湘鄂邊境交界，由於山勢太高，抬頭望到盡，不見山頂，只見一片陰雲籠罩，山脚之下僅有十多二十戶的人家，結成小村莊，時近黃昏，再也無法登山了，他們便在村中找個細小祠堂住下，翌日再走，晚上分班守夜，不斷巡視，一切都依照鏢局的規定去做。

翌日絕早，剛見陽光，尤世龍就派出四個鏢師上山搜索，他率領十二個鏢師隨後登山，一定要上到半山然後找路前進，那一處本來是有道路的，因為山石崩陷，封住了大路，故此，必須上山繞道而行，因此愈來愈加兇險，時近正午，應該陽光普照，但因山路崎嶇，古木森森，有時遮住道路，幾乎寸步難移，四騎負責搜索，到了大半山，漸近山頂，仍是一片森林地帶，各人已經走倦了，忽然之間聽到弓箭聲响，大吃一驚。

本來尤世龍先走一步，用响箭報平安，那時尤世龍跟鏢師同在一起策馬緩行，何來响箭呢？顯然是有人在暗處施放了，荒山寂寂，有人放箭，當然不是好事，尤世龍大喝一聲，鏢師立刻散開佈陣，至於尤世龍，按劍而立。

他全神貫注，先望遠，後望近，再往斜角仰望，突然發覺附近一株大樹上面有人坐着，手上仍然握着弓箭，尤世龍知道這傢伙必然是江湖大盜了，趕快打手勢叫所有鏢師準備斷殺。

尤世龍看清楚點，此人身型雄偉，頭上纏着紅巾，身穿黑色短打衫褲，還有豹皮囊，脚踏布靴，背後掛着一柄大砍刀，顯然是個武林高手。尤世龍看見他時，他也看見尤世龍，兩人打個照面，忽然之間，他在樹上開口大聲呼叫：「尤世龍，你必然死在我石爺爺的手上，快些單人應戰，死了算數，不必拖累別人。」

語聲剛停，他就像大鷹似的斜飛下來，忽然止步，恍如石像般站在路心，擋住尤世龍的去路。

尤世龍在馬背坐着，接口說：「請問好漢是那一路的朋友呢？既然知道拙名叫做尤世龍，亦知道我們慶餘鏢局的鏢旗了，本鏢局在西北路上行走，各路英雄都肯賞點面子的，盼望兄台手下留情。」

尤世龍說得十分謙虛，殊不料那個彪形大漢聽了大聲說：「尤鏢頭，你想問我是那一路人馬，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叫做石有峯，今天之事跟刼鏢無關，三年前你跟那個狗婆娘李碧霞殺了我的師弟朱成，寃家路窄，今天碰着我，你就倒霉，正是送羊入虎口。」

石有峯大聲疾呼，極為狂妄，目中無人，以為自己必操勝券，尤世龍聽了，忽然觸動心事，知道今天必有一場惡鬥，索性譏諷他一句，說：「你就是殺人放火的石有峯嗎？既然知道三年前朱成死在我兩夫婦的手下，就須早些痛改前非，別再留戀江湖，你却剛剛相反，退守邊區，截刼來往客商，看來你不想活了，請告訴我，是否你故意推倒山石，塞住去路呢？」

石有峯冷然說：「為了殺你，我甚麼都做得到，閒話休提，快些落馬送死！」

石有峯只是喝了這一句，刷的一聲，即時從背後拔出大砍刀來。

尤世龍看見他亮刀，就知道他想斬馬脚，虎吼一聲，正想落馬跟他交手，身邊的副鏢頭馮剛，早已準備多時，高聲說：「總鏢頭，慢些發招，讓我先上！」

他從斜裡飛躍而出，一刀擋住石有峯的斬馬刀，兩刀相交，有聲錚錚，其他鏢師紛紛讓開，看兩人如何決鬥。至於尤世龍，他也依照鏢局的規矩，先讓馮剛跟他較量。

馮剛的一把金刀向上迎擊，快如閃電，只是撇過對方的斬馬刀，立刻轉身，一刀劈下，這一刀叫做猛虎回頭，跟着連發左右兩刀，變成鳳凰展翅，可是，石有峯都避過了它，只是微微用自己的力擋開，沒有鬥意，但因對方連發七刀，先來一招青龍昂首，跟着白猿出洞，再又白馬獻蹄，其快如風，他總是退縮，不是辦法，於是跳開一步，說：「你這傢伙別管閒事，我只想找一個人算賬，不想殺你。」

兩人剛剛交手，尤世龍就看出馮剛並非石有峯的敵手，正想叫他退下，怎料馮剛不知死活，反而大聲疾呼，揮刀搶攻，他當然不是石有峯的手脚，剛剛交手的時候還勉強可以招架，由他搶攻，那就更糟，只見石有峯讓過他一刀，隨即把手中刀揮舞起來，有如一團花草般纏住馮剛的上門轉動，使他看得眼花繚亂，無法招架，一聲慘叫，就此倒下來，滿地鮮血。

尤世龍眼見馮剛打敗，但不知道他如何給石有峯殺死，不管怎樣，馮剛死了，他的怒火熊熊高燃，心裏一陣劇痛，大喝一聲：「取你狗命！」

說完，人到劍到，一劍向對方的咽喉刺去。

這一招白虹貫日是以劍破刀的絕招，由於刀比劍厚，轉動不夠靈活，故此長劍作戰，最好的一招就是當胸刺去。

石有峯看見眼前白光一閃，趕快轉身用刀向上招架，刀劍相交，石有峯覺得右手的虎口一震，立刻知道尤世龍的功力比馮剛厲害得多，不敢輕敵，趕快變招出擊，右腕一扭，施展出腕底翻雲這一招，便把那柄刀壓住長劍，向對方上半身砍劈。

尤世龍的武功遠勝馮剛，如何會得上當呢？這一劍落空，他就連退三步，然後再刺過去。劍與刀不同，刀利於貼身轉動，變化多端，劍則利於衝刺，故此，兩人用刀劍決鬥，等於鶴蛇交戰，各有乾坤。

那時，尤世龍看見對方施展連環刀法，跟他殺馮剛的刀法相同，知道自己那一條長劍準可以對住他，趕快把劍法一變，施展他最擅長的八卦劍，下邊走八卦步，上邊劍光籠罩對方的臉孔，封住了石有峯的刀。

石有峯勉強招架，雖然沒有鬥輸，却無上風可佔，心裏暗想，尤世龍的劍法果然厲害，如果不用暗器，恐難取勝，打定主意，便即暗中用左手伸入豹皮囊之內，拿出五支菱角鏢來，那幾個毒鏢扣在左手，忽然用刀一翻，使刀光罩住尤世龍的一雙眼，跟住向左邊斜角一閃，五支菱角鏢就向尤世龍上中下以及左右兩隻角同時的打出。

一來兩個人相距太近，二來尤世龍所握的武器只是一柄長劍，並非大刀，難以

撥開五支鏢，雖然他的劍法凌厲，用劍撥開三支，仍有兩支鏢打中身體，一鏢打中左邊肋骨，另一鏢打中右邊的小腿，登時發生劇痛，雙脚發軟，連退幾步。

這是毒鏢，中鏢之人支持不久，便會暈倒，十多個鏢師一窩蜂的衝上來，有人圍攻石有峯，有人搶救尤世龍，然後使他死裏逃生，不過，這種鏢是石家的毒門暗器，中鏢之人，不能超過六個時辰，看來他仍是有危險的，僥倖尤世龍身邊帶着他愛妻李碧霞的師傅遺下百寶金丹，此丹可治刀傷，劍傷，止血解毒，功效如神，這才勉強能夠生存，但已渾身虛弱，無力作戰。

石有峯除了想殺尤世龍之外，還想奪鏢，他看見十多鏢師的武藝尋常，便不客氣，揮動大刀，有如斬瓜切菜般亂砍，亂斬，剎時間慘叫之聲四起，鏢師死傷過半，其中有兩個經驗較為老練的鏢師看見大勢已去，天色快要入黑，只好退出重圍，掩護尤世龍劉萬臣落荒而走，棄了銀両不顧。

石有峯並不再追，但却在背後發言，高聲叫喊：「老鏢師聽着，石大王刼鏢一向是趕盡殺絕的，不讓一人生還，今天是例外，希望你能傳個口訊，叫女鏢主李碧霞到雲峯山來，贏得我石大王這把刀，鏢銀全部奉還，輸了休想活命！」

說完這番話，他就隱沒於森林之內。

鏢師和趟子手等人將尤世龍以及傷而未死的鏢師護送到一塊石岩旁邊，替他們包裹身上鏢傷，敷藥醫治，再服另外一次百寶金丹，尤世龍甦醒過來，掩面痛哭。此行死了六個鏢師，重傷之人亦有四個，鏢銀和馬匹全部被刼，他眞個想拔劍自殺，後來轉念一想，愛妻李碧霞說過，就快跟踪到來，如果他死去，並無一言遺下，何從知道是石有峯幹的慘事呢？報仇要緊，此念一起，他就不願喪生。

石有峯是華山派吳劍平的第三個門徒，跟師弟丁祺在湘省邊境佔據雲峯山，結集亡命之徒，勢力龐大，經常到邊區各大路和小徑襲擊鏢局，因為五師弟朱成死在慶餘鏢局李碧霞與尤世龍的劍下，他渴望報仇，由於慶餘鏢局的總鏢頭和副鏢頭帶着鏢師向湘西出動，他派到長沙去的探子飛報雲峯山，石有峯立刻派出數十名爪牙沿途探聽，對方過了石門，雲峯山是必經之路，故此，他有足夠的時間佈下天羅地網，打算一網打盡，雖然殺了馮剛，傷了尤世龍，而且刼去大批鏢銀，但因湘江女俠李碧霞仍未露臉，那是一條禍根，故此，石有峯回到賊巢，仍然担心對方到來尋仇，立刻把他早已想好的一套詭計從新佈置，由雲峯山的山徑伸展到山頂賊巢，一共有五個關口，佈下戰陣，如果有人闖關，便即亂箭射出，不但由關上射下，同時關前的岩石背後也躱着弓箭手，看來沒有一個人可以連闖五關毫無損害，因此他十分放心。

尤世龍等人在岩石的洞穴中，休息一會，度過那一晚，就向原路走回去，因為他們失去馬匹，迫於步行，而且有幾個人重傷，需要用樹木削成的担架把他們扛着走，故此，愈走愈慢，走了一天，然後在荒村歇脚，那個晚上，一陣淸風，燭光搖曳，忽然看見渾身黑色打扮的女子，從屋頂跳下來，尤世龍一望，不覺悲喜交集，她正是愛妻李碧霞！

事到如此，無法隱瞞了，尤世龍索性把他如何跟石有峯交手如何慘敗的戰鬥過程說出來，哭着告知李碧霞，自己的傷勢要是痊癒，立刻到賊巢放火，迫石有峯出來決鬥，只要想辦法避過對方的菱角鏢，便有把握取勝。

他非常痛苦，當時藥商劉萬臣跟着鏢銀和鏢師同行，他看見總鏢頭尤世龍身受重傷，已經非常不安，後來看到鏢師非傷即死，更加難受，只是留着兩個老鏢師，當然無濟於事，在這種情況下，他已想離開各人獨返長沙了，忽然看到李碧霞趕到，不覺心上一喜，認為此事還有一線希望，便上前安慰尤世龍幾句，然後很鄭重的說：「我的鏢銀被刼，能否取回，不成問題，尤總鏢頭已經受傷，看來並非兩三日就可以告癒的，還是回到長沙醫治，待他傷勢痊癒之後，再找石有峯算賬，比較安穩。」

劉萬臣說出這番話來，等於激將法，尤世龍如何能夠聽得進耳呢？大喝一聲，說：「我必然跟這個自稱石大爺的石有峯拚命，必要時裹傷應戰！」

雖然他豪氣迫人，可是，喝了兩聲，立刻伸手掩住左邊肋骨，眉心緊皺，雖然他沒有喊痛，這副模樣給李碧霞看在眼裏，心知肚明，認為夫婿不能跟敵人硬拚，只好孤軍作戰，當下安慰了尤世龍幾句，便說自己長途跋涉，已很疲倦，睡到天亮再算，不再談及干戈之事。

翌日清早，李碧霞便化裝成一個村婦的模樣，她繞着雲峯山附近的小山崗到處行走，跟村民交談，研究如何闖攻雲峯山的大案，她在村民口中獲悉，雲峯山靠近東南方的山路，非常狹窄，兩邊都是高崖，較為平坦之處，却又是一座森林，古木參天，無路可走，如果林中有伏兵，實在難以抵擋，想仰攻賊巢，只有從西北方走去，那一處的道路較為寬闊，但却有幾個關隘，走進關隘，還有天橋。

李碧霞從村民口中探聽到那座賊巢非常闊大，有五關把守，又有懸崖，無路可登，至於五個關隘，走盡了它，還有一條天橋，然後到達山頂，賊巢就在山頂之上，實在不易應付。李碧霞探索此地形勢之後，仗着村婦打扮，無人知曉，把兩柄長劍分別收藏在身上，遮掩得非常緊密，走到靠近第一個關口的前面，抬頭一望，山勢險惡，料想從此處登山，必有伏兵，而且有人施放冷箭，到時她孤掌難鳴，必須認眞考慮破敵之法，然後進攻。她一連花了兩天的時間，在小樹林以及山脚的岩石之間，往返走動，總是沒有破敵之法。

那天，她又單人行走，忽然碰着大雨，衣裳盡濕，不過，她離開山下，經過江邊，瞥眼看見一個漁翁，穿了蓑衣，登時觸動心事，向他多望幾眼。

李碧霞回到荒村跟夫婿尤世龍見面，談及破敵收回鏢銀之策，她柔聲問問尤世龍的傷勢是否逐漸痊癒，能否走動。

尤世龍說：「我的傷勢已經好轉，只是握劍無力，跳動不夠靈活，再休息十天八天，便可復元。」

李碧霞搖了搖頭說：「我已想出一條妙計，不必再等候了，索性明天或後天進攻，單靠我一個人的力量，已經可以殺敵取勝，收回鏢銀。」

劉萬臣也在座，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連忙探問究竟。

李碧霞索性把她想出來的妙計和盤托出來，跟兩人密密計議，他們認為這樣做

雖然危險，但却有希望取勝，如果一天天的苦守下去，到了一個月後，登山找石有峯算賬，恐怕遲了，說不定匪帮已經把銀両逐少變賣，甚至全部賣個清光，那就前功盡棄。

李碧霞毅然說：「你們放心好了，我仗着碧霞仙姑留下來的兩柄寶劍，削鐵如泥，料想石有峯的大刀不是對手，至於登山殺敵，我另有妙計，剛才所說的計劃，確實可行，所担心的只是天橋，如果匪帮看見我攻入天橋可能會用斧把它斬斷。」

尤世龍說：「我已經打聽過，那條天橋只有三十多尺長，你仗着輕功飛越，他們猝不及防，未必有機會這樣快就把繩子和木板一齊斬斷的，這一層我不担心，我祇担心你走進賊巢之內，孤掌難鳴，再者石有峯的刀法非常綿密，不易取勝，如果他們結集四五個武林高手，向你圍攻，不一定打贏的。」

李碧霞冷然說：「龍哥，你別忘記，我有兩柄寶劍，怎怕他們圍攻呢？」

湘江女俠李碧霞一向都是獨斷獨行的，她已經有了決定，別人再講也是多餘。故此，尤世龍不再跟她辯論，劉萬臣一心盼望有人登山替他取回鏢銀，當然不做聲了，此事就此決定。翌日整天沒有雨，李碧霞只是在荒村裏面做些準備的工作，並且召集村民，給他們多少銀両，到時聽候尤世龍指揮。

第三天下午，靠近黃昏，忽然傾盆大雨，正合她的心意，便即吩咐各人緊守崗位，她穿了雙層的蓑衣，罩住兩把寶劍，下穿特別厚的皮靴，頭上仍有草笠，預防冷箭，一切準備妥當，便即動身。

她已經看過第一關前面的道路，那時趁着大雨，很少人在路上走動，她疾走到關前，沒有人覺察她是女俠。

突然之間，她拋出五爪金龍抓住高處的岩石扳登，守兵發覺，一聲號令，便即放箭，上上下下，箭如飛蝗，向她射去，幸而她的舉動敏捷，很快就扳到關上，手起劍落，一劍刺死守關的小賊，雖然身上中了七八箭，不過，飛箭射入蓑衣，蓑衣給雨水濕透，根本上滑不留手，很難穿過，只有兩隻箭穿過第一層，却無法插入第二層，對她毫無損傷，她脚下穿的是長靴，箭不能入，她很是安全。

闖過第一關，她就飛奔闖第二關，趁着天色未黑，她連闖三關，料想賊巢之內必然有人通風報訊，她一定要在入黑之前闖完五關，衝過天橋，否則，夜色沉沉，實在很難飛越，主意打定，她就不殺無辜之人，只求闖關，每一處關卡看守的匪帮，只知放箭，沒人想到她用兩層蓑衣穿在身上，箭不能入，故此，她連闖五關，只在第四關和第五關有些打鬥，其餘的有如凌空飛渡。

她的寶劍確是削鐵如泥，任何兵器剛剛交手，便即折斷，對方大吃一驚，轉身飛奔，也不敢追趕，因此不會浪費時間，天色剛剛入黑，她已衝到天橋旁邊。

向前一望，她就心上一沉。據尤世龍說，那條天橋僅有三十多尺長，可是，她眼前的一條繩索板橋，準有七十尺過外，下邊是深淵，萬一失手，必然變成肉醬，那時，她覺得前面危機重重，但却不甘退後，萬一她退後，沿着山路回到下邊去，匪帮知道她如此搶攻，以後必然防備更加嚴密，甚至改變設防計劃，到時她就更難闖關了，有了這種憂慮，她就再不思索甚麼，咬着牙齦，就向天橋那邊走去。

她想愚弄賊人，雖然踏脚在天橋之上，却走得很慢，照她想，對方的匪徒守住天橋，看見有人飛奔，便會斬斷天橋與岩石之間的大纜，反之，慢慢行走，他們以爲是自己人，反而安全，故此她走得非常慢，簡直是像散步一樣。

快要到達天橋的彼岸，相距三十尺左右，看守天橋的大賊齊聲呼喝，喊她停步，她知道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再拖延下去，就從那件蓑衣上面插着的飛箭拔出四五支，施展輕功，向前飛奔隨手發箭。

三個大賊中箭倒下來，其他的賊兵連忙用盾牌擋箭，跟着揮動大斧斬斷天橋，不過，他們動手太遲了，閃了閃眼，她已經直衝過去，手起劍落，打算把那些人殺掉，就在這時，天橋墮下，她不能用劍殺人，仍然可以用劍刺入岩石內，穩住身形，暫時不會跌下去，然後把雙劍看做小刀似的，插入崖石，一插一拔，步步高升。

她升回天橋墮下之處，躍到那些人的臉前，施展碧霞劍，劍風到處，擋路之人，非死即傷，只有一個小賊勉強招架，能夠逃走，她當然不肯放過他，窮追不息。

她把這傢伙追到賊巢的大堂，燈火明亮，瞥眼看見石有峯轟飲，她站着大聲叫喊。

石有峯突見小賊奔走進來，背後有人追逐，此人是個蓑笠翁，作漁夫打扮，喊出來的却是女子聲响，大吃一驚，定眼看時，她已經露出本相，石有峯做夢也想不到她單人匹馬闖過五關，站在臉前挑戰，陡覺心上一沉。

他到底是山大王的身份，只是一瞬間，便即恢復常態，笑着說：「湘江女俠，我說過的話當然作準，你既然來了，我們就在演武廳較量吧，你贏了我，鏢銀全數奉還，分文不少，輸了呢？你就要留下來做押寨夫人，你的意思怎樣？」

她想了想，說：「我穿了蓑衣，目的是避箭，如果我仍穿了它跟你交手，無法把我的碧霞劍耍出來，反之，脫了蓑衣，却又担心你的人施放冷箭，我們同到外邊的空曠地方比劍好不好？」

她有她的打算，石有峯也有他的打算，他的豹皮囊貯滿了菱角鏢，倘若他想抛出暗器，當然是在陰暗之處交手，比較有利，主意打定了，他便答應她，兩人走出外邊的石地決鬥。

李碧霞早已知道他的菱角鏢厲害，有了戒心，到石地站定，剛剛拔劍，便即小心防範。

果然不出所料，石有峯跟她臉對臉的站定，相距十二尺，大喝一聲：「看招」！便即一刀劈下。

他右手握刀劈下時，左手探囊取鏢，一出手就把五支菱角鏢抛出。

一共有一刀五鏢，攻勢凌厲，殊不料李碧霞已經卸下草笠蓑衣，身輕如燕，就勢飛躍，從他的頭上躍過，使他的攻勢落空，然後挺劍直刺。

石有峯陡覺背後一陣劍風，趕快閃向左邊，然後把單刀護體，纏住她苦鬥，可是，他的刀法雖是綿密，始終鬥不過她，一再苦鬥，她仗着雙劍封住他的左手，沒法取鏢，看準了一劍劈去，豹皮囊裂開，菱角鏢全部跌下，他大吃一驚，她乘機把雙劍架在他的頸子上面，逼他吩咐手下把鏢銀送還，然後放他走，此後湘江女俠之名，更加响噹噹。

✽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